

虎　威（俠義倫理奇情故事）　馬騰・著

揚子江畔，風雲際會，一位年輕高手，成爲各方人物爭欲會晤的「奇貨」，由是引出一場武林大併鬥，也牽扯出一段錯綜復雜的兒女之情……

$5.00

第28年

7

編者話

馬騰今期貢獻給各位的巨型小說：「虎威」，故事雖然是大團圓結果，喜洋洋一片的收場，但過程却是非常曲折，迂迴變幻。文中敘述一個年輕高手甫臨揚子江畔，立即風雲際會，成爲各方人物爭欲會晤之「奇貨」，其因何故？耐人尋味，其後又引出一場武林大火併，更牽扯出一段錯綜複雜的兒女之情……到底這個年輕高手的身世如何？看過本文便知分曉，請參閱今期本刊。

☆　☆　☆

今期刊出的湖海恩仇錄「青鋒游龍」故事銜接上期「落魂簫」，情節發展，匪夷所思，欲知龍震宇、畢琪琪、小虎子和蘇如愚一行四騎到達玉門關外的際遇如何？切勿錯過閱讀「青鋒游龍」。

☆　☆　☆

江湖恩怨，殺戮不休，永無終止；武林兒女，纏綿悱惻，情有獨鍾。下期巨型小說「鐵堡情仇」，講述一個傻小子，他傻人自有傻福氣，請看他在如何巧妙的情形下，怎樣報却了師門情仇，而且還敉平了「鐵堡」一段很深遠的仇怨！這是新進作家憶文君最新之作，屆時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42.00
	一年港幣	$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68.00
	一年港幣	$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28.00
	一年港幣	$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 7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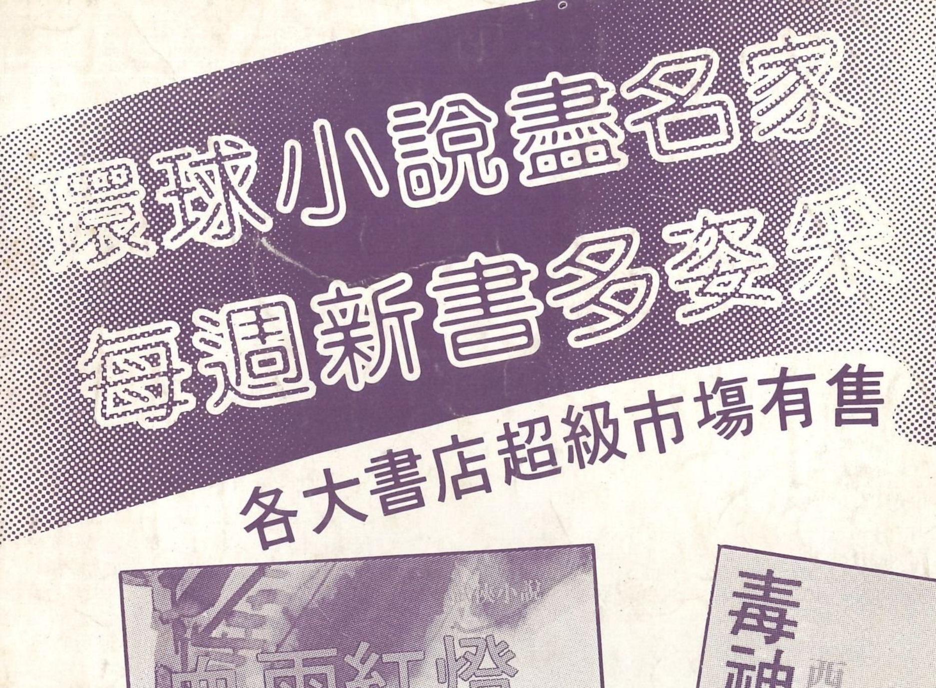
（總號 1399）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虎威

俠義倫理奇情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甫臨鎮甸　便成衆矢

葉碧寒走在江口鎮的長街上，起先，他是興緻勃勃的，瀏覽着那些熙來攘往的行人，駿馬鮮衣的公子哥兒，油碧香車的閨閣小姐，還有那五花八門的店舖，有一種目不暇給的感覺。

但忽然，他感到有點不自在起來——如芒刺在背的那種不自在。

他馬上轉回身向後望過去，一眼便看到一個年約三十上下，面貌有點猥瑣，一雙綠豆眼骨碌閃爍的漢子在他猛然轉身的刹那，脚步微微一窒，但隨即又泰然自若地向前走過來，他不由暗中冷笑一聲：「好傢伙，看你怎麽裝佯下去！」站在那裏，就像一根石柱般，紋風不動，一雙比秋水還要澄寒的眼眸，直直地盯視着那個漢子。

而他的心中，同時在飛快地轉着念頭：「我昨天才來到這裏，可說人生地不熟，怎會這麽快便有人要盯着我？那位有心人到底是什麽人？」

那漢子那雙豆眼早已瞥到葉碧寒那雙澄寒如秋水的眼眸直盯着他，不敢看他一眼，但却也沒有閃縮，一直向葉碧寒身前走過去。

而葉碧寒那麽在街上一站，自不免阻碍了熙攘來往的行人，少不免有點好奇也有點不滿地看他一眼，還好他不是站在街當中，不然，肯定會惹來那些趕車的吆喝或是駿馬鮮衣的公子哥兒的叱喝怒罵。

這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那個漢子的身上——他已確定了那漢子就是令他感到不自在的人——也就是跟踪他的人！他決定要那漢子當街出醜——劈胸揪住那漢子喝問他爲何跟着他，看他如何回答。

他的性子一向耿直，也很爽快，最怕轉彎抹角。

那漢子的神態在他的那雙目光的注視下，雖然有點畏縮，但却一直朝他面前走過去，丈許二丈的距離，眨眼間，便已走到他的面前。

就在葉碧寒臉色倏沉，正欲倏然伸手一把揪住那漢子的胸衣的刹那，那漢子的動作却比他快了那麽一點點。

千萬別誤會，那漢子可不是向葉碧寒出手攻擊，亦不是猝然逃竄，而是雙手一拱，彎下腰，深深地朝葉碧寒打躬，同時口裏恭敬地道：「請問公子就是葉碧寒公子麽？」

葉碧寒被那漢子這出乎意料的舉動弄得怔愕了一下，兩道詫異的目光直盯着那漢子——他是奇怪那漢子怎麽會知道他的姓名，口裏應聲道：「不錯，我就是葉碧寒。」

一頓即疑惑地問道：「你是誰？怎會知道我的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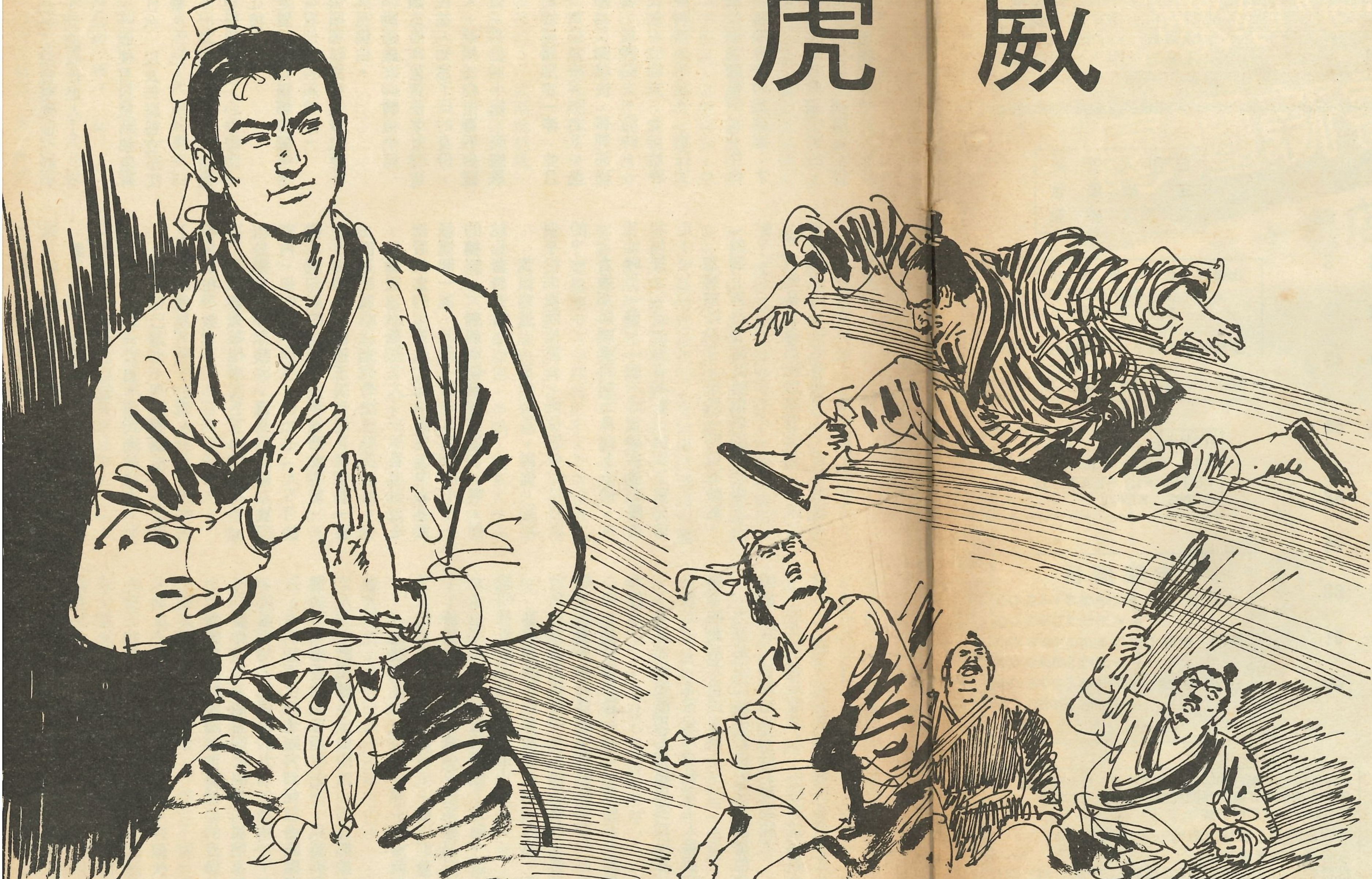
「葉公子，小的張順。」那漢子十分恭順地一直躬着身，朝葉碧寒說，但却避而不答後面那個問題，躬躬腰又說道：「葉公子，小的是奉我家小姐之命，來請公子的……」

葉碧寒雙眼陡睜，詫然地問道：「你家小姐？你家小姐是誰？她請我到什麽地方？」

「我家小姐是誰，公子見面之後，自會知道，請恕小的不便說。」那漢子張順說道：「我家小姐如今正在望江樓上，特命小的來請公子的大駕。」

張順口中的望江樓，乃是在鎮南面臨江的一座崗頭上的酒樓，樓高三層，在樓上喝茶飲酒，臨江那面可將江中景色盡收眼底，其餘的幾面也可覽山水之勝，乃是一處覽勝賞景的好去處，故此，生意好得不得了，無論什麽時候，也是座無虛席的。葉碧寒雖是初來乍到，但早已從那位客棧小二的口中，聽聞這望江樓的大名，而他也打算在午後便到望江樓去「見識」一下，想不到，却有一位「小姐」請他到那裏一晤，天下間事，眞是無奇不有。

葉碧寒見那漢子張順不肯把那位「小姐」的姓名說出來，心中暗「哼」了一聲，臉上露出不豫之色來，沉聲道：「既然



你不肯把你家小姐的姓名說出來，我根本不知道你家小姐是什麽人，我不會貿然應邀赴望江樓，兄台請了。」朝那漢子張順一抱拳，轉身便又朝前走去，不再理會張順。

張順料不到葉碧寒說走就走，怔了一下，慌忙急走上去，伸手想扯葉碧寒的衣袖，但又不敢，急得他手足無措的，惶急地在葉碧寒的身後叫道：「葉公子，小的不是……不想告訴你我家小姐的姓名，實在小的在來請葉公子前，我家小姐嚴命小的不得將我家小姐的姓名說出來，小的不敢有違我家小姐之命，還請葉公子體諒一下小的苦處，請隨小的到望江樓見我家小姐。」聽來可憐巴巴的。

葉碧寒聽張順那樣說，頓時心生不忍，別看他外表冷冷的，心却很熱，脚步一停，轉身道：「要是我不隨你去望江樓見你家小姐，她會怎樣責罰你？」

張順的身子似乎抖了一下，惶恐地道：「我家小姐會……會將小的……」一雙脚打斷……懲罰小的辦事不力之罪。」

「那有這麽嚴酷的責罰！」葉碧寒氣怒起來。「我倒要見識一下，你家小姐是一位怎樣狠毒的女子！」

張順一聽葉碧寒那樣說，頓時鬆口氣，急聲道：「葉公子，你眞的肯隨小的去望江樓見我家小姐？」一頓，不等葉碧寒說話，便接下去說道：「葉公子，請隨小的來。」說着，他已轉回身，仍然躬着身，朝來路領先走去，但却側着頭，看看葉碧寒是否跟着走。

葉碧寒倒是爽快，二話不說，跟在張

順的身後走着。

他決定要見識一下這位令到他充滿了好奇的「小姐」，到底是什麽人！

× × ×

走出鎭南頭，一眼便可以望到那條有如一條衣帶般的江水，以及那座聳立在江邊土崗上的望江樓。

葉碧寒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頓覺胸中舒坦，精神也爲之一爽，心中暗讚一聲：「好一座望江樓！」

張順在前面走着，不時扭轉頭望一下後面的葉碧寒，看看他是否跟着走。

葉碧寒看到張順那種緊張兮兮的樣子，不禁既好笑，又可憐他。

而他對那位「神通廣大」的「小姐」，充滿了好奇，因爲他昨天黃昏才來到這江口鎭。這麽快便被人知悉了他的身份，那人確是神通廣大，雖然他心中有不少疑惑，但他更想知道，那位「小姐」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女子！

忽然間，前面的張順腳步一停，並且還駭然退了一步，葉碧寒冷不防之下，幾乎被他撞上，幸好他反應够快，那刹那腳步一窒，腳跟一轉，偏閃開去。同時，一眼看到前面約七尺左右的地方，並排站着兩個面貌醜怪，身材矮小的漢子，擋住了去路。

正是由於那兩個面貌醜怪的漢子生得矮小，所以，走在張順身後的葉碧寒，才看不到那兩個矮漢。

而那兩個矮漢肯定是忽然竄出來的，否則，若是一直站在路當中，張順與葉碧寒老早就發現他們，張順就不至於那麽狼狽驚慌了。

那兩個矮漢若不是臉上長滿了硬髯子，看上去十足像兩個半大不小的大孩子般，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

葉碧寒却一點也不感到滑稽可笑。

因爲他已認出，那兩個矮漢乃是江湖上有名的煞星，死在這兩人手上的武林高手，不在少數。

而多數死在他兩人手下的武林高手，由於對兩人心存輕視，自然不將兩人放在眼內，那知道一動手，便知道「人不可貌相」這句話的道理，但後悔已來不及。

那兩個矮漢連正眼也沒有看張順一眼，四道銳厲的目光只是注視着葉碧寒。

葉碧寒不是個笨人，自然看出對方是衝着他來的，果然，那兩個矮漢中右邊那個雙眼一翻，就像一個老氣橫秋的小孩子的模樣，大剌剌地朝葉碧寒道：「喂，你就是葉碧寒嗎？」

葉碧寒道：「正是區區，兩位，區區似乎從未與兩位謀面，兩位怎會認識區區的？」

右邊那個矮漢的朝天鼻向上一仰，重重地哼了一聲，一副不將葉碧寒放在眼內的模樣。「這個你管不着，快跟某家兄弟走！」

葉碧寒好涵養，居然一點也不動氣。「請問，兩位要區區跟你們到什麽地方去呢？」

仍然是右邊那個矮漢說話。「你跟某家兄弟去到，自然會知道！」語氣強橫。

葉碧寒冷然道：「兩位憑什麽要在下跟你們走？」

對於連續有人要他分別跟着到什麽地方，葉碧寒心中可是納悶不已，但也感到好奇。

左邊那個矮漢像是啞巴般，一直悶不吭聲，右邊那矮漢金魚眼一翻，豎起拇指，朝鼻子指了指，傲然說道：「好傢伙，就憑某家兄弟的名頭！」

葉碧寒雖然已認出這雙煞星的身份，但却裝佯道：「請恕區區眼拙，孤陋寡聞，區區實在不知兩位的大名怎樣稱呼，所以，也不知兩位的名頭大到足以令區區懾懼之下，乖乖地跟着兩位走。」只要不是笨人，一聽便聽出，他的話中含有揶揄之意。

「他媽的！」左邊那個漢子終於開口了，此人是不「鳴」則已，「鳴」則驚人——語聲如雷。「你這小子連某家兄弟的大名也不知曉，還敢在江湖上走動？這不是明擺着看不起某家兄弟！」

葉碧寒臉不改容地說道：「那麽，請教兩位大名怎樣稱呼？」他已看出，這兩個煞星由於身材矮小，有一股強烈的自卑心理，最怕被人看「小」，故此有一種自大狂！

右邊那個矮漢馬上仰起那個朝天鼻，自傲地道：「某家兄弟就是道上人稱武夷雙奇的武高大與武高壯！」

左邊那個矮漢在右邊的矮漢說出他們的姓名時，也昂起頭，挺了挺胸脯。

若是換轉是別的人，在聽到這兩個身材不比大孩子高的矮漢自報出那兩個如此自高自大的姓名，再看看兩人的身材，準會忍俊不禁，失笑出聲。而張順就忍不住失笑出聲，但馬上便用手捂住了咀巴，強忍住不敢再笑，因爲武氏雙煞那四道殺機畢露的目光，正怒射在他的身上，他如何還能笑得出來？

葉碧寒却沒有笑，因爲他早已知道這兩個煞星的大名身份。他也知道，這兩個煞星自稱武夷雙奇，那只是自封自詡，武林中對這兩個煞星的封號是武氏雙煞！

千萬別小看了這兩個身高約四尺左右的矮子，他們那一路「開天劈地」八八六十四招斧法，領教過的武林高手，有不少就死在他們那雙板斧之下。

而有不少武林高手，正是因爲「小覷」了武氏雙煞的身材，結果，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生命！

而這雙煞的自卑心也極強，最忌別人看「小」他們，有不少人就是因爲看「小」他們，加於笑謔，因此而無辜的送掉一命！

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就是這個道理了。

道理雖然簡單，但偏偏就是有人忘記或是忽略了，結果是代價慘重。

× × ×

「兩位的大名，區區也有耳聞。就憑兩位的大名，區區還不至被唬倒，乖乖地跟你們走！」

「好傢伙！居然胆敢在某家兄弟面前大言不慚，不賣某家兄弟的面子，老大，不用他囉嗦！他媽的，將他放倒了，抬他走，還怕他不乖乖的跟咱們走麽！」左邊的武高壯哇哇大叫起來，並且將插在腰後的一對板斧抽了出來，「呼呼」地揮舞了

一下，便想動手！

右邊的老大武高大見老二已不耐煩，他也抽出雙斧來，「噹」地互碰一下，氣哼哼地道：「姓葉的小子，別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葉碧寒看到武氏雙煞那副氣焰囂張的樣子，不禁皺了一下眉頭，正想說話，那知道一直閃縮在一旁的張順却挺挺腰，色厲內荏地叫道：「喂，你們講不講理的？什麽事也要講先來後到的啊，我家小姐命我請葉公子到望江樓一晤在先，所以，葉公子就算要跟你們走，也要先跟我到望江樓見我家小姐，這個規矩……」

「什麽你先我後的！」武高壯怒吼一聲，「待某家一斧將你砍倒，讓你先到閻王老子那裏報到！」一斧便向張順的頭頸上砍去！

張順嚇得臉無人色，驚叫一聲，雙手抱頭，慌不迭閃縮到葉碧寒的背後！

他倒會找人作盾牌！

武高壯斧勢一改，居然一斧向葉碧寒的腿上砍去！

看樣子，武氏雙煞眞的想將葉碧寒抬着去！

葉碧寒那張俊臉倏地一沉，身形向上一縱的同時，衣袖向後一揚，將背後的張順掀翻開去，而他也避過了武高壯劈來的那一斧？」

張順雖然被掀翻開去，弄得灰頭土臉的，總算避過武高壯的一斧。

「好伙傢，果然有兩下子！」武高壯怪叫一聲，矮小的身子有如彈丸般彈跳起來，一斧向葉碧寒的胸前斬去，另一斧却後發先至，砍向他的雙腿！

那一斧才是眞的。

而且，他舞起雙斧的威勢，確是聲勢懾人，呼呼有聲，不是虛名之輩。

葉碧寒就算涵養再好，在這種情形下，也不得不出手了，因爲已無法避開過武高壯那兩斧，除非他甘願挨上一斧。

只見他雙袖疾捲，有如兩道飛捲的流雲般，疾捲向武高大的雙斧柄。

武高壯驚呼一聲：「飛簾水雲袖！」

雙斧急撤，一個沒頭跟斗，翻墜落地。

葉碧寒沒有乘機再出手，身形斜掠落地，恰好擋在張順的身前。

武氏雙煞臉露驚疑之色，四道目光骨碌碌地打量着葉碧寒，半晌，武高大才嘎着聲道：「姓葉的，你怎會施展飛簾水雲袖法？」

武高壯接口說道：「據某家兄弟所知，飛簾水雲袖法已有三十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聽說已隨着昔年人稱飛簾洞主的祁遠山前輩的仙逝而失傳了，看你的年紀還不到三十，你根本不可能是祁前輩的傳人。」

葉碧寒冷然道：「兩位倒是博聞廣見啊！區區不想與兩位說古道今的，只想請問兩位一聲，是否仍要區區跟兩位走？」

武氏雙煞對看了一眼，交換了一瞥眼色，武高大一晃板斧，厲聲道：「你是非要跟某家兄弟走不可，管你施展的是什麽飛簾水雲袖功，也要跟某家兄弟走。」

武高壯也吼叫道：「總之，你若不跟某家兄弟走，某家兄弟是絕不罷休。」

葉碧寒皺了皺眉頭，雖然他不懼這兩個煞星，但也不想與兩人糾纏下去，念頭一轉，他有了主意。

「張順，煩你回覆你家小姐一聲，說區區跟他們兩位走一趟，然後才到望江樓去見你家小姐。」葉碧寒轉對張順道。

武氏兄弟一聽葉碧寒肯跟他們走，不禁色然而喜，張順却刹時苦起一張臉，急急道：「葉公子，這——這怎成？你可是先答應小的去望江樓見我家小姐的啊，怎麽又反悔了，這豈不是言而無信？」

葉碧寒被張順這樣一說，頓時語塞，無言以對，臉上也微微發熱起來。

「你奶奶的！」武高壯瞪起那雙金魚眼，兇惡地向張順喝罵：「什麽反悔，言而無信，你奶奶的，待某家賞你一斧，看你這龜兒子還能够亂說什麽！」

喝罵聲中，他已向前一撲，舉起板斧，直砍向張順的頭頂及肩胸！

張順嚇得面無人色，驚叫一聲，抱頭鼠竄開去，沒命地朝望江樓奔去。

葉碧寒瞧着張順狼狽飛奔而去，望一眼聳立在江邊崗頭上的望江樓，不由暗忖：「在望江樓上等着要見我的那位小姐，到底是什麽人？」

他心中實在非常好奇，但同樣的，他也對武氏雙煞要帶他到什麽地方，目的是什麽，同樣充滿了好奇，可惜他不懂分身之術，所以，只好作出取捨了。

而他早已猜料，武氏雙煞可能是要帶他去見一個什麽人，不然，他們若是對他有什麽企圖，大可以就在這裏對他說出來，何用故弄玄虛，要帶他到一個地方去。

只是，他却想不出，武林中的江湖上，有什麽人使得動武氏雙煞的！

但他隨即便想到了，錢可通神，也可以令到鬼推磨，那自然也可以會買得動武氏雙煞了。

不過，這只是他猜想，需要加以證實，那自然是跟武氏雙煞走到那個地方後，一切便會弄明白。

但有一點是他百思不解的，就是像武氏雙煞等人，怎會知道他的姓名的，他可是初到此地，敢說從沒認識或是見過武氏雙煞或是張順口裏的那位小姐，那些人怎會認識他，還有，那些人等着要與他相見，到底有什麽企圖，對於這個問題，才是最重要的，而他隱隱猜到了一點點。

當然，這都是猜測，說不定，結果與他的想法相去十萬八千里。

不過無論如何，這個「謎」應該很快便可以解開。

× × ×

「姓葉的，現在可以跟某家兄弟走了吧了？」武高大看着有點像是失了神的葉碧寒說。

葉碧寒這才將目光自望江樓那邊收回來，定了定神，看了武氏雙煞一眼，說道：「且慢，區區想在跟兩位走前，想知道兩位帶區區到什麽地方去。」語氣略顯強硬！

武高壯翻翻雙眼，不耐煩地道：「到了那地方，你自然知道，心急什麽？」

葉碧寒却堅持道：「連什麽地方也不知道，請恕區區難以從命……」腳步一動，便向望江樓那邊走去。

「好小子，站住！」武高壯厲喝一聲

，身形一動，便要撲向葉碧寒。

葉碧寒冷笑一聲，倏然窒步回身，一雙澄寒如秋水的眼睛射在武高壯的面上，冷叱道：「好狂妄的口氣，別以爲區區怕了兩位。」

武高壯怒吼一聲，雙斧揮動，斬向葉碧寒，但却被武高大攔住，向他瞪了一眼，武高壯才氣哼哼地垂下雙斧。

武高大立刻朝葉碧寒道：「既然你一定要知道去的是什麽地方，那麽某家就告訴你，某家兄弟要帶你去那面約十里遠的龜背崗！」

本來，葉碧寒還想乘機問一下，到龜背崗去幹什麽，但想到去到了一切自然會弄清楚，那何必與武氏雙煞這對狂妄自大的煞星嘔氣，故此便打消了那個念頭，對武高大道：「兩位，咱們走吧。」

武高壯狠狠地瞪了葉碧寒一眼，似乎有點不忿，葉碧寒却詐作看不出來，他才懶得與這種心胸狹窄的人計較。

武高大馬上道：「那就跟某家兄弟走吧！」看一眼武高壯，當先向西南走去。

武高壯却待葉碧寒跟在武高大的身後走，他才跟在葉碧寒的身後。

葉碧寒知道武氏雙煞，一先一後將他夾在當中，當然是怕他溜走，他也不以爲意，哂笑一聲，半步不慢地跟着武高大走了。

那知道走出不到三丈，驀地身後傳來一聲喝叫：「別走，都給我站住。」

附近除了葉碧寒與武氏雙煞之外，根本就沒有其他的人，那一聲喝叫，自然是對他們三人而發的了，而葉碧寒三人也在聞聲之下，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扭頭回望。

那一聲喝叫不吭不低，給人一種綿實的感覺，這就顯出，發出喝叫的人，內功深厚，這就是令到三人不由自主停下脚步的原因。

三人回頭望去，只見一個褚衣人以天馬行空之勢，凌空飛掠而來，三人看到褚衣人那種身法，不由又是心頭暗懍！

要知道，只有身負上乘輕功的高手，才能施展這種天馬行空的輕功身法。

褚衣人「嗖」地掠落在三人面前的丈外的地上，三人立時看清楚了褚衣人的樣貌。

武氏雙煞的面色微變了一下，兩人迅快地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在暗中蓄勢待發。

葉碧寒面上却一點變化也沒有。因爲他根本不認識眼前的褚衣人，當然也不知他是何方神聖。

不過，從褚衣人顯露的深厚內功及上乘的輕功身法，足以顯示出他是一個扎手人物。

那褚衣人看上去年約五十上下，鬚髮黑漆發亮，要不是臉上有不少皺紋，再加上頷下的鬍鬚足有三尺長，根本不像一個上了年紀的人。

褚衣人的相貌持重生威，大有長者之風，令人望之不禁肅然起敬。

起碼，葉碧寒就有那種感覺。

褚衣老者在掠落在地上，那雙烱烱的目光便一直盯在葉碧寒的身上，連一眼也沒有瞥一下武氏雙煞，就像兩人忽然間在空氣中消失不見了一樣。

本來，以武氏雙煞最恨別人瞧不起他們嫉忌的心理，褚衣人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他們肯定會發作的，眞奇怪，他們雖然眼瞪瞪的，臉上露出怒意，但却沒有發作。

葉碧寒也在打量着褚衣老者，心中一直在忖思着，這褚衣老者到底是誰，他是不是也要自己跟他們到什麽地方去，若是，那自己豈不是一下子變成了一件「搶手貨」了。

「葉碧寒。」褚衣老者忽然沒頭沒腦地張口吐出三個字來，根本就沒有稱呼，要不是他一直面對着葉碧寒，也一直盯着他，才知道他是問葉碧寒。

葉碧寒也簡單地答道：「是。」他連區區兩個字也省掉了。

對於那些一點也不尊重自己的人，葉碧寒一向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正是對人說人話，對鬼說鬼話。

跟着，他又直接了當地反問：「你是誰？」

難得的是，褚衣老者一點不以爲忤，只簡單地說道：「許庭儒！」

葉碧寒一聽，心中暗震了一下，對於「許庭儒」這個人的大名，他眞的是如雷貫耳，早已聽聞。

辣手天官許庭儒的大名，在江湖上，武林中，可說是響噹噹，尤其是對於一般的武林人物，確是大名如雷貫耳，據說連五大門派的掌門人，也不敢惹他，其人在江湖上，武林中的身份，可以想見，也證明他是一個難惹的扎手人物。

這就難怪武氏雙煞雖然一向狂妄自大，但在許庭儒的面前，也不敢怎樣了。

葉碧寒雖然心中震驚，表面上却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淡定地說道：「有何貴幹？」

許庭儒就算涵養功夫再好，也忍受不了葉碧寒的這種傲慢之態，微哼了一聲，沉聲道：「跟我走。」

葉碧寒也眞絕，奉還三個字：「爲什麽？」

許庭儒的臉上巳露出怒意來：「就憑我。」

葉碧寒語氣更冷：「不賣賬。」

許庭儒再也忍不住了，勃然道：「葉碧寒，你還不夠斤兩！」

葉碧寒答得更絕：「只怕秤起來，我比你還要重上幾斤！」

「好，」許庭儒怒極而笑：「我就秤秤你有多少斤兩。」

葉碧寒葉生就寧折不彎的性子，雖然知道若是動起手來自己未必討得了好，但他就是不肯輸這一口氣——正所謂佛爭一爐香，人爭一口氣：「請！」

許庭儒沉「嘿」一聲，眼中殺機一現即隱，一掌便向葉碧寒的胸前拍過去。

葉碧寒馬上吸口氣，也疾出一掌，還向許庭儒那一掌。

武氏雙煞在看到許庭儒出掌拍向葉碧寒的時候，臉色同時變了一下，一副蠢蠢欲動的樣子。

千萬別小看了許庭儒那看似平平無奇的一掌，葉碧寒一眼便看出，他那一掌起碼會有十三個變化，而且掌勁是含勁待發

，正因爲他沒有把握能夠單憑身法，可以躲避過他那掌中所包含的變化，他才硬着頭皮，出掌相迎。

「啪！」一聲，兩掌擊實，掌擊聲沉實，就連武氏雙煞也看不出兩人相擊的那一掌，蓄有多大的掌勁，但葉碧寒却「蹬」地退了一大步，而許庭儒却只是上身晃了幾下，便穩定下來。

兩人這平平無奇的互擊一掌，在內功造詣上，優劣立見，也只有葉碧寒這個「當事人」才深切地知道，許庭儒那平平無奇的一掌，聚含了多大的內勁掌力。

——他自己那一掌，暗含了七成內勁，就算是許庭儒也是暗含七成掌力，那就足以顯出，他在內功造詣上，遠遜許庭儒一截！

「嘿嘿！」許庭儒乾笑兩聲，自負地說道：「乳臭未乾，黃毛小子，胆敢與我比拚掌力，眞是不自量力！」說話間，身形倏地疾欺向葉碧寒，伸手一抓，直抓向他的右肩頭，口裏輕喝一聲：「還不乖乖地跟我走！」對葉碧寒輕視之意，溢於言表！

葉碧寒冷哼一聲，正想還以顏色，武氏雙煞同時叱喝一聲，雙雙撲向許庭儒，四面板斧猛砍向對方的身上。

許庭儒的身形在四道斧光中倏地一窒，雙掌有如穿花蝴蝶般在四道斧光中閃掠了一下，便聽到武氏雙煞同時發出一聲悶哼，身形倒翻出去！

葉碧寒乍見武氏雙煞替他出頭，不禁怔了一下。繼之便恍然明白過來，武氏雙煞之所以出手，顯然是要阻止許庭儒將自己帶走！

武氏雙煞翻跌出六七尺外，才站穩，武高壯便又怒吼一聲，舞着雙斧，撲向許庭儒。

許庭儒陡地沉喝一聲：「武矮子，別給臉不要臉，我可不客氣了！」

那一聲喝，有如悶雷乍响，震得武氏兄弟心頭一震，武高大忙一把將兄弟扯住，朝許庭儒抱抱拳道：「許大俠，請問你爲何要將姓葉的帶走？」

許庭儒拿眼睨着武高大，冷冷道：「因爲我要帶他到一個地方！」

武高大看樣子強捺着性子，以眼色制止了兄弟的蠢動，說道：「許大俠，某家聽聞你是一位飽讀詩書的高人，那當然是明白事理，不似某家兄弟，大字不識兩籮，是個粗人。」

許庭儒聽得不再以眼睨着武高大，而是正眼看着他，不解又不耐煩地說道：「武矮子，你有什麽話，直說出來就是，轉彎抹角的，誰耐煩！」

武高大勉強擠出一抹笑容來，朝許庭儒抱拳道：「許大俠，凡事也有個先來後到，是不是？」

許庭儒不自覺點點頭道：「是啊！」一雙眼却疑惑地看着武高大：「你到底想說什麽？」

武高大嘻嘻一笑，說道：「許大俠，是這樣的……某家兄弟先你一步，請姓葉的跟某家兄弟去一個地方，而姓葉的亦已經答應了，所以，請你——待某家帶姓葉的到了那地方後，事情完了，你才帶他走吧！」

許庭儒眼一睜，似欲發作，但眼珠一轉後，沉聲道：「你們要帶姓葉的黃毛小子到什麽地方？」

武高大道：「許大俠，恕難奉告！」

「嘿！」許庭儒冷笑一聲：「武矮子，連這點面子也不給我，我爲什麽要給你面子，你兄弟不是硬要與我爭奪吧？」臉色一沉，威勢凌人！

「你奶奶的許老兒，你擺什麽鳥架子？別人懼你，某家兄弟可不怕你！」武高壯火爆地吼喝一聲。「老大，咱兄弟全力放倒這烏龜老兒，看他還發什麽鳥威！」

雙斧一碰，撲向許庭儒。

武高大欲阻攔巳無及，雖則兄弟兩人在剛才的一個照面之間，吃了許庭儒的虧，令到他心中有所顧忌，才會對許庭儒假以顏色，他可是硬憋着的，而他兄弟兩人一向是秤不離鉈的。眼見兄弟撲了上去，他便也急忙舞着板斧，殺向許庭儒。

許庭儒被武高壯一句烏龜老兒說得殺機大熾——自出道以來，還沒有人敢用這種話罵他，怎不教他惹怒，眞恨不得一掌便將武高壯砸成肉餅，方消心頭怒氣！眼見武高壯揚斧撲過來，怒笑一聲，身形疾迎上去，一掌斬向武高壯的面門！

對於武高壯手中的雙斧，他居然視若無睹！

武高壯怪吼一聲，左斧急斬向許庭儒的右手腕，右斧一式六丁開山，也依樣葫蘆，直砍向許庭儒的頂門！

而左側邊，武高大倏地身子往下一滾，由於他身材矮小，這麽貼地一滾，便有如一團肉球般，被一輪斧影包裹着，疾滾向許庭儒的脚下——攻他的下盤！

許庭儒那刹那改斬爲拍，一掌拍在武高壯的左斧面上，硬是將那一柄板斧拍開去，同時身形一歪，斜滾開去，恰好避過了武高壯向他頂門的那一斧，以及武高大斬向他下盤的「地趟斧」！

難得的是，武高大雙斧滾斬之勢，簡直比以飛輪地趟刀法稱絕一時的斬絕倫那套地趟刀法還要凌厲！

武氏雙煞確是有兩下子，兄弟兩人這一聯手之下，使出了眞本領，一個人如跳虱，縱跳撲斬，迅靈疾猛，另一個人如同肉球，飛滾如輪，斧光霍霍，猛攻不輟，配合得恰到好處，一時間，毫無破綻。

許庭儒雖然掌法神奇詭捷，身法靈捷，但在一時之間，居然奈何不了武氏雙煞，閃跳縱挪着，與武氏雙煞纏鬥起來。

葉碧寒在一旁看着，煞是好看，那恍似兩個頑童在與一個大人在纏耍一樣，看着感到有點好笑！

本來，若不是武氏雙煞強要他跟着去什麽龜背崗，他是在不想與武氏兄弟瞎纏的情形下才答應跟着去，轉換在另一種情形之下，說什麽武氏雙煞也是爲他出頭才與許庭儒打起來的，加上看不過許庭儒那種氣焰熏天的傲然自大，他是會出手帮忙武氏兄弟的，但眼下的情形是，雙方都是不將他看在眼內，簡直將他視作一件物品在你爭我奪，他雖然憋着一口悶氣（若不是心存好奇，他早巳與武氏兄弟動手了。還會跟他們去什麽龜背崗），但也樂得作壁上觀，看熱鬧，乘機也細看一下雙方的身手！

本來，他在這時大可以乘機溜走，但他爲了弄明白爲何會在這初來乍到的地方，接連被人「請」往什麽地方的原因，因此，他決定留下來，弄明白這件突兀離奇的事情！

武氏兄弟與許庭儒就這一瞬間，已交手十招，許庭儒雖然一時間奈何不了武氏兄弟，但看他在兩矮的上下夾攻中，應付自如，一點也不顯得忙亂，單是這一點，高低已分——別忘記，武氏雙矮是以二對一的！

而葉碧寒也猜料許庭儒會在三十招後，擊敗武氏雙煞！

他更因爲看到許庭儒施展的那套神奇詭迅的掌法中，奇招迭現而目光連閃。

眨眼便是二十招，武氏雙煞已開始有點遲鈍，配合得也不如先前的綿密了。

反觀許庭儒，一樣從容氣定，而且身法更見靈活，掌勢也更加詭奇剛猛起來。

葉碧寒不禁皺了皺眉頭——他從許庭儒那轉趨剛猛的掌勢中，看出許庭儒意欲將武氏雙煞斃在掌下，而武氏雙煞很可能應付不到三十招便落敗，一時之間，令到他大費躊躇，不知應否出手助武氏兄弟一臂之力！

驀地，身後有人對他輕聲叫喝道：「葉公子，快跟小的走！」

葉碧寒急忙扭轉頭向後看去，一眼便看到張順匿在丈外的一棵樹後，探出半邊腦袋來，直朝他眨眼招手。

他馬上便明白過來——張順是要他跟他去望江樓見那位小姐，剎那間，他不由心動起來——說不定那位小姐要見他的目的，與武氏雙煞與許庭儒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那何不去見見那位小姐！

但當他目光瞥到武氏雙煞就這瞬間，已被許庭儒的雙掌舞幻起的一片掌影圈罩住，正自手忙脚亂地撐持着，他又猶豫起來。

雖然他對武氏雙煞沒有什麽好感，但對許庭儒更討厭，他實在不忍武氏雙煞死在許庭儒的掌下，咬咬牙，他朝張順擺擺手，脚下一縱，急撲向許庭儒。

他決定助武氏兄弟一臂之力！

張順在樹後看到葉碧寒不跟他走，反仆過去動手，急得他直張嘴，猛頓足，但却不敢奔出來阻止，他自己有多少斤兩，他自己知道。

原來，他被武氏雙煞趕走，却沒有眞的奔回望江樓，而是繞了個彎，又折回來，暗中綴着武氏雙煞及葉碧寒，看看武氏雙煞要將葉碧寒帶到什麽地方，有什麽目的。以便回去見他口中的那位「小姐」時，雖然未能將葉碧寒帶到，也有個交待。

× × ×

武氏雙煞發夢也料不到，葉碧寒居然會在他們兄弟危急的關頭，出手助他們一臂之力，自是大喜過望，抖擻精神，發了狠要將許庭儒砍死在他們的斧下。

本來，他們在越打越心驚，也看出許庭儒必欲殺他們兄弟的意圖後，在別無選擇之下，打算就算是死，也要拉許庭儒一同上路，來個同歸於盡。

而葉碧寒撲入戰圈中，以一招「天地齊開」，替武氏兄弟接下許庭儒那殺機重重的兩掌，才令到武氏兄弟逃過一刦，兩矮連一口氣也不敢喘，馬上奮力攻向許庭儒，以減輕葉碧寒的壓力。

在這剎那，他們兄弟明白到一個道理，只有聯同葉碧寒對付許庭儒，他們兄弟才可保住生命！

剎時之間，葉碧寒與武氏雙煞三戰許庭儒，鬥得異常激烈兇險，看得在樹後偷窺的張順胆顫心驚。

而許庭儒在葉碧寒一加入戰團，便頓時沒有先前那麽輕鬆自如，感受到重重的壓力，不得不全力以赴。

最要命的是，武氏兄弟自葉碧寒加入後，簡直如虎添翼，每一斧皆是想取他性命，而他又受到葉碧寒的制肘，不能全力對付武氏雙煞，十招不到，他已連遇險着，顯得有點狼狽。

而葉碧寒這一次動上手，招法變化之多之奇，簡直不可思議，在五招之間，他交替施展了掌法，指法，拳法，還有鷹爪功，再加上失傳逾三十年的飛簾水雲袖法，換言之，他是一招一種手法，五招中，變換了五種不同的武功招數，而五種不同的武功招法，銜接連貫得天衣無縫，恍似是一氣呵成的一種武功招數，令到許庭儒在一時之間，無所適從，幾乎着了葉碧寒的道兒，尚幸他臨敵經驗豐富，在第二招上，他便想出了應付之法，以雄渾的掌力封擋開葉碧寒的「怪招」！

但這一來，自然與武氏兄弟有可乘之機，兩矮乘機猛施殺着，許庭儒雖然仗着身法靈捷迅奇，再加上剛猛沉雄的掌法，才勉強應付得了。

葉碧寒雖然討厭許庭儒，但與他沒有深仇大恨，因此不想結下太深的樑子，更不想殺他，他之所以動手助武氏雙煞一臂之力，純是不想眼見雙煞被其所斃，如今眼見雙煞盡是殺着狠招，恨不得一斧將許庭儒殺死，他不由又有點後悔，希望不至弄出不可收拾的局面來。

所以，他的攻勢隨即一緩。

許庭儒就這剎那，暴喝一聲，雙掌劈出兩股渾厚無儔的掌力，硬是將葉碧寒與武氏雙煞逼得跳開一步，身形隨即陡拔起來，發出一聲厲烈的長嘯，在空中一個翻掠，朝鎭上那邊掠射而去。

武高壯厲吼一聲，脚下一蹦，便欲追掠，却被喘了一口大氣的武高大喝止了。

「老二，窮寇莫追！」

武高壯掠起的身形硬生生急墜落地，不甘地道：「老大，這不是便宜了那烏龜老兒了麽！」

武高大吐口長氣，啞着聲道：「老二，別賣狂了，咱兄弟有多少斤兩！若不是姓葉——公子剛才加以援手，只怕你我這時已喪命在許老兒的掌下，躺在地上死翹翹了！」

武高壯聽乃兄這麽一說，才沒有話說，但却朝許庭儒飛掠而去的方向，「呸」地吐了口唾沫！

葉碧寒看着，不由微搖了搖頭，對這武氏雙煞，有了更深的認識。

——老大武高大比較沉着，會動心思，老二武高壯却是火爆性子，凡事根本不加思考，只憑一己之意而行，而且好勇鬥狠。

對於許庭儒的忽然遁走，葉碧寒有點

不解，雖說他與武氏雙煞聯手之下，似乎佔了些少上風，但他却很清楚，要想擊倒許庭儒，可不是輕易的事情，只怕非要劇戰二百回合以上不能分出勝負，而且，他隱隱覺得，許庭儒似乎未盡全力，沒將壓箱底的本領施展出來，却忽然遁走，這就透着奇怪了。

這個念頭在他的心中一閃而過，便聽到武高大朝他說道：「葉——公子，適才援手之恩，某家兄弟永記心中。」拉着武高壯向葉碧寒抱拳深深地行了一禮。

武高壯在行禮時，也大聲嚷嚷道：「葉公子，某家兄弟不會忘記你適才援手之恩的！」

葉碧寒料不到武氏雙煞忽然會來這一着，對這兩個狂妄自大的矮漢，頓時改了觀感，覺得這兩個傢伙也有可取的一面——率直得有點可愛。

他急忙朝武氏雙煞抱拳還了一禮，連聲道：「兩位，這麽點小事，請不用放在心中……」

武氏雙煞却認眞地道：「葉公子，援手之恩，怎是小事，總之，某家兄弟是記在心中的了！」

葉碧寒不想再在這件事情上客氣下去。「兩位請帶路。」

武氏雙煞客氣地齊聲道：「葉公子，適才得罪之處，萬望不要見怪，咱兄弟是兩個粗人，不會說話。」武高大跟着作了個請的手勢。「葉公子請！」接與乃弟在前帶路，朝龜背崗的方向走去。

葉碧寒舉步跟在雙煞身後走着，看着雙煞那有如小童走路的姿勢，感到有趣，忽然想到藏匿在樹後的張順，扭頭望去，一眼看到張順正從樹後探出頭來，臉上滿是着急之色，不由心生可憐，朝他點了點頭。

張順確是心急不已，因爲他若是請不到葉碧寒跟他到望江樓去見他的小姐，他無法交待，所以，他決定暗中跟着他們，看看武氏雙煞帶葉碧寒到什麽地方，所爲何事，回去見到他的小姐，也有個交待。

葉碧寒雖然猜到張順必會暗中跟着他們，但他却沒有向武氏雙煞說出來，以免武氏雙煞爲難張順。

武氏雙煞起初走得不很快，但漸漸的，便越走越快，後來如飛向前奔掠。

葉碧寒一步不落地跟在雙煞身後奔掠着，他居然担心張順會跟不上他們，不自禁地扭頭回望一眼，果然看不到張順的踪影。

武氏雙煞似乎對葉碧寒「另眼相看」，對他頗信任，一直沒有回望一眼，看他是否跟着走。

葉碧寒這時是「跟定」了武氏雙煞，因爲他極想知道，爲何有那麽多人爭着要見他。

他要知道原因。

× × ×

三個人奔掠的速度皆很快，一會，便已奔掠出五六里地，忽然間，前面的武氏雙煞倏地煞停了身形。

葉碧寒身形一窒，停下來，有點不明所以地瞧着武氏雙煞。

武氏雙煞中的老大武高大瞧着葉碧寒，好一會，才說道：「葉公子，咱兄弟……有一句話，鼈不住要對你說，等一會到了龜背崗，你要多加小心。」

葉碧寒怔了一下，隨即心頭跳動了一下，思疑地瞧着武高大。「武兄，多謝關顧，你這麽說，是不是暗示區區會有什麽危險？」

武高大欲言又止，武高壯却張口嚷說道：「葉公子，實對你說，要見你的人，乃是……」

武高大疾說一聲：「老二，咱兄弟雖然不是什麽正人君子，但答應了人家的事情，便一定要守諾！」

武高壯登時窒住了。

「葉公子，請不要怪咱兄弟不能對你直言相告……」

葉碧寒一笑道：「武兄，兩位既然承諾在先，區區怎敢相強，陷兩位於不忠不義！」心中對武氏雙煞又增了幾份好感，同時，他也相信，像武氏雙煞這種能够守信諾的人，應該不會是江湖上傳說的那樣，是兩個兇惡的煞星。

武氏雙煞感激地看着葉碧寒，武高大激動地道：「葉公子……難得你這麽體諒咱兄弟的苦衷，也就是看得起咱兄弟……」由於太激動的緣故吧，竟然說不下去，好一會，才能够接說下去，「老實對你說，咱兄弟之所以強逼你去龜背崗，乃是受那人所指使，而咱兄弟由於在五日前與之動手，敗在那人的手下，曾承諾替那人做一件事，所以不得已，萬望葉公子不要見怪。」

葉碧寒聽武高大這樣說，才明白到，他們是受人挾制，才以強相逼，「請」他到龜背崗去見一個人的，對他兄弟的爲人，又增了幾分了解。

像這麽守諾又感恩的人，應該不會是太兇惡的人。

而江湖上對武氏雙煞的傳言，有可能是誇大了，正所謂傳言不可盡信。

照葉碧寒的猜想，兩人之所以得到那樣的惡名，可能是江湖上的人對兩人的一種偏見，加上兩人由於自卑心作祟，復遭人取笑卑視，由是做出一些偏激的事情來，一逕傳開，便捕風捉影，穿鑿附會，因此便得了這麽個惡名。

他可是由見面的一剎那，便沒有卑視過武氏兄弟。

一個人天生的缺憾，已經够可悲的了，若加以卑視，那何異在其身上捅上一刀，而造成的傷害，實在比捅上一刀還要嚴重。

換轉是自己又如何？

這剎那，葉碧寒想得很多，因此有點失神。

武高壯嚷嚷着說話的語聲，將葉碧寒從失神中醒覺過來。「葉公子，你到了龜背崗後，自然會知道那個要見你的人是什麽人，請恕咱兄弟不能對你說。」

葉碧寒定定神，衷誠地朝武氏雙煞抱拳拱揖一下。「兩位請不要那樣說，區區又怎能強人所難呢！」

武氏雙煞忙亦抱拳還禮不迭，並迭聲道：「難得葉公子你這麽體諒咱兄弟的苦衷，咱兄弟斗胆高攀，不知葉公子肯不肯交咱兄弟這個朋友？」

葉碧寒正容誠心地道：「兩人別妄自

菲薄，區區怎會不肯交兩位這個朋友，簡直是很高興！」

武氏兄弟一聽，登時笑容滿臉，高興得幾乎沒有蹦跳起來，齊齊朝葉碧寒抱拳肅聲道：「咱兄弟可是到死，也交定你這個朋友了！」

武高壯更拍拍胸口道：「葉公子，咱們既然是朋友，以後，有用得着咱兄弟的地方，只管吩咐，咱兄弟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葉碧寒感動地朝武氏兄弟抱拳道：「兩位武兄，區區也是這麽說！」一頓，抬眼望望前途，說道：「兩位武兄，咱們還是快些趕往龜背崗，兩位也好交差，而區區，也很想見到那位用這種方法要見區區的人，看看他到底是什麽人物，為何使用這種手段逼區區見他！」

武氏兄弟臉上露出一抹歉意，沒有再說什麽，同時轉身，展開身法，朝前途奔掠。

葉碧寒緊緊跟着。

人生確是奇妙得可以，先前，葉碧寒與武氏雙煞還是敵對姿態的，有誰想得到，如今却成了朋友！

× × ×

龜背崗顧名思義，整座石崗有如一隻龜背般，崗上不但一棵樹也沒有，幾乎連草也不生，灰黑一片的，遠望之下，有如一隻爬伏着的大龜！

武氏雙煞在崗下停下來，朝葉碧寒道：「葉公子，那個要見你的人，就在山崗上。」

葉碧寒抬頭往上望去，這石崗上有十來丈高，由於崗上草樹不生，故此一眼便可以望清楚崗上的情景，光禿禿的，那裏有人？

他不由有點莫明地對武氏雙煞道：「兩位，崗上……看不到有人呢？」

武高大抬眼朝崗上瞥了一下，解釋道：「葉公子，我差點忘記對你說，那個要見你的人，是在崗上的後面那邊等着，所以你看不到他。」一頓，朝葉碧寒打個眼色，又說道：「咱兄弟這就帶你上去。」身形一縱，當先向崗上攀登上去。

武高壯則待葉碧寒跟着乃兄向上攀登，才押後掠登上去，做作出一副「押」着葉碧寒的樣子。

葉碧寒從武高大那個眼色中，已意會到，武氏兄弟這麽做，是做給那個人看的，自然不會介意。

掠登上崗頂上，葉碧寒一眼便看到，崗背下面（距崗頂約丈許高下）的一塊突岩上，負手背向這邊，挺立着一個黃衫人，由於那黃衫人是背對這邊的關係，所以，葉碧寒看不到對方的顏面，只看到那人的背面，不過，從那黃衫人挺拔的身形，烏黑的髮髻，他猜測那人的年約不會超過四十歲。

那黃衫人對於三人的現身，似乎一點也沒有察覺，仍然背對這邊挺立着，動也不動，葉碧寒却覺得那人是故意在擺架子，裝氣派，頓時心生不快之感。

武氏雙矮同時噓口氣，似乎對那黃衫人頗為忌憚，互相看了一眼，雙雙朝那黃衫人抱拳道：「回閣下，咱兄弟已將……葉公子請到。」

那黃衫人在武氏雙煞語氣一落，才「嗯」了一聲，但却沒有立刻轉過身來，葉碧寒對於這人的擺架子大起反感，心中有氣，眞想轉身往崗下掠去，但想到這一來，豈不是令到武氏雙煞為難，加上他又極想弄清楚，為何有這麽多人爭着要見他，所以，他強忍着。

雖然，他年輕氣盛，不過，他却不是那種衝動冒失的魯莽之人。

好一會，那個黃衫人才緩慢地轉過身來。

當葉碧寒看清楚那人的樣貌時，不禁打從心裏冒出一股寒氣來！

只見那黃衫人的臉上，縱橫交錯，佈滿了蚯蚓般暗紅色，浮突起來的疤痕，也不知是被刀劍還是什麽弄成的，乍看之下，恍似臉上爬滿了那種吸血的水蛭般，那形相眞恐怖，令人「不忍卒睹」。

葉碧寒可是自出娘胎，還是第一次看到形相如此可怖的一張臉，幸好他不是一個未經風浪的書生，而是一個歷過風險，見過血腥的武林人，否則，他就算不被那人的樣貌嚇得昏倒在地，也會雙脚發軟，站不住！

而他的臉色，在乍睹那人的顏面的那剎那，確是靑白了那麽一霎！

武氏雙煞却毫不動容（大概是早已看慣了那人的可怖樣貌），待那人轉過身來，又齊聲道：「咱兄弟已替閣下請來了葉公子，從此兩無相欠！」

黃衫人一邊拿眼打量着葉碧寒，一邊接口道：「那你兩個渾球還不快滾！」語氣極之狠惡。

而他那一說話，臉皮牽動之下，臉上那橫七豎八的疤痕恍似一條條蚯蚓在爬行般蠕動了一下，看得葉碧寒心中生出一股欲嘔的感覺來。

武氏雙煞在黃衫人最後那個「滾」字出口時，臉色遽變了一下，武高壯口一張，似欲發作，却被武高大暗中扯了他的衣角一下，這才憤憤不甘地閉上咀。

武高大朝那黃衫人抱拳道：「閣下，你我雙方既然各不相欠，也就各不相關了，咱兄弟就不需聽你的，請你說話客氣一點！」

葉碧寒聽到武高大說出這種不亢不卑的話來，不由在心中暗讚一聲，含笑看了武高大一眼。

那黃衫人的却臉色變了，似乎頗為惱怒，這可以從他臉上那縱橫交錯，色作暗紅，浮突起來的疤痕像蚯蚓般顫動這一點看出來，只見他那雙奇形怪狀的眼睛陡地射出兩道厲光來，厲聲喝道：「你媽的，兩個矮子混球，老子可沒有心情與你們在此饒舌，滾是不滾？」身形作勢欲動。

武氏雙煞的臉色又遽變了一下，武高壯口一張，又被武高大暗中阻止了，忍氣吞聲地道：「閣下既然這麽說，咱兄弟馬上離開便是。」說完瞥了似欲替他兄弟出頭的葉碧寒一眼，當先向崗下掠去。

武高壯忽然打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跟着也掠下崗去。

葉碧寒確是很想替武氏兄弟出一口氣，他實在看不慣那黃衫人那種驕橫跋扈的氣焰，說什麽，武氏兄弟也是他的朋友，對於朋友，他一向皆是很重友情的，那簡

直有如身受般，要不是武高大忍氣吞聲，自動離去，他說什麽也會替武氏兄弟出頭的。

他是一個視朋友如手足的人。

武氏雙煞走了後，那黃衫人兩道冷厲的目光又盯在葉碧寒的身上，半晌，才嘎着聲道：「你就是葉碧寒？」

葉碧寒由於對這人大起反感，所以，他也極不禮貌地道：「是又如何？你又是誰？」

說眞的，葉碧寒根本不能從黃衫人的容貌猜測出他的年紀來，但有一點他却看出來，這黃衫人是一個極厲害的人物，甚至比辣手天官許庭儒還要厲害！

這是他從武氏雙矮對這黃衫人的忌憚這一點上看出來的。

而武氏雙煞對許庭儒却不大賣帳，甚至跟他動手，這就是明顯的對比了。

黃衫人恐怖地冷笑一聲。「老子是誰，你無需理會，且先答老子的話！」

葉碧寒氣往上湧，幾乎衝口說出一句針鋒相對的話來，但他在那剎那心念一轉，硬是將那句話咽回肚子內。

這時候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目前最要緊的是，弄清楚黃衫人的意圖，那才不枉此行。

「區區正是葉碧寒。」他忍下那口氣道。

「姓葉的小輩，聽說你是寒山老人的唯一傳人？」黃衫人那張醜怪的臉顫動了一下，語氣極之倨傲。

葉碧寒的心頭微震了一下，暗忖：「家師他老人家收我為徒之事，是極端隱秘的，江湖上知道的人，可說寥寥無幾，這像伙到底是什麽人，怎會知道我是家師的唯一弟子的？」心中這樣想，口裏却說道：「閣下這麽說是什麽意思？」

黃衫人雙眼中倏地射出兩道凌厲的寒光來，微微頷首道：「嗯，傳言果然屬實！怪不得你在老子面前，這麽托大了！」

葉碧寒幾乎衝口而出問道：「你到底是什麽人？」話到口邊，他又忍住了。

「名師出高徒，看樣子，你這小輩的身手也不會差到那裏去……」

葉碧寒按捺不住，終於問道：「閣下指使武氏雙煞帶區區來這裏，大概不是只說這麽些無關痛癢的話吧？」

「哼！」黃衫人微哼一聲，雙眼一瞪，冷笑一聲。「老子還以為你這小輩蹩得住，嗯，那就言歸正傳吧。」

一頓，雙眉微聳，牽動了臉上那些蚯蚓般的疤痕蠕動了一下，說道：「小輩，江湖傳言，你有一位生死之交的朋友，是麽？」

葉碧寒聽得心頭微微一動，隱隱猜到，這是怎麽一回事情，當下頷首道：「區區確是有這麽一位朋友。」

黃衫人的臉色剎那劇變了一下，那張臉因此而顯得更加醜怖，語聲疾急地道：「你那位生死之交，可是江湖上人稱『虎虎生威』的夏侯崇虎！」

葉碧寒點頭道：「正是！」

「夏侯崇虎如今在那裏？」黃衫人疾聲問，瞳孔暴縮。

葉碧寒至此恍然明白，這黃衫人之所以要見他，目的是想從他的口中，問出夏侯崇虎的下落來。而且，他從黃衫人那醜惡的神色，急厲的語氣，還有殺機隱隱的目光，猜到黃衫人必是與夏侯崇虎有什麽仇怨，急欲要找到他，不然，不會用這種手段來逼問他的。

心念電轉之下，他決定問個清楚明白。「閣下找夏侯大哥，未知有何事幹？或許，我可以轉告一聲。」

「小輩，你別多管閒事！」黃衫人臉上縱橫交錯的「蚯蚓」聳動着，樣子顯得更加醜惡，語氣也極之兇暴。「老子只要你將夏侯崇虎的下落說出來！」

葉碧寒氣往上湧，冷然道：「閣下太咄咄迫人了，區區可不吃這一套，夏侯大哥與區區是生死之交，若不弄清楚閣下的意圖，區區說什麽也不會將夏侯大哥的行踪下落相告！」

黃衫人臉上的「蚯蚓」剎那扭曲絞纏在一起，目中殺機暴湧，嘶嘎地喝道：「姓葉的小輩，別給面不要，老子要不是念在你是寒山老人的弟子，那耐煩這麽費口舌問你！」

一頓，沉狠地緩緩道：「你到底說是不說？」

葉碧寒生就一副寧折不彎的性子，更且他可不是那種好欺侮的角色，當下臉色更加沉冷，毫不賣賬地道：「區區可不是三歲小孩，被大話唬得住，還是那句話，若不說出打聽夏侯大哥的意圖，休想區區吐露一個字！」說得斬釘截鐵！

黃衫人發出一聲厲「嘿」，兩道兇厲的目光盯注在葉碧寒的身上。「小輩，你以為自己是寒山老兒的傳人，便高明到沒有人可以奈何你？哼哼，老子今日就要你大開眼界，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也不見他如何作勢，一個身子「颯」地掠飛起來，撲擊向葉碧寒。

黃衫人掠飛之勢有如一片被疾風吹送的黃雲般，「颯」地便掠飛到葉碧寒的面前，一指疾向葉碧寒的印堂捺去！

葉碧寒驟然之下，雖不至手忙脚亂，但却心頭一懍——因為他從那黃衫人的身法及指法上，已看出此人的來歷來，當下吸口氣，身形斜閃一步，一招飛簾水雲袖法中的飛雲山岫，右袖有如一片飛捲的寒雲般，捲擊向黃衫人的那一指！

黃衫人在那剎那倏忽變指為掌，改捺為拍，擊向那一片飛捲而至的寒雲！

葉碧寒心中暗哼一聲，暗中將內勁一催，飛捲的衣袖頓時暗力驟增，只聽「噗」地一聲悶响，袖掌相擊，那片衣袖登時像拗折的木板般，勁道全失，虛飄飄地折垂下來。

葉碧寒心中大駭，脫口驚叫出聲：「混元金剛烝！」

「烝」字才出口，那黃衫人忽然以極之迅疾怪異的手法，在葉碧寒正欲應變的剎那，一把扣住他的手腕。

葉碧寒頓時感到手腕上有如箍上一隻炙熱的鋼鑄般，一緊一灼，整條右臂頓時麻痹，力道驟失，緊接着半邊身子酸軟之力，剎時失去了反抗之力。

葉碧寒這一驚可說是無以復加。

因為他實在想不到，這黃衫人的身手功力，何止比他高明一倍，簡直是匪夷所思！

而他自出道以來，可說未嘗一敗，如今動手才一招，便落敗受制，怎不叫他驚駭欲絕！

還有，黃衫人居然練成了據說是天下武林第一邪門內功——混元金剛炁，那是他更加想不到的！

這是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落敗，並受制於人，這個觔斗，栽得夠大了！

黃衫人左手出指如風，一連疾點了葉碧寒身上神藏，風府等五處大穴，這才放開了扣着的右手，身形才飄墜落葉碧寒身前的地上。

葉碧寒雖然動彈不得，却毫不慌懼，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

黃衫人兇厲地嘎笑一聲，臉上那些蚯蚓恍似蠢蠢欲動，在這麼近的距離下，葉碧寒只覺那張臉更加醜惡恐怖，不由汗毛俱竪。

「小輩，現在你知道人上有人吧？」黃衫人陰沉地說。

葉碧寒毫無懼色道：「但你休想從區區的口中，問出有關夏侯大哥的下落。」

「小輩，你難道不怕死？」黃衫人揚起了右掌。「你雖然是寒山老兒的傳人，老子一樣敢斃了你！」

葉碧寒連眼睫毛也沒有顫動一下。「區區說出剛才那句話，就沒存了生望！」

「好小子，你眞的寧死不說？」黃衫人吡牙裂嘴的，那模樣醜惡恐怖得足以嚇死人！

葉碧寒斷然道：「你若不說出意圖，區區寧死不說！」

黃衫人那張醜惡的臉孔一連起了幾個變化，目光也變幻了幾次，好一會，才咬牙切齒地道：「小輩，算你狠，老子且依你一次！」

重重地吐了口氣，一字一頓地道：「老子要找夏侯崇虎算一筆賬！」

葉碧寒眼色驟變，接口疾聲道：「閣下找夏侯大哥算一筆什麼賬？」

黃衫人暴聲道：「小輩，別得寸進尺！老子已告訴了你，你快說！」

葉碧寒道：「區區根本不知道夏侯大哥的下落！」

「胡說！」黃衫人咆哮一聲。「二個月前，有人還看到你與夏侯崇虎在金陵秦淮河畔的一艘畫舫上喝酒……別以爲老子不敢斃了你！」

葉碧寒一副視死如歸的無懼神色。「要區區出賣朋友，區區可不是那種貪生怕死的人！」

「好一個不怕死的小輩！」黃衫人眼角的那條蚯蚓蠕動了一下，語聲忽然變得陰陰地道：「小輩，你不怕死，便以爲老子奈何不了你？嘿，老子暫且不殺你，將你囚起來，然後放出消息……嘿嘿嘿，那時，不怕夏侯崇虎不現身，嘿嘿嘿……老子還可以再大大地利用你一次，用你來要脅夏侯崇虎，怕他不就範！」

略頓一下，得意地又道：「你奶奶的，老子剛才怎麼想不到這個又妙又絕的主意，和你這小輩在大費唇舌！」

葉碧寒聽得心中發急，恨不得馬上便死去，以免被黃衫人利用自己來要脅夏侯崇虎。

因爲他很明白夏侯崇虎的脾性——是個爲朋友不惜兩脅插刀的血性漢子！

他也知道，夏侯崇虎在聽到他被囚禁的消息後，肯定會不顧一切地追尋解救他，甚至不惜犧牲生命！

葉碧寒忽然很後悔跟武氏雙煞來此，以至落在黃衫人的手上！

但此刻後悔又有什麼用！

黃衫人看到葉碧寒那種悔急的樣子，不由嘿嘿地笑起來。「小輩，瞧你這麼氣急敗壞的樣子，嘿嘿，夏侯崇虎爲了救你，一定會就範！」

葉碧寒再也無法保持鎭定，嗔目怒喝道：「你妄想！我寧願死，也不會被你利用我來要脅夏侯大哥就範的！」

「嘿嘿。」黃衫人惡毒地說道：「小輩，你如今落在老子的手上，生死怎由得你。老子要你生便生，死便死！」話落，出手疾揑着葉碧寒的下顎上，接一拍一托，隨即鬆手，葉碧寒的下巴便脫了臼，鬆垂下來，再也無法合上嘴巴，也就等於無法咬舌自盡。甚至連說話也很艱難。

葉碧寒那剎那一張臉因爲急怒而脹得通紅一片，但却奈何不了黃衫人，陡自氣苦急怒。

「小輩，如今你一任老子擺佈了吧？」黃衫人醜惡地大笑起來，一把將葉碧寒挾在脅下，便向崗下飛掠。

目的雖同　難猜眞相

黃衫人才向崗下掠去，那剎那只見有兩條矮小的人影撲掠上來，阻住了他的去路！

黃衫人不得不身形一窒，同時目中殺機暴湧，盯注着那兩個矮小的人，口裏已厲喝道：「你這兩個混球，爲何阻止老子的去路？」

阻住黃衫人去路的不是別人，正是武氏雙煞！

葉碧寒雖然被那黃衫人挾在脅下，但在武氏雙煞現身阻道的剎那，一眼便認出兩人，却苦於很難說出話來，但却隱隱猜到，兩煞之所以現身阻道，必然是有所爲，很可能是爲了他的緣故。

果然，武氏雙煞中的武高大一副豁出去的神色，粗聲道：「因爲葉公子是咱兄弟的朋友！」

「什麼？」黃衫人眼角的疤痕倏地跳動了一下，道：「你們是什麼時候交上朋友的？」

「就是在半個時辰之前，咱兄弟去請葉公子來此的時候！」武高壯挺挺胸，昂然道。

「赫！」黃衫人卑視地道：「那又如何？」

「咱兄弟要你放了葉公子！」武高壯吭聲道。

「嘿嘿，武氏雙煞什麼時候變了俠義道中人，居然會爲了一個新交的朋友冒死相救？」黃衫人嘲諷地對武氏雙煞說。

武高大昂起頭，大聲道：「咱兄弟雖然不是什麼正人君子，這大半輩子也從未交過一個朋友，難得葉公子看得起咱兄弟，不加卑視，願交咱兄弟這個朋友，咱兄弟別的什麼大道理雖然不懂，但對於『爲朋友兩脅插刀』，『士爲知己者死』這兩

句話，却是打從出道那日起，便已聽說這兩句話，可說耳熟能詳，就爲了這一點，咱兄弟就算是死，也要自你手上，救出葉公子！」

黃衫人仰起那張佈滿了蚯蚓般疤痕的顏面，發出難聽的狂笑聲來。「你媽媽的，兩個渾球，也不撒泡尿照一下自己的熊樣子，莫非你兩個混球這麼快便忘記了曾敗在老子手下？簡直不自量力！」

武高壯吭聲大叫道：「咱兄弟不管量力不量力的，只知道，爲朋友不惜兩脅插刀！」

被黃衫人挾在脅下的葉碧寒聽得心中熱血翻湧，感動不已，他在心中大叫：「兩位武兄，我果然沒有交錯你們這兩位朋友……」

只聽黃衫人厲聲吼道：「你兩個混球既然不怕死，老子就成全你們這兩個混球吧！」武氏雙煞也齊齊大吼一聲：「咱兄弟與你拚了！」

雙雙揮動手中板斧，左右撲攻上去。

黃衫人一副不將武氏雙煞瞧在眼內的神色，沒有將挾在脅下的葉碧寒放下來，就以單手應付武氏雙煞！

他一出手便劈出兩掌。

兩股嘯然嘶响的掌勁，刹時有如狂飈巨浪般，撞擊向武氏雙煞！

好明顯，他是欲以強勁無儔的內功掌力，一掌擊殺武氏兄弟！

武氏兄弟雖然長相粗卑，但却絕對不是一雙蠻牛，而且兩人曾與黃衫人動過手，敗在他的手下，自然知道他的厲害，兄弟兩人在那刹那分別縱高竄低，施展與葉碧寒動手時的打法——武高大往上疾滾，掄動雙斧，有如一個人球般，滾攻向黃衫人的下盤，而武高壯則倏然躍彈起來，雙斧直往黃衫人的頭胸招呼！

兄弟兩人改變攻勢，恰好避過了黃衫人劈出的那兩股無儔的掌風。

黃衫人在雙矮身法攻勢倏變的刹那，發出一聲厲嘯，身形陡地直拔起來，右脚以無法比擬的速度及怪異的角度急踹向凌空撲擊的武高壯。

只見腿影一閃，黃衫人那一脚竟然比武高壯那兩斧還要快，只聽「蓬」地一聲，武高壯的右肩膀上被踹個正着，發出一聲悶嗥，一個矮小的身子有如一個人球般，被踹踢得飛出去。

雙斧滾斬空的武高大耳聽乃弟發出悶嗥聲，抬眼急瞥，看到兄弟一個身子凌空歪飛出去，不由又驚又急又怒。口裏發出一聲怒吼，一個身子有如皮球般，蹦彈起來，撲擊向空中的黃衫人！

他已豁了出去！

「不要！」葉碧寒在情急之下，忘記了自己的下巴鬆脫，大叫出聲，可是，只發出含混的叫聲。

總算讓黃衫人與武高大聽到了，雖然聽不出他的意思。

黃衫人迅疾地朝武高大探臂一攫。居然一把便抓住武高大劈向他頭臉的右斧，只聽「吱」地一下骨折聲中，緊接便是「鏗」的一聲鋒刄交擊聲，武高大慘叫一聲。左手板斧脫手飛了出去。一個身子也橫滾着斜墜地上。

原來，黃衫人在一把抓住武高大右手斧柄的刹那，順勢向下一滑一拗，硬生生將武高大的右手腕骨拗折，復以其板斧在刹那間，擋擊住武高大劈向他右胸肋的左斧，由於他暗凝了八成功力在斧上。武高大如何禁受得起，被震得虎口爆裂，手臂痳軟，那裏還握得牢板斧？脫手飛了出去，胸中氣血翻湧，無法控制身形，滾墜下去。葉碧寒瞧得目眦欲裂，要不是受制，他肯定會捨命相拚。

武氏兄弟在動手不到三招間，便先後受創，而且傷勢不輕，這黃衫人的武功，可想而知。要知道，武氏兄弟可不是泛泛之輩，也算得上是高手，尚且不是他三招之敵，黃衫人身手之高，令人咋舌。

武氏兄弟先後飛墜落地上，掙扎着還想起來再動手，却已無能爲力。別看武高壯只是右臂膀上挨了一脚，那一脚是黃衫人凝聚了八成內勁發出的，故此，武高壯受傷實在不輕。

黃衫人大概不想在此久留，沒有乘勢出手擊殺武氏兄弟，掃了兩人一眼，嘲笑地道：「你媽的兩個混球，老子要殺你兩個混球，簡直有如揑死兩隻螞蟻，要不是老子今天沒有心情殺人，就算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語聲未落，已挾着葉碧寒往崗下掠去。

武氏雙煞忍痛掙扎着從地上跳起來，嘶吼道：「除非你殺了咱兄弟，否則，咱兄弟就算有一口氣，也要解救葉公子！」

邊吼邊跌跌撞撞地負痛向崗下奔去，追着那黃衫人不捨！

但以他兄弟目前的情形，根本追躡不上那縱掠如飛的黃衫人，只不過眨眼間，黃衫人便已挾着葉碧寒，掠下崗下，如飛向西北面掠去。

武氏兄弟却咬着牙，拚命追下去。

×　×　×

黃衫人挾着葉碧寒向西北方掠去，驀地扭頭回望，衣袂掠空聲中，只見一條人影以天馬行空之勢，自側後飛掠過來，鼻子裏哼了一聲，眼中殺機暴現，乾脆煞住身形，一個煞旋，轉過身去。

「颯」地一聲，那條人影自空急墜，以輕巧自如的姿勢掠落在黃衫人身前約七八尺外的地上。

黃衫人目睹此人的輕功身法，不由脫口讚了一聲：「好高明的輕功！」

接目光一凝，射在那人的身上，神色微動了一下。嘎聲道：「原來是辣手天官許庭儒，怪不得輕功這般高明了！」

來人果然是一身褚衣的辣手天官許庭儒！而輕功造詣之高明，江湖武林公認，確是許庭儒的一絕！

許庭儒臉上的神色却驚疑不定，目光詫異和打量着黃衫人那張恐怖得令人毛骨倒豎的臉孔，好一會，才遲疑地道：「閣下大名怎樣稱呼？請恕我眼拙，認不出閣下是誰，閣下認識我？」

黃衫人乾笑了兩聲，臉上蚯蚓般的疤痕蠕動了一下，陰沉沉說道：「大名鼎鼎的辣手天官，江湖武林中，相信沒有什麼人不知曉的！至於老子的大名麼，不說也吧！」

黃衫人在許庭儒這種高手面前，仍然自稱「老子」，口氣眞大！從而猜想此人必然也是一個大有來頭的人物，不然，怎

敢在許庭儒面前如此自大放肆！

只怕他們那張醜惡的臉上沒有了那些橫七豎八的疤痕。許庭儒會認出他是什麼人。

吸口氣，許庭儒沒有因爲那黃衫人的一句「老子」而動怒，剛才，他會目睹黃衫人在三招不到的交手間，先後擊傷了武氏兄弟的經過，對於黃衫人的身手，他可是驚懍不已，一時之間，無從猜測出此人的來歷來。不過，他相信黃衫人是位大有來頭的人物，這是因爲他自忖自己甚至不是黃衫人的敵手。

原來，他在葉碧寒與武氏雙煞聯手對付他，他是詐作不敵掠走的。待葉碧寒三人往龜背崗去時，他便暗中跟綴着，他也想弄清楚，到底是什麼人要見葉碧寒，目的是什麼。

奇怪的是，他在跟綴葉、武三人時，沿途皆沒有發現張順的影子，莫非張順追錯了方向，又或是自知追不上，所以放棄了不成？

「閣下既然不肯賜告大名，那麼可否給我一個面子，將你手上的葉碧寒交給我呢？」

黃衫人雙眼圓睜，語氣極之不客氣地道：「許庭儒，你憑什麼要老子將這姓葉的小輩交給你？」

一頓，輕視地道：「就憑你是辣手天官的身份？還不配！」

許庭儒自成名以來　還是第一次被人以這種「大不敬　的語氣和他說話，一張臉幾乎掛不住，氣往上湧，便要發作，但心念一轉，又強忍下去。「……我不過與閣下打個商量吧了。」

「咄！」黃衫人那雙眉聳動了一下。「老子不管你是辣手天官，還是辣手鬼王，若要老子交出這小輩，無商量！」

許庭儒一聽，再也按捺不住，臉色一沉，厲聲道：「閣下好大的口氣，別三分顏色上大紅，既然閣下這麼說，咱們只好手底下見個眞章了！」話落，「騰」地踏前一大步。

黃衫人臉上的「蚯蚓」刹那顫動了一下，眼瞳暴縮，殺機暴射，鼻子裏哼了一聲。便欲與之動手，倏地，吸口氣，神色一緩，說道：「且慢！姓許的，爲什麼要得到這姓葉的小輩？」

許庭儒驟聽黃衫人改變了口氣，只好先不動手，思疑地看了黃衫人一眼，說道：「閣下這麼說，可是若我說得令閣下滿意，閣下使將葉碧寒交給我？」

「嗯，先說來聽聽吧！」黃衫人模稜兩可地說道。

許庭儒自然不會笨到只憑黃衫人這句話，便相信了他，當下心念一轉，說道：「實不相瞞，我要得到這姓葉的，是想從他的身上，追查出一個人的下落來！」

葉碧寒被黃衫人挾在脅下，自許庭儒追截上來，他便一直瞪着眼聽着。聽他這麼說，心頭跳動了一下，暗忖：「原來許庭儒也想從我的身上打聽一個人的下落。會不會是夏侯大哥？」

只聽黃衫人接口問道：「你要打聽的那個人是誰？」

許庭儒道：「我也不大清楚……」

「胡扯！」黃衫人嘎聲喝道：「老子可不是傻子！」

許庭儒急急道：「閣下請聽我解說，我是受人指使，要帶姓葉的回去……查問出那個人的下落來，至於那是什麼人，我不大清楚，這是實情。」

「算你說得有理！」黃衫人道：「指使你的人是誰？那你總該知道吧，說出此人的姓名！」

許庭儒臉有難色地吶吶道：「閣下，請恕我不便說出指使我的人的姓名，因爲我曾答應，不對任何人洩露他的身份。」

「那你請吧！」黃衫人話落，掉頭就走。

許庭儒身形一晃，阻住黃衫人的去路，疾聲道：「將人留下！」

黃衫人臉上的「蚯虹」又動了，怒聲道：「滾開！」

許庭儒被黃衫人的那句「滾開」喝得怒從心上起，厲喝一聲：「放肆！從來未有人敢在我面前，這麼出言無狀的！」

喝聲中，一掌攻向黃衫人的左胸脅！

黃衫人由於左脅下挾着葉碧寒，故此，他左邊身等於空門大開，根本不能出手封擋，許庭儒就是看準了這一點，一出手便攻向對方的「空門」，也就顯出他陰險的一面。

黃衫人身形側閃開去，同時口裏厲嘷一聲，右手五指箕張，如抓似扣，攻向許庭儒的左頸大脈！

黃衫人的出手好毒辣！

許庭儒左手疾探，反扣向黃衫人的右手腕脈！

黃衫人刹時變招，改抓爲切，急切許庭儒的左手腕！

許庭儒悶嘿一聲，手臂倏縮，改扣爲拳，截擊黃衫人的掌刀！

霎時間，兩人以快打快，以變應變，互相變換了七八種手法，交起手來。

許庭儒在此同時，右手也沒有閑着，配合着左手，接連向黃衫人的左邊身疾攻出七八招。

黃衫人却以不斷變換閃挪的身法來應付，險險避過許庭儒的右手攻勢。

驀地，兩人以快打快的雙掌互擊了一下，霎時優劣立判。

只見許庭儒被震得退了半步，而黃衫人却只是上身晃了晃，便穩住了。

黃衫人得勢不饒人，身形往前疾欺，一拳直擊向許庭儒的心胸要害！

許庭儒無從閃避，明知內功不如對方，在無奈之下，只好硬着頭皮與之硬拚。

那是因爲他根本看不出黃衫人那一拳的路數，無從化解，只好硬接！

「托」地一下沉响，兩拳相擊，許庭儒悶哼一聲，臉色微變，脚步浮動，被震退了一大步！

黃衫衣却只是脚跟移動了一下！

很明顯，許庭儒的功力與黃衫人相較，稍遜一籌！

黃衫人第二拳又擊了出去——仍然擊向許庭儒的心胸要害！

許庭儒就算是個呆子白痴，也知道黃衫人欲以內勁來擊敗他，他自然不會再傻到自討苦吃，而且，他在硬接黃衫人那一拳的刹那，心中已有了主意，是以，黃衫人那一拳才擊出，他的身形已騰拔起來。

黃衫人那一拳便擊空。

許庭儒人在空中，仗着輕功身法高明，身形在空中一個迴掠，朝黃衫人的背心後頸踢出一脚，攻出一掌！

黃衫人雖然身手不凡，畢竟脅下挾了個人，在行動上自比不上空手那麼靈活，那刹那他身形向下一矮，才堪堪避過許庭儒那一脚一掌。

那知道許庭儒的另一脚直踹下來。踹向他的頭頂要害，黃衫人不由吃了一驚，忙一歪身，探臂疾抓許庭儒的足踝。

許庭儒縮脚，另一掌急切向黃衫人的手臂，逼得黃衫人只好縮手蹬脚，挾着葉碧寒竄掠出去。

許庭儒見利用自己之所長，扳回劣勢，並逼得黃衫人頗爲狼狽，自然不會捨長取短，追掠過去。

黃衫人也不是笨人，知道若是仍挾着葉碧寒與之動手，那吃虧的肯定是他，在竄掠出去時，他已經決定將葉碧寒放下，以便全力對付許庭儒，盡早打發了他，他有這份信心。

而他也算準了，許庭儒必然會接撲過來，不讓他有喘息的機會，他在放下葉碧寒的刹那，身形疾轉，雙掌全力劈出去。

這兩掌他用了九成內勁。

恰好撲掠到的許庭儒在猝然之下，無從閃避，只好雙掌疾出，硬接黃衫人那兩掌。

只不過他在出掌的刹那，心中已有了主意——決定不與之硬拚，故此，他掌上只運聚上了三成功勁。

四掌擊實之下，掌擊聲中，只見許庭儒一個身子有如一片鵝毛般，飄飛起來，而不是有如斷綫風箏般，被反震得倒摔出去。

原來，他是藉這反震之力，乘勢翻滾飄飛起來，卸去了黃衫人雙掌中湧撞過來的那兩股無儔的掌勁！

黃衫人在四掌擊實刹那，方自心中暗喜，以爲這一次準會令到對方吃個大虧，及至看到許庭儒使了巧，他才知道，許庭儒也用上了心機。

他自然不肯就此罷手，正所謂一不做，二不休，若不將許庭儒撂倒，肯定會糾纏不休，除非他交出葉碧寒。

故此，他雙脚一彈，跟着彈掠起來，撲擊許庭儒！

許庭儒這刹那已飄飛起五六丈高下，身形接連三四個盤旋之下，掠撲而下，恰好迎上了掠射上來的黃衫人！

許庭儒輕功既是一絕，身法之靈捷，有如飛鳥，就在即將與黃衫人迎上的霎間，身形一個疾繞，繞掠到黃衫人的左側後，一掌切向對方的脅下！

黃衫人的輕功看來也不弱，那刹那腰身往外側拗，斜掠出去，却趁勢一脚撐向許庭儒的左肩頸部位！

許庭儒另一掌急斬向黃衫人的足踝。

黃衫人那一着只是虛招，脚才撐出，便已收回，凌空一個側翻，翻起有五六尺高下，身形暴展，掠仆向恰好亦已凌空一個大迴旋俯掠過來的許庭儒。

×　×　×

葉碧寒被黃衫人驟然鬆手跌落在地上，若在穴道未被點封之前，那根本算不了甚麼，如今却不免受了點活罪，那一跌跌得他渾身發痛。

躺在地上，他只有睜着眼瞪着黃衫人與許庭儒動手搏鬥的份兒，根本逃不了。

看着兩人在空中動手的情形，倒也精彩絕倫，大開眼界。

正當他目不轉瞬地瞧看的時候，驀地，一條人影自他身側數丈外的一片莿草地中竄掠出來，他驚覺的時候，那人已竄到的身邊，他馬上便認出那個人是誰，若不是他的下顎巴鬆脫了，他眞會發出一聲大叫來！

你道那人是誰？原來竟是張順！

那刹那，葉碧寒的眼中透露出詫訝奇異的目光來。

從張順剛才竄出來的身法及速度上看來，足以顯出此人不是先前在武氏雙矮面前那樣，是個不會武功的人，如今露了這一手，怎不教葉碧寒感到訝異！

這傢伙眞會裝羊！

而這種人，也是頗爲可怕的人物。

張順可不理會葉碧寒的怪異神色，朝他裂牙一笑，一指點落在他的暈穴上。

葉碧寒一下子便失去了知覺。

張順以其快無比的手法，將葉碧寒揹在肩頭上，有如一隻在鷄舍中偷了一隻小母鷄般，異常迅疾地往回竄掠。

那邊廂的許庭儒與黃衫人正自兔起鶻落，纏鬥得很激烈，根本無暇顧及這邊的葉碧寒。

但黃衫人很快便發覺了葉碧寒不見了，又怒又急，發出一聲暴吼，雙袖急拂，狂湧出兩股狂濤般的飈勁來，將兀自縱跳騰掠，繞着他纏鬥的許庭儒逼得一個倒翻，翻掠開去！

身形一個斜縱掠射，落在葉碧寒原先躺着的地上，黃衫人那雙怪眼瞪得渾圓，忙亂地四下掃視着。

——煮熟了的鴨子，莫非也會飛了不成！

黃衫人對於自己的點穴手法信得過，他不相信葉碧寒能够自解穴道而遁，他猜想必是有人乘他與許庭儒搏鬥時，將葉碧寒救走了。

目光掃視一匝之後，看不到任何踪跡，黃衫人身形一展，在附近搜掠了一遍，仍無發現，不由怒火攻心，遷怒到許庭儒的頭上，恨不得活劈了許庭儒。

但許庭儒也不見了，不用說，一定是在黃衫人搜視的時候，眼見爭無可爭，若是仍留下來，黃衫人肯定不會罷休，自然是走爲上策，以免吃虧。

黃衫人那口氣無處可洩，恨得牙癢癢的，仰天發出一聲厲烈的長嘯，朝西北方飛掠而去。

×　×　×

葉碧寒恢復知覺的時候，發覺自己倚坐在一張椅子上，前面的一張紫檀圓桌上，燭影搖紅，他才知道，這時候應該是晚上了。

跟着，他又發覺到，自己鬆脫的下巴也被人托合上了，只是身上被點封的穴道還未解開。

隨即他又想起了他是被張順點了暈穴，醒來後便置身在這房中。

那一定是張順將他帶來這裏的。

那麽，張順呢？

他不由移動目光，四下掃視起來。

一把脆生生的語聲也就在這時响起來。「小姐，葉公子醒來了。」

隨着那嬌脆的語聲，一個模樣秀氣，年約十五六的少女推門走了進來。

葉碧寒忙望向那邊，目光落在那少女的身上，正欲張口說話，那少女的背後人影一現，跟着走進一個年約二十八九，三十不到，鳳眉瑤鼻，秀髮堆雲，端麗中略顯沉鬱的女子來。

葉碧寒不由被那女子吸引了，到口的話，凝住在唇邊。

那女子的一雙明眸，也自那少女的肩頭上射向葉碧寒。

嚴格說起來，那女子說不上是絕色美人，但却有一種令人心儀的風華氣質，換句俗一點的話，就是女人中的女人。

那女子目光與葉碧寒的目光相接之下，嫣然一笑。

葉碧寒只覺如沐春風，如喝醇醪，陶醉了一下。

「葉公子。」那少女脆聲喚了一聲，葉碧寒這才回過神來，爲自己剛才的失態而感到有點訕訕的。

「這位是我家小姐。」少女朝那女子欠欠身。

「這位姑娘，請問一聲，這裏是什麽地方？」葉碧寒拿眼看着那少女。

「這裏是望江樓。」答話的是那個令人心跳的女子。

「請問……是否張順將區區帶來這裏的？」葉碧寒甚至不敢再正眼瞧看那女子一眼，以免又被吸引住。

「葉公子，正是張順將你帶來的。」那女子說着在圓桌旁的一張錦櫈上坐了下來。

「請問芳駕怎樣稱呼？」葉碧寒語聲有點不自然地問。

不知怎的，他在這女人的面前，感到有點侷促不安的。

「我家小姐姓韋……」那少女搶着接口答，話才出口，却又被那女子打斷了。「翠袖，葉公子想必口喝了，還不快去捧一杯茶來給葉公子解喝！」

翠袖忙應了一聲：「是，小姐，婢子這就去。」輕快地走出房外。

那女子這才轉對葉碧寒道：「葉公子，妾身韋秀眉。」盈盈站起來，朝葉碧寒檢衽一禮。

葉碧寒慌忙起身還禮，這才驚覺到自己身上被封的穴道還未解，根本動彈不得，不由露出尷尬的神色來，只好「大刺刺」地道：「芳駕……」吶吶着，硬着頭皮道：「可否解開區區被點的穴道？」

那女子——韋秀眉聽他這麽說，露出訝異之色，瞧着葉碧寒道：「怎麽，張順沒有替你解開身上被點的穴道麽？」

葉碧寒唯有尷尬地苦笑了一下。

韋秀眉盈盈起身，邊走邊過去抱歉地道：「葉公子，對不起，讓你受委屈了，你身上被點了那幾處穴道？」

葉碧寒忙說出來，韋秀眉纖手連拍，一一爲他解開被封的五處穴道。

葉碧寒長舒了一口氣，也顧不了伸展一下手脚，急忙站起身來，朝韋秀眉抱拳道：「韋……芳駕，解救之恩，區區不敢或忘。」

韋秀眉忙還了一禮，說道：「葉公子，請別客氣，也不要放在心上，不怕對你說，妾身這次冒昧請你來望江樓，實是有事相求。」

葉碧寒聽她那樣說，忙道：「芳駕但請說，只要是區區能力所及，區區一定帮忙。」

「葉公子，在你來說，是勝任有餘。」韋秀眉一雙明眸盯緊了葉碧寒。「而且，在你來說，也是小事一件！」

「請說。」葉碧寒被韋秀眉那兩道目光盯得侷促不安的。

「妾身是想你相告夏侯崇虎的行踪下落！」韋秀眉清晰地說。兩道目光盯得更緊。

哦……又是打聽夏侯大哥的行踪下落的！

葉碧寒心頭跳動了一下，自不免心中思疑起來。

莫非她找夏侯大哥，也是與他有什麽過節仇怨不成？

「芳駕打聽夏侯大哥的行踪下落，未知有何事幹？」葉碧寒有點緊張地問。

「葉公子，你放心吧。」韋秀眉像是看穿了葉碧寒的心事般，笑笑道：「妾身找他，是一片好意。」

一頓，臉上微現紅暈，微帶羞赧地又道：「不怕對你說，妾身是他……他的妻子。」

葉碧寒一聽，登時瞪大了雙眼，怔愕住了。

——他與夏侯崇虎相交也有五年了，可說知無不言，他却從未聽聞夏侯崇虎說他已成了親，有一個這麽迷人的妻子，這實在是太令他驚異了。

「芳駕——」葉碧寒吶吶着，才說出兩個字，便被韋秀眉截住了。「葉公子，瞧你一臉詫異的表情，可是崇虎他……從來没有向你提起，他已成了親，有一個妻子？」

葉碧寒不由暗忖道：「怎麽她像是我肚子裏的蛔虫般，我心中想什麽，她都能夠猜得出來！」一顆頭却不由自主地點了點。

「也難怪他一直不肯把巳成親的事對人說出來……」韋秀眉的臉上忽然露出幽怨的神色來，語聲也有點悽悽的。「妾身不會怪他的……」

葉碧寒看到韋秀眉那種悽幽哀怨的神情，不知怎的，心中大是不忍。「芳駕——夏侯大哥確是沒有對區區說過，他已成了親。」忽然，他澀澀地道：「區區應該稱你一聲夏侯大嫂才對。」

「葉公子，如今你可以將崇虎的行踪下落說出來了吧？」韋秀眉急切地道。

「當然可以！」葉碧寒脫口道。

在韋秀眉的面前，不知怎的，葉碧寒就是覺得侷促，連正眼也不敢注視她一眼，在他心中又有一種難以壓抑的誘惑——忍不住想偷看她一眼，令到他渾身不自在的。

他雖然還未成親，但在江湖上行走了這麽多年，可說什麽樣的女子也見識過了，但却從來沒有像韋秀眉那樣，令到他生出侷促靦覥的感覺來的。

可惜他從來未嚐試過那種男女相悅的滋味，不然，他就明白，那是怎麽一同事了。

「葉公子，請快說！」韋秀眉手一動，似乎想伸手抓向葉碧寒的手臂，但馬上驚覺地窒住了。

——男女有別啊！

「夏侯……大嫂，夏侯大哥他現在正在一處地方養傷。」葉碧寒接口說道：「他……」

「崇虎他受了傷？」韋秀眉驚叫一聲，幾乎又忘了男女有別，情急地抓住葉碧寒的手。「快說，崇虎他怎會受了傷的，嚴重麽？」關切緊張之情溢於言表。

葉碧寒在那刹那忽然生出一股酸酸的感覺來，却不知道怎會那樣的。「夏侯…大嫂，夏侯大哥的傷勢頗……重，他是在力殲中條六豹時，被六豹垂死反噬，擊傷的。」

「没有生命危險吧？」韋秀眉急切地問。

「没有……不過，據夏侯大哥說，由於傷及內腑，所以，必需靜養療傷……」

「崇虎他在什麽地方療傷？」韋秀眉打斷了葉碧寒的說話，緊緊地瞧着他。

「夏侯大哥就在距此約三十里外的一處叫白鷺島的小島上養傷。」

「葉公子，謝謝你，可否立刻帶妾身到白鷺島？」韋秀眉急不及待地道。

不等葉碧寒說話，她巳提高嗓子朝外面叫道：「翠袖，妳……」忽然，她驚覺地臉色倏變，疾聲道：「不好，翠袖怎會這麽久也未捧茶同來！」嬌軀疾旋，向旁急掠出去。

葉碧寒被韋秀眉這麽一說，心頭也驚懍了一下，不及說話，一個身子也如箭矢般，跟着向房外射出去。

× × ×

韋秀眉才掠出房外，目光立刻在樓廊內掃視了一匝，一眼便發覺到，有一個人伏倚在梯口旁邊的欄干上，她馬上便從那身形認出，那正是她的丫環翠袖。

她一下子便撲掠過去，又發覺了梯口另一邊的樓板上，放了一個描漆的茶盤子，上面放了兩盞茶。

她馬上便猜到，翠袖是着了別人的道兒，被點倒了，換言之，這之前，曾有夜行人來過！

她一顆心一陣抽緊——不知翠袖是否遭了毒手！伸手一把將翠袖自欄干上扳轉過來，一顆心才放鬆下來——翠袖只是暈了過去。

不用說，一定是被人點了暈穴或是黑甜穴，韋秀眉急忙試着替她解開暈穴。

翠袖果然是被人點了暈穴，穴道一解，便見她眼睫毛顫動了一下，隨即倏然睜開眼來，靈轉了一下，看到韋秀眉正攙扶着她，不由張咀發出一聲驚啊。「小姐……怎麽同事？婢子怎會……」

韋秀眉忙說道：「翠袖，妳被人點了暈穴……」

翠袖又驚叫了一聲，掙扎着站直身子，驚急地道：「小姐，婢子該死……」

「翠袖，這不是你的錯失。」韋秀眉打斷了翠袖的話。「你快想一下，失去知覺之前，有什麽不對？」

翠袖想了一下，忽然道：「小姐，婢子想起來了，婢子捧着茶盤子，才走上來……忽然……好像身側有一縷……寒風襲來……婢子打了個冷顫——忽然失去了知覺。」

一直站着旁邊没有出聲的葉碧寒忍不住插口道：「夏侯大嫂，聽翠袖這麽說來，那人是以指風點倒她的……」

「葉公子，你意思是說，那點倒翠袖的人，是一個內功深厚的人物？」韋秀眉急急接口說，同時臉色變動了一下。

「會不會是他！」葉碧寒不由脫口說出來。

「誰？」韋秀眉立刻擰轉身，兩道目光緊緊地射在他的臉上。

葉碧寒道：「一個滿面疤痕，模樣極之醜惡的人。」

「葉公子，你怎會想到是他？」韋秀眉那兩道仿似電磁般的目光，瞬也不瞬地盯着葉碧寒。

「因爲那人不但功力深厚，身手不凡，而且，與夏侯大哥似乎有什麽仇怨！」葉碧寒道。

「此人叫什麽名字？」韋秀眉緊接着問。

「區區曾問過他，他却不肯說！」

「葉公子，那人莫非曾向你打聽崇虎的下落？」韋秀眉的神色一片緊張。

「不錯！」葉碧寒訝異着韋秀眉的心思玲瓏，但隨即便明白過來，必是張順將日間所遇的事情對她同報，這就不足爲奇了。「那人曾說，要找夏侯大哥算一筆賬！」接將日間所遭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向韋秀眉說出來，自然沒有遺留了辣手天官許庭儒這個人。

韋秀眉聽他說完，神色接連變動，疾聲說道：「葉公子，聽你這麽說，似乎是有不少人想知道崇虎的下落，剛才將翠袖點倒的人，就算不是那個疤面人，也必是一個有心人，而且，必然聽到了你與妾身的說話。崇虎既然要靜心療傷，換言之，就是不便行動，姑勿論那偷聽之人意圖如何，爲了崇虎的安全，咱們必需往壞處着想，立刻赴往白鷺島，以防有人對崇虎不利！」

葉碧寒一聽，心頭驚悚了一下，急不迭道：「夏侯大嫂，妳說得對，區區馬上帶妳趕去白鷺島！」說話間，他巳是刻不容緩地往樓梯口掠下去。

韋秀眉邊疾聲對翠袖道：「翠袖，你留在這裏，與張順等我同來。」「來」字才出口，身子巳緊隨着葉碧寒，掠下了梯口。

× × ×

白鷺島乃是揚子江中一個小島，據說由於有大羣白鷺棲息在島上，故名。

韋秀眉與葉碧寒一口氣趕到正對白鷺島的江邊時，大約是三更巳過左右。

葉碧寒伸手指一下江心中那黑忽忽的一點，說道：「夏侯大嫂，那就是白鷺島了！」

韋秀眉却着急地說道：「葉公子，江水茫茫的，附近又不見船隻，怎樣到島上去？」

葉碧寒毫不着急地道：「請跟區區來

，在前邊不遠的一條河汊中，停泊了不少打漁人家的船隻。」

韋秀眉立刻催促道：「那就快去僱船吧！」

葉碧寒點點頭，便朝前掠去。

韋秀眉跟着，往前掠出約二十丈左右，果然看到有一條河流，岸邊泊了不少船隻。

葉碧寒在河汊的岸邊停下來，開聲叫道：「嗨！有那位大哥叔伯願載區區兩人到白鷺島的，十兩銀子！」

那些一片沉寂的船隻馬上起了騷動，其中最近葉碧寒所站的岸邊的一隻船晃動了一下，從船艙中鑽出一個漢子來，睡眼惺忪地急聲道：「我願載，我願載，快上船！」

其它船隻也紛紛有人自艙中鑽出來，見那漢子已兜接了，只好後悔自己不快一步鑽出來，各自返身鑽回船艙內再睡。

要知道，在當時來說，在一般人家，十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那些打漁的，只怕在江上辛苦撈捕兩個月，也掙不到十兩銀子！

葉碧寒朝韋秀眉招招手，當先飄身縱掠下那艘船。

韋秀眉跟着掠下去。

那個漢子正自解開繩索，招呼兩人到艙中去坐，兩人却搖了搖頭，就坐在船頭上。

那漢子抽出一根竹篙，「通」地一聲插入河中，接一撐，船便滑了出去，接將竹篙左一點右一撥的，船隻掉轉過來，直向河口滑去。

坐在船頭上的葉碧寒與韋秀眉，四道目光自船出河口後，便瞬也不瞬地往江面上掃視，黑黝黝得發出漆亮的江面上，一隻船也沒有，兩人這才放下心來。

那漢子異常熟練地操舟直往白鷺島駛去，雖然江上風急浪翻，葉碧寒與韋秀眉却一點也不覺得晃盪。

小艇終於抵岸，葉碧寒自身上拿出一錠銀子遞給那漢子，便與韋秀眉相偕縱掠上岸。

「葉公子，崇虎他在島上那一個地方？」韋秀眉跟着葉碧寒向島中掠去，忍不住問道。

「夏侯大哥就在島中的一個天然洞穴中。」葉碧寒身形更快，朝着島中的那座望去有如一頭怪鳥般的山頭奔掠。

「但願他平安無事。」韋秀眉呢喃一聲。

葉碧寒沒有接口，只是一個勁向前奔掠。

這座白鷺島不大，那座山頭自然也不會很高，眨眼間，便已奔掠到山下。

葉碧寒脚步不停，往山上登掠。

韋秀眉跟着，忽然又說道：「葉公子，崇虎他可是一個人在那個洞穴內？」

「是。」葉碧寒沒有直向山頭上登掠，忽然一折，繞向山腰的另一面。

「那他的起居飲食怎樣？」韋秀眉担心地道。

「山洞內準備了乾糧食水。」葉碧寒道：「本來，區區是想留下來照顧夏侯大哥的，但他却要區區不要留在島上，以免令他分心，只要每隔十天八天送些乾糧到島上便成，同時，夏侯大哥也有另外一種意思：要區區留意一下島外附近的情形，恐防有什麽人乘他受傷向他尋仇，若是區區也留在島上，對於外面的動靜，便懵然不知了。」

「葉公子，聽你這麽說，崇虎他受的傷是不是嚴重到根本不能與人動手？他到底受的是什麽傷？」韋秀眉心焦地道。

「這……這……」葉碧寒囁嚅着，欲言又止。

韋秀眉更加担憂，說：「葉公子，說啊！」

葉碧寒只好說道：「夏侯大嫂，……夏侯大哥是……中了中條六豹的五毒天豹掌以及淬毒暗器——天豹釘……幸好夏侯大哥功力深湛，又隨身帶備了天山派的雪蟾解毒丸，才保住一命，雖然及時將毒逼出了一大半，但暫時却不宜運氣與人動手。」一頓，加了一句：「若是換上別的人，就像區區，就是隨便中上一掌或是那種淬了中條六豹秘製劇毒的天豹釘，只怕非死不可了！」

韋秀眉聽得憂心如焚，正想說話，葉碧寒忽然身形一緩，說道：「夏侯大嫂；就是前面那個洞穴，在那塊有如馬頭一樣的突岩下面！」

說着，已來到那塊巨大的突岩下面，果然有一個洞口。

韋秀眉忽然不再說話，只是定定地注視着那個黑忽忽，却只容一個人爬行進去的洞口。

葉碧寒解釋道：「夏侯大嫂，別看這個洞口小到幾乎不能爬進去，但裏面却很寬敞，有如一座大廳堂一樣，不但有『床』，也有『枱椅』！」

一頓，他彎腰蹲下去，以手觸地，頭先脚後，爬了入去。

待葉碧寒完全爬入去後，韋秀眉才跟着爬了入去。

葉碧寒經已晃亮了火摺子，並已輕聲叫喚起來：「夏侯大哥，夏侯大哥！是小弟碧寒啊！」

韋秀眉爬入洞內，直起腰來，在火光映照下，發覺自己已置身在一個有如敞廳般的山洞內，乍看之下，洞內居然有屏，有枱，有椅，看眞了，原來都是天然形成的鐘乳石，只不過形狀實在迫眞，一時間分不出眞假來。

洞內却沒有人回應。

「葉公子，崇虎就住在這裏？」韋秀眉打量着洞內，看出是有人居住的痕跡。

「夏侯大嫂，夏侯大哥就是睡在屏風後的那張石床上。」葉碧寒伸手指着那面石屏風，邊思疑地走過去。

那是因爲聽不到夏侯崇虎的聲音，他睡得再酣，也會被他的叫喚聲驚醒，何况他還是武功修爲高深的一流高手，雖然受了重傷，仍然比平常人要警醒的！

莫非夏侯大哥發生了什麽事？

葉碧寒一顆心不由劇跳起來，走到屏風前，再叫喚了一聲：「夏侯大哥！」

石屏風後仍然沒有動靜。

照說，這時候，韋秀眉說什麽也會發覺不對而開聲叫喚的，但却聽不到她的聲息。

葉碧寒心中不由升起一絲不安，喉頭

也感到乾乾澀澀的，抑壓着心跳，一下子轉過了石屏風。

屏風後有一塊平坦的大石，很像是一張床，床上被褥凌亂，證明這確是有人在上面睡過的。

葉碧寒一眼看到那張凌亂而又空着的石床，不禁呆住了。

「葉公子，崇虎怎麽了？」直到背後响起韋秀眉的語聲，他才回過神來。

而他的臉色也驟變了，他扭頭一看，韋秀眉就站在他背後——那面石屏風的旁邊。

「夏侯大嫂，夏侯大哥沒有睡在床上！」葉碧寒語聲不安地道：「一定是發生了什麽事情！」

「會不會是那個偷聽咱們說話的人，先一步找到來，將崇虎……」韋秀眉變顏變色的，下面的話她說不下去了。

葉碧寒被她這樣一說，心中震顫了一下，疾聲道：「不可能的！那人雖然偷聽到咱們的說話，知道夏侯大哥隱匿在這裏療傷袪毒，但却不知道確實的地方，他就算比咱們先一步來到，也不可能一下子便找到這裏，總要在島上四處找尋的啊！因此，咱們應該比那人先一步來到這山洞才對……」

「葉公子，你說得有道理，但崇虎他却不見了，這怎麽說？」韋秀眉憂急地打斷了葉碧寒的說話！

葉碧寒呆了一下，覺得韋秀眉說的也是，吸口氣，往好處想地說道：「或許夏侯大哥蹩在這山洞內悶得發慌……到外面走動一下也說不定！」

「但願如你所說！」韋秀眉道：「葉公子，咱們這就出去找尋一下！」

「好！」葉碧寒担心夏侯崇虎出了事，立刻當先從那個洞口爬了出去。

待韋秀眉也跟着爬了出來，他當先領路，朝山下急掠下去。

兩人如飛來到一處岩礁突出的地方，葉碧寒游目四顧，口裏說道：「夏侯大嫂，夏侯大哥很喜歡在這裏聽江水沖激礁石的轟鳴聲，說是有如馬奔雷鳴，但願他在這裏。」

韋秀眉「嗯」了一聲，兩道目光兀自緊張地搜視着。

此刻，她的心情複雜得眞是無法形容，有點近似「近鄉情更怯」的那種心情。

夜色雖然黑暗，但在水光的反映下，沿島的情景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四道目光仔細掃視之下，岩礁寂寂，只有那一聲接着一聲的浪擊聲，根本看不到一個人影。

韋秀眉焦急地道：「葉公子，不見崇虎啊！」

葉碧寒心中更感不安，疾聲道：「夏侯大嫂，咱們再到島上其它的地方去看一下，或許夏侯大哥在島上其它的地方也說不定。」

於是，兩人繞着島，如飛般掠去。

葉碧寒並且還發出一聲長嘯。

——他是希望夏侯崇虎在聽到嘯聲後，循聲趕來察看，那就可以很快找到夏侯崇虎了。

嘯聲在夜空中迴响着，歷久未息，若是夏侯崇虎仍在島上的其它地方，那一定聽得到嘯聲。

嘯聲未過，葉、韋兩人已沿島馳掠出數十丈，倏地，兩人都瞥到了從前面的一處山脚後，閃掠出一條人影來，直向兩人這邊掠來。

兩人在那刹那皆心中一喜——是夏侯崇虎！韋秀眉甚至驚喜地低呼一聲：「是崇虎！」但葉碧寒却心頭一懍——這不是夏侯大哥！因爲夏侯崇虎在受了毒傷之下，一身功力幾乎無法提聚，換言之，無法施展出武功來，那怎會身法如此之快疾？

既然不是夏侯崇虎，那來人就是別的人了，說不定，就是在望江樓上聽他們說話的那個人！

葉碧寒一念及此，忙悄聲對韋秀眉道：「夏侯大嫂，來人不像是夏侯大哥，請小心點。」身形也隨之放緩下來。

韋秀眉聽他那樣說，心頭悚然一驚，也將身形放慢，一雙目光却緊緊地射向那飛掠而來的人影。

眨眼間，那條人影已飛掠到來，在兩人身前約丈許外的地方停下來，一雙烱烱的目光，掃射在兩人的身上。

葉、韋兩人也馬上煞停身形，四道目光也齊射在對方的身上！

葉碧寒馬上便瞧出，來人果然不是夏侯崇虎，赫然是許庭儒！

許庭儒也認出了葉碧寒。

「嘿！」地一聲，許庭儒那兩道目光厲芒大盛，盯望在葉碧寒的身上，沉聲道：「葉碧寒，快說，夏侯崇虎藏在島上的什麽地方？」

韋秀眉却不認識許庭儒，邊打量着對方，邊低聲對葉碧寒道：「他是誰？」

葉碧寒也低聲道：「此人就是區區曾向妳提及的辣手天官許庭儒！」

許庭儒見葉碧寒不理睬他，怒道：「姓葉的小子，你以爲我奈何不了你麽？」「騰」地踏前一大步。

葉碧寒冷然道：「閣下怎會摸黑跑到這裏來的？莫非你就是那個在望江樓偷聽咱們說話的傢伙？」

許庭儒却不置可否，兇厲地道：「你說不說？」一副蠢蠢欲動的樣子。

「你爲什麽要打聽崇虎的下落？」韋秀眉再也忍不住，忿然說道。

「妳是誰？」許庭儒兩道目光轉落在韋秀眉的身上，「妳管不着！」一副不將韋秀眉看在眼內的神態。

韋秀眉生氣地道：「妾身韋秀眉，乃……」下面的話，忽然打住，語氣變得冷冰冰的。「妾身是誰，你也管不着！」

許庭儒顯然從未聽聞過韋秀眉的芳名，轉着眼珠打量了韋秀眉幾眼，不再理會她，轉對葉碧寒道：「姓葉的，到底說不說？」

葉碧寒道：「閣下若不將意圖說出來，區區不會將夏侯大哥的下落說出來。」

許庭儒那刹那神色接連變換，似欲發作，但還是按捺下來，放緩了語聲道：「好！我就告訴你！」一頓接道：「我是受人所托，找尋他的下落。」

葉碧寒接口問道：「請問閣下，受托之人是誰？」

許庭儒眼一瞪，厲聲道：「小子，我已告訴你，別得寸進尺，快說！」氣焰逼人。

韋秀眉可瞧不過眼，正欲發作，葉碧寒却暗中以手勢阻止了她，平心靜氣地對許庭儒說道：「聽着，夏侯大哥就在這島上，你自己去找吧。」

許庭儒厲聲道：「小子，你這是推搪之詞，我要知道他藏在什麽地方！」

「區區若是知道夏侯大哥藏在什麽地方，也不用在島上到處找尋了。剛才發出的嘯聲，就是想令到夏侯大哥聞嘯循聲找來！」葉碧寒仍然心平氣靜的。

「眞的？」許庭儒一副似信非信的樣子，兩道目光緊緊地逼視着葉碧寒。

「信不信由你！」葉碧寒神色不改。

「就當你說的是眞的！」許庭儒陰沉地道：「不過，我仍然要將你擒下！」

一頓，他解說道：「將你擒下，還怕夏侯崇虎不露面！」

他可是說動手便動手，身形刹那往葉碧寒疾欺過去，一出手便向他的面門抓去。

那一抓氣勢洶洶，葉碧寒却看出，那只是虛招，目的是吸引他的注意力，殺手是在左手，當下微微歪身偏頭，果然，許庭儒的左手在刹霎間似掌似爪地攻向葉碧寒的右肩頭！

旁邊的韋秀眉驟見許庭儒向葉碧寒出手，嬌叱一聲，便欲出手攻擊，葉碧寒却疾聲阻止了她。「夏侯大嫂請在一旁看着，提防還有別的有心人出現。」由於看不透許庭儒那一招的虛實，故此不敢封接，身形斜滑開去。

韋秀眉被葉碧寒那樣一說，心中暗懍，忙收勢閃退開去，既留意兩人動手的情形，也注意四外的動靜。

許庭儒兩招落空，身法如鬼魅，跟蹤過去，雙掌連環向葉碧寒攻出五掌七拳，將葉碧寒一下圈入了一片剛烈的拳風掌勁中。

葉碧寒逼於出手招架，只聽「劈劈啪啪」聲連串响起，雖然擊破了許庭儒拳掌佈下的「圈子」，但却顯然吃了虧，接連蹌退出兩大步，身形晃了晃，這才穩住身形！

許庭儒的一爪巳疾抓向他的右臂臂肘處。

葉碧寒大吃一驚，百忙中身形一矮，揚臂截向許庭儒那一抓，同時掃出一脚，總算逼得對方縱跳起來，他急忙斜竄了開去。

本來，憑他的身手，雖然內功方面稍遜許庭儒，但總可以應付得來的，可惜他先機一失，自不免處於被動的地位，才會顯得有點狼狽。

韋秀肩在旁看着，心驚不巳，兩次想撲上去加以援手，但想到葉碧寒的說話，還是忍住了。

許庭儒不是初出道的毛頭小子，而是一個老江湖，自然不會放鬆機會，讓葉碧寒有喘息的時候，縱跳起的身形一個疾翻，便斜撲向竄出去的葉碧寒！

雙手有如鷹爪般，疾向葉碧寒的肩膊及腰側抓落，其勢有如老鷹抓小鷄！

葉碧寒的身形在刹那正是將起未起之勢，一眼瞥到許庭儒巳俯撲而至，根本巳沒有時間加以應付，無奈之下，只好順勢往地上竄撲下去，向外橫滾！

許庭儒的輕功在江湖上稱爲一絕，身法何等輕靈迅捷，刹那攫抓而下的雙手虛空向地上一按，腰身一擰，急撲向葉碧寒！

韋秀眉看到這裏，再也忍不住了，發出一聲嬌叱，急忙縱撲過去，企圖截下許庭儒！

驀地，一條人影有如流星劃空般，掠射而至，橫截向許庭儒！

兩條人影瞬即迎上，發出一下悶雷般的沉响聲，只見那條橫掠而至的人影斜翻開去，而許庭儒却發出一聲悶哼，凌空接連三個翻滾，倒翻出去！

好明顯，許庭儒在那相接的一擊中，吃了虧！

而倉促間身形急疾折墜的韋秀眉，看出許庭儒與那橫掠而至的人影，在電光石火的一霎間，互相對了一掌。

那截下許庭儒的人影在斜翻開去的刹那，腰身急擺，猝然掠攫向身形正自竄縱起來的葉碧寒。

那人這一手，任是誰也意料不到！

因爲在場的四個人中，除了那人之外，其餘三人都以爲他是趕來援手的，對韋、葉兩人來說，應該是友非敵，自然不會對其加以提防，而對許庭儒來說，則是大出意料，因此，不但葉碧寒措手無及，就連韋秀眉與許庭儒，由於變生意外，錯愕之下，也根本來不及出手截阻那人！

葉碧寒雖然在慌失之下，仍然是出於本能的，飛出一袖，捲擊向那人的腰脅部位！

但那人的身子似乎十分高明，也似是早巳料到葉碧寒會不甘被擒，加以反擊，只見他左掌在刹那斜拍向葉碧寒的衫袖，只聽「啪」地一下擊响，那麽厲害的飛簾水雲袖，就像擊在一塊鋼壁上一樣，反折下去！

而那人的另一手，巳堪堪抓落在葉碧寒的肩頭上！

眼看着葉碧寒巳無法躲脫得了那人的一爪，但猝然間，意外又生！

那是一道比駭電還要快的閃光，激射向那人的脅下！

那人若是再不縮手，雖然可以抓住葉碧寒，但也勢非被那道激射而至的閃光所射中！

換言之，他不但會受傷，同時也制不住葉碧寒！

說到底，吃虧的是那人！

那人自然不會眼睜睜吃這種虧，百忙中，反手一抄，居然被他一把抄接住那件暗器！

葉碧寒却乘這稍縱即逝的機會，急竄出去！同時發出一聲驚叫：「是你！」

×　×　×

這一霎間的變化，可說「奇峯」迭現，令人意料不到。

就在那人接下那枚暗器的刹那，也是在韋秀眉、許庭儒各自搶撲過去的刹那，一條人影凌空掠射而至，恰好截住了那人的去路（追掠向葉碧寒的方向——也就是兩人的中間）。

韋秀眉一下子掠到驚魂稍定、竄掠出二丈過外的葉碧寒身邊，關切地道：「葉公子，你沒有什麽事吧？」

葉碧寒却只是緊緊地盯着那人，搖搖頭，隨又低聲道：「夏侯大嫂，那人就是曾制住區區的疤面人！」

韋秀眉一聽，驚「咦」一聲，急忙向那邊望過去。

夜色雖然暗黑，但韋秀眉仍然隱約看到，那人的臉上疤痕浮突，在模糊之中，分外恐怖，不禁倒抽了口寒氣！

那人果然是那個臉上佈滿了縱橫交錯，蚯蚓般突現的疤痕的人！

許庭儒在掠到疤面人的身側時，便煞停下來，因爲他在目光橫瞥之下，也認出那是在日間吃了虧的疤面人！

驚懍之下，他忽然生出一股怯意來。

若不是嚴命在身，他會毫不遲疑地撒腿就溜，不淌這趟渾水！

所以，他不敢再妄動！

但他仍然好奇地移動目光，瞧看一下，那個能够在千鈞一髮間，將疤面人截下，令到葉碧寒得巳脫身的那個不速之客，到底是什麽人！

那不速之客却赫然是一個老婦人！

這從那老婦人一頭白如銀絲的頭髮，可以看出來。

那老婦人雖然一頭銀絲，臉上也皺紋堆叠，但腰板骨却仍很直，一點也不佝僂，兩道目光更是精芒隱隱！

絕無疑問，這老婦人不是尋常人物。

這可從那疤面人凝重的神色看出來。

只見疤面人的手掌一攤，掌中赫然是一支簪髮用的銀簪！那老婦人就是用這根銀簪，將疤面人截下的。

那老婦人看樣子認不出疤面人是什麽人，一雙「老眼不花」的目光，狐疑地打量着那疤面人。

疤面人同樣想不出那老婦人是什麽來歷，不然，他也不會問：「老婆子！報上名來！」口氣一樣狂傲。

那老婦人兩道銀灰的眉毛聳揚了一下，似是有點氣惱，但還是答道：「老身童無霜！」

「雲中神姥童無霜！」疤面人語聲中透着幾分震驚。

許庭儒一聽，倒抽了一口冷氣，更加不敢心存奢望——能够在這兩大高手之前，討得了好。

因爲他雖然不認識雲中神姥其人，但她的大名，可說如雷貫耳，在他初出道時，便巳聽聞，那時，雲中神姥叫雲中仙姬，追逐在其裙下的，都是江湖武林中的一時俊彥，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寂寂無名的後生小子，有一段時間，雲中仙姬似乎遁隱起來，江湖上聽不到有關她的傳聞。直到八年前，她的大名又在江湖武林中喧傳——隻身獨闖名震江湖的金獅門，格殺了金獅門主九頭金獅鄧九獅及其門下五大高手，那時，江湖上對她巳改變了稱呼——雲中神姥，但隨即她又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想不到，却在此時此地出現！

總的來說，她每一次出現江湖，武林中江湖上，總會引起一陣震動。

這就是雲中神姥童無霜！

至於她的身手有多高，疤面人與許庭儒皆沒有見識過，不，應該說是見識過了——以銀釵作暗器，將疤面人硬截下來，單是這一手，便可以想像到她的一身修爲有多高了！

——若是身手平平，只怕疤面人早就向她動手了。

「請問你又是誰？」雲中神姥那兩道目光沒有離開過疤面人的身上。

疤面人面上的「蚯蚓」搐動了一下，嘎聲道：「老婆子，老子是什麽人，於妳何關了。」

不等童神姥答話，又道：「老婆子，你這麽橫插一手，是何意思？」

「老身不需告訴你！」童神姥顯然巳動了氣。

「老婆子，老子可不管妳是什麽意思，只要你不是來淌這趟渾水的，老子懶得理會！」

「好大的口氣，」童無霜似巳動了怒，「憑你，還不配在老身面前賣狂！」

「老婆子！少在老子面前倚老賣老，



葉碧寒和辣手天官一言不合便動起手來。

」疤面人口氣張狂，「老子可不賣妳的賬，讓開！」踏前了一大步。

童無霜怒笑兩聲：「老身偏不讓開，看你奈何得了老身！」童無霜一張臉已沉了下來。

疤面人沉「嘿」一聲，右手一揮，「颯」地一聲，亮出一柄緬鐵軟刀來，「忽」地一刀斜掃向童無霜！

童無霜目中隱現的精芒倏地暴射，微哼了一聲。「老身若不教你知道厲害，也就不是童無霜！」衣袖一翻，亮出一柄只有三尺左右的短枴來，黑黝黝的，足有兒臂粗！原來，這柄短拐一直藏在她的袖中，由於她一直垂手而站，垂下的衫袖遮住了那根短拐，所以一直看不出她是手握一根短枴的！

短枴橫截，「錚」地一聲，刀枴相擊，濺出一蓬火星子來，兩人刀拐急展，剎那便「幹」上了。

剛才的那一招，看樣子雙方皆似乎沒有盡全力，意在試探對方，故此，雙方都沒有被對方震退。

兩人這一交上手，只見刀光如電，閃騰飛繞，枴影重重，如濤如山，不時發出鏗鏗錚錚的交擊聲來，只看得一旁的許庭儒目不轉睛，嘆爲觀止。

因爲童無霜與疤面人似乎都已施展出眞本領，激鬥得異常激烈，但一時間，分不出勝負來！

忽然，許庭儒驚覺到另一邊的葉、韋兩人忽然不見了，不由驚咦出聲，往那邊掠去。

激鬥中的童無霜與疤面人被許庭儒的驚「咦」一聲驚動了，目光迅瞥之下，同時喝叫一聲，刀枴相擊，發生一聲鏗的激響，只見疤面人連人帶刀，踉退出去，而童無霜身形晃動了一下，身形急轉，亦朝那邊撲掠過去！

疤面人自然不甘落後，緊張着追掠而去。

天煞門主　擄走佳人

在碣石鎮上，最大的那家酒樓叫揚子江樓。

碣石鎮雖然不大，但那座揚子江樓，卻是大大的出名。

因爲這座酒樓不但建築得美侖美奐，而且，掌櫃的居然是一位「紅粉佳人」，能文能詩，自然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登臨詠誦，更多的是君子好逑的年輕人。

這一日，就在正午時分，酒樓生意最鼎盛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位模樣有如賽張飛般的粗漢，大步走入酒樓。

酒樓雖然樓高三層，但在這個吃晌的時候，幾乎是座無虛席，一眼望入去，盡是人頭。

那粗漢走入酒樓後，正眼也不望店堂內那些食客一眼，直向掌櫃那邊走去。

櫃枱內那位掌櫃一眼看到那位漢子氣勢洶洶地走過來，不禁心驚肉跳起來，瞪着一雙慌恐的眼睛，看着那漢子走過來。

那粗漢來到櫃枱前，那蒲扇般的手掌往櫃面上一按，一雙骨碌碌的牛眼朝掌櫃的一瞪，粗聲道：「掌櫃的，俺要包了這座酒樓！」

隨即將按在櫃面上的手掌一掀，櫃面上赫然現出一個凹陷下去有半分深的掌印來。

那掌櫃的是一位年約四十出頭的中年人，雖然見識過各式人等，但這一次才算是大開眼界，立時驚駭得他雙眼幾乎突了出來縮不回去，舌頭發硬，幾乎說不出話來。「客官……這……這……不……」

粗漢牛眼瞪得渾圓，將那張虬鬚蝟張的臉孔湊到掌櫃的面前，鼻尖幾乎碰觸在掌櫃的鼻尖上，沉沉地道：「什麼這個那個的，到底答不答應？」

掌櫃的仍然吶吶地說不出話來。「這……我……作不……了……」

粗漢吼聲如雷。「你奶奶的，旣然作不了主，快叫作得了主的人出來見俺！」

店堂內那些擁擠的食客，這時已被那粗漢的吼聲驚動了，紛紛好奇地扭頭往那邊望過去，有兩個年輕的伙計忙走過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掌櫃的被那粗漢的吼聲震得耳鼓嗡嗡作響，一張臉早已嚇得煞白，雙腿一軟，坐倒回椅子上，咬着咀唇，就是說不出話來。

那兩個伙計走到櫃枱前，看到掌櫃的嚇得像是痴呆了般，不禁氣怒起來，左邊的那個沉下臉，喝道：「朋友，這裏可不是任人撒野的地方。」

話未說完，那粗漢身形疾轉，雙掌閃電般朝那兩個伙計當胸劈去，口裏喝道：「你奶奶的灰孫子，胆敢在俺面前咋唬，俺看你這兩個灰孫子還敢咋唬不！」

只聽「蓬蓬」兩聲，那個名伙計慘呼一聲，被擊飛出去。

其中一名伙計飛撞向一張枱子，那些食客慌忙走避，但那裏來得及，只聽拍勒嘩啦聲中，那名伙計不但將那張枱子撞倒，也將兩名食客撞跌，那張枱子被撞塌，枱面上的碗碟杯筷也被撞得濺飛出去。

另一個伙計則飛撞在對面的牆上，爛泥一樣，滑倒下去，咀角溢出血來。

那兩個伙計眞的再也不「咋唬」了！

但那些食客却慌恐得起哄起來。

那個掌櫃的身子一滑，從椅上滑落在地上。

那粗漢乘機大聲吼喝道：「聽着，這座揚子江酒樓俺已全包下來了，識相的快滾，不然，俺像破鞋一樣，將你們一個個扔出去。」

那些食客眼見那粗漢兩掌便擊得兩個伙計飛摔出去，躺倒了聲息全無，他們是來花錢吃喝的，不是來玩命的，更有些難得有這白吃的機會，也不知是誰首先哄叫一聲，奪門便走，剎時間，就像倒瀉籮蟹般，那些食客爭相往外奔，撞得枱倒椅翻，杯碟摔碎之聲，響得乒零乓朗的。

× × ×

忽然，只聽一把深沉的語聲在那粗漢的身側響起。

「朋友，你這不是存心搗亂？」

那粗漢霍然扭頭，一眼便看到身側站着一位年約三十五六，臉白無鬚，有幾分書生氣的青衫人，一雙不怒自威的目光，直射在他的臉上。

那粗漢顯然察覺不到，那青衫人是在什麼時候走到他身側的，這可以從他臉上

微顯驚震的神色看出來。

「你是誰？」粗漢鎭定一下心神，粗聲問。

青衫人淡定地道：「我是這裏的總管，叫文知禮。」一頓，問道：「朋友怎麼稱呼？」

粗漢在文知禮的面前，收斂了一些：「俺姓郝，大名一個烈字！」

「哦——」青衫人拖長了聲音，「原來是蠻牛郝烈，久聞大名了」。居然拱手朝郝烈一禮。

蠻牛郝烈，乃是魯西道上，响噹噹的人物，一身橫練功夫，據說已有九成火候，加上力大如牛，生性粗野兇狠，故此被道上的人冠以蠻牛的外號。

這個外號對於他來說，可說再也貼切不過。

蠻牛郝烈道：「文總管，俺已說過，要包下這座酒樓，你答應不答應？」

文知禮搖頭道：「不答應。」

「你可是瞧俺出不起價錢？」郝烈嚷叫：「你這裏每天做多少生意，俺以兩倍價錢給你！」

文知禮仍然淡淡定定地道：「朋友，這不是銀子的問題，而是我這裏是做生意的，怎能爲了你一個人而將衆多的客人摒諸門外，這豈是做生意之道，何況，這時候正是旺市的時候，怎能將那些客人，全趕走了？」一頓，接又說道：「朋友，請到別家吧，鎭上又不是只有敝店一家酒樓，朋友旣然出得起錢，相信總有那一家看在銀子份上，讓你包下來的！」

但是誰也聽得出，文知禮最後那句話，含有譏諷之意。

郝烈雖然粗野兇狠，却不是個白痴，豈有聽不出的道理，粗喘了口氣，怒道：「別囉嗦，俺就是喜歡你這家酒樓，俺是包定了！」

「郝烈，就憑你？」文知禮微微動了氣，不過，他這句話是有用意的，是想激怒郝烈，套出他的話來。

郝烈看樣子不像外表那般粗魯，翻眼道：「怎麽？俺還不够份量？」

文知禮忽然道：「郝烈，說出背後指使你的人是誰！」

「你奶奶的，胆敢瞧不起俺！」郝烈忽然一拳搗向文知禮的當胸。

文知禮早已暗中防備着，是以，一點也不忙亂，脚下斜滑開去，同時身形一偏，便避過了郝烈那一拳、並且一掌拍向他的側背上。

這一掌，文知禮起碼用上了八成的內功。

而要不是他露了這一手，任誰也不相信，他是個會家子！

因爲他從沒有在人前露過一手，而給人的印象又是文質彬彬的，就連那個掌櫃，乍然看到他那靈活迅快的身法招式，禁不住瞪大眼，張着口，一臉驚詫之色。

郝烈「嘿」地一聲，居然沒有閃避或是封擋，實受了文知禮那一掌。

只聽「蓬」的一聲，那一掌擊實在郝烈的側背上，他却只是往側斜搶出半步，却順勢霍然一個車轉，醋砵大的拳頭，橫砸在文知禮的腰脅上！

文知禮雖然知道郝烈已練的是外門橫練硬功，却想不到其火候如此深厚，而他也決沒有輕敵之意——用上了八成內功，自信就是一條牛，也禁受不起，那知道郝烈挨了那一掌，只是搶出一步，身子却依然靈活如常，大出意料之下，不及閃避，挨了郝烈一拳！

那一拳直砸得他蹬蹬蹬橫移提步，張口「哇」地噴出一口血來，一張臉刹白！搖搖欲墜！

這樣子，不用說，一定是脅骨斷折，內腑受傷。

「文總管，俺够格了吧？」郝烈狂笑一聲：「怎麽樣？答應麽？」

「麽」字才出口，一步欺前，五指箕張，疾抓向文知禮的頸脖。

掌櫃的呻吟一聲，雙眼一翻，昏倒在地。

他是忍受不了這種「刺激」！

文知禮在受傷之下，幾乎連站也不穩，身法自然沒有以前那樣靈活，忍痛一縮身，企圖避過郝烈那一抓。

豈料郝烈那刹那飛起一脚，驟踢向文知禮的下盤！

文知禮根本避不了，眼看着那一脚就要踢在文知禮的臀部上，倏地，一聲嬌叱乍然响起，同時，一道金光激射向郝烈的腿膝上！

郝烈雖然練的是外門橫練硬功，而且火候深厚，可說不畏刀槍拳掌，但也不至於銅皮鐵骨，特別是肘節部位，是人身脆弱的地方，若是被人運聚內勁擊中，一樣會傷損，故此，郝烈急忙收腿，以免吃了大虧。

「啪」地一聲，那顆暗器射在地上，沒入那塊寸許厚的方磚內，剎時便四分五裂！

那顆暗器上凝聚的勁力，可想而知！

郝然的腿膝上若是被擊中，只怕立時會膝關節碎裂！

郝然不由臉色微變，扭頭向暗器射來的方向望去。

一個年約二十五六的清麗少女，正自從樓梯上緩緩走下來，一雙湛湛如春水的眼眸，正自斜睨着郝烈！

而樓下的梯口附近，有不少人探身俯望下來，那都是在樓上吃喝的食客●

本來，二樓與三樓的客人在郝烈入店「搗亂」時，便被他的吼聲驚動了，人皆有好奇之心，自不免竊竊議論，可至兩名伙計被郝烈掌風劈飛——食客竄奔出店，樓上的客人再也坐不住，都想下去看個究竟，但却給伙計勸諭安坐吃喝，以免有所誤傷，招致無妄之災，那些客人只好按捺着，但却一個個豎起了耳朵，猜度下面發生了甚麽事。

原來這揚子江樓樓高三層，每一層的價錢都不相同，地下店堂價錢最便宜，客人也多是一般的人，二樓的價錢比地下高一半，座上客自然比地下店堂的客人身份高一些，三樓價錢最高，又比二樓高一半，換言之，是地下店堂的一倍，客人多是文人雅士，自然也少不了那些附庸風雅的富商巨賈，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公子哥兒，紈袴弟子。故此，三樓的價錢雖然最貴，但人客也最多，幾乎自開門那一刻起，來光顧的客人便絡繹不絕。

而那一位紅粉佳人，就是在三樓坐櫃的！

× × ×

正自拾級而下的那位女郎，就是在三樓坐櫃的紅粉佳人！

這麽明麗動人的一位姑娘，難怪會招引了那些好酒貪色的公子哥兒、紈袴子弟了。

而她居然還是一位身懷武功——看來比文知禮還要高明的纖纖弱女子！

就連郝烈在扭頭瞥視的剎那，看到那姑娘，也不由怔愕了一下——不大相信此姝就是發射那顆暗器的人，因爲單從那顆暗器激射的強勁勢道看來，實在驚人，在他以爲，必是一位手勁特大，內功深厚的人發射的。

「郝烈。」那姑娘一步走下最後一級樓梯，半身一轉，兩道滟柔如春水般的眸光傾注在郝烈的身上，郝烈在那剎那只覺如沐春風，全身舒暖。「你眞的要包下本姑娘這座酒樓？」

郝烈吶吶着，就是兇不起來。「是……俺要……包下這座揚子江樓。」

「好！」那姑娘爽脆地道：「你出多少銀子？」

郝烈頓時張口說不出話來。只是愕愕地瞪視着那姑娘。

因爲他確是存心來搗亂的，根本就沒有想到，要出錢包下來，被那姑娘一問，自然啞口無言！

「郝烈！」那姑娘登時冷沉下來。「你果然存心來搗蛋的！這裏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一頓，冷峭地道：「快滾。」

郝烈如何忍受得了，暴吼一聲。「俺是來搗亂的又怎樣？就憑你這婊子，也敢叫俺滾？俺倒要妳先躺下來！」身形向前疾搶，「呼呼……」一連向那姑娘砸出五拳六掌！

那姑娘一張俏臉登時冰寒如水，「就衝着你最後那句話，本姑娘要你斷去一腿！」身形一閃，搶入了郝烈的拳風掌影之中！

郝烈「嘿」地吐氣開聲，拳勢更急，掌勁更強，只聽「呼呼忽忽」之聲不絕於耳，勁風排盪中，靠得近一點的椅桌，被拳風掌勁擊撞得翻倒碎散！

一旁的文知禮看得臉色遽變，倒吸口氣，這才見識到郝烈那一身橫練功夫的厲害！

而他也少不免替那姑娘担心起來，本欲掙扎着搶上去，助那姑娘一臂之力，奈何受傷極重，動一下也疼痛難忍，根本無法動手。

但看來他是白担心了。

只見那姑娘的身影在郝烈那剛烈的拳風掌影中，翩躚靈奇得有如蝶舞花間，看似驚險萬分，但却絲毫無損地在拳掌的間隙中閃挪穿移，煞是好看。

郝烈顯然一時間奈何不了那姑娘，暴躁得「嘿嘿」連聲，拳風掌勁更加剛猛，忽然「拍勒」一聲，一道拳勁將欄杆撞擊得碎散倒毀。

也就在這剎那，只聽那姑娘冷叱一聲，郝烈悶吼一聲，拳散掌歛，跳着脚，接連向旁跳出三步，還是穩不住身形，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而那姑娘亦身形驟停，冷厲地瞧着捧着一條右腿，呲牙裂咀，痛得額上暴沁出汗珠來的郝烈！

郝烈捧着的那條右腿蓋骨已竟然碎裂了。

「妳……妳是甚麽人？怎麽會施展玉清爍金指？」郝烈一臉駭詫之色，瞧着那姑娘。

那姑娘抿抿咀，說道：「郝烈，想不到你也認出本姑娘施展的是玉清爍金指！至於本姑娘是誰，你還不配知道，你若不想死的話，說出你背後的主子來！」

郝烈馬上閉上咀巴。

——閉得緊緊的！

「螻蟻尚且偷生，你不怕死？」那姑娘向郝烈輕盈地走過去。

這麽明麗可人的姑娘，若不是她露了一手，有誰不會想得到，她竟然身懷武功，而且還練成了道家至柔至剛的玉清爍金指。

而玉清爍金指厲害的地方，就是無堅不摧，專破內家護身剛罡，也專破外門橫練硬功！

郝烈乾脆閉上了雙眼。

——他是眞的不怕死。

「小姐，讓在下動手整治一下他，他雖然不怕死，看他禁受得了在下的酥筋遠脈練魂手法！」文知禮的傷勢似乎已好了些，蹣跚着走前去。

郝烈一聽，剎時渾身震顫了一下，睜開眼來，張口欲言。

「易姑娘，妳不是要知道郝烈的主子是誰麽？」一把沉沉的語聲忽然自門外傳入來。

文知禮立時窒步，掉頭望向門外。

那姑娘亦目光急轉，射向外面。

只見一個身穿海靑團花錦緞長袍，年約四十上下，身材挺拔，疏眉長目，削鼻薄唇的中年人，負手跨步，氣勢懾人地走入店內。

在他的身後，左右護擁着六個年紀相差甚大，服飾各異的人物。

文知禮的臉色剎那變了——因爲他認出那當先走進來的中年人是誰。

那姑娘的眼色微變了一下，那雙湛柔如春水般的眼眸，一下子變得尖利起來。

她也認出那中年人是誰！

郝烈在語聲入耳的剎那，臉上露出喜色來，雙眼倏睜，扭頭張口叫道：「門主，你來了！」

那中年人的目光立時落在郝烈的身上，眉頭一皺，淡然道：「將他扶出去！」

跟在他身後的六個人中，馬上有兩個自左右走出來，上前將郝烈扶起來，走出去。

門外，已停着一輛馬車。

那兩個人將郝烈扶上了馬車，返身又走回來。

× × ×

「天煞門主羅修，郝烈甚麽時候投在你的門下？」那姑娘雖然心中驚震，表面上却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

要知道天煞門乃是近年來，武林中最可怕的一個門派，就連武林中的六大門派，輕易也不敢招惹他們，無它，只因天煞

門武功詭異，行事詭秘狠毒，誰要是招惹了他們，可說是開罪了閻王爺，天煞門中人是不惜犧牲，也要令對方家破人亡，否則絕不罷休！

試問，有誰敢冒家破人亡的危險，去惹天煞門的人！

而天煞門主羅修，據說一身修爲，甚至比六大門派的掌門人還要高明，並且習成了天煞門的鎭門武功——天罡地炁神功。雖然，江湖上見過羅修其人的不多，但只要看到他身後跟着的那服飾各異——分紅黃藍白黑紫的六個從衞，便都知道，其人就是天煞門主羅修！

因爲羅修無論在那裏出現，在他的身後，必然會跟着那六個人。

這是他的標誌。

天煞門主羅修牽唇一笑，道：「易寧，既知道是本門中人，妳好大胆！還敢傷他！」

這簡直是胡說！因爲那姑娘——易寧，還是在看到羅修的出現，才認出他的身份來的。

易寧却沒有理會，單刀直入地道：「羅門主大駕光臨，不會是眞的要在下我這家酒樓吧？」

羅修「哈」地一聲，也爽快地道：「問得好，本門主也就不妨直說！識時務者，將夏侯崇虎交出來！」

旁邊的文知禮一聽，臉色驟變，幸好，天煞門中人，都將目光集中在易寧的身上，沒有留意到他的表情變化。

易寧吸了口氣，壓抑着心中的震駭，不過，語聲却有點不大自然。「羅門主，我只是開酒樓的，可不是開客棧啊，而我也根本不認識什麽夏侯崇虎的，你不是找錯人了吧？」

羅修沉笑兩聲，一雙窄長的眼睛定定地瞧着易寧。「姓易的丫頭，別裝傻扮痴的，本門做事，向來是有的放矢，不會白費氣力時間的！誰不知妳是夏侯崇虎的相好，妳開這座酒樓，不過是掩人耳目吧了！說！妳到底交不交出來？」

在羅修背後左右的六個天煞門高手，剎時左右一分，不但將店門堵起來，也將易寧呈半月形包圍起來。

易寧仍然矢口否認。「羅門主，我雖然認識夏侯崇虎，但自他離我而去後，我便沒有再見過他，如何將他交出來？」

羅修臉色一沉，沉聲道：「本門既然找上了你，自是查得清清楚楚，妳不將夏侯崇虎交出來，那我就不客氣了！」

易寧不爲所動地道：「若羅門主硬指我收藏了夏侯崇虎，我也無可奈何！」

「哼！」羅修一揮手。「將她拿下，不怕夏侯崇虎不現身見面？」

那六個高手齊應一聲：「是！門主。」身形一動，將易寧圈在當中。

由於六人衣分六色，這一動之下，有如虹幻霞閃，令人目眩！

「慢着！」易寧急喝一聲。

那欲動的六人聞聲身形一窒。

易寧緊接道：「羅門主，貴門找夏侯崇虎，與他有仇？」

羅修冷笑道：「本門主爲什麽要告訴你？」

易寧不禁爲之氣塞，正欲說什麽，羅修巳然擧手一揮。「動手。」

那六名高手剎時人影紛閃，繞着易寧疾轉起來。

六個人就等於六種顏色在閃現交錯，幻起一片閃爍繽紛的色彩來，令人目眩神搖。

而這六人佈下的飛轉圈子，有個名堂，叫六色迷神陣，交錯閃繞之下，令到敵方眼花神眩之下，才猝然出手攻擊，被困之人往往在眼花繚亂，頭眩神搖之下，根本無法抵擋，往往便栽在六人佈下的六色迷神陣之內，鮮有人能脫困而出的。

易寧也被那六人閃繞交錯幻起的電霞虹彩弄得眼花頭眩，但又不敢閉起眼睛，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向那一個出手攻擊才是。

但她不知道，若這麽站着不動，不消一刻，便會被那錯雜閃繞的繽紛色彩弄得眼花繚亂！神迷頭眩，陷於迷眩之中，只要六人中的任何一人向她出手，她也察覺不出來，換言之，毫無抵抗之力！故此，她不能再等下去，身形一動，也像穿花蝴蝶般，閃掠穿飛起來。

這是以動制動，雖然仍然有點眼花繚亂，但比起站着不動時，好多了。

而她在閃掠穿飛中，覷準了，便攻出一招，令到那六個人中受到攻擊的人，不得不出手封擋，這一來，繞掠的身形便自慢下來。

這個慢，自然便影响到另一個也不得不慢下來，因爲六人的行動是互相配合一致，不然，便會亂了套，甚至發生碰撞。

這好比一個人將六個小皮球以雙手交錯着一拋一接，只要其中一個皮球接慢了那麽一點點，或是拋得快了點，那便造成錯亂，再也玩不下去。

六個人相繼慢下來，閃幻錯雜的色彩便不再那麽令人眼花神眩，令到易寧可以免強分辨出誰是誰來，無形中，這陣法的「威力」也減弱了。

易寧此刻不由精神一振，覷準了一個身穿黑衣的人影，一記玉清爍金指疾戳出去！

那黑衣人以拳相擊。

那知道，拳指相擊之下，他的拳頭有如被一柄利刀戳揮了一下，劇痛難當，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呼，身形晃動了一下，也陡然一滯。

這一來，一個穿紅衣的恰好自他身後閃掠至，收勢不住，撞上了。

這一撞之下，黑衣人被撞得斜踰出去，恰好撞上一個迎面繞掠而至的黃衣人身上。

連鎖反應之下，六人幾乎全撞上了，只有白衣人與紫衣人反應够快，急閃開去，才沒有被撞上。

但那個六色迷神陣也就等於破了！

易寧身形一縱，便向樓梯上掠去。

此地不宜久留，若是被羅修截下來，並失手被擒，豈不正中羅修下懷！

此時，二樓梯口上，幾乎塞滿了人，都探頭往下望，自然看到三樓坐櫃的佳人居然與六個衣分六色的人在動手，莫不奇詫，瞧傻了眼。

那些客人驟見易寧縱身飛掠上來，「哄」地驚叫一聲，閃避不迭。

那六名天煞門高手欲阻截已來不及。

但見一條人影嗖地一聲，有如一片飛雲般，凌空掠射至才縱掠起來的易寧頭上，一掌按向她的後腦！

瞥到的人莫不發出「啊」的一聲驚嘆聲。

易寧驟覺上空急風疾掠，心中一凜，知道有人追截，疾忙探臂出指——玉清爍金指，戳向那按下來的掌心。

那人影在那剎那卻化掌爲爪，扣抓向易寧的手腕！

易寧曲肘揮臂，那一記爍金指有如一柄尖利的短劍般，劃向那人的腕臂！

那人似乎料不及此，居然閃避不及。

易寧的指尖已觸在那人的腕臂上。

但在那霎間，那人的左手疾逾電閃地一把扣住了易寧的左肩頭！

那也是易寧意料不及的，加上那人手法之快，簡直匪夷所思，故此，易寧不及閃避。

易寧在那一瞬間半身一麻，所有的動作自然也爲之一窒，那人就乘這電光石火的一霎間，右臂急移，接翻腕沉臂，又扣住了易寧的右手腕！

易寧不由發出了一聲驚呼聲，身形墜地。

這一瞬間的變化，快得令人目不暇給，待到文知禮與天煞門的六名高手回過神來，才看清楚，將易寧攔截並制住的那人，赫然是天煞門主羅修。

文知禮眼見易寧被制，心頭大駭，大喝一聲，不顧自己身上的傷痛，猛撲了過去。

但立刻便被藍黃二衣的兩名天煞門高手攔截住，交手才兩招，便被藍衣人一拳砸在左胸上，踰跌出數步，幾乎站不穩，張口噴出一蓬血來，黃衣人又已凌空飛腳，疾踢向他的頭胸。

文知禮幾乎連站也站不穩，如何閃避得了黃衣人的這兩腳？

眼看着文知禮便要喪生在黃衣人的腳下，陡地，響起一聲疾喝：「別殺他！」

喝叫的是羅修。

黃衣人在喝聲入耳的剎那，踢至文知禮胸前的雙腳硬生生往回一縮，凌空打了個觔斗，自文知禮的頭上翻過，飄掠在地上。

文知禮卻一摔坐在地上。

他是被黃衣人那股淩厲的腿風所撞倒的。

常說生死一髮，文知禮在那剎那，生死之間，眞是在間髮之間。

易寧跳到口腔的那顆心，才「噗」地落回原位。

「易寧，妳可猜到，本門主爲何要留他一命？」羅修早已一連點了易寧身上數處大穴，但卻仍然用手扣着她的右腕。

易寧「哼」了一聲，將頭偏過一邊。

「本門主留他一命，就是要他轉告夏侯崇虎，妳已落在本門主的手上，啫啫，那時，還怕夏侯崇虎不露面！」羅修陰陰地笑着。

「你卑鄙！」易寧驚怒地罵了一句。

「嘿嘿，瞧妳這麼緊張的，那豈不是，夏侯崇虎在他知道妳已落在本門主的手中後，會不顧一切地現身露面救妳！」羅修忽然大笑起來。

×　×　×

兩日後。

天煞門中人忽然出現在白鷺島上，幾乎沒有將那小島每一寸的地皮翻過來，結果，是一無所獲。

看這情形，天煞門對於夏侯崇虎，是志在必得。

而夏侯崇虎似乎上了天入了地，蹤影全無，就連葉碧寒、韋秀眉，也不知其所在。

葉碧寒這時候正在距江口鎮約十里左右的一間村屋中，與韋秀眉相對而坐。

由於恐怕疤面人與許庭儒等人會「綁架」他，故此，他只好匿在這間村屋中。

那是他以十兩銀子，與這村屋的主人租住的。

而這間屋子是在那條鄉村後面的棗林邊，倒也清靜。

韋秀眉由於亦已露了臉，所以，這幾天也沒有回望江樓，也住在這間村屋中。

望紅樓那裏，她是以壹百兩銀子租下，就讓丫環翠袖與張順留在那裏，以便打聽消息。

自從在白鷺島得已脫險後，兩人連日來均在四出找尋打探夏侯崇虎的下落；但卻一點消息也沒有。

兩人自然憂心如焚，担心夏侯崇虎會出了什麼意外。

碣石鎮上揚子江酒樓發生的事情，他們在兩日前已聽聞了，對於天煞門也加入了找尋夏侯崇虎的行列中，兩人均大惑不解。

因爲葉碧寒從沒有聽夏侯崇虎說過，曾惹上了天煞門的人，如今天煞門忽然採取行動，必要找到夏侯崇虎，這其中必有原因。

對於這位易寧，夏侯崇虎倒是略有所知，因爲他曾不止一次聽夏侯崇虎提起她，而且，顯然在躲避她。

韋秀眉在聽聞易寧這個名字時，臉有不豫之色，但當葉碧寒問她，認不認識這個人時，她卻一口便說，根本連這個人的姓名也是第一次聽到，更談不到認識了。

葉碧寒對於韋秀眉與夏侯崇虎的關係，一直以來，便生出思疑之心，因爲憑他與夏侯崇虎的交情，夏侯崇虎若是有一位妻子的話，決不會絕口不對他提起的，不過，他只是將那疑問藏在心中，沒有說出來。

而目前，若要弄清這些事情，只有找到夏侯崇虎，才能弄個清楚明白。

×　×　×

「夏侯大嫂，區區担心夏侯大哥已落在什麼人的手上，否則，不會沒有一點消息的。」葉碧寒本來不想這樣說的，但不知怎的，卻說了出來。

韋秀眉臉色變了一下，急急道：「葉公子，這……或許崇虎由於傷重的關係，……爲免被人找到，所以小心地躲藏在一處隱密的地方……故此，便無法與你聯絡上。」

「但願如此。」葉碧寒吁口氣道。忽然話題一改。「這幾天，似乎沒有了疤面人與許庭儒等人的消息，莫非……」下面的話，爲免引起韋秀眉的不安，故此，他沒有說出來。

「莫非他們也怕了天煞門中人，所以不敢明目張胆地行動？」韋秀眉却想到了好的一面。

葉碧寒接口道：「不無可能。」語聲一頓，抬眼看了韋秀眉一眼，說道：「夏侯大嫂，那一晚在白鷺島上，忽然殺出一個雲中神姥童前輩，這又是怎麼同事？」

韋秀眉蹙着眉道：「妾身也是百思不解，童老前輩乃是正道中人，而且近年來很少在江湖上露面，照說，崇虎不會開罪了她，或是與她有什麼恩怨的，她居然也淌上了這趟渾水，實是令人摸不透。」

葉碧寒道：「夏侯大嫂，這件事情，本來就够複雜的了，如今加上一個雲中神姥前輩，那就更加複雜了。」

韋秀眉道：「本來，這件事情，若是找到崇虎，便一點也不複雜，但崇虎却失了踪，眞是急死人！」

忽然間，屋外有人接口說道：「別急，只要你肯聽老子的安排，包妳不出三日，便可以見到夏侯崇虎！」

語聲雖然不高，但却清楚地傳入屋內葉、韋兩人的耳中。

這就顯出了發話之人內力深厚。

而且，屋外發話之人，似乎聽到了葉、韋兩人的說話，莫非他練成了天耳通這種玄功不成？

葉碧寒與韋秀眉在語聲入耳的剎那，同時臉色倏變，霍地離座而起、四道目光急射在關起來的屋門上。

「夏侯大嫂，似乎是疤面人！」葉碧寒壓着聲道。

韋秀眉道：「咱們現在怎辦？」

葉碧寒還未說話，屋外那人忽然又開聲說道：「姓葉的小輩，你們別妄想逃遁，老子對你們根本沒有惡意，老子要找的只是夏侯崇虎！」

葉碧寒一聽這語氣，立刻確定屋外那人是疤面人無疑，猛吸口氣，吭聲道：「既然閣下找的是夏侯崇虎，那只管去找他便是，爲何又找上區區？」

「這只怪夏侯崇虎不知龜縮到那裏，也怪你與夏侯崇虎的交情太厚，在無法可想之下，老子只好找上你了！」

「閣下與夏侯大哥到底有什麼仇怨，非要找到他不可？」葉碧寒乘機問。

「姓葉的小輩，是你們出來，還是要老子破門而入？」屋外那人似乎有意不答那個問題。

葉碧寒知道不出去是不行的了，當下低聲對韋秀眉道：「夏侯大嫂，等一會區區若是與外面那人動手時，區區會全力纒住他，妳立刻乘機脫身……」

「葉公子，妾身怎能撇下你……」

韋秀眉才說到這裏，便給葉碧寒打斷了。「夏侯大嫂，咱們不能全落在那人的手上，必需有一個人繼續去找尋夏侯大哥，阻止他在這個時候現身，不然，夏侯大哥就危險了！」

韋秀眉聽葉碧寒那樣說，才不再說什麼，但外面那人又在大叫道：「姓葉的小輩……」

葉碧寒馬上截道：「別鬼叫了，區區不是出來了麼？」當先走前去將屋門打開，一腳跨了出去。

韋秀眉跟在葉碧寒的身後。

葉碧寒果然沒有猜錯，門外丈外站着的那個人，果然是疤面人！

韋秀眉還是在大白天，第一次看清楚疤面人的臉容，不禁猛地打了個抖索，恐慌地縮了縮身子。

她還是第一次看到面貌如此恐怖核突的人。

疤面人的目光先是射在葉碧寒的身上，隨即移注在韋秀眉的身上，溜個不停。

韋秀眉却垂下目光，不敢再望一眼疤面人那張恐怖的臉面。

「嘿，這不是夏侯崇虎那位成親才兩日，便棄之而去的妻子——韋秀眉麼？」疤面人嘎着聲說，臉上那些「蚯蚓」蠕動了一下。

葉碧寒聽得心頭一動。

疤面人能够一口便叫出韋秀眉的姓名，那證明他是認識她的。換言之，疤面人必然也是韋秀眉認識的人。

疤面人並且還知道韋秀眉與夏侯崇虎的關係，這麼說來，疤面人應該與兩人頗爲熟識的。

韋秀眉的身份已被疤面人的話證實了。而夏侯崇虎之所以不對他說，其中定有隱衷。

韋秀眉聽疤面人那樣一說，渾身震顫了一下，抬眼忍着噁心，細細地打量起來，他就是沒法從那張疤痕縱橫浮突的醜臉上，認出他是誰來。

「你是誰？」韋秀眉驚疑不置地說道。「你一定是我認識的人！」

「既然妳瞧不出老子是誰，老子又何必說明！」疤面人慘厲地嘎笑兩聲。「那一晚在白鷺島與姓葉的小輩，是妳吧？」

韋秀眉仍在仔細地打量着疤面人，希望能够從他的眉梢眼角，認出他是誰來，不自覺地點點頭。

疤面人立時又嘎笑兩聲。「韋秀眉，既然夏侯崇虎在新婚兩日後便棄妳而去，妳還不死心，仍要找他？」語聲有點酸溜溜的！

韋秀眉忽然剔眉睜眼，失聲道：「你……你莫非是……」臉上滿是恐駭驚疑之色。

「既然教老子遇上了，說不得將妳與姓葉的小輩一併擒下！」疤面人神色倏變了一下，急急打斷了韋秀眉的說話。「有謂一夜夫妻百日恩，相信夏侯崇虎聽到他的妻子及好友落在老子手上的消息後，不會再龜縮不出，必會忍不住現身露面！」

「你莫非是——」韋秀眉忽然尖叫一聲，指着疤面人，隨即又顫着聲道：「不會的……不，不會……的……」

葉碧寒一直很想知道疤面是誰，聽韋秀眉那樣說，更加想知道，忙急聲道：「夏侯大嫂，妳懷疑他是誰？」

韋秀眉道：「他是……馬……健行……但……應該死了的啊！」

葉碧寒一聽，神情劇變了一下，疾聲道：「夏侯大嫂，妳是說，他是萬里獨行馬健行？」

「除了他，妾身想不起……他會是誰？」韋秀眉喃喃道：「但他……在四年前死了的啊，怎會是他！」

葉碧寒兩道冷如秋水的目光直直地盯

在那疤面人的面上，吭聲道：「閣下是否馬健行？」

疤面人陡地狂笑起來，笑聲比哭聲難聽。「既然她說馬健行已死，你什麽時候見過，一個死人可以復活的？」

葉碧寒被他說得張口無言。

疤面人又厲聲道：「別費心機猜老子是什麽人，老子問你們一句，是乖乖地跟老子走，還是要老子動手？」

葉碧寒一向心高氣傲，何曾如此被人不看在眼內，不由氣往上湧，怒道：「要咱們跟你去，休想！」

疤面人那雙怪眼一睜　嘎聲道：「好，老子就先動手將你們擒下，好教你們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他可是說動手便動手，身形一晃，疾欺向葉碧寒，雙手拳掌交錯，疾攻葉碧寒胸腹要害！

葉碧寒斜滑半步，雙袖急揚，施展出飛簾水雲袖法，硬封硬接。

他毫不退讓，正是想盡力纏住那疤面人，好讓韋秀眉趁機溜之乎也。

但韋秀眉却不知怎的，呆站着，雙眼定定的，沒有走。

葉碧寒心中大急，又不好出聲提醒韋秀眉，以免疤面人驚覺之下，轉撲韋秀眉，因爲他沒有把握可以纏住疤面人。

而在交手四五招間，葉碧寒已感到壓力奇大，師傅的飛簾水雲袖法，居然僅堪應付疤面人的那一輪猛攻！

忽然間，韋秀眉尖聲駭叫道：「他是馬健行，是他！一定是他，他沒有死！」

葉碧寒一聽，心頭震動了一下，恰好疤面人一掌疾拍向他的左胸，他連忙以「飛簾捲西風」一招袖法，反捲向疤面人的手腕！

疤面人忽然怪怪地踢出一脚。

那一脚確是很怪，是在常人不可能的角度，膝蓋扭曲着，以脚根斜踢向葉碧寒的右腿膝側的！

正是由於那是不可能從那角度踢出的，所以，葉碧寒在大出意料之下，來不及閃避，被踢中了！

他的腿膝刹時歪曲了一下，脚步浮動，斜蹌出去，那一袖自然也捲擊個空！

在那霎間，他不顧一切地大叫：「夏侯大嫂，快跑！」

疤面人的一爪，電閃般抓向他的肩頭，被他那一叫，一刹時改爪爲指，疾點他的肩中穴，同時厲喝一聲：「跑不了！」

眼看着葉碧寒便要中指，一旁的韋秀眉不但沒有跑，反而不顧一切地嬌叱一聲，抖手發出一顆暗器，疾射向疤面人的右脅！

疤面人不能不閃避　否則，他雖然點中葉碧寒，但他吃的虧會更大！

不過，他的身形沒有閃開，那刹那只是將身子猛地一擰，隨着那擰轉之勢，左袖往後一拂，便將那顆射來的暗器捲拂落地！

但由於他那一擰，也令到他點向葉碧寒右肩頭的手指偏移了開去，點在他的肩頭上！

但疤面人也在那刹那陡地將眞力貫輸在那一指上，是以，那一指仍然够葉碧寒受的！

葉碧寒感到有如受到一根鐵棍大力戳撞了一下，劇痛難當，人也歪斜地仰跌出去！

疤面人立刻返身撲向韋秀眉。

葉碧寒急叫：「夏侯大嫂，不要理會我，快跑啊！」

韋秀眉這時候可是想跑也來不及了，咬着牙，又射出三枚暗器。

疤面人雙掌一圈，那三顆暗器便被全數擊落。

韋秀眉在發出暗器的同時，疾欺過去，攻出了七指十一掌！同時叱道：「馬健行，你怎會死不了的！」

她已認定了，疤面人就是當年有萬里獨行之稱的馬健行，他明明是死了的，怎會復活？這令到她大是好奇，既然走不了，何不弄個清楚明白！

疤面人厲笑一聲：「很奇怪了吧？妳若想知道箇中原因，只要乖乖地跟老子走，老子會對你說個清楚明白！」

疤面人雖然沒有承認他就是「死去」的馬健行，但他那樣說，等於承認了。

就這說話間，疤面人——馬健行雙掌翻飛，從容化解了韋秀眉的攻勢，緊接掌勢一變，右掌逼開韋秀眉的雙掌，左掌當胸撞入，倏地化掌爲指，疾點她的胸前三大穴。

韋秀眉不由發出一聲驚吁，飄身急退，同時揮袖封拒。

挺腰跳起身來的葉碧寒眼見韋秀眉岌岌可危，顧不了肩頭上的指傷，忍痛飛撲過去。

韋秀眉才封拒住馬健行那一招，瞥到葉碧寒飛撲過來，情急地大叫道：「葉公子，你快跑！別理會我！」

她眼見自己跑不了，便希望葉碧寒能够溜脫。

葉碧寒堂堂男子漢，怎能捨下韋秀眉而去，那怎有臉再見夏侯崇虎？是以，他充耳不聞，撲勢更急！

「你兩個誰也跑不了！」馬健行厲笑一聲，一掌逼得韋秀眉急不迭斜跳開去，接反手砸出一拳，恰好接下了葉碧寒急搗向他背心的一拳。

接着他身形一滑，閃欺到韋秀眉的身側，一脚勾向她的下盤，右爪抓向她的肩頭。左手却封住她的右手。

韋秀眉刹時間手忙脚亂起來。跳脚、拗腰、提肩，總算避過了馬健行的連環攻勢。

但馬健行却緊逼着韋秀眉，幸好葉碧寒攻出三脚五掌八拳，才解了韋秀眉的險厄。

刹時間，三個人激戰起來。

起初，看樣子誰也佔不了上風，但在十招過後，兩人便被馬健行那凌厲的攻勢壓迫得招架多於攻擊！

二十招後，兩人簡直連招架的能力也見拙，頻現險象。

這是因爲馬健行想盡快制住兩人，所以，一招比一招貫注的眞力要強。每一掌一拳發出，「呼呼忽忽」之聲更响，威力也更強勁，兩人內力不及他，那自然抵受不住了。

也因此，兩人的招式根本不能完全發揮盡緻，也就是說，本來有十成武功的人

，只能發揮出七成半。

再支撐了一會，只聽「啪啪」兩聲，葉、韋兩人都中了馬健行的一掌，蹌跌出去。

馬健行自然不會就此罷手，疾撲向韋秀眉，探臂舒爪，抓向她的左肩頭！

韋秀眉右臂上挨了一掌，劇痛欲折，身形還未站穩，馬健行的一爪已到了，驚得她只好順勢歪跌地上，以避過對方那一爪。

葉碧寒見韋秀眉發急，也顧不了右脅挨了一掌，肋骨起碼斷了兩根，劇痛難當，吸口氣，急撲過去。

馬健行也就在這刹那，猛地一個旋風轉，反撲向葉碧寒。

由於兩下裏的撲勢又急又疾，而葉碧寒根本意料不到他會反撲，但在馬健行來說，却是早有預謀，故此，佔便宜的，自然不會是葉碧寒了。

何況，他的身手又不及馬健行。

簡直連轉一下念頭的時間也沒有，兩下裏便「撞」上了。葉碧寒只是出於本能的反應，雙掌擋擊馬健行那當胸劈來的一掌！

他立時被震得一個身子倒飛出去，張口噴出一道血箭來！

就在三掌擊實的刹那，從馬健行的掌上，湧撞出一股如山似濤的巨大勁道來。自他的掌心透入，傳到他的手臂上，再透湧入他的左右胸，令到他肺腑如受重擊，氣血翻湧之下，憋不住噴出血來！

馬健行沒有再理會葉碧寒，半轉身，返撲向才自地上跳起身來，發出一聲呼叫的韋秀眉！

而飛摔出丈外地上的葉碧寒，掙扎着，艱難地想爬起來，但却似乎因爲傷得太重，有點力不從心。

難怪馬健行不再理會他了。

馬健行發出一聲得意的厲笑聲——他根本就不將韋秀眉放在眼內，右臂一探，急抓向韋秀眉的右肩頭！

韋秀眉右臂中了一掌，臂骨如折，根本動不了，左掌急切向馬健行的腰側，但却給馬健行左手一封，逼開了，而他的右手五指，亦已抓住韋秀眉的右肩頭！

韋秀眉還欲掙脫，肩頭急晃，但那裏掙得脫？一臉霎時煞白一片。

驀地，有一道斧光激射向馬健行的側背！

馬健行不敢托大，只好鬆手橫閃了出去。

「颯」地一聲，那道斧光自馬健行的身邊射過，「鏗」地一聲，射在屋角牆上，磚屑四濺。

看清楚了，原來是一柄板斧。

馬健行才閃開去，便又倏地滑回，探手又抓向韋秀眉的肩頭。

又一道斧光激射向他的下盤。

馬健行又被逼得只好縱身跳起來，以避過那道飛射過來的斧光，發出了一聲怒嘯。

韋秀眉乘這機會，慌不迭橫滾開去。

馬健行腰身一擰，俯撲向韋秀眉。

但一道人影挾着斧光，橫裏掠射而來，恰好截住他的去勢，那道斧光飛斬向他的身上！

馬健行又發出一聲怒嘯，掌袖翻飛，那道斧光隨即斜飛向天，復折墜落地，跟着，是一聲慘厲的嘷叫，那條粗短的人影倒飛出去！

就這一下接觸，馬健行的身形一沉，墜落向地上。

而韋秀眉已縱竄出三丈過外。

「吧」地一聲，那條粗短的人影自空中翻墜落地，掙動了一下，便不再動了！

「老二！」隨着這一聲嘶叫，一條人影自葉碧寒的身邊，飛撲向地上那寂然不動的粗短身形。

「你奶奶的，原來是你這兩個混球！」馬健行叱罵一聲。

× × ×

忽然間殺出來，總算解了韋秀眉一時之厄的人，原來是武氏雙煞武高大，武高壯兄弟！

而被馬健行一掌擊飛的那一個，就是老二武高壯！

原來，雙煞各自飛出一柄板斧，暫解韋秀眉一時之厄，但仍然阻不住馬健行向韋秀眉下手，武高壯生性火爆急躁，身形急縱，掠撲過去。

而武高大則趕過去察看葉碧寒的傷勢，並將他扶坐起來，及至眼見乃弟被擊飛，兄弟連心，忙搶過去察看乃弟的傷勢。

忽然，武高大瘋了般自武高壯的身邊蹦跳起來，嘶啞地吼叫一聲。「咱與你這醜鬼拚了！」揮舞着那柄板斧，怒撲馬健行！

馬健行身形紋風不動，一聲。「待老子送你到陰曹地府與你兄弟團聚吧！」左掌一撥，便巧妙地撥開了武高壯的那一斧，右掌當胸穿入，直砸向他的當胸！

「噗」地一聲，武高大被那一掌砸得斜飛出去，噴出一溜血箭，直飛摔出二丈過外，攤手攤脚地摔跌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坐在地上的葉碧寒與不顧一切地撲過去欲加援手的韋秀眉，眼睜睜地看着武高大喪生在馬健行的掌下，欲救無從。

因爲葉碧寒內傷頗重，提不起氣，行動不便；而韋秀眉是「鞭長莫及」，來不及加以援手。

「馬健行，你不是人！」韋秀眉悲憤地尖聲嘶叫，也不管自己根本是不是馬健行的對手，便撲過去。

對於她來說，武氏雙煞雖然生得矮小粗鄙，但却是可欽可敬的人，就算是那些正常的人，還有那些自命俠義道的人物，有多少個能够像武氏兄弟那樣奮不顧身地救援他們？

葉碧寒也是悲憤感動得熱血上湧，「咯」地又噴出一口血來，但仍然掙扎着站起來，搖搖晃晃地走向馬健行。

他不能讓武氏兄弟爲他與韋秀眉去白死的！

「罵得好！」馬健行嘎笑一聲：「老子這副模樣，像個鬼樣，怎算是人！」

韋秀眉咬牙切齒的，瘋狂地向馬健行出手攻擊！

由於她的出手根本無章法可言，一時之間，倒也令到馬健行忙於應付。

「馬健行，你知道我當年爲什麽會不喜歡你？」韋秀眉招出如驟雨，一副拚命

的打法。

馬健行聽她突然冒出這麽一句話來，不由愣了一愣，疾聲道：「為什麽？」動作一慢之下，被韋秀眉一掌拍在右肩臂上，禁不住身形一晃，斜退出半步。

但他很快便掌拳兼施，硬接硬擋下韋秀眉的一輪狂攻。

「因為你心性狠毒！」韋秀眉尖聲道：「如今你這模樣，更像一隻惡鬼！」

那句話像一支利箭般，射入馬健行的心中，渾身抖震了一下，呲牙裂嘴地厲叫道：「老子是惡鬼！老子就叫妳這賤人知我這惡鬼的厲害！」右掌擊出一股剛猛的掌風，撞得韋秀眉的身軀歪晃了一下，左手出指如風，點向韋秀眉胸前的乳突穴。

韋秀眉又驚又羞又憤，但卻根本無法閃避及封擋，那刹那，她只想死，故此，她嘶叫道：「惡鬼，你殺了我吧！」

「老子不會殺妳！」馬健行的指尖巳堪堪點觸在韋秀眉的乳突穴上，邪惡地道：「老子要好好地消遣妳！」

那刹那，韋秀眉急怒羞駭得雙眼一黑，昏厥過去！

「惡賊，區區與你拚了！」葉碧寒就在此時，拚盡全力，飛身撞向馬健行！

這確是拚命的打法！

馬健行不得不扭身揮掌，擊在葉碧寒的腰上，將他擊得橫飛出去！

他隨即轉回身，探手急抓向昏厥倒向地上的韋秀眉腰身！

但一條人影以電閃虹飛之勢，凌空射來，掌勢直取馬健行的頭側！

馬健行眼角驟瞥之下，不由大吃一驚，因為他從這橫空掠射而來的身形那種驚人的急疾之勢，感覺到來人是一個扎手的勁敵！

因此，他也顧不了到手的韋秀眉，沉「嘿」一聲，扭身出掌！

「啪」地一聲激响，雙掌擊實，刹時氣勁漩湧，馬健行被震得「蹬蹬」斜退兩步，而那凌空「射擊」過來的身形，也一連向後三個翻滾，才能將那股強勁的震力卸去，飄掠落地。

× × ×

來人赫然是天煞門的門主羅修！

人影紛閃中，色彩錯雜，現出六個分穿六種顏色衣服的人來，左三右三，拱護在天煞門主羅修的身後。

這種「陣仗」，江湖上，武林中，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是以，馬健行眼色改變了一下，吸口氣，疾聲道：「天煞門主羅修？」

羅修咬牙一笑。「正是本門主。」隨即反問：「你又是誰？」

「馬健行！」馬健行不再隱瞞，一口報出自己的大名來。

「萬里獨行馬健行？」羅修思疑地轉着眼珠，在馬健行那張醜怖的臉上打量着。「傳聞不是在四年前死了的麽？據本門主所知，馬健行可不是像你這副尊容，聽說頗討女子歡心的啊。」

「信不信由你！」馬健行吸口氣，暗自調息一下，剛才那一下對掌，看似誰也佔不到誰的便宜，但那股反震之力，令到他此刻胸中仍然氣血翻湧，「羅修，你這麽橫插一手，是什麽意思？」

「因為門主對葉碧寒與韋秀眉都有興趣。」羅修直說出來。

馬健行不由又吸了口氣——眼前的情勢，在衆寡懸殊之下，若是動上手，那肯定對他極之不利，所以，他不得不強捺下心中那股怒意。「未免欺人太甚吧！」

羅修「嘿嘿」乾笑兩聲：「別說得那麽難聽，你也不是以強凌弱麽？」目光斜掃一下地上的韋秀眉。「本門主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馬健行怪眼一睜，似欲發作，但還是按捺着。「貴門為何對這兩個人有興趣？」說時指一下分別躺在兩處地上的葉碧寒與韋秀眉。

葉碧寒挨了馬健行那一掌，雖然死不了，但也起不了身，正睜着雙眼，傾聽着馬、羅兩人的說話。

「與你的目的一樣。」羅修說。

「夏侯崇虎與貴門有什麽仇怨？」馬健行神色變動了一下，希冀地瞧着羅修。

「這你管不着！」羅修拒不作答，跟着扭頭朝身後的六名門下道：「藍衣，紅衣，去將姓葉的抬過來。」

隨又轉回頭，瞧着馬健行道：「馬健行，你不會阻止本門將這女子帶走吧？」眼中透射出凌厲的煞光來。

馬健行仍然忍耐着。「羅門主，人有兩個，貴門帶走姓葉小輩，我帶走這女子，如何？」

——他竟然連自稱也改變了，可見，他對於天煞門，是心存顧忌的，因此不敢自大。

「馬健行，這不是做買賣，本門從不與人討價還價！」沉下臉來。

馬健行自出道江湖以來，曾幾對別人低聲下氣過，是可忍，孰不可忍，氣上湧之下，睜着那雙怪眼，厲聲道：「老子倒要見識一下天煞門的手段！」斜滑一步，搶向韋秀眉那邊。

「本門主就讓你開開眼界！」羅修身形一晃，斜搶過去，一出手，便是天煞門的絕技，天靈七煞掌法，斬截向馬健行的頸側大脈及右臂。

「忽」地一聲，一道刀光自馬健行疾揮的手中閃射出來，削斬向羅修的雙手。

這一手，可說大出羅修意料之外。

但羅修能夠貴為天煞門之主，自有其過人之處，只見他掌勢倏變，左手化掌為指，「錚」地一聲，彈擊在馬健行的刀身上，確是彈得他的刀勢一窒。

而他的右手，卻直取馬健行的雙眼。

馬健行上身急仰，飛踢羅修小腹，緬鐵軟刀卻隨着手腕的上翻，捌向他的前胸要害。

「嘿，果然有些斤兩！」羅修腳跟一旋，避過那一腳一刀，疾攻馬健行的左背側要害。

馬健行刀隨身轉，刀光閃繞，橫掃向羅修腰身。

羅修縱身躍起，連環飛腳，踢向馬健行的頭臉，同時疾喝出聲：「還不給我將那姓韋的女子帶走！」

喝聲中，立有一個穿白衣的門下縱掠向昏厥在地上的韋秀眉。

馬健行身形一矮，避過那兩腳，竄撲向那白衣人。

但羅修巳然凌空掠撲向馬健行，手上赫然也握着一柄只有尺長的短刀，鋒芒逼人，斜斜削斬向馬健行的左肩背！

馬健行被逼得只好一個怪蟒翻身，揮刀截擊。

「鏗」地一聲，兩刀交擊，羅修那刹那左掌一探，印向馬健行的右胸。

馬健行只好出左掌擋接。

也就在這刹那，只聽兩聲悶吼响起，站在原地不動的紅衣、黑衣，紫衣三名天煞門下轉頭望去，只見藍衣與紅衣滾跌在地上，一個白髮如絲的老婦，正自扶着葉碧寒，手中短拐在地上一拄，騰身飛掠而去。

三人驚急得呼喝了一聲，急急飛撲過去。

馬健行與羅修的一掌，聞聲之下，被震得仰跌落地的馬健行顧不了胸中翻湧的氣血，一滾身，左掌在地上一按，竄撲向那白衣人。

羅修也被震得在空中打了個翻滾，目光閃瞥之下，手中短刀脫手飛射而出，駭電乍閃般，電射向馬健行的後背。

馬健行驚覺之下，心中震駭，那刹那只好身形向下偏側。

只聽「嗖」地一聲响，那柄短刀仍然將他的後背斜劃出一道血口來，痛得他哼了一聲。

羅修一掌又巳凌空俯擊下。

馬健行在負傷之下，心中慌張，巳無心再戰，更不打算再冒險搶奪韋秀眉，身形從地上滾跌下去，接着幾個翻滾，橫滾開去，接左手在地上一撐，竄躍起來，揚手暴喝一聲：「羅門主，嚐嚐老子的暗器吧！」一蓬暗器激射向翻撲下去的羅修。

羅修不敢怠慢，雙掌在身前交拂，將那蓬暗器拂落。

看清楚了，原來是一把碎石沙土。

就這一阻之間，馬健行巳飛掠出十丈過外，頭也不回地奔掠而去。

羅修哼了一聲，身形落地，急掉首往那邊望去，只見黑衣、紫衣、黃衣三名門下分別將藍、紅兩衣人扶起來，向這邊走過來，而那個白髮老婦扶着葉碧寒巳然縱掠出數十丈外，僅可見到那閃現於一片疏落樹木中的背影。

羅修恨怒得咬牙切齒的，目送那身形消失，才揮揮手道：「走！」當先朝東南方向掠去。

那名白衣門下扛着韋秀眉，緊跟着。

而黑、黃、紫三人，則扶持着受了傷的紅、藍兩名同伴也跟着離去。

奮起神威　前嫌盡釋

葉碧寒雖然受了極重的內傷，但在那白髮老婦喂他吃下三顆治療內傷的聖藥後，不聽老婦的囑咐，好好地運功調息，急急地對那老婦道：「神姥前輩，妳為什麽要將晚輩救回來。」

他實在壓不住心中的好奇。

原來那白髮老婦人，正是雲中神姥童無霜。

雲中神姥走到門口的身形一停，轉回身道：「葉少俠，待你養好傷後，老身自會告訴你。眼前，你最要緊的是好好地休息養傷。」

不等葉碧寒再說話，便返身走出去。

葉碧寒雖然心中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也只好無可奈何地收起心神，打坐調息。

經過兩日的靜心療養，再加上雲中神姥的悉心照料，葉碧寒的內傷居然痊癒了七七八八，行動自如，只是，若是與人動手，只能提聚六七成功力。

蹩了兩日，他再也蹩不住了——很想向雲中神姥弄清楚一些事情，正欲去找童神姥，可巧，童神姥正好來找他。

他急不迭道：「神姥前輩，晚輩實在蹩不住，想請敎……」

童神姥卻擺手打斷了他的話，「葉少俠，不用說了，老身知道你心中有不少疑問，來，老身帶你去見一個人。」

「神姥前輩，那人是誰？」葉碧寒好奇地問。

「那個人是你很想見到的。」童神姥神秘地笑了笑，「快走吧。」轉身便往外走。

葉碧寒口一張，欲言又止，跟着走出去。

那會是誰？一個我很想見到的人？夏侯大哥？還是夏侯大嫂？

他邊走邊猜忖着，猛然間，他發覺自己原來也很想着韋秀眉。

他立刻自責地暗罵了自己一句：「我眞混賬，這怎對得起夏侯大哥！」

隨即，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來，夏侯大嫂落在天煞門主羅修的手上，不知有沒有吃苦？

跟着雲中神姥不知走了多久，終於來到一片榆樹林子掩映着的莊院前，却不往大門前走去，而是繞到側面，扭頭對身後的葉碧寒道：「葉少俠，要不要老身帮你一把？」伸手指指丈許兩丈高下的圍牆。

葉碧寒搖搖頭道：「晚輩試試看，不成才請前輩帮一把。」

童神姥眼中露出讚賞之色，不再說話，身形一縱，騰拔起來，「嗖」地便掠上了牆頭。

本來，若是沒有受傷，丈許高的圍牆，還難不倒他，但如今傷勢還未完全痊癒，他不敢逞強，身形拔起一丈高下，左脚在牆上一點，身形一個翻騰，掠上牆頭。

童神姥看着，朝他點點頭，便飄身掠下牆內地上。

葉碧寒跟着飄掠下去。

這裏原來是莊院內的一座小偏院。

童神姥舉步向偏院一角那座一列三間，前面栽了花樹修篁的精舍走過去。

葉碧寒雖然弄不明白童神姥為何要越牆潛入莊院內，但這時又大模斯樣地走向精舍，一點也不掩蔽行踪，仍是跟隨着走過去。

才走到精舍前的一叢修篁旁邊，當中那間精舍門一開走出一個人來。

葉碧寒一眼看到那人，不禁睜大了雙眼，脫口叫出來：「張順！」

從精舍內走出來的，居然是韋秀眉的家僕張順！

那刹那，葉碧寒心頭閃過一個念頭：「莫非要見的那個人，是夏侯大嫂，童神姥在這兩天內，設法將夏侯大嫂自天煞門

中人的手中，救了出來？」

「葉公子，是你！」張順也高興地叫起來，急步走出來，恭敬地朝童神姥欠身說道：「神姥，您來了。」

童神姥點點頭，問道：「張順，你主人練功還未醒過來麽？」

張順正想說話，當中那間精舍門口人影一閃，走出一個人來，朗聲說道：「姨母，妳看甥兒不是精神挺好的麽！」

葉碧寒一眼看到那從精舍內走出來的第二人，那刹那，神情激動得幾乎無法說出話來，驚喜詫然地瞪眼瞧着那人，幾乎懷疑自己是看花了眼！

「葉少俠，老身沒有騙你吧？」童神姥含笑對「呆」住了的葉碧寒說。

那人含笑瞧着葉碧寒，親切地道：「葉兄弟，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我吧？」

那人生得身材偉岸，虎目燕頷，顧盼之間，有一股懾人的威勢，氣度不凡，年紀約在三十四五之間，上唇留了短髭。

葉碧寒嘴唇噏動了一下，終於激聲叫出來：「夏侯大哥，是你！」

× × ×

那身材偉岸，氣勢不凡的人，原來就是人稱「虎虎生威」的夏侯崇虎！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葉兄弟，很對不起，讓你掛念了。」夏侯崇虎抱歉地對葉碧寒說，向他走過去。

葉碧寒這一刻只有無限的驚喜，急急迎上去，兩雙手緊緊地互相握在一起。

童神姥看着，臉上露出了寬慰的笑容來。

張順也傻傻地笑起來。

「來，葉兄弟，愚兄知道你有很多話要問我，到屋內坐下來，再慢慢說。」接轉對童神姥說道：「姨母，辛苦你了。」

童神姥笑說道：「崇虎，自家人，說什麽客氣話，看到你這麽精神奕奕的，老身就高興。」

說着三人走入了當中那間精舍內。

坐下來，夏侯崇虎對站在門前的張順道：「張順，煩請你去叫翠袖沏一壺好茶來。」

張順答應一聲，便去了。

「夏侯大哥，你的傷勢到底怎樣了？」葉碧寒急切地道：「將傷毒全逼出來了麽？」

夏侯崇虎爽朗地笑了幾聲，拍拍葉碧寒的肩頭，說道：「葉兄弟，你看愚兄這個樣子，像一隻不能發威的病虎麽？」

「崇虎，你就是愛自誇自讚的！」童神姥責備地說，但臉上的神色，却半點責備之意也沒有，有的只是愛惜。

葉碧寒聽他那樣說，高興不已。「夏侯大哥，這就好了！」

「葉兄弟，說起來，愚兄能夠這麽快便將體內的傷毒化解，內傷痊癒，都是靠姨母他老人家及時趕來，給愚兄吃下能解百毒的靈藥——百草辟毒丹，得以解去體內所中之毒，復又給我吃下三顆百草老人精心製煉的療傷丹，愚兄才能够痊癒得這麽快！」

「夏侯大哥，你怎會在這座莊院中的，小弟在那晚與……大嫂到白鷺島找你，發覺你不在那山洞內……還以爲你出了什麽意外？」葉碧寒很心急想知道這件事的情形。

「葉兄弟，由於那晚愚兄發覺到情形有點不對——察覺到有人在島上到處找尋，愚兄心知有異，爲安全計，偷偷潛往收藏小船的地方，就有那麽巧，在登岸後，遇上了趕來找我的姨母她老人家，她便將愚兄送到這裏來……再折返白鷺島，看一下到底是什麽人到島上，目的是什麽，……趕及出手救了你。」夏侯崇虎頓了一下，目注葉碧寒道：「葉兄弟，在你送愚兄到白鷺島躲藏起來後，愚兄不是請你找個人，送一封信到浙東紫霞庵麽？那封信就是送給我姨母她老人家的，因爲愚兄知道她老人家有百草老人昔年送贈的百草辟毒丹，兄弟，你不會怪愚兄沒有事先向你說明吧？」

葉碧寒忙道：「夏侯大哥，怎會！小弟倒是怎也想不到：神姥前輩會是你的姨母！」

「兄弟，難怪你想不到的，」夏侯崇虎道：「江湖上，武林中，知道愚兄與姨母她老人家這種關係的人，只有三數位前輩高人。」

童神姥接口道：「說起來，老身也有三年沒有與崇虎見面了。」

「葉兄弟，愚兄之所以一直沒有將匿藏在這裏的消息通知你，那是姨母她老人家發覺到，有不少人暗中盯着你與……秀眉的行踪，而那時候愚兄的傷毒初癒，正需運功調息，爲恐……故此不急於告訴你，同時，也可以引開那些盯着你的人的注意力，這是姨母她老人家的主意，待到時機適合，才帶你來見愚兄。」

葉碧寒道：「夏侯大哥，這麽說，你是已經功力完全恢復，可以與那些人動手了？」

夏侯崇虎道：「正是！」

「夏侯大哥，爲什麽忽然問，有那麽多人要找你？」這個問題，才是葉碧寒極欲想知道的。

「你是說疤面人，許庭儒還有天煞門那些人？」夏侯崇虎目注葉碧寒、葉碧寒點點頭，他才又道：「他們那些人之所以找愚兄，各人的目的不盡相同。」

停了一下，說道：「疤面人找愚兄，是欲報仇！姨母她老人家已查出。疤面人原來就是在四年前，被愚兄擊殺後墜下一處海灘的馬健行！」略頓又道：「至於他怎會死而復生，那就不清楚了，愚兄也是大惑不解，相信要他本人才能解答了。」

葉碧寒靜靜地聽着，等他說下去。

但在這時，翠袖已捧着一個漆盤走入來，上面放了三盞茶。

翠袖一見葉碧寒，驚喜道：「葉公子，是你！」在他身旁的几子上，放下一盞茶。

葉碧寒連忙說道。「翠袖，妳也在這裏！」

翠袖道：「是神姥她老人家到望江樓，將婢子與張大叔帶來這裏的，順便服侍姑爺。」

葉碧寒却發覺到，夏侯崇虎似乎極不願意提及韋秀眉，心中一直納悶着，但又不便動問。

待翠袖退出去後，夏侯崇虎才繼續說下去。「許庭儒與他背後那個傢伙，找愚兄的目的，乃是欲從我身上，得到一件寶物……」

「是什麽寶物？」葉碧寒問道。

「一柄犀角琥珀刀。」夏侯崇虎道：「這柄刀，據說是從天竺國流入中原的，由於那用犀角造的刀柄上，鑲滿了珍珠賓石，而刀身乃是用一塊通體碧紫的琥珀製成的，雖然只是一件供人把玩的珍品，却價值連城 少說點，也值百萬兩銀子，而這柄刀還另有妙用，據說可辟百毒，乃武林人夢寐以求的奇珍異寶！」

「夏侯大哥，小弟也會聽聞過有這麽一把刀。」葉碧寒道：「但小弟却不相信，那柄刀是在大哥的手上！」

「兄弟，有什麽根據？」夏侯崇虎滿有興趣地瞧着葉碧寒。

葉碧寒道。「大哥若是得到那柄犀角琥珀刀 那又何需送信給神姥前輩 請她老人家火急將百草解毒丸送來給你服食。祛解所中之毒！」

「葉兄弟果然聰穎過人！」夏侯崇虎讚賞地說道。「可惜，許庭儒的腦袋像是花崗石做的，硬是不開竅，姨母她老人家也會這樣對他說，他却不相信，說愚兄這麽做，乃是掩人眼目的手法，實則將那柄犀角琥珀刀收藏在一處隱秘的地方，他才不會上這個大當。」

「結果，老身惱火起來，將他打跑了，並警告他，若是仍寃魂不息的，下次再遇上他，便不再手下留情！」

「對於這種財迷心竅的人，若不敎訓敎訓他，讓他開開竅，他會死不心息的！」葉碧寒捏捏拳頭道：「夏侯大哥，知道是什麽人放出這個謠言的麽？」

「不知道。」夏侯崇虎苦笑一聲，有點憂慮地道：「幸好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似乎知道的人還不多，若是在江湖上傳了開來，只怕那些貪財愛寶的武林人，會如蟻附羶，愚兄那時就算有三頭六臂，也應付不了。」

葉碧寒聽得心頭悚然，担心地說道：「大哥憂慮得極是！這可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依老身看來，一時之間，這個消息不會傳到江湖上去的。」童無霜道：「要知道，知道這個消息的人，都不會那麽蠢，到處亂說的，除非他沒有奪寶之心，否則，就是再蠢的人也知道，多一個人知道，便多了一個人爭奪，他的機會就少了一分，是麽？」目光掃視了兩人一眼！

兩人不覺點點頭，覺得童無霜說得不無道理。

也因此，兩人心頭輕鬆了不少。

「夏侯大哥，還有天煞門那伙人，又是爲了什麽？」葉碧寒問。

「姨母她老人家也查不出他們的意圖。」夏侯崇虎略爲蹙着雙眉。「不過，有跡像顯示，天煞門那伙人，背後還有人指使的。」

「夏侯大哥，想必外面這幾日發生的事情，你都知道吧？」葉碧寒本想問一下有關他與韋秀眉之間的事情的，但話到口邊，還是改變了說話。

「姨母她老人家一直替愚兄留意外面的動靜，故此，愚兄對外面的動靜，全部知悉。」

一頓，接道：「愚兄匿藏的這座莊院，乃是揚子江酒樓那位被天煞門挾因了的易姑娘的一位親戚的，想不到却因此而連累了她，也不知天煞門的人，怎樣查出愚兄曾與她見過面的！」

「崇虎，那些人之中，最難應付的是天煞門中人。」童神姥插口說：「務必要小心！」

「姨母，多謝你老人家提醒。」夏侯崇虎朝童神姥恭敬地點點頭。

「大哥，你準備怎樣應付那些人？」葉碧寒問。

「這個——」夏侯崇虎沉吟了一下，才以商量的口吻說道：「葉兄弟，你心思靈敏，對於整件事情也已明白，說說你的主意吧。」

葉碧寒忙謙道：「大哥，你太誇獎小弟了，小弟何德何能，怎敢越俎代庖！」

「葉兄弟，別謙了，愚兄雖然是當事人，但有謂：當局者迷，何況，愚兄雖說有姨母她老人家代爲打探留意外面的消息，但總不及兄弟你身歷目睹那麽清楚的啊，更且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童神姥插口打斷了夏侯崇虎的話，對葉碧寒說道：「葉少俠，崇虎說得對，說說你的高見吧。」

葉碧寒知道再推辭，那便顯得矯作了，當下說道：「既然神姥前輩也這麽說，夏侯大哥，小弟就將拙見說出來，讓大哥與神姥前輩指正。」

「葉兄弟，快將你的高見說出來吧，愚兄洗耳恭聽。」夏侯崇虎笑着說。

葉碧寒歛神想了一下，這才說道：「神姥前輩，夏侯大哥，依小弟之見，雖則大嫂與易姑娘落在天煞門的手上，但天煞門目的只是利用她們逼大哥你現身露面，因此，依小弟之見，天煞門不會難爲大嫂她們的，而許庭儒那一撥巳經被神姥前輩趕走了，暫時也不用理會，至於那疤面人馬健行，他似乎不找到大哥報仇，誓不罷休，那咱們就先找上他，解決了他與大哥之間的恩怨，然後全力對付天煞門！」微頓，目光徵詢地看了夏侯崇虎與神姥一眼，說道：「未知神姥前輩夏侯大哥以爲然否！」

「嗯，果然是高見！」童神姥讚了一聲。

夏侯崇虎接口道：「葉兄弟，你的意見與愚兄所想的，可說不謀而合，天煞門與馬健行相較，自然是前者比較難應付，故此，必須傾全力去對付他們，那就要先解決了馬健行與愚兄的恩怨，以免顧此失彼。」

「崇虎，既然你也認爲葉少俠的高見不錯，那便這麽決定吧！」童無霜說。

「神姥前輩……請以後叫晚輩的名字吧。」

葉碧寒才說到這裏，夏侯崇虎也插口附和道：「姨母，你就叫葉兄弟一聲碧寒吧，那才不顯得生份。」

童無霜爽快地道：「那老身就托大，叫你一聲碧寒吧。」

「謝謝老前輩將晚輩看作自己人。」葉碧寒欠身說。

童無霜佯怪道：「碧寒，你這麽一口一聲前輩晚輩的，那可是不將老身當作自己人啊！」

葉碧寒忙改口道：「那碧寒就跟夏侯大哥稱呼您老人家一聲姨母吧。」

童無霜呵呵笑道：「這才是啊。」

× × ×

葉碧它一路奔掠不停，在白鷺島對面的那道河汊僱了一艘漁船，直搖向白鷺島去。

登上白鷺島，他便向島上的那個山頭上奔掠過去。

就在他登上山腰時，也有一條漁船在跟葉碧寒登岸約十數外的一處地方泊上了，從船上跳下一個人來，略為張望了一下，便一逕往那座山頭掠去。

看清楚了，那人赫然是疤面人——馬健行！

掠上山腰，馬健行停下來，略一打量，便向山腰的右邊掠去。

那一面正好是葉碧寒掠去的方向。

才繞到另一面，便赫然發覺到，有一個人正站在一棵樹下，由於有一條枝椏恰好斜伸下來，那一片枝梢樹葉正好掩遮住那人的頭臉，也因此，馬健行在猝然之下看不到那人的樣貌。

但他立時便看出，那個站在樹下的人，不是葉碧寒。

——那人是誰了？

馬健行狐疑地直着眼珠打量着那人，警戒地走過去。

「閣下是誰，為何藏頭露尾的？」馬健行終於來到距那棵樹約二丈左右的地方停下來。」

那人却紋風不動，但却開口說道：「馬健行，我就是你不惜千方百計也要找尋到的人。」

馬健行乍聞之下，驚疑地疾聲道：「夏侯崇虎？」

「正是夏侯某人！」那人從樹下走出來。

「夏侯崇虎！」馬健行那張「爬」滿了「蚯蚓」的臉上顫了一下，眼中暴射出兩道狠毒兇厲的煞光來。

樹下走出來的那人，正是夏侯崇虎。

「馬健行，你怎會死而復生的？」夏侯崇虎顧盼之間，虎虎有威，那裏像是一個有傷毒在身的人。

這自然令到馬健行驚疑不已，不答夏侯崇虎所問，反問道：「姓葉的小輩呢？」他已思疑，葉碧寒是故意引他來這裏，設阱暗害他，故此，他的目光不斷地打量着附近的情形，暗察有無異動。

「區區在這裏，」一聲隨人現，從樹後轉出一個人來——葉碧寒。

「好小子，」馬健行臉上的「蚯蚓」蠕動了一下，瞥了從樹後轉出來的葉碧寒一眼，跟着轉望回夏侯崇虎的身上，「夏侯崇虎　我不管你今日會設下了什麽陷阱，老子也要與你清算一下當年的那一筆舊賬。」

他雖然思疑夏侯崇虎兩人故意將他引來這裏，是有什麽陰謀詭計，但他却不大相信　夏侯崇虎所中的傷毒這麽快便痊癒了，因此，他才會如此篤定，自忖可以應付有餘。

事實上，他是打聽到夏侯崇虎於力殲中條六豹時，受了頗重的傷毒，形同廢人，才這麽着急地要找到夏侯崇虎，一報當年被「殺」之恨。

因為他很明白，憑他的武功造詣，根本就不是夏侯崇虎的敵手，否則，當年也就不會被夏侯崇虎所殺了。

「馬健行，你既然應死未死，還不找個地方面壁思過，以贖前衍，却念念不忘報仇，你是無可藥救的了。」夏侯崇虎嚴言斥道：「你怎會該死不死的？」對於馬健行的「死」而復生，他心中是充滿了好奇。

葉碧寒也是。

「哼嘿！」馬健行那張醜臉牽動了一下，臉上那些浮突如蚯蚓的疤痕彷彿「爬動」了一下，顯得更形醜惡。「當年你一掌將老子擊得飛了出去，落在那處海崖邊，你以為老子沒了氣息，便是死了？嘿嘿，那知道老子的命大，一息尚存……滾跌下海崖下面的礁灘上，被海浪衝擊……醒來時，老子感到全身劇痛，臉上更是刀割般，伸手摸一下才發覺臉上滿是被那尖利的海貝之類的貝殼劃割得傷痕累累，身上腿上也是……那時候，老子經巳氣息奄奄，連老子自己也以為，活不了，但老子不想死，老子要報仇……幸賴收藏在老子身上的一瓶金創藥與保命續氣大金丹沒有被海浪沖走，就憑那兩瓶藥，加上滿腔的仇恨，老子奇跡般地活下來了……只是……臉上那些疤痕却弄得老子不似人形，簡直有如惡鬼，老子在第一次乍睹自己的容貌時，幾乎想自行了斷，但是，一想到這些都是你弄成的，仇恨之火熊熊燃燒，老子發誓：不殺你夏侯崇虎，老子絕不會自行了斷！」眼中閃射出兩道熾烈的仇恨之光來。

葉碧寒聽馬健行說完，總算明白了兩人之間的恩怨，但對於夏侯崇虎為何要殺馬健行，仍是不清楚，他想知道，可惜，馬健行却沒有說出來。

「馬健行，你硬是命大！」夏侯崇虎凜然目注於馬健行，「你不但是一個死有餘辜的人，也是一個不思悔過，冥頑不靈的人！」

「夏侯崇虎，別裝出一副悲天憐人的菩薩樣子來，你敢否認，你殺老子，不是為了韋秀眉！」馬健行厲聲怪叫。

「一點也不是，」夏侯崇虎坦磊地正聲道：「我是為了碧霞山莊杜老前輩的被殺，以及他的女兒被先姦後殺，才誓欲殺你這個衣冠禽獸，替杜前輩父女報仇，也替江湖除去你這十惡不赦的兇徒。」

一頓，續道：「事實上，秀眉正是因為我殺了你，便誤會我由於嫉妒你與她曾有交往，恐怕……才下毒手殺你，我才會在新婚第三日，便悄然離去……」

葉碧寒聽到這裏，總算隱約弄明白了，夏侯崇虎與馬健行以前曾是情敵，也明白了，夏侯崇虎為什麽一直沒有向他提起他有一位妻子的緣故了。

「難為你想得出這麽冠冕堂皇的說話來，」馬健行的眼中，閃過一抹驚悚之色。「你有什麽憑據，說老子就是殺死杜——知非父女的兇手？」他的氣勢似乎不像剛才那麽兇了。

「馬健行，我若沒有真憑實據，怎會一口便咬定是你！」夏侯崇虎說着從身上拿出一塊染了血漬的破布團來，一抖手，展揚開來。

葉碧寒急忙閃眼瞧去，只見那只有巴掌大的布塊上，赫然以血寫着幾個歪歪斜斜，觸自驚心的字，殺我父者，馬健行！

馬健行一眼瞧到那塊破布上的血字，神色驚變，抖震了一下，不自主微退了半步。

「這是我從杜小姐身上那件衣裙撕下來的！」夏侯崇虎威凜地道：「你想不到，杜小姐會在死前，偷偷地弄破食指，在衫裙內寫下你這個禽獸的大名吧！」

對於千里獨行馬健行的大名，葉碧寒在初出道時，便巳聽聞此人的大名，從傳聞中，他知道馬健行是一位獨行大盜，故有萬里獨行之稱，並且，聲名不惡——是一位俠盜，若不是眼前的夏侯崇虎將他的「底」揭了開來，他還不會知道此人真面目。

而他對於夏侯崇虎的為人，是絕對信得過的，他相信夏侯崇虎不會誣譭馬健行的。

雖然他出道不到五年，但他却知道，江湖上，多的是言行不一，掛羊頭，賣狗肉，欺世盜名的奸妄之輩。

這種人，往往要比惡名昭彰的黑魔煞星還要可怕。

× × ×

「你……」馬健行語聲啞嗄的。「但老子仍然認為，你是為了秀眉，才殺老子的，杜知非……父女之事，不過，是你欲殺老子的藉口。」

馬健行這麽說，無異是承認了，他確是殺死了杜知非，並將杜小姐姦殺了的兇徒。

葉碧寒最憎恨的就是這種衣冠禽獸，怒叱道：「馬健行，你那張臉弄得那麽醜怪，正是上天對你幹下的惡行的一種報應，好教你原形畢露。」

夏侯崇虎沒有再加辯白，說道：「隨便你怎麽說，我但求問心無愧，你不是要找我的報仇麽？那就快些動手吧！」

馬健行猙獰地道：「夏侯崇虎，你唬不到老子的，你以為裝出一副淡定從容的樣子，老子便會相信你巳傷毒痊癒了麽？不過，老子倒是懷疑你，在這附近佈下了什麽陷阱，誘老子踩下去，又或是以什麽計謀來對付老子。」

「隨便你怎麽想？」夏侯崇虎凜然道：「你既然不知悔過，惡性不改，那麽，我也不會放過你，仍一本初衷殺你為杜前輩父女報仇。」

一頓，又道：「聽着，這一次我不會再讓你『死』而復生的。」

接着轉對葉碧寒說道：「葉兄弟，請你站開一些，以免他疑神疑鬼的，勝之不武。」

葉碧寒點點頭，遵從地退開了去，在二丈外停下來。

「馬健行，你可以察看一下附近，看看我有沒有佈下什麽埋佈陷阱，才與我動手一搏。」夏侯崇虎磊落地道。

「本來老子只是有點思疑吧了，你這麽一說，老子可要看清楚，以免吃了虧，後悔就太遲了。」馬健行說着便展動身形，在附近察看起來。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葉碧寒不由冷冷地說了一句。

「小輩，老子殺了夏侯崇虎後，絕不會放過你。」馬健行獰聲說。

「你想殺人滅口，妄想！」葉碧寒冷嗤一聲。

「小輩，老子先殺了你！」馬健行厲吼一聲，撲向葉碧寒。

但却被夏侯崇虎攔了下來。「馬健行，你還是留點氣力，先殺了我，才殺我這位兄弟吧。」

頓一下，緊接說道：「信不信由你，我身上的傷毒巳經痊癒了，你肯定殺不死我。」

葉碧寒一直敬佩夏侯崇虎，就是因為他一向坦蕩磊落！

「你這麽說，以為可以唬住老子了？」馬健行道：「老子今日非殺你不可！」

話聲未落，人巳斜撲上去，刀光乍閃中，「嗖」地抖展出他那柄窄長的緬鐵軟刀來，「削削」聲中，刀光暴閃，橫七豎八、霎間向夏侯崇虎掃斬出十五刀。

他口中雖然說不相信夏侯崇虎傷毒巳癒，心裏也猜想他可能痊癒了七八分，但為了謹慎起見，他仍然不敢大意輕敵，故此，一出手便是他的成名絕藝，急驚風刀法。

顧名思義，他這套刀法以快疾為主，但却變化多端，令人無所適從，那自不免驚悚慌亂，那就可以乘勢擊殺之！

不少高手，就是喪生在他這套看似急疾，章法雜亂的急驚風刀法之下的。

夏侯崇虎在那剎那，目光閃灼如電，「嗆啷」一聲，也亮出了揹在背上的虎頭刀，急促地在身前劃了一個「十」字，只聽「鏗鏗錚錚」連串激响，便封擋了馬健行那十五刀！

馬健行心驚胆跳起來。

因為他巳看出，夏侯崇虎確是沒有虛言恫嚇，傷毒確癒。

雖然心生怯意，但他却沒有顯露出來，只好咬着牙，那張醜怖的臉孔兇厲有如惡鬼，刀勢倏變，那柄軟刀居然柔軟得有如一條鞭子，靈捷地捲削向夏侯崇虎的頸脖！

這簡直巳不是刀法，而是鞭法！

夏侯崇虎身形斜滑出去，虎頭刀反腕急截，削斬向馬健行的右腕臂！

馬健行縮臂遞進，「颯」地一聲，那一把軟刀挺直如槍，閃搠向夏侯崇虎的右脅！

葉碧寒看得目不轉睛，大開眼界，總算見識到，居然有人能夠將刀法、鞭法、槍法等幾種不同使法的武功，揉合起來施展，却含接得毫無一絲牽強生硬，可以說天衣無縫！

這就難怪馬健行名頭在江湖上這麽响了。

此人確有獨到之處。

夏侯崇虎一個大迴身，避過馬健行那一「槍」，身形藉勢旋拔起來，虎頭刀以雷電閃擊之勢，筆直地向馬健行的頭上劈斬下去！

那一刀之威勢，恍似天地為之一裂！

就站立在二丈外的葉碧寒，也感受到那一刀所發出的莫可擋禦的威力！

馬健行那張臉一陣悸搐，醜怖得恍似一堆「蚯蚓」在蠕動着，口裏發出一聲兇厲的嘶吼聲，居然整個人蹦射起來，軟刀以橫掃千軍之勢，急疾掃斬向夏侯崇虎的腰肢部位！

這是兩敗俱傷——拚命的打法！

葉碧寒乍睹及此，心神俱震，便欲搶撲過去！

但在那霎間，夏侯崇虎的身形一個倒翻，刀光翻閃，只見馬健行的身軀在空中震窒了一下，急墜下去。

而夏侯崇虎也刷地飄墜落馬健行身後七八尺的地上。

落地的馬健行脚步蹌動了一下，便穩住了，霍地一個轉身，啞嗥一聲：「老子與你拚了！」揮刀撲斬夏侯崇虎。

夏侯崇虎不但紋風不動，而且將刀收了起來。

葉碧寒在馬健行霍然轉身時，還看不出什麽來，到他揮刀撲向夏侯崇虎，他不由瞳孔暴縮！

他看到馬健行的身後自後腦起，沿着後頸直下到背鳩尾，忽然直直地暴現出一道血綫來！

——那是暴沁出來的血水！

跟着，馬健行的背後便裂開來，雖然沒有裏開兩爿，但自後腦至背脊鳩尾，那道裂痕深及骨髓，血箭標射！

而馬健行撲出去的身形也已蹌撲在地上。

葉碧寒瞧得呆怔住了。

今日，他才算眞正見識到夏侯崇虎的驚人神技！

× × ×

馬健行居然未死，勉強抬起頭來，嘎啞地道：「你……已練成了天神斬……神技？」

夏侯崇虎點頭道：「不錯，剛才我施展的那一招，就是天神斬的一式——倒劈華山！」

「老子……雖然不……甘心……但……終於……眞的死……」馬健行說到這裏，抬起的腦袋倏地向下一垂，偏首瞪眼，寂然不動。

夏侯崇虎吁口氣，搖搖頭道：「自尋死路！本來，你既然『死』而復生，就該悔悟前非，愛惜生命，奈何……怙惡不悛，這一次，你不會再『死』而復生了！」

馬健行那雙凝滯無光的眼珠定定地「望」向遠方天邊，再聽不到夏侯崇虎的說話了！

「夏侯大哥，小弟總算大開眼界。見識到你的驚人神技！」葉碧寒羡慕地對夏侯崇虎說，走過去。

夏侯崇虎拍拍葉碧寒的肩頭，鼓勵地道：「葉兄弟，你也不賴，假以時日，憑你的資質，成就當在愚兄之上！」

「大哥，小弟有自知之明……」葉碧寒才說話，倏地，一聲鶴唳九霄般的長鳴聲劃空傳來，令到他不由語聲一窒，隨即疾聲道：「大哥，是神姥前輩發出的報警訊號！」

「那一定是發現了天煞門中人的踪跡了！」夏侯崇虎神色微變了一下。「兄弟，愚兄這時候還不宜與天煞門的人照面，咱們快走！」

「大哥，他呢？」葉碧寒指一下地上馬健行的屍體。

「將他帶走！」夏侯崇虎伸手一把抄起馬健行的屍體。「免得被天煞門中人從他身上的傷痕，看出是愚兄殺死他，因此破壞了咱們的計劃。」

又一聲長鳴傳來。

夏侯崇虎邊往山下掠去，邊對隨在身旁的葉碧寒道：「葉兄弟，咱們快趕回藏着小船的島邊。」

× × ×

暮霧中，但見江水迷茫，偶爾有一點漁火閃爍一下，江風過處，水波翻湧。

夏侯崇虎與葉碧寒併立在江邊，面對江天，脚下江濤拍岸，發出動人心魄的轟轟聲，江風將兩人的衣衫斜飄起來，獵獵作响。

在兩人身後不遠的地上，正有一個土堆。

那就是萬里獨行馬健行的埋骨之所。

夏侯崇虎偉岸的身形在暮色蒼茫中，顯得有點孤落，兩眼遠望着水邊茫茫處，又發出一聲喟嘆。

葉碧寒的眼珠轉動了一下，側首問道：「夏侯大哥……你心中似乎有頗多的感觸……」

夏侯崇虎低沉地說道：「葉兄弟，我是感嘆人世間，爲何有那麽多不如意的事情！」

葉碧寒心頭一動，說道：「夏侯大哥，你是否有感而發——」

夏侯崇虎霍然低聲道：「葉兄弟，別吞吞吐吐的，你是否指愚兄與……秀眉的事？」

葉碧寒點點頭，道：「大哥，小弟不該……」

「不！」夏侯崇虎截斷了葉碧寒的話。「這件事愚兄是一直耿耿於懷，不吐不快！」

葉碧寒張口欲言，夏侯崇虎擺擺手，搶截道：「葉兄弟，當年愚兄與馬健行，都是拜倒在……她裙下之臣，那時候的馬健行是一個翩翩的美男子，而……她對我們兩人似乎一視同仁，事實上，換轉是我，在一時之間，也很難作出取捨！」

說到這裏，夏侯崇虎長吁口氣，續說道：「後來，她似乎聽到一點有關馬健行的壞話，才漸漸地對愚兄親近起來……在四年前的中秋前，嫁了給愚兄，而馬健行在她對愚兄親近後，仍然死纏，並且猜疑愚兄在她面前說了什麽壞話，因而將愚兄視作仇人……有一段時期，他忽然失了踪，後來給愚兄查探，才查出他在那段時間，幹下了令人髮指的惡行；殺了杜前輩父女並姦了杜大小姐，愚兄在探查出兇手是他後，不顧新婚在即，四出找尋他的下落，結果，讓愚兄在海門崖上找到他，當時，他正與她在一起，愚兄承認，當時確是有點妒意，正想指斥他是殺死了杜前輩父女的兇手，豈料，他却擺着要與愚兄公平決鬥，以決定她屬意誰，愚兄一聽，又見她不發一言，便誤會她聽信了他的什麽讒言，在妒怒之下，大喝一聲：『不殺你這惡賊，誓不甘休！』與他在崖上激烈打鬥

起來……結果，他被愚兄掌擊震飛，口鼻溢血，氣息全無，那知道他却命大，死不了！

「她看到愚兄擊殺了馬健行，一言不發，掉頭便走，愚兄忙去追她，欲向她解說一番，力證愚兄殺死馬健行，根本不是爲了恢妒，而是爲了替杜前輩父女報仇，爲江湖除去披着人皮的豺狼，但她却不聽，反而冷嘲熱諷，愚兄爲了不致誤會太深，也知道她在氣頭上，越解說，只會越弄僵，因此，愚兄便想待她心中平氣靜息後，才向她解說。」

說到這裏，發出一聲長嘆，才說道：「愚兄確是太愛她了，這或許可以說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吧！總之，愚兄愛她之深，簡直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而她一直避不見愚兄，愚兄那時候可說是寢食俱廢，愚兄與她的婚期已訂好了，請帖也發了出去，要是她反悔的話，那愚兄簡直沒有顏面再在江湖上露面，在婚期前三天，她忽然來找愚兄，愚兄以爲她誤會已消，正欲向她加以解說，她却掉下一句話，說是爲了不致在江湖上鬧出天大的笑話來，更不想以後不敢見人，所以，婚後如期舉行，便走了。

「當然愚兄正是顧忌到這一點，又加上實在太愛她，也以爲在結成夫婦後，再慢慢向她解說，她一定會明白過來的……」說到這裏，長嘆了一聲，感慨地道：「葉兄弟，爲什麽世上的人，總不能擺脫世俗覊絆，行事說話，都要顧及顏面，愚兄當年若是能够撇開世俗之見，洒脫一點，便不會惹下這麽一段煩惱了！」

葉碧寒忙開解地道：「夏侯大哥，人活在世上，便要受禮教的約束，不是有一句話說：『人言可畏』麽？聖賢如孔聖人，也未能脫俗，轉換是小弟，只怕比大哥陷溺更深！」

「說得對，像愚兄麽，只是一介武夫，而且，江湖人最重名聲顏面，又怎能脫俗出世！」夏侯崇虎接續着說下去：「婚禮如期舉行，自然有一番熱鬧，來飲宴的親朋戚友，莫不個個說愚兄與她是珠聯璧合，天造地設的一對，令到愚兄暈陶陶的，而她也一副羞喜難禁的樣子……那知道洞房之時，她便冷下臉來，拒不與愚兄同床……愚兄爲顧及顏面，只好隱忍着，豈料翌日，她居然冷言冷語奚落愚兄，說愚兄是儒夫，是卑劣小人，又說她有眼無珠，誤聽流言，之所以嫁給我，只是爲了顧及彼此的顏面……愚兄當時氣往上湧，怒斥她不知羞恥，在與愚兄訂了婚期後，還與馬健行約會，簡直不顧廉恥！並質問她，爲何指我是儒夫，卑劣小人！她反唇相稽叱罵愚兄造謠，中傷馬健行，故意讓她聽聞，並且，爲了不致讓馬健行當面指證愚兄，故此殺了他。愚兄越聽越是怒火攻心，無法控制自己，當下憤然道：『既然妳認定了我是卑鄙的儒夫，這個夫妻也做不下去的了，幸好我雖與你拜了堂，却未曾同床共枕，我沒有佔你什麽便宜，從此之後，各行各路！』說罷便離家而去，從此在江湖上到處流浪，不久，便遇上兄弟你了！」

葉碧寒聽他說完，細想一下轉換是自己，也會憤然離去的，這實在怪不得夏侯崇虎的。但是，那畢竟是他們夫妻的事，他是局外人，實在不便置啄，故此，他說道：「夏侯大哥，你這一走，豈不是令到……彼此間的誤會更深了。」

夏侯崇虎嘆口氣說道：「當時愚兄怒火中燒，根本就想不及此，後來雖然想到，但是……爲了顏面，愚兄也只好強撐下去……」

「大哥，這麽說來，你仍然……你仍然是想着大嫂吧？」葉碧寒定定地瞧着夏侯崇虎。

夏侯崇虎放眼遠望，喃喃地道：「畢竟，她是愚兄這一生人中，最愛的一個女人。」

葉碧寒高興地道：「夏侯大哥，那你是仍然對她念念不忘了？」一頓，又道：「大哥，大嫂這一次是來找你的，相信你也聽張順與翠袖說過了吧？看來大嫂已想明白了，而她也仍然愛你的！」

「葉兄弟，說不定，她找愚兄，是要愚兄公開宣稱，與她經已離異，從此毫無瓜葛！」夏侯崇虎低沉地說。

葉碧寒聽出夏侯崇虎的話中，有一份苦澀的味道，當下安慰他道：「大哥，小弟看得出，大嫂這次來找你，似乎已回心轉意，冰釋誤會……」

「葉兄弟，愚兄不想再說這教人煩心的事！」夏侯崇虎忽然揮揮手，截斷了葉碧寒的說話，迎着撲面而來的江風，長吁口氣。「葉兄弟，要不是爲了易姑娘，更不想忤逆姨母她老人家的好意，愚兄實在不想再與她見面！」

葉碧寒沉默了一下，才吶吶地說道：「夏侯大哥……有一句話，小弟不知應不應該說！」

夏侯崇虎臉現訝異之色，詫聲問道：「葉兄弟，你有什麽話，只管說出來，就算你說出什麽難聽的話，愚兄也不會怪你的！」

葉碧寒這才說道：「大哥，小弟聽到一個傳聞，說大哥你與易姑娘的關係不尋常！並且，在易姑娘被天煞門的人捉去後，更傳出一個消息，說大哥爲了易姑娘，拋離了大嫂！」

夏侯崇虎的臉色刹那變得很難看，雙手也拳握起來。

半响，才吐口氣，說道：「葉兄弟，你信不信愚兄是這種人？」

葉碧寒馬上搖頭道：「不相信。」

夏侯崇虎却定定地瞧着他。「憑什麽呢？」

「夏侯大哥，小弟一時之間也說不出來，但小弟就是認爲，像大哥這種重情義的人，不會是那種見異思遷的人！」

「葉兄弟，那你就錯了！」夏侯崇虎「語出驚人」。「愚兄也是人，自不免有七情六慾，況且愚兄在離開她後遇上易姑娘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愚兄在失意之下，乍然遇上了易姑娘這種嬌柔善解人意的姑娘，不瞞兄弟你，愚兄在當初那一段日子，確是有點喜歡易姑娘……」

葉碧寒却道：「小弟仍然相信，大哥不會是那種人！」

「葉兄弟，令愚兄想不到的是，易姑娘居然一厢情願地喜歡上我，愚兄有一段日子，確是與她過從甚密……後來……

愚兄想到，自己雖然與她已經分開了，畢竟還是有名無實的有婦之夫，再說……後來愚兄經過一番冷靜的思想後，終於發覺到，愚兄不是真的喜歡她，只不過在失意落寞之下，一時糊塗……故此，愚兄便向她坦言直說，表明心意，易姑娘在乍聞之下，自不免激動難禁，幸好她後來冷靜下來……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她沒有恨愚兄……但愚兄總是感到有點歉疚，對不起她……便提議與她結爲異姓兄妹，她也一口答應下來。」

「大哥，怎麽你沒有向我提起過，有這麽一位結義妹妹？」葉碧寒佻皮地笑說道。

「說起來，大哥一直沒有告訴你，是想讓你驚喜一下，同時，更想替你兩人做個大媒，故此，想在你們有機會見面時，才說出來！」夏侯崇虎調侃地說道，神情也比先一會輕鬆了一些。

葉碧寒臉上一陣發熱，赧然道：「大哥，別取笑小弟了，小弟與那位易姑娘從未見過面，就算小弟……人家易姑娘也未必喜歡小弟啊！」

夏侯崇虎宏亮地笑起來，拍拍葉碧寒的肩頭，說道：「葉兄弟，別担心，有愚兄替你們做大媒，愚兄担保我那位義妹，會對你一見鍾情！」

葉碧寒那張臉由熱變紅，幸好這時夜色已籠罩了大地，兩人也溶入了夜色中，故此，不會被夏侯崇虎看到他那羞赧的樣子。

「大哥，咱們還是回去吧，免得神姥前輩掛心。」葉碧寒不想再在這話題上說下去，以免自己更加侷促發窘。

仰望一下天上閃爍的星星，將圓未圓的月亮，夏侯崇虎感觸地發出一聲喟嘆：

「葉兄弟，那就回去吧。」

× × ×

天煞門中人自門主羅修，下至一般的門人，其中當然包括了天煞六衣，數一下只有二十人過外，在一處江邊跳下早已泊着的快船上，兩艘快船便掉頭離岸，順流而下，箭一樣在水面上滑射出去！

操舟的人絕無疑問，是個中能手。

兩艘快船滑行如飛，平穩異常，站在第一艘快船首上的天煞門主羅修，微微眯起雙眼，注視着前面江面的情形。

天煞門的這一次出動，行動異常迅速，而且計劃周詳。

只不知他們的這一次行動，目標是那一個！

舟行約兩里，站在舟首上的羅修突然舉手示意，快船的速度頓時慢了下來。

而羅修的目光，却一直注視着前面約三十丈過外，停泊在江心的一艘帶篷的木船。

那條木船靜靜的隨着湍急的江水輕輕地微蕩着，看不出一絲特別的地方來。

船頭船尾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不見有人。

像這種帶篷木船，停在江心中，那是常見的，根本不會引人注意，至於羅修爲何這麽注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艘船必然有什麽古怪，否則，怎會勞動到天煞門主羅修親自出動！

忽然間，羅修雙手往外一揮，兩艘快船便倏地左右分開來，疾往那艘快船抄夾過去。

木船上依然沒有動靜。

眨眼間，兩艘快船便滑射到那條木船前，也就在這刹那，木船的後篷艙中，鑽出一個人來。

那人一身船家打扮，年約三十六七，一身膚色黝黑，目光掃瞥之下，一眼看到兩艘快船如箭般自左右滑射過來，神色驟變，急扭頭朝船艙內說話。

羅修自是不會讓落在網中的魚兒溜走，疾喝一聲，兩舟滑射更快，箭一樣射向那條木船。

那漢子不知對艙內說了什麽話，只見他扭回頭，猛地竄向船尾，手起刀落，將那條繫着石碇的繩索斬斷。

錨索一斷，木船失了控制，船尾一搖，急劇地搖晃起來，而前艙中也竄出一個人來，一手抽起一根竹篙，振臂擲向羅修那艘快船。

那擲篙之人，赫然是虎虎生威夏侯崇虎。

這麽說來，羅修率領門下乘舟趕來，原來是衝着夏侯崇虎而來的！

× × ×

這時候，兩艘快船已一左一右，滑行到木船的兩側，相距木船約二丈過外，羅修那艘快船倏然停下來，只見他迎着那勢道不怎麽急勁射來的竹篙揮袖反捲出去，那支竹篙便被捲住，接一甩，那支竹篙斜斜反射向船尾那個急急抓起木槳欲搖的漢子。

而另一艘快船則一滑而下，越過了木船，接掉首一橫，恰好攔阻在木船前面！舟上面對木船這一邊的天煞門人，手上赫然執着可以連發的弩箭，對準了船頭上的夏侯崇虎！

那個船家模樣的漢子瞥到那根竹篙激射過來，嚇得他大叫一聲，棄槳一頭跳入水中，逃命去也。

那條木船沒有人操持，頓時被水流冲得打着轉順流漂去，而夏侯崇虎似乎不熟悉船上的操作，忙亂失措。

剛才，羅修在眼見那支竹篙飛來時，從那勢道已看出，擲射的勁道不怎麽凌厲急勁，及至他一袖捲飛竹篙，更加從感覺上肯定了，而他的心頭，也輕鬆了不少。

因爲這足以證明，夏侯崇虎的傷毒雖有起色，但還未完全痊癒，功力自然也未全復，這就不難對付了。

——夏侯崇虎的大名，羅修可說聽聞已久，更聽聞他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物，從江湖傳聞中，夏侯崇虎的一身武功，已達登峯造極的境界，他雖然自信不輸與夏侯崇虎，但他沒有必勝的把握，那自然不敢輕敵了。

只要夏侯崇虎一身功力還未全復，那麽，這一次可說是手到擒來了。

所以，羅修心中竊喜不已。

而船上，似乎除了那個跳水逃命的漢子及夏侯崇虎之外，沒有其他人。

羅修的心頭更加篤定。

但仍要盡快將夏侯崇虎擒下，不然，若是葉碧寒及神姥恰好乘船來看望夏侯崇虎，那就大費手脚了！

所以，他在捲飛那支竹篙的刹那，身形一縱，向那艘木船掠過去。

忙亂地抓起一根竹篙，正欲撐動木船的夏侯崇虎疾忙沉喝一聲，挺篙飛刺向縱掠過來的羅修！

但那一篙刺出的勁道與勢道，根本就不似是一個頂尖高手發招所具的氣勢，羅修手一抄，便自抓住竹篙刺來的那一頭，左掌一切，那根竹篙「刷」地斷爲兩截，斷口比刀切還齊整！

那刹那，羅修亦已掠落在船篷上！

而他的心頭也更加輕鬆！

「颯」地一聲，夏侯崇虎一個竄欺，手中斷篙兜心向羅修刺去！

羅修手上的斷篙一撩，便將刺來的斷篙撩撥出去，更順勢向前一送，捌向夏侯崇虎的右肩頭！

夏侯崇虎脚步一蹌，歪閃開去，被撩撥開去的斷篙以橫掃千軍之勢，掃砸向羅修的下盤。

羅修足尖一點，縱跳起來，捌空的斷篙反豎起來，往下疾拄，「啪」地一聲，夏侯崇虎那根斷篙砸擊在羅修那根筆直拄下的斷篙上，只聽夏侯崇虎悶哼一聲，雙臂一震，斷篙脫手震飛開去，「通」地一聲，飛墜落江面中！

那刹那，羅修藉勢鬆開斷篙，凌空飛撲向蹬地晃退了一大步的夏侯崇虎，一掌拍向他的左肩頭！

夏侯崇虎掙扎着遞出一掌。

兩掌相擊，夏侯崇虎悶叫一聲，身形劇晃，張口噴出一口血來，「蓬」地一聲，一跤跌落在船頭上，差一點便跌翻落江中。

羅修的身形凌空一個翻滾，左手一把抓住夏侯崇虎的右肩井穴，右手出指如風，一連疾點了他胸前五處大穴，這才鬆手一個倒翻，飄墜落船頭上。

夏侯崇虎躺在船頭上，滿咀是血，臉色蒼白，胸脯急促地起伏着，一雙眼却瞪得渾圓，怒視着羅修。

羅修一臉得色。

他終於輕易地擒下了名震江湖武林的夏侯崇虎！

忍不住，他仰首狂笑起來。

他想到將夏侯崇虎帶回去後，他便可以得到夢寐以求的東西，怎不敎他高興欲狂！

「天煞門主羅修？」夏侯崇虎待羅修笑聲漸過，才啞聲地問道。

「正是本門主！」羅修傲然道。

這時候，那兩艘快船已先後靠攏上木船，天煞六衣分別從快船上跳過木船。

「羅門主，我想遍了，也想不出，與貴門有什麽恩怨過節。」夏侯崇虎氣促地說道，顯出他受了頗重的內傷。

「沒有！」羅修搖頭道：「並且，你我還是第一次照面！」

「那我想不明白，貴門爲什麽要將我擒下？」夏侯崇虎定定地瞧着羅修。「並且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

「本門主可以告訴你，本門之所以用盡心機要將你擒下，乃是受人所托！」羅修的眼中忽然射出異光來。

「你終於如願以償了！」夏侯崇虎冷然道：「天煞門什麽時候淪爲聽人使喚的走狗門派？」

「住口！」羅修眼中閃出一抹兒光來。「若不是所托之人要本門主盡量不可傷害你，本門主這就敎你知道，口沒遮攔的代價！」

「肉在俎在，切剁悉聽尊便！」夏侯崇虎倔強地冷笑道：「可以說出指使你的主子是誰麽？」

「你——」羅修似想發作，但忍住了，冷酷地道：「你見到了那人，自然會知道！」一頓，續道：「之後，本門主管敎你一生一世也記着，開罪本門主所付出的代價！」

接朝天煞六衣喝道：「將他扛過快船上！」縱身跳回快船去。

天煞六衣轟應一聲，七手八脚，將夏侯崇虎抬過快船。

兩艘快船立時掉轉頭，逆流衝去。

那艘木船在無人駕馭之下，漂漂蕩蕩地，轉着向下流頭飄去。

× × ×

在江口鎭靠着江岸的鎭東頭外面，有一座依江而建的莊院，那就是天煞門臨時駐紮之地。

夏侯崇虎就被帶進了這座莊院的前進偏廳中，被放在一張椅子上，由天煞六衣看守着。

羅修一直向裏面走去。

大約一盞茶時份，一名天煞門人走來對天煞六衣說：「奉門主諭命，帶夏侯崇虎到後堂。」

天煞六衣中的黑白兩衣上前將夏侯崇虎扶起來，在其餘四衣的簇擁下，向裏面走去。

終於來到後堂內。

堂內當中幷排擺放着的兩張交椅上，分別坐着天煞門主羅修，一個臉上垂遮着一塊羅紗的女子。

從那女子與天煞門主並排而坐，可以猜到，她的身份不比羅修低。

但由於她臉上垂遮着一塊羅紗巾，故此，被挾帶到後堂的夏侯崇虎，無法看到她的容貌。

不過，他却隱約猜到，那女子極可能就是那個能夠使得動天煞門的人。

換言之，也就是要「見」他的人。

黑白兩衣在羅修的手勢示意下，將夏侯崇虎放在地上，這一次，沒有那麽優待了。

夏侯崇虎却掙扎着站起來。

雖然已經成階下囚，但却不能沒有骨氣。

夏侯崇虎雖然不能看到那女子的容貌，但却可以感覺到，那女子自他被挾入後堂，那雙眼便透過羅紗巾，射出兩道目光，直射在他的身上。

他雖然不停地轉着腦筋，但就是想不出，那女子會是他曾認識的人！

羅修一直沒有開聲，但却不時閃眼瞥一下那女子，眼中閃流着異光。

夏侯崇虎定定地站着，雖然他很想知道那女子是誰，但他却按捺着，靜待那女子開口說話。

——那女子一定會開口說話的！

果然，在經過一陣幾乎落針可聞的難耐靜默後，那女子終於開口了。「夏侯崇

虎，咱們又見面了！」語聲尖銳，顯出她頗激動！

夏侯崇虎平靜地道：「妳是誰？」

「哈哈……」那女子尖笑起來，那方羅紗巾在她尖笑中，飄動起來，可惜，沒有跌下來，所以，仍然看不到她的眞面目。「夏侯崇虎，你不會忘記我曾對你說過的一句話吧？」一頓，字字清晰地道：「『再見面的時候，我要你像狗一樣爬在我的脚下乞求』！」

那女子最後那句話還未說完，夏侯崇虎整個人猛地震動了一下，雙目陡睜，激聲道：「妳……妳是多情仙姬花婀娜！」

「哈哈，夏侯崇虎，你還記得我在三年前對你說的這句話！」那女子尖笑聲中，衣袖一揚，一把將臉上那方羅紗巾扯脫下來，露出顏面來！

那確是一張艷麗嬌媚得令人目眩的顏面。

多情仙姬花婀娜！

「是你！」夏侯崇虎像是被扎了一刀般，發出一聲呻吟！

羅修却一臉傾慕痴迷之色，直勾勾地瞧着花婀娜。

「你我又見面了！」花婀娜怨恨地看着夏侯崇虎。「想當日，我跪在你的面前，苦苦求你愛我，讓我跟着你，你却鐵石心腸，棄我如敝履！那時，我便發下毒誓，有一日，我也要教你跪在我的脚下，向我乞求，我的心願終於實現了！」瘋狂地尖笑起來。

羅修在花婀娜說出當年痴纏夏侯崇虎的話時，面上閃現出一抹妒嫉之色，眼中殺機隱現。

夏侯崇虎嚴正地道：「花婀娜，當日是你一廂情願，死纏硬扯跟着我，我曾三番四次對妳說，我根本就不喜歡妳，也不會喜歡妳，但妳却執迷不悟，爲人爲己，我才對妳那麽决絕，妳不諒解我，反而記恨在心，眞教我心寒！」

「夏侯崇虎，你說，你說我到底有那一點配不上你！」花婀娜激憤怨恨地在尖叫。

「花婀娜，我與妳根本是兩種人！」夏侯崇虎昂然說道：「有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况，我……已是使君有……婦，怎能够再與妳……胡來！」

「好！好！好！」花婀娜怒笑道：「夏侯崇虎，你以爲你是什麽人？再世潘安？不怕對你說，我當日之所以纏着你，是貪新鮮，想看看你是不是虛有其表！你却不識抬擧！」

「花婀娜，妳到底意欲何爲？」夏侯崇虎不想再聽下去，急急接口說。

「我要你像我當日跪在你面前哀求你那樣，也跪在我的面前，照做一次！」花婀娜怨憤地道。

「花婀娜，你將我夏侯崇虎看作什麽？沒有骨頭的人？」夏侯崇虎怒聲道：「男兒膝下有黃金，士可殺，不可辱，我寧死也不做那種豬狗不如的事！」

「有骨氣！」花婀娜不怒反笑。陰陰地說道：「夏侯崇虎，我一定要你自動跪下來，向我苦苦哀求！」

「休想！」夏侯崇虎昂起頭，一副寧折不彎的氣概。

「將人帶出來！」花婀娜喝叫一聲。站在堂外的兩名天煞門人應喏一聲，急步向外走去。

花婀娜惡毒如蛇蝎般注視着夏侯崇虎：「你不會猜不到，即將押出來的那兩個人是誰吧？」

夏侯崇虎的臉色刹那遽變，疾聲道：「花婀娜，就算千刀萬剮，你只管衝着我來……」

「夏侯崇虎，你着急了麽？」花婀娜陰毒地笑道：「我還以爲，你對她們也像對我那樣，一副鐵石心腸！」

「妳好卑鄙，好惡毒！」夏侯崇虎怒罵。

「住口！」羅修厲喝！

花婀娜却朝羅修飛了個媚眼，嗲聲道：「羅門主，讓他罵吧，這證明他對她們着急關心，咯咯，待會，他就會像狗一樣，爬下來，有好戲看了！」

羅修在花婀娜的媚眼嗲聲下，整個人恍似雪人般，溶化了。

× × ×

這就怪不得，他甘爲花婀娜所用了。

被天煞門人帶入後堂的，是韋秀眉與易寧。

夏侯崇虎一見兩人，神情震動了一下，張口欲言，但却啞住了。

他是不知叫那一個才好。

「大哥！」易寧乍見夏侯崇虎也成了階下囚，又驚又急，脫口叫出來。

韋秀眉那刹那的神情極之複雜，口齒嚅動，却沒有叫出聲來，但一雙目光，却凝注在夏侯崇虎的身上。

「夏侯崇虎，一個是你的妻子，一個是你的相好……」

花婀娜才說到這裏，便被易寧怒叱一聲，截斷了她的說話。「妳亂說什麽，妳不要臉！我可不像妳那麽無恥，告訴妳，我與夏侯大哥是結義兄妹！」

韋秀眉在乍聽花婀娜說易寧是夏侯崇虎的相好，臉色變得很難看，及至易寧怒斥花婀娜，她的臉色才好轉過來。

「花婀娜，妳是想用她們來要脅我？」夏侯崇虎睜眼怒道。

「你既然這麽說了，我也不怕坦白告訴你。」花婀娜冷酷地道：「你若不跪下來向我乞求，我便命他們將她們一刀刀地割下身上的肉，直到你跪下來！」

韋秀眉與易寧聽聞之下，同時打了個寒噤，怒聲罵道：「妳敢！」

「我爲什麽不敢？」花婀娜殘酷地冷笑道：「你們在我的眼中，有如兩頭待宰的母豬！」

韋秀眉怒罵道：「妳是一頭惡毒的母狗！」

花婀娜那張臉登時扭曲起來，尖厲地嘶罵道：「賤人，我就命人先將妳的舌頭割下來，看妳還鬼叫什麽！」

說着，便向站在韋秀眉身後的一個天煞門人大聲喝道：「將那惡婦的舌頭割下來！」

那名天煞門人呼應一聲，擧步走向韋秀眉。

「且慢！」夏侯崇虎暴喝一聲！

「怎麽？不忍心？」花婀娜惡毒地笑說道：「那就快些在我面前跪下來吧！」

「崇虎，男兒膝下有黃金，別爲了妾身而氣概盡喪！」韋秀眉在情急之下，疾叫出聲。

那刹那，夏侯崇虎的神情一陣激動，朝韋秀眉擺擺手，向花婀娜道：「要我跪下可以，但妳要先放了她們！」

「不成！」花婀娜道：「若是先放了她們，那豈不是不能再威脅你？你先下跪，我才放人！」

「好！」夏侯崇虎决然道：「一諾千金！」

「一諾千金！」花婀娜接口道。

「夏侯大哥，不要，小妹寧願死，也不要看到你曲膝折腰！」易寧大叫着撲前去。

韋秀眉也叫道：「崇虎！萬萬不可！」也撲向夏侯崇虎。

那兩個天煞門人欲攔阻，却慢了一步，花婀娜尖喝道：「快將她們拉住！」

但韋秀眉與易寧已撲到了夏侯崇虎的身邊，一齊攔住他，不讓他走前去，跪倒在花婀娜的脚下。

那刹那，由於韋、易兩女是橫身擋在夏侯崇虎的身前，也就是背對着花、羅兩人，遮蔽了兩人的視綫，因此，看不到夏侯崇虎的咀唇嚅動了幾下，待到那兩個天煞門人搶上前，伸手欲拉兩女時，夏侯崇虎忽然手一撥，硬是將兩女撥得踉蹌斜跌開去，口裏說道：「爲了救妳們，就算是死，我也不怕，何况是跪下來！」

那兩名天煞門人冷不防之下，幾乎被韋、易二女撞倒。

而夏侯崇虎已搶步來到花婀娜的前面，雙膝一曲，向下跪倒！

在夏侯崇虎快步走到她面前時，花婀娜雖然知道夏侯崇虎已被點了重穴，加上傷毒未癒，比一個普通人還不如，但她仍然暗自提防夏侯崇虎會不顧一切地向她撲擊，及至看到夏侯崇虎曲膝向她跪下，她才放鬆下來，臉上並綻開一絲解恨的笑容來。

羅修在那刹那也暗自防備着，隨即也放鬆下來。

豈料，作勢曲膝跪下去的夏侯崇虎，却猝然雙腿一蹬，竄撲向花婀娜，探手一把便抓扣住她的右手腕脈！

花婀娜臉上那一絲笑容登時僵直凝住了。

被點了穴道的夏侯崇虎，身手居然這麽快捷迅疾，大出花婀娜與羅修意料之外，故此，花婀娜來不及有所反應，便落在夏侯崇虎的手中，而羅修也自然來不及加以出手阻截了！

堂內外的每一個人——除了夏侯崇虎與易、韋兩女外，都被夏侯崇虎那不可思議的動作弄得怔愣住了。

因爲觀諸夏侯崇虎剛才的動作，簡直捷逾虎豹，那裏是一個身上五處大穴被制的人所能施展的，但他明明是被點了穴道的啊，這怎麽解釋？

就連親手點了夏侯崇虎穴道的羅修，也百思不得其解，因爲他對於自己的點穴功夫，深信比一般的點穴手法要高明得多，就算內功深厚的高手，也不可能運功衝開被封的穴道！

但夏侯崇虎的穴道看樣子是解開了！

× × ×

突變才生，一變又起！

韋、易兩女在驟變乍生的刹那，也分別以迅速的手法，制住那兩個拉扯住她們的天煞門下！

而韋、易兩女身上的穴道，也是羅修親手點封的。

好明顯，韋、易兩女被點封的穴道，也解開了。

是誰替她們解開穴道的？

忽然，外面有人呼喊起火，同時間，自堂外飛掠入兩條身形來，一下子便擊倒了守在堂外的數名天煞門人，直搶入大堂內！

一男一女，一少一老。男的是葉碧寒，女的是雲中神姥童無霜！

天煞六衣立時與葉碧寒與童無霜動起手來。

韋秀眉、易寧則聯手應付那些天煞門中人。

外面的喧嘈聲更甚，其中也夾雜了打鬥聲。

一刹時，堂內堂外，亂成一片。

只有夏侯崇虎與羅修對峙着。

若不是顧忌到落在夏侯崇虎手上的花婀娜，羅修早已向對方動手了。

「你已練成了九宮移穴大法？」羅修終於想到，只有這個可能，才能解釋得了夏侯崇虎爲何忽然穴道會解。

那就是說，他根本沒有點封了夏侯崇虎身上的穴道！

「不錯！」夏侯崇虎道：「在你點我身上穴道時，我已將身上的所有穴道，偏移開去，所以，你雖然點穴手法異常高明，但却點封不中我身上的穴道。」

「你身上的傷毒已癒，功力亦復，這一切，只是做戲騙本門主？」羅修雙眼瞳孔暴縮。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夏侯崇虎道：「我若不將你騙倒，又怎能這麽快便直搗虎穴，知悉主使你的是什麽人，並解救了她們！」

「那麽，她們的穴道，也是你替她們解的了？」羅修口中的她們，自然是指韋、易兩女了。

「不錯。」夏侯崇虎道：「我以六神通穴神功，在推開她們的刹那，分別自她的肩井，寸關兩穴，傳入一股六陽通穴神功，那股內炁便逐一撞開通過所有被封的穴道！」

羅修聽夏侯崇虎居然練成了兩種極難練的神功奇技，心中大駭，但在眼前的情形下，說什麽也要硬挺下去，因爲他實在迷戀花婀娜，他說什麽也要自夏侯崇虎的手上將她救出來。

因爲他還未從花婀娜的身上，嚐到甜頭！

而他也知道，若不與夏侯崇虎分出高下，這個局面根本不能了結。

所以，他撤出了兵器——鎖喉奪！

「夏侯崇虎，你敢與本門主放手一搏麽？」

夏侯崇虎宏笑道：「天煞門名震武林，你的天罡地炁混元功，據說是武林一絕，我怎能不領教領教！」

一頓，沉宏地道：「再說，我若不與

你一搏，只怕你也不會放咱們離去！」

說話中，鬆開了業已被他點了穴道的花婀娜，「嗆」然聲中，撤出了執在左手上的虎頭刀！

那是葉碧寒掠入堂內的剎那，抖手擲給他的。

兩人即時擺開了架式。

以快打快。只見奪光如電，又有如旗火爆散，激矢鑽射，盡往夏侯崇虎身上各處要害招呼，天煞門主羅修這一手天網地羅奪法，不知多少高手，喪在其下。

但夏侯崇虎也非弱者，虎頭刀霍霍展佈開來，刀光如濤，自刀上發出的刀芒，激撞閃湧，硬是將羅修的鎖喉奪拒擋於體外。

陡地，羅修暴喝一聲，施展出天罡地炁混元功！

一剎時，氣流激漩，有如一個個無形的鋼箍，往夏侯崇虎的身上套來。

夏侯崇虎的刀光一下子歛束了。

羅修全力施為。

但就在這剎那，刀光暴漲，一道燦亮如電光般的芒炁隨着一聲雷擊般响聲連閃三閃，羅修一個身子猛地歪歪斜斜地衝跌開去。而他手上的鎖喉奪，斷成了三截。

再看清楚一點，只見自他的頂門直下鼻樑，人中，喉頭，沁出一道血綫來！

「你……已練成了……天神斬？」羅修幾乎站不穩，一句話出口，那道血綫便爆裂開來，鮮血標射！

「對！」夏侯崇虎這剎那整個凜若天神。

「那一招就是天神斬中的雷公劈！」

語聲未落，羅修的腦袋以至頸脖，齊中爆裂成兩爿，血漿溢流，「蓬」地跌落在地上，死狀慘怖！

花婀娜發出一聲恐駭的尖叫聲。

那一聲尖叫，令到打鬥中的所有人，停了手。

天煞六衣只剩四衣，都負了傷。

葉碧寒身上也有兩地方流着血。

童無霜雖然無損，也氣息急促。

韋、易兩女身上的衣衫也有破損，幸未傷及皮肉。

那些天煞門人只有寥寥數人還站着。

所有人的目光都瞧着地上死狀慘怖的羅修。每一個人的臉上，都露出恐駭的神色來。

「崇虎，天神斬太霸道了，以後，還是不要隨便施展。」童神姥吸口氣，對夏侯崇虎說。

「姨母，甥兒本來也不欲施展的，無奈甥兒若不施展，必會死在他的天罡地炁混元功之下……再說，他也死有餘辜！」

夏侯崇虎恭聲道：「甥兒以後若非必要，決不會輕易施展！」

接轉對僵坐在交椅上，恐懼地睜着雙眼的花婀娜道：「本來，以妳之所作所為，雖不至死，但也不能輕易放過妳！但羅修已死，我也不想為難一個女子，希望你從此之後，悔悟改過，否則，若仍執迷不悟，我不會再放過你！」

說着，解開了她身上被點封的穴道，叱喝道：「快走！」

花婀娜原本以為夏侯崇虎必然不會輕饒她的，所以，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及至聽夏侯崇虎放過她，霎時如聞大赦，慌不迭抱頭鼠竄出去。

天煞四衣與那些門人，眼見門主已死，哪裏還敢再動手，跟着花婀娜向外竄奔，剎那，只剩下夏侯崇虎等五人。

× × ×

「易妹子，來，我替你介紹一下，這位就是愚兄不時向你提起的好兄弟葉碧寒。」夏侯崇虎一把將葉碧寒拉到易寧的面前，笑道：「妳不是很想見一下愚兄這位好兄弟的麽？」

易寧與葉碧寒相對一眼，兩人的一張臉，剎時紅了起來。

「易姑娘。」葉碧寒害臊地向易寧施了一禮。

易寧忙還禮，羞赧道：「葉公子。」

「好了，你們現在已經認識了，也就是朋友，不用那麽拘謹生份了。」夏侯崇虎直向葉碧寒眨眼。

葉碧寒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心頭狂跳，變得木訥起來。

旁邊的童神姥看到韋秀眉一直閃眼瞥着夏侯崇虎，做老人家的，自然看出她的心意，當下笑對易、葉兩人道：「易姑娘，碧寒身上負了傷，老身又老眼昏花，還是由你來替碧寒裹傷吧！」說着，上前將葉、易兩人拉着就往外走；同時朝他們使了個眼色。

兩人頓時明白過來，跟着童神姥向外走。

堂內就剩下夏侯崇虎與韋秀眉兩人。

有好一會，兩人都彆扭地默然着。

自然的，兩人皆很激動。

忽然兩人像是靈犀相通般，同時抬眼瞥向對方。四道目光相觸，有如心電交流，兩人不約而同地張口叫道：「崇虎！」

「秀眉！」

「崇虎，你還恨妾身麽？」韋秀眉忐忑不安地瞧着夏侯崇虎。

「秀眉……我……怎會……恨妳？」

夏侯崇虎本身想說「我一直想着妳」的，但話到口邊，却說出那句話來。

「崇虎……是我錯了，我不該聽信馬……的讒言，誤會你……你原諒我麽？」

韋秀眉的眼中有淚光流動着。

「秀眉，我……一直那麽……愛你！」夏侯崇虎終於說出心裏的話來。

「崇虎！」韋秀眉流出淚來，撲人夏侯崇虎的懷中。夏侯崇虎也張開雙臂，將她緊緊地摟住。

「崇虎，你不會再離開我麽？」韋秀眉緊偎在夏侯崇虎溫暖的懷中，夢囈般呢喃道。

「一生一世，再不分離！」夏侯崇虎輕撫着韋秀眉的秀髮。

忽然，外面响起「嗤」的一聲笑聲，兩人有如受驚的兔子般，一下子分開來，往外一看，原來童神姥，葉碧寒、易寧還有張順、翠袖，不知什麽時候，掩躡在堂外，探頭往內張望着，看到兩人乍然分開來，不由都哄地歡笑起來。

夏侯、韋兩人的臉剎時紅了。

易寧拍掌笑道：「大哥，小妹祝你夫妻和好如初，恩恩愛愛到白頭！」

童神姥等人都歡笑起來。

夏侯崇虎與韋秀眉互相看了一眼，臉上也綻出歡愉的笑容來。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五

徐玉珊·編繪

岳飛掛帥（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自從岳飛在青龍山殺敗金兵以後，趙構料定南京已無危險；又見張邦昌獻來傳國玉璽，心中更是高興。不但赦免了張邦昌降金之罪，還封他為右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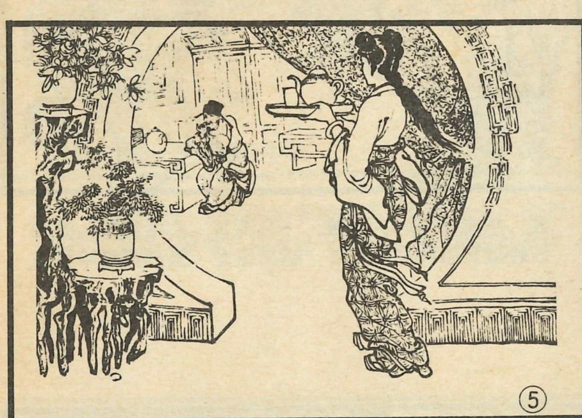
2　張邦昌這樣反復無常，引起太師李綱的懷疑和憤怒，但張邦昌獻玉璽有功，不便立刻揭發出來，只有在退朝以後，提醒趙構疏遠他。趙構點頭稱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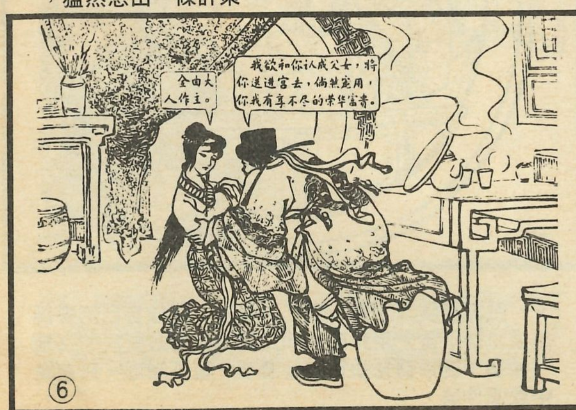
3　張邦昌原想取得皇帝信任，再掌大權，趁機和金兀朮勾結，誰知滿朝文武都疏遠他。他只好裝出一副誠誠懇懇的面孔，和大家周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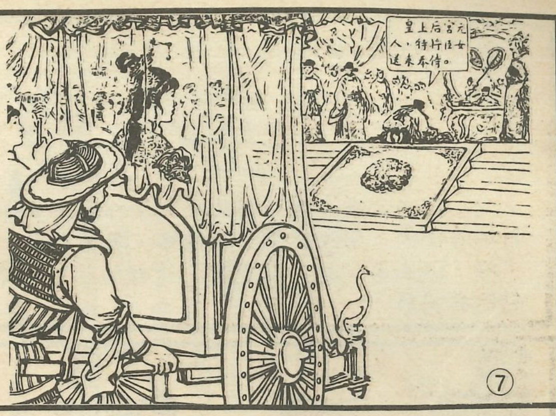
4　這兩日，張邦昌假仁假義奏請提升岳飛為元帥。趙構對他的奏本竟不置可否。



5　張邦昌十分惱火。他想："皇上對我冷淡，全是李綱的主意。有朝一日讓你曉得我的厲害。"正在咬牙切齒，恰好侍女荷香送茶進來，他見荷香有些姿色，猛然想出一條計策。



6　張邦昌讓荷香作女兒，預備將她獻給皇帝，取得皇帝寵信。這樣一來自己有了內綫，管叫皇帝對他言聽計從。



7　張邦昌把荷香妝扮一番，將她送到行宮，自己入見趙構，大獻殷勤。



8　趙構是個好色之輩，一見荷香，心中歡喜。張邦昌趁機又請拜岳飛爲帥，趙構應允。張邦昌暗暗歡喜。



9　張邦昌陰謀的第一步已經奏效，便按自己的安排施展詭計：首先用拜帥的辦法除掉抗金最堅決的岳飛。他領了皇帝召見岳飛的旨意後，並不辦理，只在家中飲酒作樂。



10　過了幾日，張邦昌上朝奏道："岳飛因金兵犯界，不肯應詔。"趙構整日和荷香厮混，對朝事不大注意，聽說岳飛不來，也就作罷。但這事却被李綱看在眼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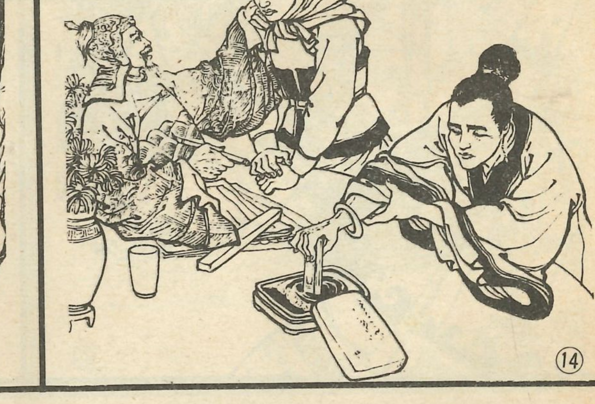


11　李綱回府，和夫人談起張邦昌往日小校場比武受賄；替小梁王謀奪武狀元；平時作威作福，奸謀叛宋等行徑，十分氣悶。



12　李綱說張邦昌保擧岳飛，定非好意；但因趙構對他寵信，恐怕一時扳他不倒。

13　談話時，得力家人張保進來伺候。此人曾經在黃河邊大鬧過金將黑風高的營帳，是個魁梧英勇的漢子。



14　李綱見了張保。觸動了一個念頭，就對張保說："岳飛一心爲國，不似那些奸佞小人，如今我擧荐你到他那裏，也可以爲國家出力。"



15　張保因爲岳飛官職卑微，心裏有些躊躇。李綱看出他的心事，勸他不要只看目前。張保勉強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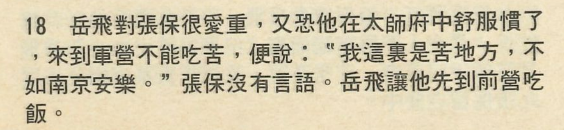


16　張保拿了李綱的荐信，回家辭别妻子，帶了隨身武器鉄棍，走上大路，直奔黃河口宋軍前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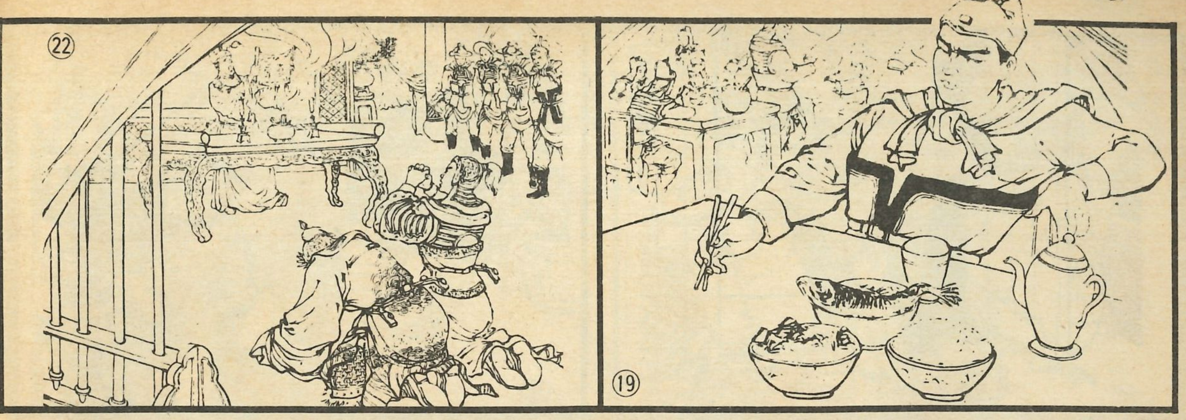


17　來到營前，張保拿出李綱荐書，交給軍士。自己却打定主意，要看看岳飛是何等人，再決定跟他不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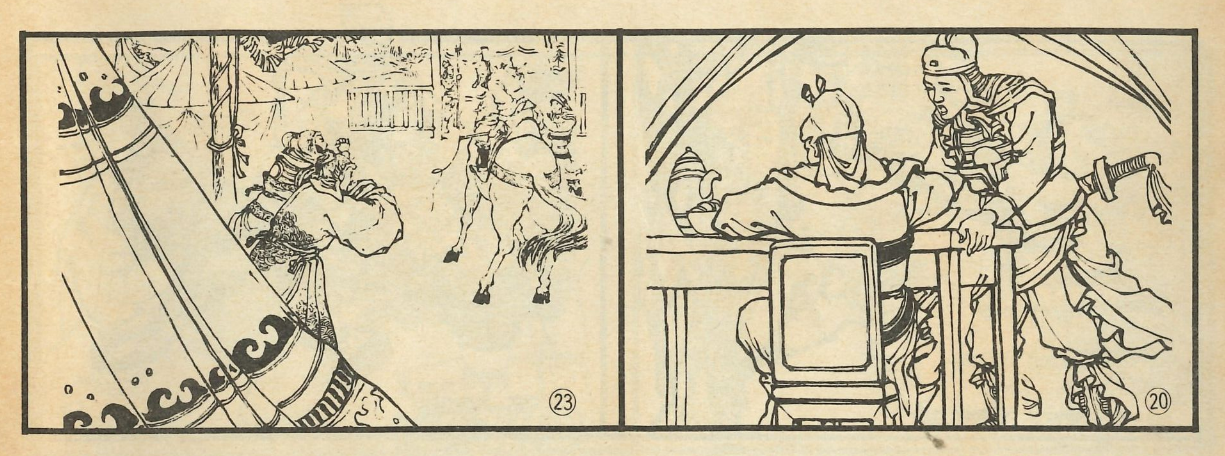


18　岳飛對張保很愛重，又恐他在太師府中舒服慣了，來到軍營不能吃苦，便說："我這裏是苦地方，不如南京安樂。"張保沒有言語。岳飛讓他先到前營吃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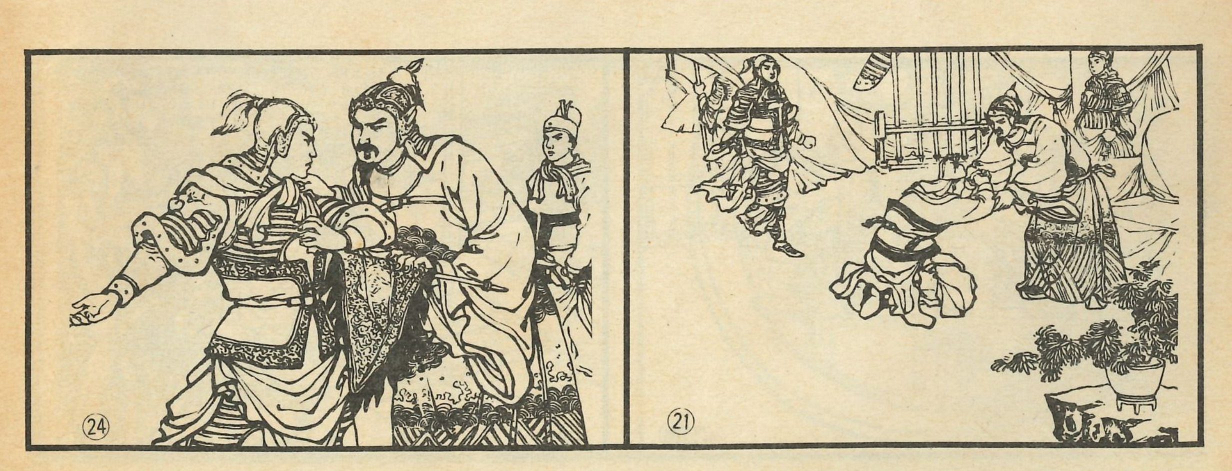
19　張保走進前營，看見飯食已經備好，不過是一尾魚、一碗肉、水酒、米飯。他想我乃太師差來的人，如何用這樣酒飯招待我。

22　一天，欽差到營，奉旨宣召岳飛進京。



20　張保向服侍的軍士發話，軍士說："今天還是特爲張爺預備的，俺岳爺天天吃素，與士卒同甘共苦，飯食還不如這樣哩。"話說明白了，張保自覺慚愧，不禁暗自敬重岳飛的爲人。

23　岳飛立刻把營中各事交給吉青，準備去南京見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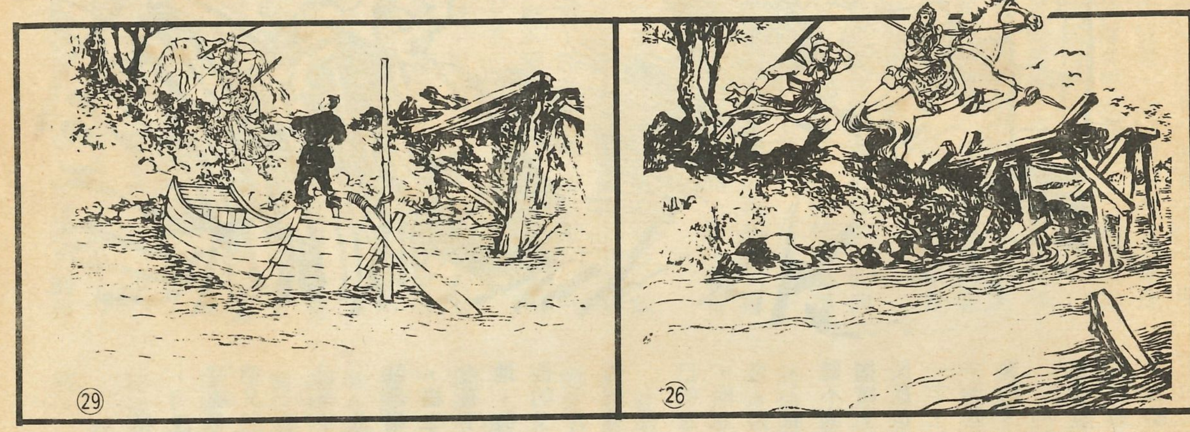
21　用罷酒飯，張保來見岳飛，不等岳飛問他，就搶着說："小人不爲享福而來，只要爲國出力。"岳飛見張保說得直爽，非常高興，又請吉青等來相見。從此張保留在營中。

24　臨行前，岳飛拉住吉青的手說："兄弟，我走後，恐怕金兵渡河，這個責任不小，你千萬不要飲酒誤事。"吉青說："大哥放心，你走後，小弟就把酒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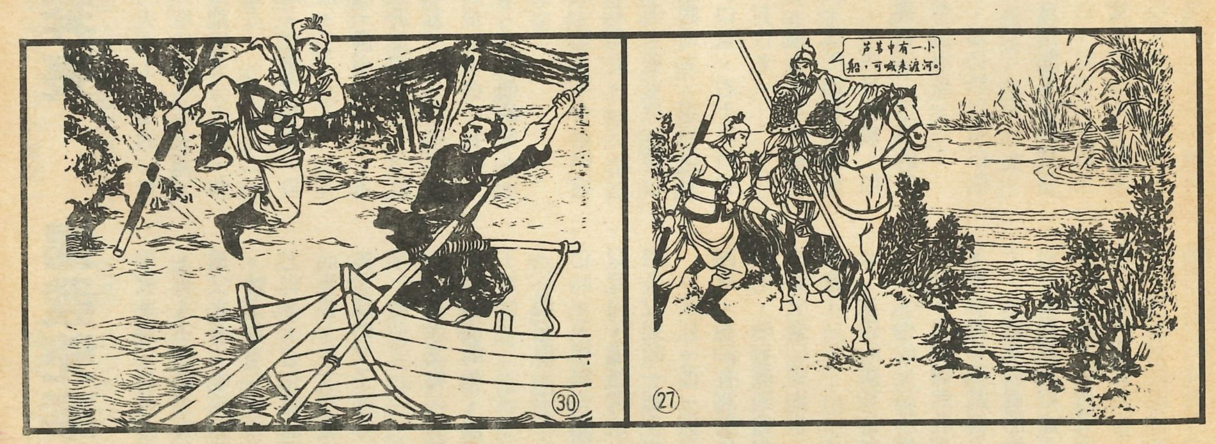
25　岳飛再三叮囑，又差人把應召的事稟報給張所元帥，自己才帶了張保，離開黃河口大營。

28　張保招手喊艄公，那艄公答着："來了。"慢騰騰地把小船划了過來。



26　途中需要經過一座斷橋，岳飛疑惑，問張保說："你前日是怎麼過來的？"張保回答："前日來時，這橋還是好好的，必是有人拆斷了。"

29　那艄公長得粗眉大眼，紫棠色面皮，身形魁梧，見有人買渡，便說："人、馬渡河都要十両銀子。"岳飛見說，暗想橋必是這人斷的，就對張保使了一個眼色。



27　四下張望，河面靜悄悄並無船只行走，只有對面蘆葦中藏着一只小船，船上有個艄公正向這邊偷看。

30　艄公等岳飛牽馬上船，橫槳攔住張保說："船小，只能先渡一人一馬。"張保哪裏依他，看看小船離了岸，便縱身跳了上去。　（待續）

鬼魅奇譚錄／王坤・文
可飛・圖

羊瘋子



回鄉奔喪

楊孝文坐在北上的火車上，他的心情，可說是百感交集，火車廂雖然是充滿了喧嘩聲，但是他的心却飛得十分遙遠，彷彿又回到三年前的時光去。

要不是父親的病逝，楊孝文相信，自己是不會再回到故鄉來。

故鄉——湖北省的一個小鎮大埔，本就是楊孝文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可是，楊孝文對大埔這個地方，連一點感情也沒有了，相反的，他痛恨這塊他生長的土地，他痛恨這裏的一切，甚至他的家人，他的父親。

若非如此，三年前，他亦不會離開這個地方，而且還立誓永不回來。

可是，三年後的今天，他竟然打破自己的誓言，竟又回到這個地方，想到這裏，他忍不住重重的嘆了口氣，右手在口袋裏，掏出父親的最後一封信來。

周圍的人還在嘈吵，楊孝文却像完全聽不到似的，他的目光，落在那張早已被摺皺了的信箋，事實上，這些日子裏，他反反覆覆將這封信看了幾百遍，這裏的每一字，每一句，他早會背誦出來。

但此時，他的視綫，却仍然集中在信箋內。

「孝文我兒如見：自你離家後，父朝思暮想，寢食難安，只日夕盼望，你能及早回頭，重返故園，與父相依爲命，今父之身體，日衰一日，想是大去之期不遠，雖還未倒下來，然父已覺此日近矣，連日

揭發兇案

午夜夢迴，皆是冷汗淋漓，彷似黑暗之中，有人正暗暗偷窺着吾之舉動，伺機欲奪爾父之命，唯情兒見字，如尚有一點孝心，請速歸家，陪伴父之左右，則暗裏偷窺之宵小，必知難而退，父之性命，亦當因而延長，孝文我兒，請體恤親心，速速返家，屆時父子連心，不足懼矣！　父字」。

楊孝文每每唸到這封語帶含糊，幾近語無倫次的信，濃濃的眉，就不覺重新蹙了起來。

他記得，兩個月前，自己剛收到這封信時，氣憤得差點要將此信撕爲兩半，他只覺得，滿紙荒唐，這一番胡語亂言只不過是父親的一種手段，要迫他回家而已。

所以，他一直沒當這信所說的話是一回事，更沒有寫過片字覆信，豈料，幾天之前，他竟收到娘舅的一封信，信中說及他的父親已經逝世，並盼他返鄉料理楊家產業。

父親的噩耗傳來，楊孝文確實是有點突然，他的父親不過才五十歲，身體一向精壯，月前雖然收到他的信，滿紙胡言中，倒也沒有提過自己生病，何以短短的日子，父親竟就眞的撒手塵寰。

令楊孝文疑慮重重的，是娘舅的信，信中只說及父親死去，而寫信與父親死去的日子，竟足足有一個月遲延。

何以父親逝世時，娘舅不立時寫信，催自己趕回家奔喪？信上更沒有提及，父

親到底是爲什麼病致死的？

儘管，楊孝文對父親已毫無感情，但他的死實在太突然了，爲了要讓心裏的疑團得到明白，何況，爲人子者，父親之死，亦是理應回去上墳，盡一點責任，故此，楊孝文毅然的踏上了回鄉的火車路上。

此時，窗外的景物已經開始熟悉了，楊孝文知道，還有五分鐘左右的車程，大埔車站就會映入眼簾。

距離家鄉越近，他越是心事重重，當他想到家鄉中的故人，楊孝文的眉更是打結了。

× × ×

大埔也是個不算小的鎮，人口差不多上萬，甫步入鎮上最繁盛的華光街，楊孝文就發覺許多人的目光都投落在自己身上，這些目光，全都是帶着輕蔑和譏諷。

這種目光，對楊孝文來說，並不陌生，他太了解自己在家鄉的知名度。

這也是楊孝文痛恨自己生長地方的原因，此時，他低下頭，匆匆忙忙就走，而就在這時，一個輕蔑的聲音鑽入他的耳朵裏。

「哈，羊瘋子又回來了。」

「別理他，他們一家都是發羊吊的瘋子，這是遺傳的，何必招惹這種人，沒由來的玷辱了自己。」

楊孝文聽到這裏，熱血沸騰，但他沒有走過去與人爭辯的勇氣。

因爲他明白，越去分辯，越會遭受更大的凌辱。

反正在大埔，誰都知道，楊家數代都是瘋子，是發神經，誰也看不起他們。

誰說螳臂可以擋車？楊家在大埔，世世代代都受着歧視，而楊家的人，不是沒嘗試過爲家族的名譽去反抗，可是，又如何能對抗全鎮這麼多人？

亦爲了這份屈辱，楊孝文才對這兒半點留戀也沒有。

他既不能對抗衆人，只有消極的逃避，到一個陌生的，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地方，他才可以挺起胸膛去做人。

所以，當他聽到路人認出自己，而向自己出言譏諷時，他甚至不肯停住脚，反倒飛快地向自己家門走去。

穿過了華光街，前面就是布房巷，楊家的祖居，就在於布房巷中間，是一個有三個院落的大房子。

朱漆早已剝落的大門，終於映進了眼內，雖然，在路途上，楊孝文對這次回家，已先後盤算了許多次，但乍見家門，一股割不開，抛不掉，根深蒂固的感情，刹時間全都湧上了心頭。

人再無情，對自己家門，總是有份無法解釋的依戀，縱然存心要背棄他，但遊子歸來，故園更簡陋破爛也好，在他眼中，那仍是比任何地方都可愛。

楊孝文從來都不知道，自己對家園竟還有這份深切的感情，因爲這份感情本來已在心裏生了根的，任你怎樣也丟不了它的。

急步上前，手還未觸到門上的銅環，大門竟「咿呀」一聲打開了。

「孝文，你怎麼一聲不響就回來了？也不先寫信告訴我們一聲，好讓咱們到車站接你。」

楊孝文望了門裏的人一眼，一份無法形容的厭惡自心頭浮上來，他只是淡淡的說：「不用麻煩了！我不是已經回來了嗎？舅舅。」

門裏的中年漢子，正是楊孝文的舅父常滿，他的手中提着個酒瓶，顯然準備出門買酒去。

「你回來可就好了，先進去再說。」

常滿堆着笑臉，又高聲的喊道：「玉珍，孝文回來了。」

穿過月洞門，踏入院子，楊孝文就見到他的舅母趙玉珍，笑吟吟地站在石階上相迎。

「舅媽！」

「來，先進來再說，」趙玉珍親切的着楊孝文的手，一邊把他帶入大廳，一邊說着：「哎呀，你也眞是，一聲不響就回來了，不讓我預先有個準備。」

「自己人，何用客氣。」

楊孝文淡淡的說着，他的眼睛，同時環視了大廳一眼。

一別三年，故園依舊，大廳裏的一切擺設，與當年他離開時完全相同，只不過如今顯得更舊，更破爛吧了，甚至坐下來的酸枝椅，也發出了「吱吱」聲響，似乎舊得再也不能承受自己的重量似的。

「孝文，先喝杯茶，」趙玉珍將一杯溫暖的淡茶，送到楊孝文的手上。

「這次你回來就好了，也省得我們再在這兒替你看房子吧。」

常滿坐在他的對面，立刻把話匣子打開。

「舅舅，爹是怎麼死的？他的身體一向很壯健，還有，何以他死了差不多一個月，你才寫信通知我？」

楊孝文本來也十分焦急，既然對方先把話說了，他也立即就將心裏的疑團，一股腦兒說出來。

常滿夫婦聽了楊孝文的話，立即交換了怪有深意的一瞥，可惜，楊孝文沒有注意到。

接着，常滿又重重的嘆了口氣，站起來，雙手交疊在背後，來回的踱着方步，半晌，站定了脚步才道：「唉！這事當眞是一言難盡。」

「究竟是什麼事，你們別吞吞吐吐好嗎？」楊孝文當眞是心急如焚。

「孝文，你也不是不知道，你爹是……唉，這是遺傳的，發起來也眞敎人害怕。」趙玉珍吞吞吐吐的說道。

楊孝文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儘管，對方的言詞隱晦，他却已完全明白。

故而，他整個人亦從椅子上跳起來，目光似電一樣，望着他的舅父舅母，凜然的道：「你們的意思，說爹忽然瘋了？」

常滿夫婦相視了一眼，無可奈何的點點頭。

「唉，其實你爹平日也不大正常，怎料一個多月前，忽地瘋得比以前厲害許多！當時，眞的是人見人怕啊！」

楊家有遺傳的瘋病，作爲楊家子孫的楊孝文當然比任何人都清楚，也就是他受不了這個傳統的包袱才會離家，如今乍聽此話，心中的痛苦，又再令他已漸漸癒合的傷口，再度流血。

「舅舅，爹爲什麼會瘋？他何以忽然

間會比平時瘋癲的？」激動地，楊孝文奔到常滿的身邊問道。

「孝文！」常滿不理外甥的激動，逕自坐了下來，他的目光出現一種不屑與同情的神色，望着楊孝文。「你這話教我如何回答啊？誰若知道你家的事，你家的人的瘋病，可能早就治好了。」

臉上的肌肉，因爲極度的痛苦而抽搐在一起，楊孝文呻吟了一下，全身好像虛脫了的坐了下來。

常滿剛才的話，無疑就是在他的臉上，重重的摑了一記耳光。

趙玉珍見到楊孝文這種情形，忙向丈夫瞪了一眼，道：「你這人眞是，怎可以對孝文說這樣的話，孝文，你舅舅是一個直腸子的人，又不會說話，你可千萬別怪他。」

話已出口，人亦因而受傷了，再說好話，也是無法彌補的。

楊孝文搖搖頭，以沉重的聲音道：「算了，我只是想知道，爹是怎樣死的？」

「他自己吊死自己，」常滿立刻就道：「他是半夜裏上吊的，當時誰也不知道；偏是那幾天，我……嘿嘿，又常常喝醉，沒過來看他，直至隔壁的人覺得屋裏傳出一種難聞的惡臭，報到官府裏，這件事才給揭開。」

血液在剎那間像凝結了一樣，楊孝文呼了口氣，把眼睛閉上來，彷彿父親吊在半空的屍體就已出現眼前。

「這就是我們爲什麼那樣遲才通知你，衙門知道你爹是我的姊夫，就傳了我去審問，那些當差的，直把我當作殺死你爹的犯人似的，反反覆覆的問我許多話，把我折騰得好不疲累，你知道了，我這個人生平最怕入官門，這次你爹的事……」常滿囉囉嗦嗦的說了大堆話。

楊孝文只覺得，自己的手抖得非常厲害，他的全身因爲發冷而至開始痙攣，這是遺傳的毛病，自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只要他激動或者緊張，就會這樣的了，當他的母親在生時，曾爲此帶他去看無數的大夫，但大夫也瞧不出這是什麼毛病，更勿說替他醫治了。

這時，因爲過份的激動，這個老毛病又發作了。

「孝文，你……唉，你別這樣，人都已經死了，說什麼也救不回，你要小心顧着自己的身體啊。」

趙玉珍察覺到楊孝文全身痙攣，立即表示她的關心。

「我……沒有事，你們繼續說吧！」楊孝文喘息着說，他咬着牙在強忍身上傳來的痛苦。

「你眞的撐得住吧？」常滿問了一句，又道：「在衙門裏攪了許多天，才把你爹的屍首領回來，唉，當時他的屍體已經開始生蟲了，那裏來得及通知你，唯有立刻舉喪，匆匆把他埋掉。」

雖然，楊孝文對於自己的瘋癲的父親，沒有多少的感情，可是畢竟他是流着父親一樣的血液，這種與生俱來的親情，無論怎樣也不能割捨，如今聽到父親的收場，竟然是這樣凄慘。他的淚水就忍不住流下來。

「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要太傷心了。」趙玉珍見到楊孝文這副樣子，又勸慰道。

「爹葬在那裏，明天我想去看看。」

「不就是你們楊家的祖墳囉！好吧，明天我帶你去。」

「不用了，我自己會去。」

楊孝文淡淡的說了，他對自己的舅父根本沒有任何的好感。

趙玉珍道：「你坐了一天車，準是累了，又不預先寫信說回來，我也沒有準備什麼，你一定餓了，我進去燒飯，早點吃過了就休息，什麼事明天才說。」

晚飯，常滿夫婦陪着楊孝文吃。

雖然趙玉珍慇懃的替他佈菜，可是，楊孝文壓根兒就沒有胃口，只是用筷子挑着碗裏的飯粒。

「孝文，多吃點兒！」

趙玉珍替外甥挾了一條鷄腿，白了身邊正在喝酒的丈夫一眼，又說：「你就不可以少喝點兒，陪孝文說說話，開解他一下啊！」

常滿是個懼內者，被妻子這一罵，當眞不敢再添酒。

他扒了口飯，就道：「孝文，現在連你爹也死了，楊家就剩下你獨個兒，你打算怎樣？」

楊孝文心事重重，似乎沒有聽清楚常滿的話，也沒有回答。

趙玉珍又在一邊開口了：「楊家還剩下許多田地，這房子又那麼大，你回來了就別再去了，否則這麼大的產業，怎麼辦啊？」

楊孝文忽然說道：「不，我一定要離開。」

常滿衝口而出的說道：「這怎麼行？我……我可不願意替你看管這間房子，若不是你爹死了，我們夫婦也不會暫時過來這兒替你看房子的，你也不知道，這房子邪？」

楊孝文詫異的問：「你說房子邪？」

「孝文，你別聽他胡說八道，他多喝了酒，就會語無倫次。」趙玉珍趕忙替丈夫解釋：「但話說回來，你可眞要仔細打算過才好，楊家畢竟產業不少，你若就此離去，只會平白便宜了別人，我與你舅舅，也很難替你管這個家，雖然我們環境不大好，但人言可畏，一替你掌家，鎮上的人自會說我們中飽私囊，人要窮得有氣節，是吧！」

常滿插嘴道：「對，孝文，你一定要留下來。」

「我恨這個地方！」楊孝文放下了筷子，推開面前的碗，站起來又道：「我今次回來，早已決定，將這間屋子和其他房屋都變賣了，然後我就回上海去，永遠也不回來。」

「你……瘋了，你怎可以……」常滿衝口而出。

楊孝文本來已衝向房間，但聽了常滿的話，霍然轉身，就道：「你以後最好別在我面前提個『瘋』字！」

當楊孝文的背影消失在大廳裏，趙玉珍就向丈夫埋怨道：「你這人怎麼攪的，明知他諱忌這個字，還要提起。」

× × ×

次日清晨，常滿夫婦還未起床，楊孝

文已悄悄地走出。

他趁街上沒有什麼行人之時，趕出鎮外。

楊家的祖墳，就在鎮外的小山崗上，當楊孝文跑去墳上，遠遠的就看到祖墳前的一堆新泥，還沒有立碑，他知道，自己的父親，就是葬在這個新塚內。

緩緩的走到父親的墳前下跪，楊孝文就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

當他站起來了，往事不期然的就湧上心頭。

從小，他對父親沒有好感，楊家世代都有瘋癲的遺傳，他的父親也沒例外。

他還記得，自他懂事以來，就覺得父親是個十分奇怪的人，時時他都見到父親呆坐半天，不是自言自語的，就是哈哈大笑。

更多時候，父親向自己說話，都是糊糊塗塗，自己連一個字也都不明白的。

記憶中，母親時時在半夜流淚，有時候，父親瘋得較爲厲害，還會把母親拳打腳踢。

可惜他年紀太小，雖然有心維護母親，却無法可以對抗父親的力氣。

由於楊家的人，素來是鎮上的人所瞧不起的，加上父親的失常，更成楊家世代瘋癲的鐵證。

從小至大，楊孝文無論在學堂裏，或者是到鎮上，大伙兒都把他作爲嘲笑的對象。

記得在他剛上私塾時，其餘的孩子立即給他取個渾號，把他叫作「羊瘋子」。

當時，他憤激的與那些同學打架，無奈他人單勢薄，怎敵得過其他的孩子，結果是帶着遍體鱗傷的回到家中，令他的母親見了又是心痛，又是難過，追查原因後，母子倆抱頭大哭。

在這樣的環境裏長大，逐漸楊孝文的性格，變得憤世嫉俗，沉默寡言，孤僻內向。

他沒有朋友，除了他的母親外，周圍全是他的敵人。

大埔，在楊孝文的心目中，就是個可怕的牢籠，他早已立誓，有朝一日，他將會破籠而出。

唯一令楊孝文顧慮的，就是日漸蒼老的母親。

父親的瘋癲，時好時壞，自己又怎能丟下母親不顧？

直到三年前，母親因爲傷寒，延醫服藥不見效，熬了五天，就撒手塵寰了，這才使楊孝文了無牽掛，下了決心，毅然就跑到上海去。

此際，楊孝文佇立在父親的新墳前，想起了常滿夫婦昨夜的話，不知怎地，他整個人就打了個寒顫。

父親致死，全是爲了忽然瘋性大發，楊家的遺傳……

眼前，忽然浮起了母親臨終時的模樣，她那斷斷續續的話，十分清楚的重回耳畔。

「孩子，娘……實在捨不得……丟下你，沒有娘在你身邊，你要好自爲之，事事小……心，而楊家的……的遺傳……我眞的担心……你會……像你爹那樣……」

「娘，不會的，我一直都很好，我答應你，我不會瘋的，我絕不會……」

「唉，當年你的外公，若不是貪圖楊家的聘禮，把我……嫁到楊家……孩子你也不會這……麽命苦……孝文，我……我……眞希……希望，你能够逃過……這一刼……」

想到母親嚥氣時所說的這些話，楊孝文再也忍不住了，瘋狂似的大叫起來：「不，我不會發瘋，我不會的。」

正當他激動的大叫之時，常滿夫婦忽然在山崗上出現，他們用驚懼的目光望着楊孝文，因爲他們都不明白，楊孝文何以會在墳前吶喊？

「孝……文……你沒事吧？」

常滿遠遠的站在一邊，似乎感到楊孝文十分可怕的樣子，而不敢向他走近。

趙玉珍在丈夫的身邊，陪笑的道：「我們大清早起來，沒……沒見到你，估量你一定是自己跑到這裏來，所以特地來找你的。」

楊孝文見到他們那副樣子，一股火氣就湧上來。

他向兩人揮手，大聲喝道：「你們來幹什麼？你們都以爲我是瘋了，所以不敢過來。」

「沒……沒有，怎麼會呢？」

趙玉珍先擠了個笑容出來，然後拉着常滿的手，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向楊孝文身前走來。

盡管如此，但楊孝文仍舊可以看出，他們步步爲營，分明口是心非，故而心中更氣了。

「你們不用這樣，我就是瘋了，也不會傷害你們，你們何苦怕得我這樣？」

沒再理會這對戰戰兢兢的夫婦，冷哼一聲，就在他們的身邊走過，逕自下山去了。

× × ×

夜靜，楊孝文躺在自己的床上，輾轉反側睡不着覺，本來，他就是在這個房間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對這兒的一切，均是十分熟悉。

可是，隔別了三年，再熟悉的東西，也會有了隔膜，這張陪着他長大的床，如今竟令他有份陌生感。

躺在這兒，回憶就如泉湧一般，童年生活的點滴，父親發瘋時的可怕樣子，母親垂淚的臉孔，反反覆覆的在他的眼前轉着了。

差不多挨至半夜，他才因爲太過疲倦，闔上眼睛來，可是，才剛閉眼，耳畔就聽到一陣熟悉的聲音。

「孝文！孝文！」

楊孝文從黑暗裏跳坐起來，他的眼睛，頓時也睜得像銅鈴般大。

眼前是漆黑一片，今夜沒有月亮，能在窗外透進來的星光，實在太微弱了，以致他壓根兒看不清房間裏的情形。

但是，他仍舊可以感覺到房裏很寂靜呢！

這種寂靜，是異乎尋常的，因爲他的房外就是院子。

院子的池塘裏，每夜都有蛙鳴，但此刻連蛙鳴也聽不見，簡直是萬籟無聲。

「孝文……孝文……」

忽然，那個呼喝自己的聲音又响起來

了。

楊孝文聽得十分眞切，所以，他全身的汗毛也直立起來。

那個聲音實在太可怕了，因爲他覺得，聲音是那麽的熟悉，赫然正是死去的父親之聲音。

父親明明已埋在泥土裏，聽常滿夫婦說起，更知道他的肌肉已經腐爛，經過了如今差不多一個月的日子，父親的身體更會是全身長出蛆來。

而偏是此時此地，楊孝文聽到父親的呼喝，又怎能令他不驚怕得毛骨悚然。

正當他準備高聲呼叫之時，忽然，他見到常滿夫婦在眼前出現。

接着，又見到已死去的父親，坐在他時時愛坐的竹椅上。

「爹！這……不是夢吧？」

楊孝文忍不住脫口叫道。

他的父親的眼睛，望着楊孝文。

可是，他面上的表情，又似乎並沒有發現兒子向他呼叫。

楊孝文正待從床上爬起來之際，驀地，他見到常滿夫婦躡手躡腳的向父親的背後走近。

他們的舉動，引起了楊孝文的懷疑。

因此，他又將要說的話吞回肚去，僵坐床上，等待事情的進展。

端的是奇怪，楊孝文的父親，本來就是個癲癲傻傻的人，他對兒子視而不見，絕不是奇怪的事。

但最奇怪的，乃是常滿夫婦明明見到自己瞪着他們，他們並沒有諱忌，在自己的面前，做出這樣鬼祟的舉動。

楊孝文滿腹狐疑之時，常滿夫婦已一齊到父親的背後。

而他的父親，依舊呆坐着，顯然全不知道有人已來到自己的背後。

一種不祥的預感，刹那間在楊孝文的心頭湧起。

當他要高聲呼叫時竟見到常滿忽然高舉鐵棒，往父親的後腦重重的打下去。

一種楊孝文永遠不會忘記的慘叫，從父親的嘴裏發出。隨着他父親的身體，軟倒在椅上，不知是失去了知覺，還是暈死過去了。

刹那間，楊孝文熱血沸騰，再也忍耐不住。

他正要衝過去搶救父親之時，豈料，他的全身忽然之間僵硬了，連手指頭也不能活動一下。

他欲待開聲，張了嘴連半個語音也發不出來。

他只能眼睜睜的看着眼前這一幕，無法制止，亦無法帮助的父親。

趙玉珍對丈夫道：「他暈了，還不快動手。」

「是的。」

常滿顯得十分驚慌，聲音是震顫的。

「嘿！眞笨，想要楊家的財產，怎可以不狠點，待這瘋子死掉，他的羊瘋子囘來，我們用那套欲擒先縱的辦法，裝出清白，不要佔他的楊家便宜，游說他去賣產業，單是從中取的利，我們下半輩子都不用愁了。」

「是……現在怎麽辦？」

「用麻繩把這瘋子吊在樑上，裝成他自己上吊的樣子，屆時瞞天過海，誰會知道這事是我們幹的。」

楊孝文聽着常滿夫婦說出陰謀，憤怒得全身都要爆炸似的。

偏是他仍是動也不能動，眼睜睜的看着常滿夫婦，將父親的脖子用麻繩勒着，掛到屋樑上。

「不，我要把爹放出來。」

楊孝文心裏在狂呼着，用力的在掙扎，企圖跳出床外去了。

本來以爲自己已着了魔，不可能動的了。

豈料，這麽一掙扎，楊孝文竟眞的從床上跳了下來。

說來奇怪，當他雙脚沾到地面時，眼前的父親，常滿夫婦，完全消失。

房間裏囘復了漆黑，而門外的池塘的蛙鳴聲，一下一下的在耳邊响着。

一切都囘復了正常，楊孝文又是呆住了。

剛才所見到的，明明不是夢，但若不是夢，又怎會刹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耳旁忽然响起了母親彌留之際所說的話，楊家的子孫世世代代都有瘋癲的遺傳，莫非自己……

「不，我沒有瘋，我沒有瘋！」

楊孝文無助的歇斯底里的自己大叫。

「孝文……你……你怎麽了？」

楊孝文大聲的呼叫，驚動了在他隣房熟睡的夫婦。

他們披上了衣服，急急忙忙的奔了過來。

當他們見到楊孝文時，正是楊孝文最激動的時候，他們嚇了一跳，並不明白到底剛才發生了什麽事。

「發生……了什麽，孝文，你的樣子很可怕。」

楊孝文瞪着這對夫婦，本想立刻發作向他們質問，然而，他忽然想到，自己毫無證據，狡猾如常滿夫婦的，又如何會那麽乖乖的承認自己的罪行。

而在這個時候，楊孝文腦子裏靈光一閃，已經有了主意了。

他猛力把常滿夫婦推開，連衣服也不換，就向家門之外狂奔出去。

楊孝文這種突然而來的舉動，把常滿夫婦僅餘的睡意也驚醒了。

他們相視了一眼。

常滿是比較胆小的，驚懼的向妻子問：「他到底怎麽了？忽然像瘋子一樣，他剛才的樣子眞是好可怕，十足要咬人。」

趙玉珍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但聽了常滿的話，却突然高興起來。

「別忘了，楊家世代都有遺傳的瘋病，這小子可能剛剛在這一刻發瘋，哈，若眞是這樣就太理想了，楊家的財產，自自然然會進了我們的口袋。」

趙玉珍說着時，又推着自己的丈夫說道：「你快去追他，看他瘋到那兒去？」

「我去追他！」常滿有點害怕。

「當然，我們總得要知道，他究竟是瘋成怎麽個樣子，你先去追他，我隨即就來。」

「爲……爲什麽你不和我一道去……追？」

常滿仍有懼意，傻呼呼的說。

「你這人眞笨，就只會喝酒，從來也不會動腦筋，這是好機會啊，我要立即通知左隣右里，名義上是叫他們帮忙，看看孝文瘋成個什麽樣子，其實是讓大伙兒親眼看看，將來我們用了楊家的財產，別人都沒話講了。」

「對了，還是你聰明，好吧，我馬上去。」

常滿恍然大悟，歡天喜地的說。

× × ×

「唉！眞奇怪，老子才剛死掉，現在做兒子的，竟來挖老子的墳……」

在楊家的祖墳前，圍了幾個人。

此刻，天還剛亮，但大家在趙玉珍的鬧叫中，一傳十，十傳百的。

很快的：所有人都知道，楊孝文在半夜忽然發瘋了。

人都是好奇的，幸災樂禍更是人的天性，所以，當他們得知這件事之後，寧願犧牲睡眠，聯羣結隊，就趕到這兒來湊熱鬧。

這一刻，楊孝文眞的是跡近瘋狂似的，跪在父親的墳前，以雙手拚命地挖着墓穴的泥土。

這是因爲他衝出來過份匆忙之故，壓根兒沒有想到帶工具。

雖然他的雙手已經染滿了鮮血，自己的全身，泥和汗沾得髒巴巴的，但他什麽也不顧，仍死命在挖。

「這眞是寃孽，楊家不知做過什麽寃孽事，代代子孫都是瘋癲的。」

「這是早就料到的事，楊家的子孫，誰都不能倖免，所以這小子不是早就被人家叫作瘋子麽？」

耳邊聽到圍觀的人之冷嘲熱諷，但楊孝文並沒有理會。

他只希望儘快將墳挖開，把父親的棺材打開來。

他一定要將常滿夫婦殺人的鐵證向所有的人抖出來。

而常滿夫婦也與別人站在一邊，他們更和別人一樣，以爲楊孝文家傳的瘋病發作，並不虞其他。

可是，當楊孝文終於翻出父親的棺木時，他忽然站立起來，用手指着常滿夫婦，大聲的叫道：「各位鄉親，我並不是瘋子，別以爲我瘋得在父親屍骨未寒的時候就來挖墳，其實，我要向大家揭露一個大陰謀，我爹不是自己發羊瘋上吊的，是常滿夫婦先用鐵棒將我爹打暈，然後將我爹掛在屋樑上。」

衆人還未發聲之時，常滿夫婦首先臉色大變，趙玉珍尖聲的大叫：「瘋子！你這該死的瘋子，你自己神經錯亂就好了，還要胡言亂語，寃枉好人。」

「是，你爹明明是自己上吊，怎可能這樣坑人，你有什麽憑據？」常滿也死撑着說。

「我當然有憑據，大家不妨別走，待我開棺，你用鐵棒把我爹打暈，我爹後腦一定還有傷痕的，我就要在他屍骨未寒之時，把你們的陰謀揭發出來。」

楊孝文怒火交迸的說。

「你……這瘋子，你含血噴人。」

常滿夫婦異口同聲在罵，不過他們的面上已經驚得連一點血色也沒有。

圍觀的人，想不到事情會有這麽意外的進展，一時之間，都呆住了。

「走，我們別跟這瘋子一般見識。」

趙玉珍大概發現形勢不對，就拉着常滿要走。

楊孝文冷冷地說：「你們害怕？」

「對，是非黑白，開棺便知道了，你們何苦現在就走。」

圍觀的人，其中有不少機警的，連忙扯着常滿夫婦，不讓他們離去。

本來，大家都瞧不起楊孝文，此時，却有不少人走過來。帮忙他將墓穴裏的棺材抬上來。

更有人立刻向附近的人借了工具，七手八脚替他把棺蓋撬開。

當棺蓋打開時，大家都不由呆了。

特別是當日有參加喪禮的人，忍不住驚叫起來。

明明，屍體入殮之時，面朝向天，但如今棺內的屍體，臉朝向內，屍體大部份的肌肉已經腐爛了。

只是，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屍體近後腦的頭骨，果然有一條裂縫。

人們在驚叫：「果眞如此！」

常滿夫婦臉如土色，呆立着，一動也不敢動。

楊孝文望着周圍的人，從沒有一刻像如今那麽高興。

他不但爲父親伸了寃，最重要的，他已證明一件事，楊家的人，不是世代遺傳瘋癲，他不是大家口中的羊瘋子。

他已決定，不會再離開大埔了，因爲他已經挺起胸膛的做人了。

（完）

湖海恩仇錄／展鵬·文
可飛·圖

青鋒游龍

都羅天罡煞

這一條路上，有不少少數民族出現，由於從大沙漠中闖過來，難免會見到駱駝。也因此，客棧裏不得不另設個駱駝棧來照顧牠們，別看這傢伙，走起來慢吞吞，慢吞吞，如果一催力，跑發了勁，嘿，那個快，普通的馬也跑不過牠。

沙漠中有不少鬼話，那些走內地的回族、蒙古族、烏茲別克族，等等等等。他們全懂得講漢話。這些人除了清眞教門中人，比較有不少忌諱，其他，也沒什麽大不相同之處。反而，如果有回族的團體中，時時你會發現比中原女子更美，更俏的少女。

此地是酒泉布，本來，也是一個都會，舊稱肅州。就因爲你爭我奪，人，種族之越來越複雜，更是意料中事。不過，初時，不打仗時，誰也不會歧視誰，打得多了，難免有些民族隔離之感。

今天，城中在傍晚時分，來了四騎馬，二男二女。說他們是情侶；不像，因爲漢人比較拘謹，說是朋友，可看得出，比朋友更親近。反正，與你我無涉，也不必去研究他。倒是鎮涼樓的小二，紅了眼，他可想做成這一筆生意，說不定，還有別的外快賺。

可惜，他剛奔出去，那爲首的，好像一行之首的少年馬嚼環已讓寃家北興樓的小二地狗子給叩住了！

鎮涼樓與北興樓明爭暗鬥，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那能就此甘休。二個小二倌

震傷小孟嘗

，先是比賽喉嚨，說自己好，講他人壞，最後是比家當，你有沒有陳年葡萄美酒，你有沒有眞正的夜光杯？誰有，誰是第一流……

你倆吵得不可開交，這四個人可就此讓街角的西關大酒樓接了去，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此之謂也。

失了客人得了彩，什麽彩？掛了彩，兩個小二打了一架狠的。結果，每個人是頭破血又流，這才收了手。

「奇怪，莫非他眞是香包！什麽人也會爲他爭？」

「大姐，你也想爭一爭！」

「別說笑話，我才不呢！」

「眞的？說了算數！」

「算數就算數！」

「我，那我可得拜托你，助我一臂之力。」

「什麽？大妹你……」

「唉！天下，還有誰比他好啊！」

什麽好？爭什麽？沒人知道，可是兩個小二倌却親目所覩。兩個美得不得了的少女，騎着一無雜毛的白馬。走向西關樓……看得出，這兩個又是樁好買賣，哪，你打我打，算什麽？唉……

嗨，今天不知鬧什麽鬼，還有好生意呢，妳，別再爭，結果鎮涼樓拉住了四個人客，北興樓也不錯，讓進兩女一男，住進了房。漢客也眞肯化錢，兩間大套房，先放下一錠金錁子。並且說：「我們事忙

，說走就走，這錠金子，儘夠開支吧？有得多餘。」說到這兒，這位大漢是親自對店東講：「當作小費算了！」

這一來，皆大歡喜，因此，這招待也特別週到。

至於西關大棧的四位客官，也是租了兩間房，那位豐神俊朗的少年的出手也不差，所以，什麽樣的菜，全上了枱。尤其是那個看來醜得可以的少女在勸他：「人是鐵，飯是鋼，能像你這樣飲食無常，睡眠顚倒的？這幾天好好的吃。唉，後事還不可料哪……總得有個心理準備……」

少年是微微一笑道：「你師父也是人，是人總得有人情，我……沒見過無情之人呢！」

「我師父—不可以一般人看待……尤其她的鐵鑾坳，方圓十丈，俱豎有警告牌：「女走男不走，女生男不存，特此警示，毋犯吾戒。」好了，這十……大概有十八年了吧，眞的沒半個男人進入禁圈！爲什麽我要如妹妹來，就是萬一有什不幸，可以讓我見求師父？而讓如妹妹護你出禁圈！」

「那麽我呢！」一個虎頭虎腦，年約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問了一聲……不想，窩外一陣笑聲：「你也配！」

這一聲笑，一句話，眞令四人惱了火，誰敢來老虎頭上捉虱子，還有，憑四人之功力，那會有人偷窺而不知……

其實，是他們想偏了，也太自傲了。須知，此地是大衆來往之地，客棧呀！你能斷定誰是偷窺者？誰是平常人？那少年俊臉變色，並且，作勢想動，哪，到底是

那醜女，一直在江湖奔走，雖然年紀也不大，可是，藝成後，先是跟師父出外行道，稍能自立，一年一次，往各地奔走，行俠助善，她拖住了少年道：「他要來，總歸要來，從此後，不必太小心，不必自我緊張，看他到底有多少道行……看事行事，豈不比自露行跡的強？」

對，少年祇是一時之忿，經心上人—這個醜姑娘是她心上人？—搖頭，他也慢慢的沉下了氣，可是……心中却在盤算，此人是正是邪，該如何對付？

反正已吃飽，算了，明天還得趕路。各自分房安寢。小伙子是嘟嚷了幾句，首先打起了呼嚕。少年即使不想睡，可也祇得強安心神，閉目而臥。

「唉，多美啊……」

窩外突的傳來這一句話，少年不由大爲煩惱。人，一樣是人，爲什麽不理其他，而祇顧外貌？自己有什美？自己怎及得琪兒百分之一。但是，琪兒受了多少的排斥，受盡多少的侮辱……

黃河邊的胡鄉紳，一千兩銀子要她當衆脫衣……天下有這樣殘忍，爲富不仁的畜生……但是，她爲了救人，她肯做，她說過：「祇要不失節操，天大之辱，她也能受。」她不是普通人，她大可殺了這個畜生。她大可盜取金銀，可是，她是多麽的尊師重道，她師父說過：「可以做乞兒，決不能做盜賊，可以爲天下人請命而受辱，決不可得一不義之財養自身。」

如果不是她說得明白，當夜，她說想殺七個；至少那七個最起勁，最哄鬧的畜生。

可是，爲什麽沒人說一聲：「她多美啊……」

如果不是有要事在身，他又會走出去，看看是那個無恥之女，半夜偷窺男子臥室……

想啊想的，小虎子的鼾聲停了。而遠處却傳來幾聲晨鷄啼聲……嗯，不多時，天該亮了。反正睡不着，起身吧，叫來小二，取來洗面水，盥洗一番，小虎子也醒了。他可不理少年的起早起遲，三年來，他是過慣了這種生活。毫不稀奇！

他以爲沒啥稀奇，可是，稀奇事馬上發生。照道理，女的比較驚睡，也早些起身。而且，一直來，總是她姊姊，或者醜姑娘來叫醒他們。今天，翻了個身啦。少爺不太喜歡飲酒，即使菜餚方面，他也是隨便慣了。如姑娘這好身手，他也是情不可却的吃一二箸。她們因之也不太飲酒，換言之，她倆決不會比他倆遲起……

先去叫她們一次也好。嗨嗨，拍了半天門，沒人應！小虎子發了急，他力本大，客棧這種門，那經得他一推一撞！門是倒了下來，祇見房內空堂堂，還有，床帘下垂，沒起身？不對啊！該讓這大聲響，吵也得吵起來了……小虎子叫了幾聲姊姊，醜姑娘，不聽見回音。沒法了，一拉床帘，小虎子這個嚇，是眞正嚇得他目瞪口呆。爲什麽？床上不是沒人，而是兩個青衣。盤趺坐在那裏。一見小虎子，兩人微微一笑，口一張，一股香味，直鑽小虎子的腦袋。快得異乎尋常，小虎子四肢僵硬，而仰天直倒，耳邊可清清晰晰的聽得兩句話：「解藥上沙莊，要人求天朗……」

聲寂人杳。

少年龍震宇還在喝茶坐等，發覺小虎子在打門撞門，他祇會搖頭。暗自忖度，我這個跟班可眞不賴，什麽事不會好好的處理，祇會硬上。好，打壞門，待會兒還得賠。咦！什麽？二位姑娘可不能如此貪睡啊！不對，小虎子遇襲，莫非出事？想到這兒，他飛步而走，進到房內，祇見小虎子已仰天躺臥在地。至於琪兒，如姑娘可不見了……

「發生了什麽事？二位姑娘是否去追賊……」

你問你的，而小虎子却僵住了，祇是口中唸着兩句話：「解藥上沙莊，要人求天朗……」

什麽沙莊，什麽天朗？如此精明靈透的游龍子，小孟嘗龍震宇，竟然也會讓目前的情況，弄得手脚無措，他在無可奈何之情況下，他先將小虎子安臥在床上，然後，施展他所熟識之手法，加上本身之潛龍勁，可惜，弄得他汗流浹背，依然無法令小虎子有所進展。人，來了不少，幾乎擠滿了這一間房，我一聲，你一句，這兒簡直成了個墟……

龍震宇心情奇壞，將那些看熱鬧的人，全都趕了出去，若不是眼快，幾乎讓個小偷，順手牽羊的，將個行李包也給拿走了……

小偷嘛，讓人抓住了手，還有不討饒的，嗨嗨，唯有這個小偷却向龍大爺笑，也眞不明白，他在笑些什麽？

「笑你有眼無珠！」小偷看來挺理直加氣壯呢！

龍震宇可讓個小偷，弄得啼笑皆非。從頭看到脚，少爺，你算個什麽東西呀！

「我是來帮你！」

「帮我，帮我化錢？」

「嗯，對啊，豈不聞成大事者不拘小錢……」

龍震宇幾乎雙眼發黑，看來這小鬼還挺有些墨水呢？唉，人處極境中，總得抓住水草當救命符吧！好，請那個小偷坐下，然後想請敎幾個問題……不料，咱們的小偷大爺蹺起二郎腿。「唉，從昨夜到現在，大爺還水米不沾牙呢！」

小偷最多祇有十三四歲，可自稱是大爺呢，龍震宇想，有天我可眞能自稱大爺呢！不理他，看樣子，這小鬼眞能有些資料可得！

「你想吃些什麽？」

「還早呢，厨房開火不久，大厨師還未上班，好吧，先來兩斤酒，二籠小包子，二斤醬牛肉，十個鹵鷄蛋！嗯，差不多也可塡塡肚子。」

你聽，他還挺清楚這兒内厨的一切，至於能不能吃那麽多東西，管他，算是我招呼江湖朋友……

命令一下，他是闊家，也眞快，酒啊、包子啊、牛肉、鹵蛋擺了一桌子。咱們的小偷大爺是雙脚擱在椅子上，有筷，他用不慣，有盃子，他不要，五爪金龍，左手飲酒，右手抓包子，牛肉連鷄蛋，龍震宇不得不佩服，人言風捲殘雲，今日，他算是親眼目睹了。

吃飽了吧，你看，他拍拍肚子，笑瞇瞇的對龍震宇道：「先要人，還是先要解藥？」

啊，他眞的有些門道。解藥是救小虎子，要人，是要還琪兒、如愚。我能爲了女的，讓虎子如此受苦挨難？當然先要解藥。

小偷他伸了伸大姆指。「不愧人稱小輩第一英俠。」

這句稱讚，可令小孟嘗有些面紅！

「你以爲是你本領捉住我？吥，是我故意留個破綻給你看，讓你抓住的。否則，別說人多哄雜，當你面，我取你東西，還不是囊中取物……譬如……」說到這兒，小偷手中却托住一柄碧光泛霞的玉龍尺，可惜，龍震宇嚇得幾乎失了魂。小偷，祇有十三四歲啊，而我——龍震宇眞想一頭撞死。

「別想死，一死，有不少事可沒人替你幹下去的啊……再說，破衣神手，九指神偷，也不輕易露一手……」

「你是破衣神手……」

「你爲什麽不看看我的手……」說到這兒，龍震宇是看清了這小偷，雙手祇九指，左手缺了一小截小指。事實俱在，破衣神手是前輩五大高手之一，最近二三年，也就是在他最消沉的時候，在西北凉州，冒起個九指神偷，聲威顯赫，可不想……是個小孩……

「小猴兒，騙了吃又吹足了氣，什麽樣，哼哼……還得吹下去？看我不撕你的皮……」

「龍大爺，不好啦，不好啦，我師父來啦……」

看得出，這小偷可眞怕他師父！因此，龍震宇是一長身，雙手作揖道：「是那位前輩，可請入屋一敍！」

「好啊！我怕你請不起我！」

「我還有馬，還有金嚼環……甚至於我還有幾件値錢的珮玉，我估計，可以招待前輩一個月吧？」

一陣長笑聲中，祇見一個身材高大，身穿破衣，脚登草履的老人穿窗而入。一到就兜手一個咀巴，打向小偷，可小偷是頭一偏，而第二把又到，小偷是一沉肩，第三下，一個翻身，第四，第五，到第七下，小偷還是中了一下重的！

小偷挨了打，可不敢嬉皮笑臉了。「師父，你，到底有多少本領啊……這一下是什麽名堂？」

「翻雲覆雨，記住了！」

龍震宇自名不凡，可是，剛才他師徒的出手，避招，那一下不是妙到毫巔。自己若猝然相遇，說實在的，決避不過第三下……

「小孟嘗！」

「老前輩，你別寒蠢我了……」

「我剛才敎訓這小子，祇顧自己吃，根本不理我老頭子。所以，我才打了他一下……」

又是個要吃的，開吧。現在，大厨該升火了，要什麽有什麽，雖說邊陲地，却也不輸中原地區，老丐却是祇顧飲酒，吃鷄。可一邊從身邊，取出一只碧玉小葫蘆，這分明是成塊碧玉彫成的，彫工好，葫蘆形更可愛，龍震宇不由一凜，他那會在這個時候取出這樣件小玩物；一件價値不菲的小玩物！

「救這個傻小子的。」老化子在笑。「這是天香五嬌散的解藥，天下，中了這種毒藥，也祇有這藥可能除……」

原來，小瓶子中的是天下奇毒十七種的第十五。天香五嬌散的主人是久不在江湖出現的天香聖母。她非但擅於下毒，武功更是別具一格！

龍震宇可百思不得其解了，自己與天香聖母根本井河水不相犯，這又是爲了什麽？傷自己的伴當？

「爲什麽？」那個破衣老人一手抓住只鷄脚，一手抓住一把酒壺，說了三個字後，在對他笑。而且笑得透着三分詭異之意。

現在，不能理這些，先把小虎子解救過來再說。

「慢慢慢，你要救人，可以。讓我們先出去一會兒，祇等他大打噴嚏之後，馬上塞緊葫蘆口，然後，再叫我們進來……」說畢，兩個化子各取所需，鷄腿，鴨脯，再加酒，走了。讓龍震宇救解小虎子。

龍震宇已經十分小心，將小葫蘆塞子拔開……不拔猶可，一拔，哇，空氣中瀰滿着臭味……而小虎子却一聞臭氣，他似毫不在乎的猛嗅……突然，一連幾個大噴嚏，龍震宇馬上塞緊葫蘆塞。很好，來得快，收得不慢。而小虎子已經大叫大嚷要報仇。要用他家傳彎刀法，去殺那兩個青衣……

什麽？是兩個丫頭？龍震宇更難明白。這一股粉紅香味，當然是天香五嬌散。誰……不，我幾時得罪過天香聖母？他按住小虎子道：「報仇，三年不遲，我現在担心的是琪兒與如姑娘啊……」

小虎子他不响了，可是，心中是永不服氣。

「龍大爺！」

啊，兩位恩公來了。現在，他倆既然能取得解藥，想必也會知道兩女之下落。

「請問，我還有兩個同伴，不知現在何處……」

「你問我？」破衣老人笑嘻嘻的說。大概他是知道的，龍震宇是更誠心的道：「正是請問老前輩！」

「你問我，孩子，你說，我又該去問誰？」

「我不知道！」那小化子說着，可又嘀咕了一句：「省得挨莫明其妙的打！」

龍震宇不禁面色大變。但是，腦海中又浮起了小虎子一直唸的兩句話：「解藥上沙莊，要人求天朗……」如此說，這天朗，破衣老人該知道吧！

「唉！」

龍震宇問還未問，而破衣老人却突然的，也可說是莫明其妙的「唉」了一聲！

「問我？爲什麽不問自己？」破衣老人說了這二句話，說實在，龍震宇無論如何也不明白。

「人啊，別太做好事，還有，更不可太大量。最最重要的是，人，不能生得太俊俏，太討人喜歡。」

這算是褒奬龍震宇呢，還是在挖苦龍震宇！生得太俊朗，太討人喜歡……我幾時要人家來喜歡我？說實在，我守身如玉，我除了畢琪琪，我沒有第二個女子！我從不招惹她們，我決不是狂浪之輩，至於討人喜歡，我自問自己一無是處，我因爲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所以，我浪蕩，我不理是野廟枯寺，我不理粗餅麥粥。我……有時候，自己也認爲自己像個叫化兒……我有什討人喜歡之理啊！

開玩笑，對……破衣老人喜歡開玩笑，我又何必替他解釋！問他天朗是什麽意思。

「問天朗……你眞的要天朗，唉，你走了那麽多年江湖，就不知道月朗天清雙天煞……」

龍震宇一聞月朗天清四個字時，他頓時一凜，據說月朗天清雙天煞，自從卅年前，也就是自己還未出世時……在祁連山天狗峯雙鋒誅了玄都七老後，再也不見她倆出現過。現在，那會找到我的頭上來了？

「你怕不怕？」破衣老人問。

「哈哈哈」龍震宇是一聲朗笑道：「人，所怕者缺情欠理，又或者多行不義，說實在，龍震宇一生爲人，自問情理兼顧，不敢稍踰禮義，我又有何怕？」

「你是有情有義了？不見得吧……」

不對，是個女子的語聲。龍震宇一看破衣老人，祇見他低頭縮頸，什麽？如此江湖有名五前輩之一，也會怕這個女子……什麽道理？

「我告訴你，師父逢到手緊，要救人，没抓拿之時，就去找她。她，可有求必應！所以師父不敢得罪她。」是九指神偷的暗語聲。

「可我不怕！」

「大可跟我走走！」

「好！」

龍震宇想走，可讓兩個偷兒拖住了，破衣老人是十分誠懇對他說：「切忌切忌，不可决裂，一個不對，唉，眞會引出一陣大風波來……」

唉，破衣老人的一番話，照理有些效用，再說龍震宇個性又是善良和平，本不該鬧出什麽大事來吧……不想，其實却不然。

龍震宇飛身而出，總以爲人已不見了。哈，前面有輛小車，是用兩匹菊花青的健驢拖着。車輛四週有青衣遮塵。可是，車篷開處，有一顆少女頭露出，一見龍震宇追來，她笑了，還向他招招手。這就是龍震宇有欠思量，應該騎馬追趕，一時盛氣，就此憑仗本身功力，追上那輛驢車，尚幸龍震宇内功紮實，並且，心平氣和，他首先記得，此去是救琪兒與如姑娘。如果火氣大，好，這件事會越搞越難收科。何況，破衣老人在臨走之時的說話，一定有他的道理。爲救人，何必要鬧到非决裂不可？

青衣在引路啊！好吧，讓我慢慢的跟他走，龍震宇是個極細心的人，他一邊走，一邊在記路，那料到驢車是七轉轉，八彎彎，越走越不是路……而且，一個不留神，前面依然是蹄聲答答，其實，他已被陷入個迷陣之中，龍震宇想走，怕越走越錯。不走，又算那一齣？突然，他一聲冷笑，地上不好走，天上難道也有阻碍？想到這兒，身形一起，耳邊突聞得一聲嬌語：「好身法！」

龍震宇脚下已找到着足之處，想着，既然有人說話，何不乘勢而下：「是那位姊姊賜教！」

「龍大俠何必太謙，你可看見前面燈光處……」

「姊姊何不露面，指示一二……」

「我就是請你來此一敍，怎會難爲你呢！」

「敢問姊姊尊姓大名！」

「我先講給你聽，此地是沙莊，不是天朗宮。」

龍震宇心中一凜，沙莊，天朗宮，原來是兩個地方。

這樣看來，事情是越來越複雜。

「看來，我的朋友不在貴莊上！」

「不錯。」

「如此有擾了！」龍震宇這一聲招呼是說明了，他不會再在此地騷擾了，他想走……

「爲什麽？我就不能留住你？」

聽得出，這女子的語氣，有着埋怨之意！但是，龍震宇是心平氣和地說道：「但願你我，後會有期！」

「眞的想走？」

龍震宇想，不走又如何？身形動，對不起，龍震宇之面前，突然有二道光亮刺到，這女子的出手，既快又捷，如果，不是龍震宇潛龍身法，也是快捷萬分。那麽，這一對招子，可得賣給了她。

你我有什麽了不起的仇恨啊！出手如此兇狠毒辣！尚幸是自己，換了第二個人，又該如何？再如被傷人又引出後台，那不是鬧了個仇怨不可解……

「姑娘出手，未免太辣。萬一因此引

出風波，這不是欲靜反得個亂字！」

「龍震宇，你不必教訓我，我好心請你來一敍！指點些途徑給你，你強硬，你不領情，我本想不用強，我且問你，你想不想找你心上人……」

嗨嗨，這簡直比什麼天師符咒更靈，龍震宇他呆住了：「你知道我伴當在那兒嗎……」

「天下除了我，再也沒人能知道她倆的居處！」

「眞的？」

「我如騙你，天雷轟頂，生無好活趣，死無好死法！」

「也不必如此罰重誓！」

「我怕你不信！」

「龍某一生，不怕受騙，實在是救友心切……」

「好，請！」道聲請，四週突放光明……好一個幽雅有緻的佈置。這山莊可謂名符其實，依山勢而建，而這一大片樹林曲徑，正是護莊所用。甚至於，看得出，這山莊主人是個極有心計的人，其中還佈了個陣圖。龍震宇對五行、八卦、七曜、梅花等陣法，也有所知。不過，他可看不出莊主人所擺的是什麼陣。突然，又是一暗，祇見前面有紅燈一盞，分明是在前引路。爲了琪兒與如姑娘，他祇能走，所謂明知山有虎，也得向虎山行……

雖然，與那小姐祇交了一招。龍震宇巳知此女的出手陰柔之至，也陰狠之極，不得不小心從事，所以，他極小心的走，走，走。一瞬時，紅燈熄去。而自己巳進入一座佈置清雅的大廳堂．當中端端整整的擺了一席酒……

「龍哥哥來啦。龍哥哥來啦！」

誰在叫？循聲一看，哈。原來是一只白羽紅頂，綠爪，綠咀的大鸚鵡……

龍震宇心思愼密，不是這白鸚鵡的叫，他可能會上一次大當。白鸚鵡的叫聲，令他猝然有驚，爲什麼一只禽鳥會認識我？內中可能別有蹺蹊。身處不知所謂之地，他是決不能稍有疏忽，龍震宇有一個長處，越是處身劍拔弦張之地，越是令他面不變色。

四個青衣人出現了，對龍震宇是揖禮者揖禮，用麈尾拂麈者拂麈，讓座者讓座，斟酒者斟酒，龍震宇眼光多厲害，一見酒席所擺的八小碟，如羊舌簽、鹿肉脯、風鷄、燻鴨……全是蘇如愚之手式。心中明白，兩女一定在此，至少，此地主人是決不會不知情……

一陣香風飄來，令人心曠神怡。可是，龍震宇是更加的收歛心神。嗯，這就是內功正邪，強弱之分，龍震宇的潛龍神烝一收心歛神，馬上顯出它的辟邪神効。本來，這一陣香風，就可令一般武林中人，心神大亂。現在，再一見來人，若不是龍震宇，那怕是一等一好漢，也難受此姝之誘惑，因爲來的那位小姐實在是美艷不可方物，何況，眼神光采四射，彩黛粉臉，除非你不是男人，除非你是閹人，否則，能不爲此姝之美所低頭。

「龍哥哥……」

龍震宇全身一震。什麽？小姐，我與你素未謀面。剛才一見面就交一手，說實話，交手之時，我祇聞其香而未覩其面，現在，你叫我龍哥哥，從何說起？

「倉猝之間，未能精備回稱，幾件粗物，伏祈不嫌陋吝，至於這酒，尚可一飲！小妹先飲一盃，中原之禮：所謂先飲示敬乎……」

「哈哈哈——」龍震宇一聲長笑，本來束緊之衣袖，衫擺，他是鬆了一鬆，然後，十分恭敬的對那美艷小姐道：「請問這位姐姐貴姓大名，這話是龍某第二次，眞正的請敎。」

「不是說過要解藥上沙莊……」

「嗨，姐姐姓沙？」

「不錯，至於我的名字，唉，可以說一聲，不知者不罪，知道的，沒幾何尚活在世上。也就是說：不幸而知道我的名字的——」

「殺無赦！」

「龍哥哥，你……知道了！」

「但願我估錯了。不過，沙小姐，爲你，江湖上巳殺了個血流成河了啊！」

「龍哥哥，我可沒叫他們殺啊！至於，對我意圖不良，而被我手下殺死的，這也不能怪我啊！何必談這些煞風景事。龍哥哥，請飲一盃！」

「沙小姐，或者，你還不明白我之個性，不喜歡飲酒，不擅飲食。盛宴，龍某心領了，實在，龍某之所以深入貴莊，實在是請教我那伴當！」

突然這位沙小姐眼中淚水盈滿，她苦笑道：「難道連我一杯酒也不肯飲下！」

龍震宇一聽這句話，心中更有疑竇。一杯酒，爲什麼要飲一杯酒，這是什麼酒……再說：事實上、自己素不喜飲酒，此人對我頗有了解，那會不知？其中，莫非有什機關不成？突然，他想起酒能亂性，不對，這酒是決不可飲。但是，來，是求她說出個地點來，以便找尋琪兒與如姑娘，如今，總不成僵在這兒……

「不是不肯領受，實是不能領受。可望沙小姐原宥這個。」

「爲了那醜姑娘？」

「請沙小姐口上積德！」

「我偏愛說她是個醜姑娘，一個醜姑娘……」

「唉！如此說來，道不同，不相爲謀，龍某告辭了！」

「你想出去！憑你就走得出我沙城莊嗎？」

「那也是無可奈可之事，闖也得闖出去！」

「祇怕你難闖一步！」

好個龍震宇，雖說同這位沙小姐祇說了幾句話，可是巳看出這位小姐美是美極，艷是艷極，但是煞氣隱伏，狠也狠極，如果，稍有拂逆，祇怕她翻臉不認人時，這相報決不會輕易。因此，他看來是輕飄飄，無所用心的與她對話，其實，他是無時無刻不在留心中。混身功烝佈滿，稍有不對，他是會立即扣住這位小姐，用強，也說不得了，要她引路出莊。

現在，沙小姐此言一出，果然，地下有浮動之跡，這是勝負俄頃之間之事，怎能讓你計謀得逞？游龍子實在是厲害精靈，潛龍烝又是無聲無色，不必裝模作樣，說動就動，念動即發，這兒地下才浮，龍震宇巳如一股風般向沙小姐撲到。

沙小姐是一個失算，不過，她也不是個泛泛之輩，龍震宇到，其實，整個地板全往下沉，祇不過她是有所準備，有地可走而巳，如今爲龍震宇罩住，小姐可發了兇狠之性，也不見她如何動作，左右雙手，兩道光華，直刺對方。希望借那一阻之力，將龍震宇夾開！

龍震宇到此地步，那敢托大？玉龍尺早巳出手，這雙出鋒本是武林失傳巳久之兵刃，玉龍尺一碰，好快手法，雙鋒不作直刺，竟然左右雙圍而上，將龍震宇合煞在中間。龍震宇出道迄今，從未遇到過如此狠辣、迅捷，而且變招奇快的招式，尚幸玉龍尺善守善攻，形勢如此，不敢逞強，借玉龍尺之「雙龍會」，錚錚兩聲，果然點住雙出鋒之鋒尖。人，巳運用潛龍烝之催動下，脫出雙出鋒之連環七十三手追殺神招。

沙小姐也是一個驚愕……但是，她可心定了！其實，她是一時之火，她那會捨得將龍震宇刺兩個透明窟窿？可是，所謂勢成騎虎，不得不發而巳，再見龍震宇如此身手。心中越發的愛恨交迸……

龍震宇可巳看清，這兒巳是另一間廳堂，再不見白鸚鵡啊，酒席啊！而四壁却圍上青布，地下沙石鋪地。心中明白，他是處身在人家練武廳上了！

其實，他那裏知道，這兒是莊中最重要之地，青布圍住的，正是武林七絕中之一絕：「青陽神鋒解」。

龍震宇爲人正直，他並不在意，祇是對那沙小姐打恭作揖：「我祇求出寶莊，上天朗……」

「你是非救那醜姑娘不可？」

龍震宇心想，小姐你巳問過一遍啦，又問，未免太煩碎，他祇點了點頭。

「她有什麽好？難道我不及她？你說，我有那一點輸蝕給她……」姑娘說到這兒，也難免有些羞愧之情……因此，她是長嘆了一聲：「想我靑鋒玉女，有多少臭男子爲我要生要死。我，是看也不看一眼。而今，却受你這天大侮辱，我尚有何生趣——」說到這兒，龍震宇是出乎意料的看到沙小姐雙鋒向自己俏面龐劃……女子，怎能將個好好面孔，劃成個花面貓？不能，並且，此事又是爲我而起，龍震宇決不是個冷酷無情之人，祇是情有獨鍾而巳。因此，他輕易不發的龍鬚釘打出，這釘出勢勁而快，沙小姐雙手剛起，雙肘立覺一痲。好，打中這肘節關穴，雙手自然無力，雙鋒落地，而龍震宇極快的將雙鋒拾取在手——

「好功夫！」一聲蒼老的冷笑聲傳出。龍震宇不由一震。他明白，來的才是眞正的一流高手中的高手！憑自己這點功力，唉，決非其對手。何謂自己內傷未復，可是事巳至此，又有何法？硬硬頭皮，那怕死，也得對付一陣。能走當然最好，不能走，祇能聽天由命。

八個健婦，抬了一座青布所幪的太師椅，椅上坐着一位身穿黃綢百壽衣，慈眉祥目，左手執一柄龍頭枴的老婦……就憑這一坐相，穩似泰山，何況；她，面無戾氣，龍震宇心放一半，想必老太太是個講理人，講理人麽，總不致於以老賣老，以老壓小吧！

龍震宇想得眞如意，那裏想到，這是位最不講理，最心狠手辣的老前輩。

座椅放下了，八名健婦分立左右。龍震宇看得出，就是連這八名健婦，也不是好惹的。自己實在太自恃了啊，看來，今日是凶多吉少了。

「你姓龍！」老婆婆的說話是百分加一百的不客氣。

龍震宇可又是個你以禮來，我以禮往的倔強人物，見老太婆如此大刺刺，好，我可不必尊敬你：「今年……我二十七年另八個月加十二日，這也就說，我姓了二十七年有餘的龍了！」

「百變虯龍是你何人？」

「家師之名號豈容你隨口而出……」

「如此說來，要恭敬些才對！」老太婆的面色大變！可是龍震宇他毫不在乎。

「理該恭敬！」

「不恭敬又該如何？」

「你我不必再談下去！」

「你想與我談，也談下去了啊，龍震宇！吃我一枴！」老太婆說出招，就出招。龍震宇也是一個大意，他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離老婆婆至少有三丈來遠，招來竟然如山般壓倒，龍震宇那肯認輸，玉龍尺一揮，本來，天大壓力也得讓他揮出一二尺的空間。今日，你碰上了眞正的對手，老太婆是有名的煞手，實在，目下年紀大了，卅年前撞着她，一招就能要你命。如今，你想架開壓力，根本是空想。何況，身旁又聽得那沙小姐在驚叫：「不可硬架！奶奶，饒命！」

尚幸這一聲叫，也不見老太婆如何用勁，龍震宇如此厲害的人，竟然會讓這股無形烝，壓得七竅見血，人，一個觔斗，暈死了過去。

老婆婆是面色微變：「此人實是奇才。唉，可惜，可惜——」說完想走，她的寶貝孫女却阻了太師椅：「奶奶，饒命！」

老太婆見了這個孫女，她是有說不出的愛憐，因爲在二十年清理門戶之時，自己和老伴中了衆弟子之毒，全仗兒子盜來解藥。可惜，孩子媳婦可死了！死得很慘，那些叛徒後來雖然全部伏誅，可惜，祇剩下這樣個寶貝孫女。試問；能不寶貝？老太是撫了撫沙小姐的頭道：「婉兒，他不會死。」

「但是，我知道你用了天罡都羅烝，將他全身之經脈壓傷了……他成了個廢人啦！」

「孩子，他不會喜歡你的！看那個醜八怪會不會要他？」

「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情……我老太婆倒要看看，天下，有幾個眞正有情人？」

沙婉兒再一想，也眞不錯，好，將龍震宇送回去。老實說，龍震宇還有朋友，至於畢琪琪與蘇如愚，根本在師伯婆那裏，一放即可到，看吧，醜姑娘會不會再要這個廢物……

諸事辦妥，但是，沙婉兒還是不放心，不論睡眠休息，她永不會忘了龍震宇那俊俏之面容，矯捷之身手。如此少年奇才，可憐，現在，變成廢人了……她既不是後悔，也不是痛悔……實在是有着愛憐之心。龍震宇、不愧爲龍震宇。

至於龍震宇是爲一輛青布小驢車，兩個小丫頭送到西關大棧。現在，祇有一個小虎子在，一見龍大爺變成這樣個可憐相，如此剛強的小伙子，竟然哭了。比父母被人圍攻幾乎死時，哭得更淒涼、痛苦。

破衣老人第二個到，一看龍震宇的情形，如此江湖游俠，殺人如草芥，也會飲泣失聲。這說明了老人心中苦痛一斑。「我早就叫你好好對付，切忌切忌，惹出大風波來，現在，你……」

「我不怕！」

「成了個大廢人，還不怕？」

「唉……破衣老人，我祇是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我力之所及，一定代你辦到！」

「離開此地，馬上，即速……」

「爲什麼？」

「我不想琪兒見到我這副模樣……」

「以後呢！我的龍大爺！你永遠不見她了。」

「看來，以後，我是不會再見她的了……讓她面對一個廢人，爲啥？做戲？大家淚眼相對！用不到這樣吧！」

「可是，沒人照顧你！」

「我！」小虎子義憤塡膺的說。

「一個臭小子，能服侍個病人，別臭美了，走吧！不過，龍震宇，咱們是化兒，住沒好住，睡沒好睡，吃沒好吃……你受得了？」

「我會死！」

「什麼？」

「我，[illegible]可以自己餓死自己吧……」

窗口突的飛來一條青影，抱住平臥的龍震宇顫聲道：「我不會讓你餓死，如妹子也說過，要好好的服侍你一輩子。要陪你走遍天涯，一定要將你武功復原……龍哥哥。你爲什麼不看我，嫌我醜了？」

「不，琪兒，我不能累你！」

「是我說你累我的，還是你說累人？是你自己說的啊，與我們無涉，我們永不會嫌你，是你想到夾縫中去了，對嗎？再說，本來，我怕師父對你無禮，現在，你自己如此模樣，還會對你有什酷刑苦罰？不會了……我們起程吧……」

畢琪琪突然向破衣老人叩了一個頭：「說實話，我不願意麻煩您，還有九指神偷……」說到這裏，九指神偷出現了。其實他早在房中角落裏在哭，眞，龍震宇做了多少行俠仗義之事，他是眞想交這個朋友。破衣老人與老太婆是有些交情的。可惜，這件事他又無能爲力，生龍活虎的人，現在，讓老太婆的都羅天罡煞，毀了個一蹋糊塗也就是說，龍震宇得做半世廢人。有血性的人，能忍得住？

既然你也在此，蠻好，一併謝了，四人僱了一輛車，走出西關大樓向玉門走。

現在，不該有什麼麻煩了吧？現在，可以太太平平的趕路了吧！不，突然有二匹一無雜毛的白馬，不論這鞍薦轡頭，單是馬就值個幾萬銀子。何況，馬上坐着兩位美如天仙的少女。

她倆似飛一般趕來，小虎子已拔出了彎刀，可是被蘇如愚阻止了：「我們誰比龍哥哥強？」這句話令小虎子臉也紅了。是的，他的本領算第幾流？眞講打，十個小虎子也早送命了，還等今天……

可是，風沙滿天，蹄聲似雨，來的是友是敵？

「來了再說，可能是趕路的。」

小虎子沉着了。

你們不走了，嘿，這兩匹馬來得快，停得更快，當他們發現是一對美貌少女時，小虎子幾乎又要拔彎刀。不料其中一個少女是毫不客氣的，撩開布篷，見龍震宇平臥在軟褥上，不禁個個珠淚迸流。

其中有個背插銀叉的少女道：「你們可相信我？」

蘇如愚有些茫然之感，畢琪琪到底久歷江湖，她是策馬迎前，道：「這位姊姊尊姓……」

「我姓高，這是我師姐姓茅！」

「啊！原來是通天曉苗國書前輩之高足！」

「不必說客套話，你們可信我的話？別趕着上鐵鑾坳，先去看一位先生吧！」

「不知兩位姊姊要我們去見那一位先生？」

「五禽先生魯君惡！」

衆人倒有三個不相信。小虎子是糊裏糊塗，畢、蘇連臥在車中的龍震宇也不敢相信這句說，誰還不知道，五禽先生魯君惡早已坐解在太白山！

途經天狗崖　雙姝遇五禽

姓商的女子却大開大闔的說：「我祇有一個條件，就是——」說到這兒她面紅了……畢琪琪是個面醜心機靈的女子，那會不知姓商的意思。看一看臥在車中龍震宇，她不禁黯然，唉，龍郎，你啊，不知得引起多少少女的遐思……

龍震宇却大叫道：「快趕路，或者，如姑娘，你的解手金刀還在手中吧！」

蘇如愚一聽這句話，她的心幾乎跳了出來。她比畢琪琪不遑多讓，那會不明白龍震宇的意思，分明是要自己劃花他的臉部……

姓商的女子不禁發火了，誰不知霹靂無情火商金妙的脾氣。說句老實話，祇有人家喜歡她，從來沒有她喜歡人的。現在，龍震宇寧可毀臉，寧可做殘廢，也不領她之情，在當時，這簡直是對人一種最大之侮辱。商金妙幾時受過這些，手一揚，七朶紅火向車中打去。後面她師姐茅玉瑛大叫不可，如果，師姐一喝能制得住她，那麽，她也不必有霹靂無情火的雅號了。

七朶紅光是極快的打進了車廂，尚幸蘇如愚在一邊照料，她的本領武功不弱，尤其是對攝取暗器，別有心得。七朶紅光，已爲其揉在手中。如果第二三個人，還不接器還打？可是，蘇如愚是秉性柔順的女子，她祇是有厭惡之感，而將接住之暗器，放在一邊。奇怪的是，畢琪琪的馬巳阻住了商金妙，向她要解藥。

蘇如愚突的一驚，再看一看接住的暗器，是七朶帶葉小花時，她也嚇了個魂不在身。她祖父母也是一代之雄，尤其是魔宮總訣，也令她見聞不少，看清這帶葉小花時，她明白了，這是江湖上暗器祖宗兼用毒之王的暗器：「七葉一支花」！別說被它打中，就算是沾了它，也得中毒身亡

。她那會這[illegible]的胆子，莫名其妙的用大震宮魔訣手法接了它……後悔，這當然是沒用的。反而她看了龍震宇一眼，心想：我……總算死得值，因爲，我是爲龍哥哥而死……

可是，龍震宇巳急得死過去了。

畢琪琪的功力，到此可以看得更清楚，說實話：威震大西北的白馬雙姝，今日，竟然讓個醜女子阻了個碍手扳脚。本來：她倆以白馬爲傲，現在，她們祇能捨馬而鬥。並且，仗以成名的七葉一支花、不斷打出，以助雙叉之威勢，可憐，畢琪琪單憑一支枴杖，將雙姝逼得想走也不能——不過，畢琪琪却口氣十分柔和：「我祇求解藥，我不想結仇，求你們慈悲……」

「傻娃子，暗器根本沒有毒，有毒，我會傳給她倆？唉，停手了吧！」

畢琪琪一聽有人叫停，她不得不停。實在；她不能闖禍，她不能眞的打傷甚或打死商、茅兩姝。師門之規律極嚴，此去之途徑，將遇何等樣人，如何趨避？如何對付，該殺的，非殺不可，不殺是有犯規律。不該殺的，即使此人犯有十惡不赦之罪，也不能殺，殺，也是有犯規律。非得回來請示，報告之後，才有新的指示。

因此，對商、茅雙姝，她眞是祇能苦纏，而不敢濫用重手。

來人了，那正好，又聽聞暗器無毒，心中更加一寬。現在，她祇守不攻：好，人家的守是守四圍，她的守，可以包括八方！也祇有鐵鑾坳的門下弟子，有這樣的功夫。

來的那個人，生得神態威猛，白髮紅臉，生就一把赤色鬍鬚，身穿一件火紅八卦道袍，一手執一柄玉如意，一手執一柄馬尾拂塵。一到場，商、茅兩女巳退下，而老人却在與畢琪琪對打。

蘇如愚因爲聽得暗器無毒，現在，又看到商、茅兩女退下，她心中大定。現在，再見這赤衣老人大戰畢琪琪，她又怔住了。她多想助她一臂之力，可惜，他們早有約定；是守護龍震宇的，决不擅自下車。即使有什麽變化，祇能叫小虎子催車逃走。

在如此情況之下，試問；她能不能走？老實說：小虎子不是發覺對手太厲害，他眞能再拔彎刀……

突然，由車廂中飛出七朶紅光，誰也知道，這是蘇如愚首先接住的暗器。到現在，才還給你。爲什麽？蘇姑娘也得熟悉這暗器之功用，及其如何打法！現在，她打得可眞似模似樣。紅衣老人袍袖一飄一擺，哈哈一笑道：「老乞婆收了個好徒弟，可惜太醜。喂，小姑娘，你不是老乞婆的弟子吧。老夫看你稟賦極佳，怎樣，入我天辛門下如何？」老人一邊說，一邊可走近車輛……一見臥在車褥上的龍震宇，不由大叫一聲：「你不是龍公子？」

龍震宇一見此老，如果不是老人的生具異相，他永不會認識他。早巳說過，龍震宇昔年有小孟嘗之稱，在未遇畢琪琪之前，曾經有個紅面老丐求援，並且，半夜而來。老丐生一副高大身材，一進門，要他好好服侍他。再三關照，不許向外宣揚。龍震宇看出此老是爲仇家被逼，所以，他奉命唯謹……

老丐住了半個月，化費了龍震宇成百只鷄，四十五條鯉魚。其他熊胆，血竭等等……也不知多少，這是療傷治毒。但是，龍震宇從來不去偷看。老丐走時，對他說：「人言不虛，無以爲報，你我後會有期……」他那裏會想得到，今天眞會碰了頭。

老丐仔細的按着龍震宇之四週，不禁老淚縱橫：「龍恩公，老朽是該死了啊！竟然無法拔除這都羅天罡正氣！」什麽？這是都羅天罡正氣？怪不得啊，畢琪琪與蘇如愚能同來得一無阻碍，天朗，天朗，就是江湖雙煞：月朗天清啊，龍震宇所碰上的不是月朗，就是天清。都羅天罡正氣，號爲江湖第一煞手，現在，苦矣……

突然，紅袍老人高叫一聲：「我……我去找，找五個前輩來，祇要五位前輩會合……」

畢琪琪是十分冷靜的問：「那五位前輩？」

問住了，實在，五前人月朗天清估兩位，還有一個大震宮主天河丈人……好吧，二個是對頭，一個巳坐化多年，找五前輩，簡直是笑話！

商金妙還在說五禽先生，紅袍老人苦笑一聲：五禽先生死在太白山。

「她騙人，她不想有人去煩他，他在此地天狗崖，苦習大貫神經……」

「你說什麽？大貫神經？」

「對了！在苦練大貫神經，尚幸我倆追殺個小淫賊，經過天狗崖。發現一個老人，簡直像個老化子——這老化子好狂，叫住我倆，問我玉磬小道姑是我倆的什麽人……」

試想，憑霹靂無情火之爲人，能有個老化子得罪她師父的？還有不打架之理？

首先是商金妙，還算好，她祇因其辱及師門，但是看她年老，出手未免輕了許多。一招神巧八打，照道理：老頭子起碼中四下，唉，天下有這種事：老人不見動作，可憐，商金妙首先自己打了自己八下。這還有不拚命的，好，雙叉出手，將個老人團團圍住。其實，她倆也祇不過要老丐服聲軟而巳，其實，老人要她們這火飈叉擊打他全身穴道。因此，你越是可憐他，他越是出言難聽，實在弄得商、茅兩女發了火。十三手奇門叉法，着着實實的向老人點到，老人有些坐火入僵之危，所以，必需靠外力，打開僵穴，否則，就有走火入魔之危了。老實說；以老人這大年紀，一到走火入魔，他這一生算是完了。爲了求兩女之不走，繼續打開通身十三大穴，他一邊受叉，怕她們看了可憐，而一走了之，所以越罵越厲害，並且，爬在地上，用屁股啊，前面的血海穴啊！試問：這種形式，那會好看，而且，又對的是兩個女孩子，這一來，引得雙姝無論如何不殺他不可了……

兩個時辰後，老人滿身是血了，他笑了，他突一長身，雙姝眼前祇覺人影一閃，一股極強的潛力，將雙姝出手架開，並且，一股極大的攝力，令雙姝之虎口發熱發燙，雙叉同時脫了手。又是一股柔和之力，將她倆推出了丈遠，又聞一陣哈哈大笑中，叫茅玉瑛、商金妙進他的內洞。本來，商金妙那敢進去，但是，茅玉瑛可比

一般人冷靜，機靈。而且，事實俱在，雙叉俱失，該怎辦？因此，茅玉瑛毫無所懼的先進了老人的內洞。

「始終是你的成就大……」老人哈哈笑着說。

茅玉瑛可看見了一個血人，老人啊，今年年歲不小了啊！她能不有些後悔之意？何況，現在看這老人時，她不禁有些傻了，爲什麼？本來，看着怪裏怪氣，且帶幾分邪氣的老人，現在，祇見他是滿面正氣，雖然血流全身，他並沒一絲兇狠之意。對茅玉瑛說話時，也充滿着慈和之色。「不必怕我，如是妖邪之徒 在我手下能走得過三招的，不多 不多。如果我要你們的性命，能讓你們刺得渾身流血！你可知我是誰？我就是十年前訛傳坐化太白山的鐵煞手五禽先生魯君惡——」

這時商金妙也進來了，老人又笑了笑道。「在無事之時，你倆決不可將我行踪說出。當然，我欠了你們一個人情，我會還，以後，任有天大災難，你們可來此求我出手，不過商金妙，我以爲，你是個闖禍胚，少出門爲上——」

爲了這個原故，商金妙敢這樣大胆提出五禽先生之名，也幾乎令火龍尊者幾乎自殺。

當然，就近有這樣個閻王對頭在，却是大可一試。至於龍震宇却劈口詈誓不要。老人可弄得莫名其妙，還是蘇如愚，她說出這件情孽牽連，火龍尊者不禁對龍震宇道：「小伙子，我早就批你命中犯桃花，尚幸不是咸池，也不是月德桃花！不是煞，而是刦，現在，看來，桃花已應，至於這都羅天罡眞氣，方今之世，如果連老魯也不能治得好，那麼，天下再沒人能治得好……該去一次。」

「我不去！」

「爲甚麼？」

「唉！我寧可死。我不能受人所制，再說；我有什麼好，比我好的人不知有多少！至於我心目中，祇有一個琪兒，如此而已！」

「你會成半世廢人！」

「命該如此！」

商金妙突的插了一咀：「長病無孝子！龍哥，你該記住了。」

龍震宇是微微一笑，「眞正如此，我是活該。」

畢琪琪冷冷的說道：「我心非蓆，不可捲也，我心非石，不可轉也——」

醜姑娘早已說過，她除了面上有肉疙瘩，令她看來醜惡難看外，其他，沒什麼瑕疵。聲清音朗的說着這兩句詩，竟然令在場人，個個感動。

「琪兒，我們該走了！」

「是，龍哥哥，我們是該走了——」說到這兒，她向火龍尊者，白馬雙姝，全拜了幾拜道：「青山不老，綠水長流，但願後會有期！」

茅玉瑛是個細心人，她雖然對龍震宇也有好感，因爲師妹搶在前面，她不好意思搶。可是，今日，看到龍震宇如此一代人傑，又是爲了因愛成仇。可憐，竟然一個風流倜儻的少年；却會爲都羅天罡煞，壓成了個廢人。說實話，她也想哭出來。到底是個大姑娘啊。能哭嗎？可是，她却感覺到，這將是個悲劇的開始。

爲什麼不肯去看五禽先生？是師妹心急了些，突然，她想出了個辦法，龍震宇不去看五禽先生魯君惡，難道我不會求五禽先生去看龍震宇？想到此地，她是心有所思，而故意的走慢了幾步。至於火龍尊者在詢問商金妙之一切，好，仗着胯下神駒，又加茅玉瑛素擅故佈迷陣，不多時，她已避開了二人，自己一人擇路向五禽先生居處而來。

茅玉瑛啊茅玉瑛，你是離不開商金妙的啊！因爲，商金妙雖說大開大闔，可是功力與你相差不遠，更且可以互補短缺。現在，你是單身一人，難免會因落單而吃虧。事實上，爲你雙姝所誅殺的武林朋友，着實不少。你一落單，剛好凑到了你的老對頭何不興手上！

天下事，也有許多不可解釋之因果，何不興是佈下了圈套，蜈蚣鏢何不興是心中明白，自己的蜈蚣鏢連環地網陣，可以對付一個，決不可對付兩個。現在，打聽得實實在在祇有茅玉瑛時，他才在紅楓徑中佈下毒陣。那想，茅玉瑛身後還有一個人，誰？一直暗戀着茅玉瑛的衡山弟子；九珠連環冉珍。本來，茅不離商，商不離茅。冉珍是實在不好意思上前說話。今日，也是個偶然機會，白馬嘶聲，對心愛人的任何東西，均是念茲在茲，那會聽不出之理？再一看，果然是一個人，趕路趕得很急。突的想起何不興的地網蜈蚣鏢，這分明是對付茅玉瑛的。他能袖手旁觀？因此，他是故現痕跡，直往茅玉瑛必經之路江楓徑投去。

茅玉瑛久歷江湖，那會不知，前有蹊蹺？因此，故意按慢馬蹄之聲，漸漸的，漸漸的，向前走去。這紅楓徑是個獨徑路，你不走此路，無路可通？何玉興手下嘍囉雖然沒用，可是人多，一聽馬蹄聲，大叫大吵，逼馬入徑！

總以爲茅玉瑛不入徑則已，一入徑，地下已舖滿了地羅蜈蚣鏢。需知，這蜈蚣鏢鏢身有毒，尚在其次，最厲害的是鏢身似蜈蚣，微長而軟。發時難，更且左右搖擺，準頭難捉。加上地羅鏢陣，蜈蚣鏢就會如十二月裏烟花般亂竄亂飛。你是無心碰上，他是有心伏你，兩兩相交，茅玉瑛已輸了佈置之道。即使警覺快，反應靈，人不中鏢，馬非吃虧不可。如果不是九珠連環冉珍的暗器更強，更壞，暗中用九九八十一枚六角形鋼環，將地羅網的兩頭總經破壞，茅玉瑛今日非爲宵小所算。

何不興在坐等好消息，祇見茅玉瑛白馬快似旋風般入網而安然而去，蜈蚣鏢連個屁影也不見，他不禁發了狠，因爲，茅玉瑛本來不會對付那些小嘍囉，無名之輩。怎料到這般江湖末流，打人沒甚麼本事，罵人可汚穢，無奇不有。茅玉瑛一邊在當心埋伏，一邊也恨極這些小嘍囉。她的輕易不發出七葉一支花，一支一支的打小嘍囉，一瞬時，叫苦連天之聲大起，將個何不興逼出來了……

鏢陣呢？鏢陣呢？……吃了打的小嘍囉等於是自己招了口供，茅玉瑛本已留心，再加一考察，發覺有六角星形環，將地下之蜈蚣鏢要筋釘死。她明白有人暗中助她。更明白助她者是誰。她不由心一跳，

面一紅。現在，何不興又出現，爲了趕去見五禽先生，她也不在形式上謝啊，拜的，祇是微微一笑。將頭點了幾點，她相信冉珍一定會見她的表示……然後，拔去這個釘子——何不興。

人、不可心急，也不可自抱太穩，人家血心來報仇，他們能一無整備？何不興出面挑戰，而蜈蚣鏢如雨點般打出。老實說，面對面，實打實動，茅玉瑛那會放在心上？雙叉叉尖本具點、翻、絞、鎖之用，蜈蚣鏢即使厲害，七葉一支花更是不弱。並且，雙叉之煞着頻使，已將個何不興還手無力、被困在雙叉銀虹之中，茅玉瑛恨極何不興，不料，兩條碧影，悄沒聲的向茅玉瑛之左右襲到。一出手就是失傳已久之無形環，所謂無形環，是掌掌成圖，環環入逼。茅玉瑛可從來沒碰見過如此厲害的出手，再加連珠蜈蚣鏢之飛打，茅玉瑛看來不得不下馬……

九子連環冉珍並沒走遠，其實他也不放心茅玉瑛。不過，却又不願讓茅知曉自己得功賣勞。現在，風聲中傳來別有勁風聲，現在，又加上小嘍囉的鼓噪，心知不妙，立即趕來，一到就發現隱居祁連山，藍狗坪的雙妖又敢出世，爲了救人，也爲了保證自己，他是先用六角環分打三人。這就是打個巧，也是打在分寸上，首先何不興以爲是必操勝券，他簡直是忘了破壞他地羅鏢陣的朋友。正在哈哈大笑，狂言亂發時，不想背後有勁飛到，早已說過，何不興之武功最弱，僅仗蜈蚣鏢稱雄凉州，這一突然而來的六角環，他首先中了三枚。背及筋脈全斷，試問；他還能動？合仆一交，跌得他叫苦連天，其實是背痛。

其餘兩老怪，功力不弱，本來，六角環極難打中兩老妖，就因爲茅玉瑛恨極發極，不再客氣，七葉一支花；紅光照耀下，兩老妖極怕火龍尊者，以爲茅是火龍尊者之傳人，呆得一呆，閃避暗器，怎允得你有時間考慮，這一慢，就算勉強閃過了七葉一支花，背後照樣中了六角環。這就看此人之功力高下，而老妖爲如此厲害的暗器擊中，依然能一聲長嘯，走了個無影無踪。

常言道樹倒猢猻散，何不興手下見此情形，還有不走了個鳥獸散。何不興是可憐，連爬也爬不動，茅玉瑛本想一叉結果了他性命，再見他身受如斯重傷，她的傲氣又來，一催馬，走近何不興身邊，祇不過冷冷一笑，然後，她是催馬飛奔天狗崖。實在，她是救人要緊啊。

這一來，可苦了個冉珍。以爲茅玉瑛看不起他，自己兩次在最危難之中救了她，她連謝也不謝一聲，一催馬就去了……冉珍再沒有火性，也得讓茅玉瑛引起了不滿。反愛成仇，幾乎弄得兩人大家落不下台……

再說龍震宇一行人，一出玉門，就有漫天風沙撲人來。最倒霉的，該說是小虎子。因爲，他是個車掌，現在變了，駕車的是畢琪琪了，爲什麼？小虎子幾乎與她吵起架來。在他以爲，男子漢——十五六歲也稱男子漢。該不怕畏難，更不怕風沙，琪琪祇是笑着說，你認識鐵彎坳了？哦，一句問煞，誰也無法再爭，事實如此，在場四人，一個癱在車中，眞的，除了畢琪琪，誰又認得鐵彎坳……

可是；風沙越來越大，琪琪說：「剛碰上玉龍堆變天！」他們祇有聽的份，沒到過沙漠，誰知道沙漠變天的可怖！玉龍堆也祇不過是個較大的沙漠灘。可是；一年又一年，被它吞沒的城鎮也不知有多少個！

歷史上有不少名城古都，甚至河泊，支流，現在全不見了，哪裏去了？這個問題困擾了不少考古學者，最後，才發現，是讓沙漠吞掉了！

沙漠中有不少駝鈴聲，沙漠中也有不少人聲燈影。琪琪說：該找個地方歇歇脚，否則，馬能給沙漠活燙燙死。小虎子又想吵架，他可從來沒聽說過，沙能燙死馬，這樣說，沙漠正能燙鷄蛋。

事實也眞有這種事，沙中窩蛋，很快能熟……祇是沒來過的人，少見而多怪。應了那句見駱駝而言馬腫背了。

沙漠中起大風，可眞怕人啊！有時候，你躲不着個好地方，就可能被捲來的沙山，將人畜活活壓死。尚幸，天色已晚，又找到了個沙漠旅棧，車馬與駱駝擠在一堆兒。小虎子初次見到了天空捲起一股沙柱，能移動……這是隨風向而移動，一直到了風勢弱而沙柱垂時，那可眞好看！宛如半天爆散了個大花筒，滿天金星，向四外飛落！

琪琪在流淚，龍震宇低聲問她：「怕有什麼兇厄？」琪琪搖了搖頭道：「我想起十五年前，我隨家人逃亡至玉龍堆中，碰見了這龍捲風，要不是娘死命護住我，又仗恩師不顧一切的救援，早已與家人同歸于盡……以後，凡是逢到龍捲風，我也拚命的搜索……」

「今晚，你爲何不去搜索救人？爲了我？唉，琪兒，我是不會好的了，還是多救幾個人吧……不必不放心我！」

畢琪琪是含淚應允，人方落車，發覺身後有人，她聽脚音已聽出來是蘇如愚。她想叫她同去服侍人。突然，想到自己說話不檢點，這姑娘分明是在找死！好！走吧！走到那裏是那裏！

其實，飛沙落地之時，最爲危險，這時，沙漠太陽熱毒，別說阻、別說壓，稍爲中得多，也能將人燙去了衣、皮！如果見肉而又地方大，人，眞能中熱毒而死！

琪琪是在沙漠中長大的人，她懂得東趨西避。並且，天公是有兇必有吉。這些沙柱分裂時，一定有不少地方之沙丘被吹來之地沙累積成沙堆，祇要能找到一個，等於找到了臨時避難所。這次可好，大概天助善心人，首先爲琪琪發現一個，當時看清四週，前面大概有百來丈遠，金色火沙紛飛中，正有一隊駱駝，再看一看清，叫聲不好，上空還有一大堆墨雲般的沙柱在盤旋而下，別看百來丈遠，依自己步法，不消多時，就可趕到。但是，對駱駝主人說明——駱駝主人等分明窩在駱駝圍中。然後牽了駱駝走，趕不趕得及脫離險境？實在是個疑問。

不，走……即使死了自己，也得去救人！

可是，你快，蘇如愚姑娘本不考慮這些，一個箭步，其疾似飛的，向前撲去。琪琪也被牽去啦，其實兩人的心中俱在哭

！『龍郎，稍有不愼，你，祗能癱半世。小虎子是個忠義血性人，但是，你能忍下去嗎？人、反正一歲也一世，百歲也一世！你我俱稱活得於心無愧……」

蘇如愚不懂蒙古語，這一隊是蒙古人，可有個十八九歲的珠瑪日則小姑娘，能說幾句漢語，再一見畢琪琪來到，她大叫：「是天使，天使姊姊！我們是！」這一隊人，反而以她爲主！這七八個壯漢聽了，非常俐索的排齊駝隊走了。即使如此，在衝風冒沙，走入駝隊時，蘇如愚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衣爛皮破，雖然身具不乏武功，其實，她已熱毒內蘊，不發就可，一發不可收拾。

至於畢琪琪，她比較好，好的原因是，她久走風沙，即使一樣的皮破衣爛，憑其獨特內功，大可抵擋。不幸，大盤沙雲，已在盤旋而下。駱駝憑其天賦，已知危險。在死命的跑，人，有老有小，壯漢當然可以奪圍而出，至於孩子、老人如何？尚幸蘇如愚心靈，一手一個抓起二個孩子，而畢琪琪再不怠慢，將對老夫婦挾了就走！待到你搶圍般搶出來，而那片烏雲，突如金蛇流竄般，一股誰也聞得到的硫磺烟味中，駱駝隊是被帶出來了。可惜，走不多遠，還是讓這流沙所陷。

不過，陷同壓，大有分別，陷是陷入。還在一脚高，一脚低的走出沙堆中。如果壓、大都得完了。這是天葬一樣，即使有人看見，也決不會去發這個財。也就是說：沙漠中人不會去挖掘這個沙堆。除非風又來，吹去了壓在他們身上的沙……然後，人發人財，鷲食人肉……

沙漠比什麼也殘酷無情。

現在，這一個駱駝隊是爲人救出了困境。而且是兩個女的，眞讓那些沙漠棧房中人慚愧。嘿，人，眞是分太多的級。也分善惡幾萬種。這些忘八羔子，在沙漠被帳中喝酒、酪，吃牛、羊肉，沒半個人去救人。因背風所在，所以，可以看戲。

當蘇如愚牽了駱駝歸來時，有兩個大漢，可直勾勾的望着她！口中還在說，「美，如果燒光了衣衫，可不是看大姑娘洗澡。唉，還有一個身材也不壞！蒙古妞兒，身上有味！」

試問：人，有這號人。

還有甚者矣！那個粗黑大漢竟然走近蘇如愚姑娘面前：「什麼？一百兩來一夜，啊！」

蘇如愚現在已開始火毒在攻心，有些頭暈眼花，口渴心燥。她本來是個萬分柔順的姑娘，現在，她心火上，還能客氣？別看你這個粗黑大漢，即使是個武林高手，她那大震宮中總訣煞手，功訣依然在，粗大漢湊得又近，吃耳光是最方便不過。但是，蘇如愚恨極這個黑大漢，一揮手，順手一勒筋，更加以勢借勢，「好」！多少人在喝采，那個粗黑大漢，讓她直摔出丈遠，也眞巧，摔入了個駝馬圈中。黑大漢受的那個苦啊，有口也說不出。因爲擾亂了畜生的秩序，你跳我騰足，粗黑大漢不是同伴多，眞能讓這些畜生活活的踹死了。

但是，蘇如愚又如何？可憐，她是來回奔走需勁，出沙漩渦更須勁，可以說費盡千辛萬苦，將這些人駝救出。火傷再發，她就是個鐵人，也得倒下去！何況；又在虛火之中摔了一個人。人是給她摔出去了，她自己也人事不醒了。蒙古少女珠瑪日則幾乎哭了出來。因爲她懂漢語，所以，她知道如愚是個好姊姊，她怕她熱暈於火毒，馬上解開駱駝上的佩囊，取出什麼萬應錠，寧神丸！這是在蒙古草原上的寶貝，可爲了姊姊，珠瑪日則毫不吝嗇的，想叫姊姊服食，想也想不到，這火毒有這樣快，才一轉眼啊，蘇若愚的面色已變得如烏金一般。

珠瑪日則這就可慌了手脚！

但是皮帳篷中走出了十來個人。原來，是保鏢的，看樣子他們是鎭西鏢局中人，他們可是人多勢衆，而總鏢頭也不是個不講理的人。畢琪琪看出此事會變成一鍋粥。自己人少，又傷了一個，剩下你小虎子，彎刀神招，不至於抵不上個鏢頭，自己呢！她能不理護龍震宇？…她眞想哭，尤其是蘇如愚，她是爲救人而陷身於火砂熱毒之中！能拋下不管？

十來個鏢頭是聲勢洶洶，要賠禮，要賠酒，要……他們什麼全要，就是不要廉恥……

也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個又瘦又小，穿着得十分清潔的小老頭。奇怪的是，誰看了這小老頭，誰也會有種放心的感覺。尤其是背後那個大葫蘆，眞不知他葫蘆裏賣是什麼藥？

小老頭他人又瘦又小，却任何人也不在他眼裏。他先示意珠瑪日則，將蘇如愚平放在地，然後，他一手捋鬚，一手三指按住蘇之「寸關尺」脈，又點頭，又搖頭，最後，示意珠瑪日則取水，現在，他想取下背上葫蘆，可讓那些大鏢師發了火，其中一個用手一推小老頭，還想說，「要你管嗎！」唉！大鏢師，可憐了！小老頭祗顧取葫蘆，而推小老頭的大鏢師，莫明其妙的人如支勁箭般，直飛出去，他更好，一頭撞死頭大駱駝！

這一來賠吧！你們索賠，人，却一個接一個的飛了出來，最後一個，却給小老頭在教訓：「衞小子，不看你師父竹仙子的面，你也得成殘廢，告訴你們，叫沙漠神鷹的鏢局也可以歇歇了！以免落一個家敗人亡——」

這衞的小子可呆呆的看着小老頭：「前輩貴姓！」

「我這個樣子還不稱怪？還不算招牌？走！」一聲走，可以說得是聲威凜凜，在場人，連遠地塲的駱駝、除了死的，全嚇了個屁滾尿流……

然後，他對蒙女說：「這是頭雛鷹……極好的雛鷹……」

「不，老爺爺，姊姊是金鷹！金色的鷹！

小老頭哈哈一笑，對畢琪琪道：「我已看過那小孩子的傷，不妨事。都羅天罡眞氣，雖然厲害，老太婆也不肯背上一個殺害俠義的惡名。還有，她也在試試你師父的能耐，唉，明鬥暗鬥，鬥了幾十年，還鬥不厭……孩子，如果，你師父眞的不近人情，不肯用北漠眞氣療傷，你大可將這孩子，交給蘇如愚，到天平原，天狗崖找我……記住……切不可提起我！」說畢，祗見小老頭，揹了個大葫蘆，蘇如愚已被灌了葫蘆中的藥。走了，畢琪琪如此眼力，竟然看不出這小老頭用的是什麼身法，他不必作勢示態，走得極平常，可是，這平常中，顯出其眞正之功力。你如稍一不在意，他已離開你越遠。才祗三幾句話，蘇如愚是醒了，而小老頭也不見了。

本以爲蘇如愚總得休息一陣，或半天……那想到她一醒之後，就想找那些惡人打架。別說畢琪琪，珠瑪日則，連小虎子也幾笑乎出聲來。因爲，他們已一個個的，被癱瘓在地。必需由那衞大鏢頭護送他們歸去。尚幸是回鏢，不是去鏢，否則，更加難以措置了。

天明了，要走了，珠瑪日則對蘇如愚萬分依戀。原來，這一隊人還是蒙古一個部落酋長。爲了蘇如愚救了她兩個弟弟，她由佩囊中取出四顆又大又混圓的珍珠……算是送每人一粒。但，該由蘇如愚作主。蘇如愚一看就知，那是金朝貢獻給鐵木眞……成吉思汗的貢物，而爲鐵木眞一怒之下而擲在草原中的遺物……

幾十年來，一直流傳着，有幸的牧羊人，牧牛馬者會在無意中拾取得寶珠……蘇如愚想不到蒙女會如此大方！她無論如何不肯承受，蒙人已出之物，是決不會收還的。畢琪琪是明白他們族人個性，所以她示意蘇如愚收下。收了人物，不能一無所示吧，好！蘇如愚將畢生珍藏多年的一柄屠龍刀送給了珠瑪日則。

刀、是寶刀。蒙古人又特別珍藏這種東西，又是恩人所賜，他們竟跪滿了一地人。珠瑪日則兩眼含淚道：「姊姊要幾匹駱駝、幾個包……」蘇如愚可弄不下去了，畢琪琪是笑了笑，對蒙女撫着頭道：「天上有猛鷹，地下有好人，好心人到處有，朋友啊！希望將來我們還是朋友！」

蒙人哄然在唱，唱些什麼？除了畢琪琪有些明白外，誰也不知其中眞意！

其實，他們說：「一有機會，他們會以從命相付！」

分手了……珠瑪日則是站在最高的沙丘上，眼中含着淚，看着這一輛破得可憐的馬車在前走……

他們碰見過如斯的天變風柱，但是，走了幾天，漸漸的畢琪琪的面色，越來越鄭重，好像前面將會有極可怖之事將發生。難道又要變天？咦，此地有流水——沙漠之珍寶，有紅柳樹……啊，不知不覺，已經進入一個山坳……蘇如愚是首先警覺，是鐵蠻坳到了。

剛想問，一陣駝鈴聲，似飛而來……一看，有四騎駱駝，爲首一個，生得極美，祗是鐵青着臉。不過，頗善打扮，宮髻長髮，雙眉高挑，雙目微微有些碧色，高鼻櫻唇，背後斜插長劍，而斜搭於腰腹之間，有着四個革囊。

這是人頭。連小虎子也看出來了，那會這樣美艷的少女，却有着這樣的兇物。

後面三人一色的白裘裹身，因此，祗能見三人之面容，不算絕色，也不難看：：祗是個個面色冷冷的，畢琪琪一見四人，不禁面色大變，聽得出，她連說話也不太順利。「四……位姊姊……好……」

「我們不能不好，不好，總不成氣死師父不成……」

「大師姊奉命……誅邪……又……又立……殊……功……辛苦了……」

「小事一件，何足掛齒。祗不過殺天南四天王而已！」

殺天南四天王還是小事一件？而且，輕描淡寫……蘇如愚不禁心中打個嘀咕，這位姊姊到底有多大本領？

「以色誘人、乘人不備，用戮神刺殺人，唉，四天王死在報應中而已……」

這聲音是忽左忽右，忽前忽後，並且，抖出了這宮妝美女的隱秘，她是毫不在意，突然，在她是以爲揀準了地方，手微揚，一縷碧光，向東投擲。霹靂一聲，直炸得天搖地動，可是，語聲又來：「這碧靈雷丸，老太婆教你隨便使用的？在襄陽，你已幾乎炸毁了天乙神莊。今日，又來這一手，唉，我怕老太婆一生心血，讓你這個敗家精，敗了個一乾二淨，唉……」

「是誰，出來見個眞章……」宮妝少女可發了眞火，叫陣了。可是，畢琪琪却在一邊求告，「常姊姊，這位，分明是位老前輩，我們也着實該反省一二……」

「別在我面前裝假正經……我在師父祗一句話，就叫你逐出門牆……你就試試看……」

「你也試試看！」是那老人接的口。

眞可謂是人影也不見，這位常姐姐被打了個滿臉花。她還想出殺手，可惜，沒人沒影，她找誰出殺手？她冷笑，她越笑，畢琪琪越難過。然後，宮妝少女說聲在此等，好，四匹駱駝，似飛的向前走了。

蘇如愚從來是個沒王管的少女，她個性又是外和內剛，她那會看得慣這樣的聲勢？

「畢姊！你爲什麼不據理力爭……」

「唉！如妹妹，在我門中，以長爲師，決不可違犯師姊之訓示……」

「明明是她錯的啊？」

畢琪琪還想解釋，祗見前面一匹駱駝飛來，是那四個人中之一個，手中持着一根三寸來長，一指來寬的紅木條。畢琪琪一見此條，她是嚇得搖搖欲倒，不是蘇如愚的扶住，她是眞不能下車！拜伏。

「叛徒畢琪琪聽令……」

「徒兒畢琪琪謹聽師令……」

「殺入死者！」

「不！」畢琪琪幾乎哭出來了。

「你敢抗命！」

「不是抗命，而是愚徒實在是爲救人而帶至交好友入見，懇請師父救命！」

「我們是什麼門？」

「誅妖伏魔門！」

「那麼……還不殺除妖魔則什？」

「他們實不是妖魔……」

「大震宮中的蘇伯佳又如何？」

「這個！」畢琪琪是明白，師父本來爲龍震宇之至情感動，想成全我倆，可是，爲師姊常文璣不知什麼一來，也可能這一巴，打在我的帳上了……

「這小虎子的彎刀是什麼敎的？」

小虎子是新疆妖敎能手之後，這又該如何……

「至於龍震宇，他與本敎一無淵源，殺之可也……」

「他救過我！」

「你大過師父……」

「叭」的又是一聲響，可憐這一巴打

得那個燿武揚威的女子，眼前金星亂冒。並且，還連轉了幾個圈才算止住。她大叫，她還想命令畢琪琪出擊，不想：手一擧，那支本門血木令不見了……這還得了……誅妖伏魔門，除了教主，最重要的是：令符，令箭……血木令是令箭，可以說是本門重寶，那能失去？她急得面無人色。

「畢琪琪，還不進去，看老太婆如何對付你？」

事實上，畢琪琪也想進去，現在有人奪令失令，她是不必再有等待師命……（一失令，等於無命！）當然，常文璣之饞言，看來也難令師父一時醒悟。不過，為了龍郎，能不冒死一求？反正、不求，也是一個死啊，畢琪琪是心中在流淚，祇是沒人知。

反是蘇如愚，現在，她會莫明其妙的胆大如斗。她以為天下事，總抬不過理啊！不講理能成嗎？就算你是太公，我是十八代灰孫子，不講理我也不能忍。事實上，蘇如愚本來決不是個目無長上之人，現在，哈！她會莫明其妙的變了，其實是小老人靈丹之效。

這是鐵鑾坳中的鐵鑾宮，宮中主人，正是隱居四十年的鐵鑾祖師，老祖師今年已七十八歲了。但是，她三十幾歲已威震江湖，後來，莫明其妙的絕跡中原。竟然到關外白龍堆的唯一山坳建立一座鐵鑾宮，她救了幾個孤女，倏然行道關外。希望能開創一個純女性的教派。想不到在十六年前，救了一個清官之後，此女秉賦骨格，全屬一流，可惜因面部為熱沙燙壞，否則她將是個更十全十美的弟子。後來，翻過來一想，面貌不美，焉知不是天公作成？無男女之糾葛，學技不是更加用功……

果然，不出所料，琪琪之本領越來越強，並且，心地良善，辦事週到，處處能捨己為人。為了這樣，老太婆是時常的當衆讚揚，你不讚還可，一讚一揚，就此代她引來不少的寃家。

當鐵鑾祖師當衆宣示，說再過五年，甚或三年，可能將鐵鑾三寶傳授於畢琪琪，這也就是說：三年、五年之後，畢琪琪就會成為鐵鑾宮誅妖伏魔門之第二代教祖。其餘人，並不在意。祇有常文璣，她是老太婆的開山弟子。試問：她能忍得下這口氣？老太婆自以為她了不起。聲威所在，能壓服羣下！其實；她不知人心最難料。常文璣自從老太婆有所顯示之外，她特別恭順，辦事更加賣力。並且，在平時盡力收賣同黨，四出探查畢琪琪之行動踪跡。龍震宇之事，她是最近知道，她早想加枝添葉的向師父告密。今日一來，還有不說個淋漓盡致之理？

畢琪琪為蘇如愚所催，小虎子那會聽不見的。一催雙騎，其疾似箭，向鐵鑾宮中直闖。畢琪琪對此擧是百分中抱三十分之希望，不想一聲梟鳴。凌空飛墮一個身型高大，打扮萬分的整齊的老婆婆。看來面黑如漆。但是清清楚楚，畢琪琪一見此老，她可祇會叩頭……

「外人擅入鐵鑾宮中者，殺無赦……」誰想到這老太婆說話是又冷又傲，當然，根本不講道理。

「師父——」畢琪琪見事態太大，不禁想說出求救之事來……

「我已沒有你這個弟子！走！」

「洪老太婆，是你說的，不要琪琪的，你不要，我要！如愚，還快不走……」

但是，蘇如愚剛想回馬催走，那想到一股無形勁力，竟然將他們這一輛車，好如有塊大磁石吸住一般。「沒我命令，說走就想走……」

「沒你命令，我就是要他們走，快走……」這一聲斷喝，竟然這股勁力似被斬斷，好，雙馬一脫絆羈，還會等你再拿之理，直飛而出。

「是誰？」是鐵鑾宮主者的怒喝聲。

「是我，老太婆……咱們有幾十年不見了吧……哈哈……」一片長笑中，可將個鐵鑾宮主者驚了個目瞪口呆。老實說，當今之世，能斬斷她的大吸鐵手者，寥寥無幾。而大笑之老頭，就是她唯一尅星。不對，畢琪琪是她唯一傳人，她天賦好，悟性強，如果眞的讓這老魔收了去，這可眞正是個心腹大患。自己那會這樣失策？是常文璣！她正想斥責常文璣，再一想不可示弱，算了，以後，可得看事行事了。

再說這輛小車飛也似跑出鐵鑾坳。嗨，面前站着個又矮又小的小老頭，揹了個大葫蘆，正是療治蘇如愚火毒之人。他笑瞇瞇的看着蘇如愚，笑道：「不愧是大震宮後人，好吧，我現在得問你——」

「我！」畢琪琪突然一凜，突然回頭就走，可惜，她才走了一步，人已仆倒，又起又仆，連仆七交，她算是明白了，現在，她無法可以走得出此地——分明是小老頭在作怪。

「為何不讓我回去……」

「回去送死！還有，龍震宇又該如何呢？」

宛如一個震天霹靂，她突然想起龍震宇的傷，看來此老分明能治……

「還有，你想不想報師門之恩……」

畢琪琪不是蠢人，她立時聽出小老人語中有深意。她不禁拜倒在地，哭着說：

「能救恩師，小女子萬死不辭！」

「那就好，現在，你們四處代我護法，我得運功將龍震宇之都羅天罡眞氣逼出，祇怕有人來搗亂。好，三人分三角站立，如聞異聲遠來，將我所與之物向空擲起……不得有誤。」

說罷，小老頭是盤趺而坐，默坐用功。不多時，小老頭全身為一股青氣裹住，他是開始出手點龍震宇之血海、丹田雙穴！然後……再點週身一百廿六穴道。就在此時，空中果然異嘯四起，三人全是武林中可造之才，依計成事。好，祇見三縷青光抖起，一瞬時，化成一朶青色雲網，立聞兩聲蒼老婦人叫聲：「原來是五禽先生插手，你我後會有期……」二聲厲嘯，本來由遠而近，現在，由近而遠，來得快時去得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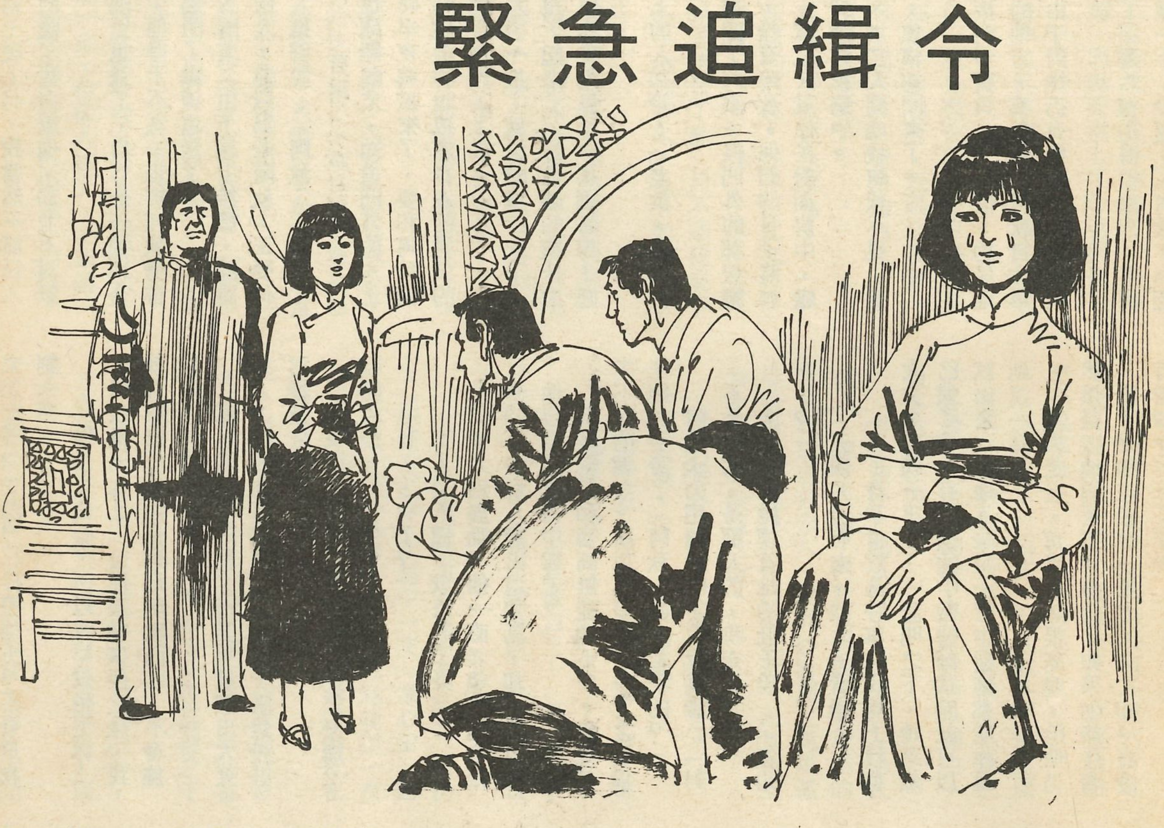
不久，這一朶青網莫明其妙的為小老頭收去，衆人見龍震宇精神奕奕的站在小老頭身邊，他們想謝，小老頭却哈哈大笑道：「各有前後，不必多謝，我怕以後江湖，更多事了，再見吧——」

老人走了，祇留下這幾個滿担心事的江湖男女，他們明白以後江湖，的確會多事呢……

——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秋跟踪焦愼初，却被他發覺，經過一場鬥智論理之後，焦愼初相信阿秋所說，不便對她下殺手鐧，却利用她先到牛家將章、郝二人刧持回來，為易培基仿製名畫贋品，最後才將阿秋也囚禁在一起，作為章、郝二人聊解寂寞的用品，阿秋枉作小人，亦是忘恩負義之人應有的報應，焦愼初雖然陰險奸詐，以為匿居揚州無人知曉，却逃不過韋青的眼光，和小喜子名花旦在聽簫客棧幽會，幾被韋青緝捕着，幸狡詐逃脫……另方面奶娘因大箱子事洩，不容於萬里，授權苗玉堂帶到祠堂後擊殺，幸被江笠救走，揭曉似近尾聲……

愛戀似夢幻　詐騙出情招

最初阿秋甚不合作，因為她雖非節烈女，却一點也不喜歡這兩個中年人。章胖子像頭豬，郝振鵬像隻猴子。

但焦愼初非使她就範不可，因為阿秋的從與不從，直接影响他們二人的工作效率和品質。

因而焦愼初自食物上着手，阿秋不從，就只有乾飯鹹菜可吃，章、郝二人合用四菜一湯，晚上還有宵夜。

這一手很厲害，第三天阿秋點了頭，反正她有她的打算。但她很佩服焦愼初除了小喜子外，絕不碰別的女人，眞正做到了不二色的境界。

這幾天阿秋忽然沉默了，誰也不知原因，她要求焦愼初不和章、郝二人永遠拴在一起，只是在需要她時再和其中之一在一起，焦愼初答應了她。

章、郝二人的工作效率很高，心情愉快。

晚飯時刻焦不在家，由兩個得力助手照料看守，這二人一個姓梁一個姓洪，都在軍中作過功夫教習，身手不俗。

只不過身手和一個人的品格没有什麼關係，他們每天看章、郝二人和阿秋相好，不免垂涎，而阿秋似乎也比較喜歡年輕人，二人為她送飯時，不免眉來眼去。

今天姓梁的送晚飯，他遞飯時摸了阿秋的手一下。阿秋低聲說：「十二點以後來……」

姓梁的自然樂極而如期到達，以阿秋的經驗和手段，這小子的魂兒早已出了竅。她眞是此中高手，姓梁的剛剛以為是自己的青春吸引了阿秋，正自得意時，被一掌劈昏。

但阿秋在姓梁的身上却未摸到鑰匙。不由大失所望，原來三人鐵鍊上的鑰匙本由焦愼初掌管，後因他們洗澡及入厠很不便，就交梁、洪二人掌管。

今夜値前三小時夜班的是姓洪的，所以鑰匙在姓洪的手中，而這二天正好姓洪的看到阿秋劈昏了姓梁的，說：「阿秋，妳要幹什麼。」

「他要霸王硬上弓，我當然不能任人擺佈，老實的說，我討厭他，却並不討厭你……」

姓洪的魂兒也飛了，自然是一拍即合，水到渠成，他得手不久，也被阿秋劈昏，搜出了鑰匙開了鐵鍊逃走了。

姓梁的先醒來，由于屋中無燈，隱隱看到身邊有個人，還以爲是阿秋，正要伸手，門外有人低聲說：「阿秋……阿秋……睡了嗎？」

姓洪的也剛剛醒來，知道門外的人是郝振鵬，有時半夜興緻來了，要和阿秋商量半天。這時姓洪的也以爲身邊的姓梁的是阿秋，一翻身就壓了上去。

姓梁的大力一推，姓洪的摔在床下，尖叫一聲就罵了起來：「妳他媽的裝什麼節烈女？妳以爲我沒見過妳那副饞相！呸！臭魚爛蝦……」

那知床上的人却說：「老洪，是我，阿秋呢。」

他們知道闖了大禍。但門外的郝振鵬更關心阿秋，沒有阿秋，他們的日子將無法打發。郝、章二人就住在對面房中，鐵鍊甚長，能到達阿秋房中。

就在梁、洪二人到處找阿秋不見，正要追出去時，焦愼初回來了。

× × ×

萬里又接到「寶貝」一封信，約見地點仍是上次的地方，萬里對於阿秋自然早已啓疑，但由于對她仍有興趣，仍然在別墅中等她。

二人見了面雖然擁抱得很熱烈。但萬里不能不防她一手，說道：「阿秋，妳近來怎麼經常失踪？在什麼地方？不會是和劉永泰……」

「你沒有良心。所以我早就怕了你！」阿秋推開他：「自汪翠翹事件之後，我就看得出來，你也只是玩玩而已，不會施捨一點情感的。」

萬里說：「阿秋，這話可就怨出大天來了！我對妳可算是仁至義盡，居然說出這種話來！」

「我問你，我已經有了！你怎麼辦？」阿秋說。

「有……有了？」

「有了也不懂，就是有了身孕！」

萬里大爲震動。他一直希望聽到和他有過關係的女人說出這句話，却一直沒有。他以爲自己命中無子。

財多無子和藝高無徒差不多。都是美中不足的憾事。所以萬里怔了一下之後握住她的手說：「阿秋，眞的是我的？」

阿秋大力甩開他的手，忿然說：「對，不是你的，是別人的，我走了……」

萬里抱住她摸着她的肚子說：「怎知有了？」

「三個月沒有來，找大夫看過。」

「有了身孕當然是好事，我馬上找位大夫來證明一下……」證明之下，她果然已懷了孕，有經驗的中醫師試脈就可以試出來，但他不是每一個中醫師都能作得到這一點。

大夫走後，萬里自然很高興，但他仍然懷疑這塊肉是不是他的，如果他能生育，爲什麼和汪翠翹及其他的女人却一直沒有動靜？

他的懷疑當然也有道理，在過去，一對夫婦沒有孩子，作丈夫的就埋怨妻子的肚皮不爭氣。

「阿秋，妳說實話，就算這孩子不是我的，我也願意要，只要妳不說出去就成了……」

「什麼？你說什麼？」阿秋淚下如雨：「我就知道你沒有良心，早知如此，我早就該拏掉的，算了，算了，我的夢也該醒了！以前我還以爲只要爲你生個一男半女，就可以坐花轎進入萬家的大門！天哪！我有多笨，多傻？孩子還沒生下來就對我這樣，生下以後，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把我一脚踢開，所以我不要了！我決定不要了——」

她一邊撒潑，一邊用拳頭猛敲肚皮而「啪啪」作響。萬里一看，要是流了產，這還得了。急忙上前去抓她的手。阿秋一閃，倒地打滾，且仍然不停地敲擊肚皮。

萬里以爲可能寃枉了她，立刻抱緊了她說：「阿秋，算我說錯了話行不行，妳過去所想的都不是作夢，只要妳能爲我生個孩子，不論男女，立刻娶妳回家！」

「我不信妳的花言巧語，我不信！」

「我證明給妳看，絕不是花言巧語——」他立刻開了一張三十萬的即期票子，遞給她，說：「只要生下來，這三十萬就送給你作爲私房錢！」

阿秋一撥就撥落地上，她大聲哭着：「誰稀罕？生下來才給，我要是難產死了？恐怕連錫箔灰也撈不到！」

「好！我現在就給你，但妳最好不要再出去遊蕩了！」

「我不是遊蕩，我還有些私事要料理一下，然後才能安下心爲你生孩子……」

阿秋帶走了三十萬。萬里不以爲她會溜掉。因爲他相信，很少有女人不想坐花轎進萬家的大門。

× × ×

牛經武接到別墅中看大門的人的報告，說是有個年輕女人在別墅中懸樑自盡，被他救了下來，可是還沒有醒過來。

牛經武立刻趕來，發現竟是阿秋，而阿秋不久也醒了過來，她悲泣着不想活了，責怪是誰把她救活的？

「阿秋……」牛經武說道：「妳這是幹什麼？唯恐天下人不知道咱們的事是不是？」

阿秋悲嘶說：「我都要死了！我才不管那麼多！」

「妳……妳要死跑到這兒來……」

「不跑到這兒來到哪裏去？你給我的一筆欵子，我本要回鄉交給我老爹，在鄱陽湖上遇到了強盜，竟被洗刼一空，要不是我的水性還不錯，且當時有兩艘船經過，我跳水後強盜沒有追，恐怕小命也保不住了，嗚嗚嗚……」

牛經武吁口氣，說：「我還以爲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了呢！」

阿秋說：「還有一件事，我一直認爲很倒霉……」

「何事？」

「我找大夫看了兩次，都證明我懷了孕……」

牛經武吶吶說：「誰的？」

「你說什麼？牛經武，你說什麼？我

和你雖然只有一次，可是那次以後就不通了，不是你的是誰的？我不想活了，所以我說自己倒楣，因爲我遇上了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渾蛋！」

「有了身孕反而不想活了？這我就想不通。」

「牛經武，我知道你們這些有幾個臭錢的男人，都是一個德行，玩過之後就一脚踢開。我有了孩子就不能自由自在，來去自如了！所以我活膩了……。」

阿秋一頭撞向石柱，他牛經武抓住了她，說：「阿秋，妳有了孩子，是一件大喜事，我想兒子想發了瘋，只不過總要弄清楚，是我的，歡迎都來不及，如果不是我的……」

阿秋大聲說：「要是萬里已能生育，我不是早懷孕了？劉永泰能生，爲什麼劉志超二十多歲了，還沒有生育過？我和你的那一次清清楚楚，你如果不想要，或者懷疑不是你的，有人搶着要。牛經武，我走了……」

牛經武拉住了她，這後果是必然的，他想兒子眞的快要瘋了。就算拏不準是他的種，那也無所謂，只要沒有糾紛，就當作是自己的兒子又有何不可？」

何況，他和她確有一度春風。一擊中的的例子太多。要不，阿秋和萬、劉也有一腿，她爲什麼不去找萬里？

所以，阿秋的收穫之豐，不問可知，她要是就此一走，找個人嫁了，必能過一輩子富足而安逸的生活，但她還在戀棧，不此之圖。

原因是弄錢似乎太容易了些。那麼阿秋肚中那塊肉到底是誰的？老實說，雖然章、郝的成份較大　却連她自己也拏不準。

得意而不可再往，阿秋似乎不知此理，於是她再找到劉永泰，這是晚上九點左右，她進入劉的別墅，在約定的小廳中，果然有人在等她。

月色甚好，瀉入廳中，可見這人坐在椅上，還在吸烟，阿秋以爲前面兩次用的方式類似收效宏大，足見妙計用之再用還是妙計，於是她一進門就低泣，而且撲上去，要來個投懷送抱。

絕對意外，這個人離座閃開。

「永泰，你……你怎麼哩。」

「不怎麼，第一，我不是劉永泰，其次是我嫌妳不潔……」

陡然之間，阿秋像自三十三天墜陷十八層地獄之中。她怎麼會聽不出這口音是誰？

不管她知道雙方的差距有多大？她仍不願束手待擒，疾退中一支「掌心雷」已在手中，她以爲够快，甚至以爲她這一次會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特級鎗手會死在她這二流鎗手鎗下。

但是寒芒疾閃，快得幾乎使人懷疑是否眞有寒芒閃過？「刈」地一聲，小七首正中阿秋的右肘。「掌心雷」在巨震之下已飛到門檻外面去了。

而小七首的力道太猛，已穿裂肘骨，刀尖自反面露出個尖兒，阿秋被震退了兩大步，怔在當地。

剛才她本要改變一個事實。現在才知道，她該離開這兒的。

一陣冷笑之後，這人才說：「進步便思退步，庶免觸藩之禍；著于時先圖放手，才脫騎虎之危。這種人生哲理，妳自然不懂，阿秋，我發覺上次一念之仁而不殺妳爲堂弟報仇是錯誤的！」

死神的蹙音是眞的近了。阿秋說：「韋先生，怎知我會來此？」自然是小葛和小范告訴韋青的。

「我會諸葛武侯馬前數。」

「韋先生，殺令弟的確是我，却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萬里。」阿秋忽然嘆口氣說：「韋先生，我死不足惜，但在你這位君子的鎗下，却會造成一屍兩命的悲劇！」

「阿秋，殺死妳這種女人，能算是悲劇嗎？」

「殺死我當然不算悲劇，但對我肚中的小生命來說，算不算悲劇？」

「阿秋，妳惡性重大，死兩次都有餘辜。」

「其實我現在和死了也差不多，我相信的我右肘已碎，這條右臂也已報廢。你就乾脆給我補上一鎗吧！」

就在韋青猶豫，不忍下手時，突然火舌狂吐，「砰砰砰」三鎗，是院中的人向內射擊，韋青一滾就到了側窗處，大力一推側窗，外面又是一陣濫射，但韋青却自後窗穿出。

韋青以爲這些鎗手如果有一個像樣的，剛才就十分危險。但阿秋却被捉住，交給了劉永泰。

劉永泰一看她右肘上的七首，不由一驚說：「阿秋，這是怎麼回事？」

阿秋知道來了救星，於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是來報告他一個好消息，韋青居然在此守候，才被飛七射中。但劉永泰的部下濫射了，却又解了她的圍。

劉永泰叫衆人退下，只留總管及護院頭子在院中，他說：「妳剛才說要報告我一個好消息？」

阿秋悲聲說：「是啊，可是這麼一來我又不想說了！免得你以爲我沒咒唸了才來倚靠你。」

「我怎麼會那麼想？說嘛，我這就請位大夫來爲妳療傷。」

「我懷了孕，而且是你的孩子……」

劉永泰一怔，說：「怎能證明是我的孩子？」

「我可以算出日期。當然，你如果懷疑，我就不會勉強你要這孩子……」

「要要，我一定要。」劉永泰踱着說：「阿秋，治妳的臂傷，沒有比莊前柳更好的醫生了。只可惜不能找他，據說韋青也是此中好手。」

阿秋說：「就是非鋸去這條右臂不可，我也不能去找他們。」

於是，劉永泰立刻把她送進一家醫院中。

× × ×

由于蕭瑤母女搬了家，韋青去看她們母女却撲了個空。他現在也無暇去談情說愛，這是幾天前的事，他今天回來時正好只有莊前柳在家，他說：「老莊，小腰她們搬了，你知不知道她們的新址？」

莊前柳搖搖頭說：「怎麽？沒有告訴你？」

「沒有。」韋青說：「你是知道，我怕她們母女在外被襲。」

「這個你大可放心，蕭瑤是老江湖，保護她的寶貝女兒應無問題。」

韋青說：「搬家不是該打個招呼？再說大嬸近來也很少來了！」

莊前柳支支吾吾，也沒有說出個道理來。

韋青自不會往壞的方面去想，更想不到老莊爲了蕭瑤的所謂改變「貧困」的構想，而帮他的倒忙。

總之，他對一件不幸事件的逐漸逼近是懵然不知的。韋青道：「小范和小葛傳來的消息．苗玉堂想殺奶娘滅口．被萬柔救了。」

莊前柳道：「奶娘呢？」

「不知道去了何處？反正巳逃離萬家，萬里派人四出追索，迄未找到。」

那夜苗玉堂正要把奶娘丟下絕崖，讓她隨流而去，忽然有人向他開鎗，但鎗法不準，那正是萬柔。

她不能現身，以免苗玉堂回去報告萬里，以後任何事都會提防她的，她的目的只是絆住苗玉堂讓奶娘逃出魔掌。

這件事萬柔自然不會告訴小范和小葛，是他們暗中看到的。莊前柳道：「奶娘是一位有力的證人，這個人證是不能消失的。」

「當然，這件事還要委托小葛和小范二人去找，也可以設法叫他們探探萬柔的口風，知不知奶娘逃出萬家藏在何處？」

「萬柔未必信任兩『小』。」

「我可以寫封親筆函，再由兩『小』交給萬柔，告訴她兩『小』巳是我們的人了！」

「這辦法可行。」莊前柳道：「我自牛、劉二人處得一個消息，萬里似乎又和軍閥搭上了綫，要捲土重來……」

說話間就聽到「隆隆」聲，最初聽不出是什麽聲音，不久，漸漸接近，較爲清晰，好像是沉重鐵輪在石板道上輾過的聲音。

「有點像是輜重兵的勢道。」韋青說：「不像是貨車聲，喏喏，而且還有馬蹄聲——」

莊前柳說道：「似乎還有步兵的步伐聲。」

二人自門縫中望出去，果然不一會來了一輛馬拖的炮車，炮身上未套炮衣，閃閃生光。而且一共是五輛。

韋青知道，這種小鋼炮是東洋製造，很管用，比那些放了之後連彈着點都找不到的土炮可就厲害多了。

這五門鋼炮後面爲首的一個人個頭很矮，一看就知道是東洋小鼻子（日本人），那時軍閥部隊中有很多日本炮手。

也並非是外來的和尚會唸經，而是那年頭人家的訓練嚴格，見得多，用得也多，自比土炮手管用。就不惜重金禮聘，且授以高階。這樣一來，中國軍隊中的一切秘密全被人家摸透。

在這日本人後面，是九個中國炮手和副手，後面是二輛炮彈車。

再後面大約是三個排（一連人），最前面是重機鎗排，一挺「馬克沁」重機鎗，鎗身甄光發亮。後面有四挺歪脖子輕機鎗（日本造）。

步兵的長鎗雖不整齊劃一，却沒有一支是土造。有德造毛瑟鎗，大金鈎，捷克後膛，比造鴨子嘴，以及套筒子等等。

至于軍服，也很整齊，和孫大德的團練自然大爲不同，而且步伐整齊，是訓練有素的部隊。

很難說，這是個炮兵連還是機鎗連，應該是個加強連。莊前柳說：「一連人在市街上通過，有點耀武揚威的架式，不知要去何處。」

韋青道：「小六子，跟着看看．這一連人的目的地是何處？」

半小時後小六子回報．這一連人在萬家晒穀場上架鎗休息，連長和連副進入萬宅之中。

這果然是有點示威亮派頭的架勢。韋青道：「我去看看……」

萬家的晒穀場很大，不要說一連人在此休息，就是一個營也不會擁擠。

此刻晒穀場附近，有很多百姓駐足而觀。

那年頭老百姓對軍隊既怕又好奇，只要看到腰上有帶着紅綢盒子炮的老總，都會敬鬼神而遠之，所以那時的軍裝被稱爲「虎皮」。穿軍服的人也就被視爲披着虎皮的人了。

這自然是受了「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觀念所影响。

看熱鬧人羣中，自然有牛、劉的人，甚至侯七也在內。萬里雖然近數月來聲勢大挫，他畢竟仍是揚州地面上的龍頭人物，他的一舉一動，自然惹人注目。

這工夫萬宅樓窻處出現二人，一個正是服裝整齊的連長，另一個就是得意洋洋的萬里了。

由此樓窻下瞰晒穀場，正好是踞高臨下。

這時第一排排長喊了個「挺身」的口令，在晒穀場上休息的士兵一齊站起，向樓窻上敬禮。

萬里只揮着手，說道：「弟兄們辛苦了……」

連長道：「李排長，萬爺爲揚州聞人，也是鎭、揚一帶的大善人，尤其本連第一次來此報聘，應該鳴炮示敬！」

「是……」這位排長立即下令炮手準備．五門小鋼炮各開一炮，算是對萬爺示敬的禮炮。

炮手操作熟練，當然是以日本炮手的馬首是瞻。一切準備就緒，排長喊出口令：「目標左前方，一千三百碼獨立家屋．放——」

第一炮爲日本人所放，「轟」地一聲，有如山崩地裂，許多百姓四散逃走，未逃走的也掩耳不迭。

連長在樓上用望遠鏡觀察彈着點，立刻大聲道：「伊馬木拉桑（今村班長），你這一炮眞要得，正中目標，格老子，硬是要得！」

排長又下令第二門鋼炮炮手說：「目標右前方，一千一百五十碼，獨立家屋，放——！」

「轟」地一聲，有的小孩嚇得尖叫，

因爲這種鋼炮的聲音很大，炮手立刻開始擦拭炮膛。

連長用望遠鏡看了一下，陰着臉下令，說：「第三號炮直向同一目標開一炮試試看！」

「是！」排長再次發出口令，又發了一炮，這工夫連長又看了一下，大發雷霆，說是兩炮皆未中目標。罵他們是「混吃等死的廢物」。

連長大聲的道：「伊馬木拉桑再開一炮！」

今村班長放了一炮，再次擊中目標．連長在樓上豎起大拇指道：「伊馬木拉桑百發百中，回去有賞……」

就在這時，有兩個人慌慌張張地奔到晒穀場上，向樓窻上躬身大聲說：「總爺，不能再放了！第一炮就落在我們牛家祠堂屋頂上，把屋頂炸了個兩抱粗的大洞。」這人顯然是牛經武的內總管。

另一個中年人哭喪着臉大聲道：「總爺，另一炮落在我們劉家祖墓墓地中，把老太爺的巨大石碑炸得無影無踪……」

樓窻上的連長和萬里巳不見，窻子也閉上了。

有心人自然是心照不宣，由于牛、劉二家大戶以前唯萬里的馬首是瞻，自「萬笛齊鳴」，以及長江巡問使調差之後，牛、劉二人巳不再那麽乖了。

萬里不能控制牛、劉二人，也等于有半個揚州脫出了他的控制，這是他無法忍受的局面。

所以又和軍閥搭上關係，反正只要有白花花的大洋，還怕沒有人爲你賣命？何況也不須拉出部隊作戰，只要作作樣子，拉開架子，那年頭可沒有不怕穿二尺半的人。

所以表面上是放禮炮向萬爺致敬，骨子裏却是給牛、劉兩家一個下馬威。

至于另外兩個中國炮手開的炮，一發落入江中，另一發落在一個公共茅厠中，以致使五十公尺內四周住戶飽嘗一陣「黃」雨的淋洒。

× × ×

這件事的發生，使牛、劉兩個大戶不再貌合神離，不得不再次試圖密切合作。巳抓破了臉，要和萬里復交是不可能的，只有兩家同仇敵愾才行。

牛、劉二人現在就在一起，這是牛家的密室內。

牛經武道：「劉老弟，事情到了這般田地，可不容許咱們各幹各的了！」

「的確！牛兄，過去咱們之間的，一些鷄毛蒜皮的事兒，都要一股腦兒抛開，不分彼此，精誠合作。」

「對，不過萬老賊以軍閥撑腰，這一手挺棘手的！」

劉永泰拍了桌子一下，道：「牛兄，他能拉上這等關係，咱們就不能？」

「對對！你看我們有多少糊塗！的確有錢能使鬼推磨，他能咱們也能！而且我還有現成的路子。」

「牛兄，不瞞你說，路子我也有。」劉永泰道：「只是過去我不願和軍閥打交道，總以爲和他們一搭上關係就會抖落不掉。」

「好，咱們就研究一下，是那一條綫管用？哪條綫能壓住萬老賊的氣燄。大概要付出多少？」

二人得到了一個初步結論，二人各拏出十五萬，就可以辦成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劉永泰說：「聽說令嫒如蘭近來也和韋青時有往還，如能透過令嫒這條管道，和韋青來個「君子協定」，至少可免後顧之憂。」

牛經武道：「老弟，這件事大致不成問題，由于咱們近來和莊前柳搭上一點關係，相信他會影响韋青，不至于抽咱們的後腿。」

劉永泰道：「牛兄，咱們立刻進行。還有件事，我一直弄不清，章、郝二人到底還在不在揚州？他們是溜了還是被綁架了？」

牛經武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不過這二人是衆矢之的，萬里找他們，韋青甚至盧卿也不會放過他們，我以爲他們還沒有逃出揚州。」

× × ×

「三手紅綫」過生日，並沒有通知韋青及小金魚等人，但莊前柳却知道，甚至劉志超也是人到禮到。他送的一面大金牌有面盆那麽大，重七斤半餘。

另外是一張六萬的大洋票子。至于送霍小腰的禮物，是一串名貴東珍項鍊和一枚大鑽戒。

當然，劉志超送大洋票子給蕭瑤，既未被霍小腰看到，也瞞着莊前柳。這小子還算有點頭腦。

一共就四個人，却做了十二道菜，莊前柳協助蕭瑤下厨。一方面他可以趁機多接近蕭瑤，另一方面讓劉志超和霍小腰獨處。

如今莊、蕭二人，已有默契，非促成這段姻緣不可。

席間相談甚歡，小腰知母親和莊前柳一鼻孔出氣，旨在拉攏，她是孝女，不願太僵，但却步步爲營。

這時莊前柳和兩個年輕人共同敬了蕭瑤一杯酒，說：「劉賢姪是什麽學校畢業的？」

「天津藝專，老伯。」

「原來是藝專畢業的，不過我看你的毛筆字，樸拙有餘，却是靈秀不足。」

劉志超說：「古人有『文以拙進，道以拙成』之說。『拙』字實有無窮的意味，如桃源犬吠，桑間鷄鳴，何等淳樸？至于寒月、古木之鴉，工巧中便有衰颯氣象了……」

「噫！」蕭瑤讚美地說：「我雖沒唸多少書，却聽出賢姪的談吐十分不俗。」

「的確！」莊前柳也說道：「我本也以爲劉賢姪是紈袴子弟，必然是不學無術的。」

劉志超道：「兩位長輩謬奬，晚輩實在不敢當！」

霍小腰不出聲，這時莊前柳說：「據我所知，牛先生和令尊，當年的出身都不高，他們居然能闖出今日這天下來，命運之說不能不信。」

兩大亨一個是米虫，一個是鹽虫，而且牛經武最早以偷鹽起家，劉永泰盜官米，然後囤積居奇而發了財。

這二人的歷史是不怎麽光榮的。

劉志超也許是有感而發，說：「柳老伯，小姪以為，所謂出身高低，根本不足為訓，有所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秦始皇未統一天下時，他很欣賞一個名叫姚賈的人。因為姚賈外交手腕靈活，而曾為秦始皇擺平了不少外交上的難題，可是朝中大臣瞧不起而中傷他，說他出身微賤，且是個亡命之徒，始皇信以為眞要驅逐他，姚賈說：周文王由于重用太公望，周朝的基業才奠定基礎，而這太公原本是個不務正業的浪子，連妻子都不收留他，而不得不到市上去賣肉。管仲原來是一個商人，齊桓公重用他才能稱霸天下。秦的先祖穆公，由于重用了一個名叫百里奚的人，因而平定了四周邊疆民族；而百里奚本來是個奴隸，還是別人以五張牛皮為他贖身的……」

霍小腰看了他一眼，蕭瑤連連點頭，表示嘉許。莊前柳說：「賢姪，我倒是小看你了！來，伯伯敬你一杯！」

「老伯，這不敢當，我看還是來敬伯母吧！」

大家杯來盞去，一直吃到二更左右，莊前柳先走了一步。蕭瑤今天心情奇佳，飲酒過量，霍小腰扶母親回房睡了。其實劉志超的對答，莊前柳事前教他，不過是背台詞而已。

霍小腰本不想再喝，劉志超一定要敬她一杯酒，態度虔誠，不好意思拒絕，只好勉為其難。其實霍小腰今夜也喝了不少。那知這一杯下肚不久，她竟沉醉不醒。

在大約一個小時之內，發生了一件大事。這件事之大，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或者縮短一個人的壽命。

凌晨一點半左右，蕭瑤口渴醒來，發現床前跪着一個人。

她本以為是莊前柳這個動了心的老友向她求愛。事實上她對莊前柳的人品、醫術和為人，也都十分滿意，只是守了這麼多年的寡，再蘸不免有點怯意。

但是，她發現竟是劉志超。

「志超，你這是幹什麼？」

「伯母……我該死……我對不起您……更對不起小腰妹子……」

「你……」蕭瑤一驚，道：「你把她怎麼了？」

「伯母，我該死……小姪太喜歡她了……曾發誓要娶她，可是小腰妹子很固執……所以我……」

「你怎麼哩？灌醉了她？」

「伯母……我該死……比灌醉她還該死……我是用一種迷藥……」

「什麼？你這個畜牲……」一脚把他踢出三四步外。披衣去看霍小腰。此刻霍小腰木然坐在床上。

本來她還不能確定發生了何事，一種下體上的輕微不適還未使她想到最壞的方面去。但忽然聽到母親和劉志超的對話。

她開始沉落和絕望，與生俱來的童貞至寶，本是為青哥哥保留的，却在這麼輕率的情況下失去。

以前，她雖寄身青樓，但冰清玉潔，她相信韋青信任她，所以並不自卑，童貞是失去，今生她已不再具備這種資格了。

她恨的固然是劉志超，但若母親沒有趨炎附勢的觀念，沒有厭惡貧窮，改變門風的急進想法。今夜之事絕對不會發生。

甚至她以為，莊前柳也是促成此事發生的人物之一。其實她心地純潔，還無法想像長輩為了促成此事的自私心理。

莊前柳是媒介，但却是受蕭瑤之託，劉志超敢這麼做，也是由于含蓄的授意，如果說這授意是發自莊前柳，不如說是蕭瑤本人。

因為劉志超的胆子小，若不授意這麼作，由于小腰的堅決，他一輩子也到不了手。

一個作母親的有此居心，是不是太過份了些？的確。以韋青這個準女婿來說，還有什麼不知足的？他來自書香門第，二十幾歲，受過高等教育，又是個專員的身份，霍小腰就是個門當戶對的姑娘，也該知足。

蕭瑤見女兒呆呆地坐在床上，臉有兩行淚痕，也知道，這對女兒是一件殘酷的打擊，只是她事先曾攷慮到這一點，要徹底改變霍小腰的命運，她不能不冒險試一試。

她和莊前柳的思想相同，他們以為所謂「愛情」只是一個時髦詞令，歐風東漸下的產物，其實「愛情」是可以培養的。

她以為劉家獨子將來獨攬六七千萬大洋的巨大家財以及在社會中的超然地位，就必須漸漸培養出女兒對劉志超的愛情。

她和莊前柳都不太相信一些新的東西，「自由戀愛」，即為其中之一。他們對中國人的「先結婚後戀愛」的說法堅信不移，反之，難道中國人夫婦之間都是沒有愛情？

蕭瑤說：「小腰……」她抱住女兒，覺得不抱還好，這一抱，女兒反而微微顫抖起來，也不免心頭隱隱作痛。只是在目前，事已至此，只有進而不能退，她柔聲說：「乖，這小子該死……他剛剛跪在我的床前要我殺了他，他說他這麼作了是死……不作也是死。因為他不能沒有你，我本想斃了他，可是那又有什麼用？再說他們劉家一脈單傳……。這件事都怪娘不好，過生日嘛！又何必准許他來賀壽？只不過也是他們父子二人的一份虔誠……非來不可……。」

現在，劉志超跪在小腰床前，不斷地磕頭，地板上發出「咚咚」聲，且一邊罵自己「該死」！

「小腰……要怪妳只能怪娘，娘的心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她此刻一定要把一切責任都攬到她自己的身上，女兒至孝，總不能報復母親吧？

一個人悲極或絕望時，哭鬧已不是所應表示的方式。她腦中一片空白，以前的憧憬、幻想和期望，已在剛才聽到母親和劉志超交談時幻滅了。

「小腰……」蕭瑤為女兒擦着淚：「別這樣，固然……妳比較喜歡韋青，但是，論家世和人品，志超也差不到哪裏去！當初我嫁給妳爹時，他經常囊空如洗……那種牛衣對泣的生活娘過怕了……」

「我嫁給韋青不會牛衣對泣……娘是不是一直沒有發現自己的女兒能嫁韋青算是高攀？」霍小腰一字字地道：「韋青除了沒有劉家的錢多之外，還有什麼讓娘挑剔的？」

的確如此，其實如其說蕭瑤是貪圖劉家的財富，毋寧說是忌諱自家的行業（作無本生意），而韋青此行却是位捉賊的「欽差」。在蕭瑤的心底，總覺得韋青是貓，他們和易培基、焦愼初、章九如乃至于郝振鵬三人都是老鼠。

有很多人表面看來很倔強，實際上內在的自尊却十分脆弱，這似乎是一種含蓄而變相的反抗。

不要說霍小腰無法體會她這微妙的反叛意識，就連莊前柳這種老經驗也無法去體會。

「小腰，妳要是想不開，娘絕不會獨活……」

母女相擁默默地流淚，良久，霍小腰才說：「娘，我不會……妳並沒有錯……也許是女兒錯了……」

「妳……妳錯了？」

「是女兒錯了！不是嗎？以咱們的家世，憑什麼高攀人家韋家……」

「是殘酷的嘲刺抑是口不擇言的自餒？蕭瑤聽來十分刺耳，這等于觸到她的痛處，說：「小腰，既然妳想開了！就讓這小子當面給咱們一個交待！」

劉志超說：「只要腰妹能原諒我，馬上結婚，爹可以先把劉家一半的財產過給我，而我就把這一半的財產的半數用腰妹的名字作為產權所有人……」

七千萬大洋家財一半的半數，大約在一千七八百萬大洋之譜，這在蕭瑤來說，已經是天文數字了。

至于「澹泊明志，肥甘喪節」之說，蕭瑤此刻是不會去想的，她以為這並不是她事先所想像的最糟的結局。

這當然是利用一個「孝」字而達到「欺以方」的目的……。

× × ×

萬里的最大敵人還是韋青，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的一切攻守進退，全為韋青而設，其他敵人是次要的。

萬里所以要和軍閥搭上關係，一來是唬牛、劉二人較有效，更重要的是部隊中有日本顧問者，有些新的訓練方法及措施，經實戰證明，較舊方法，舊制度有用。

如諜報網之建立，訓練方法之革新乃至于狼犬之有效利用等等，都使老軍閥們耳目一新。像炮擊牛家祠堂及劉家祖墓，日本炮手一擊中的，就是實例。

萬里雖非出身軍旅，却比牛、劉二人高明，知道這些新的東西管用，於是在軍犬的協助下，咬上了焦愼初的尾巴。

焦愼初其滑如狐，但有所謂：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待他警覺，已被一個排包圍了。

這是深夜，一排人全是便衣，東西南北屋面上各有一挺輕機鎗，每挺機鎗又配有兩支「手提式」和兩支「二八」匣子。另外，屋子四周地面上還有兩個班。

郭奇叫開了門，因為他已明告焦愼初，一共來了多少人。夜黑看不清是什麼武器？却看出烤漆鎗身上泛出閃閃寒芒。

結果苗玉堂被請入屋內，焦愼初本以為立刻會被加銬帶走，那知苗玉堂說出了眞正的來意。

焦愼初先是一楞，繼而一喜，但立刻就猜出對方不過是一時權宜，暫時利用他。但他却立刻答應，密切合作。

二人商量了細節，明知章胖子和郝振鵬在焦的手中，郭奇也未向他要人。十足顯示了開誠合作的架勢。

但是，苗玉堂辭出之後，屋頂上四方面的機鎗手都已撤下，地面四周的人却還在。焦愼初知道萬里怕他溜掉。

此刻小范和小葛正在萬宅之中，小葛忽然聽到了苗玉堂和萬里耳語，苗玉堂說道：「老爺子，焦愼初的窩已被軍犬找到了……」

萬里說：「眞的？在什麼地方？」

小葛大為驚喜，他知道韋青急欲擒焦愼初歸案，焦如招供，盜寶主角易培基即無法卸責。

於是兩小立刻報告了韋、莊二人。

韋、莊二人目前已信任了「兩小」，自然要在萬里採取行動之前動手，為了愼重，叫小六子暗暗通知偵緝隊長程光遠和團練孫大德。

這二人都不能公開協助韋、莊二人，但在緊要關頭可以變個花樣牽制對方的實力。所以這件事只有四個人行動，那就是韋，莊加上阿酥和小八子。

這當然要爭取時間，趕在萬里之前。他們的行動的確够快，半個小時之後就潛進了焦愼初的住宅。

就在屋內外交談，韋青勸降，曉以大義時，宅子四周及屋頂出現了幢幢人影。

在這刹那，韋，莊立知上當，莊前柳低聲說：「韋青，我們過份相信兩個無恥小人了……」

「也許言之過早。」韋青說：「快找個地方掩護，也說不定『兩小』被人所利用。因為小葛和小范如要出賣我們，早就出賣了。不必等到今日。」

「韋青，你認了吧！」屋中的焦愼初幸災樂禍地說：「今夜你是逃不掉的！」

阿酥說：「往外衝，咱們雖被夾在中央，他們雙方射擊我們也有所顧慮！」

「先不要涉險！」韋青說：「必須弄清四周屋上及地面上到底有多少武力？」

這工夫外面有個陌生口音說：「韋青，上面有四挺機鎗，下面四周有十來支『手提式』和二三十支長短傢伙，不要說你沒有長着翅膀，就是長了翅膀也飛不出去的。」

街上似乎有人吆呼，行人遠避，他們正在抓土匪，在現場附近走動格殺毋論。

屋內的焦愼初先開了火，韋青叫諸人設法分開，不要集中在一起。也就是說，一定要和焦的人接近，外面的人才會投鼠忌器。

屋頂上也開了火，四挺輕機鎗齊放，這勢道眞如驚濤駭浪，天翻地覆。此刻韋青和阿酥在西廂中，莊前柳和小八子在正屋右邊耳房中。

焦愼初的人有的在東廂，有的在正屋中明間及左邊暗間與耳房中。所以韋青這邊既要提防外面的機鎗，甚至手榴彈施襲，還要提防焦愼初的人。

這個四合房也有這麼大，僅是四挺機鎗，每分鐘就能射數千發子彈。不一會，正屋和西廂的門窗和牆壁已是千瘡百孔，烟硝紛飛中，磚石屑橫飛暴濺，有時連睜眼都感到困難。

（未完・十七）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小雲易容改扮丁玉郎的模樣，和南宮靖潛入碧綠山莊，沿路死寂異常，也沒燈光，他們正在懷疑，爲何霍五、智光都在不久前進去的，但却一絲聲响也沒有，最後，在一處小山脚下找到一點燈光，南宮靖和李小雲朝燈光之處走去，原來那裏有一扇大門，大門之內有石級通往地下室，李小雲、南宮靖偷偷進入，地下原是一座大廳，只見一位綠衣老夫人坐在正中，廳中坐了不少江湖上的高手，如李天雲、謝東山、霍天柱、智光、田五常、暴本仁等均在塲，老夫人有如統治者似的在指揮着，老夫人叫南宮靖出來，還和他對了一招……

療傷地下室　建議結金蘭

南宮靖、李小雲、祝小青和孫小乙等四人，出了碧綠山莊，一路急奔，趕到藏舟之處。

南宮靖道：「我們快下去……」

話聲未落，突然脚下一個踉蹌，上身往前傾去。

李小雲驀吃一驚，急忙伸手把他扶住，問道：「大哥，你……怎麼了？」

南宮靖這一傾跌下去，雖經李小雲扶住，但業已昏迷不省人事。

李小雲看得心頭大亂，失聲道：「大哥，你……到底怎麼了？」

她話聲帶着哭聲，幾乎急得迸出了淚來。

祝小青望着她詫異的道：「你不是丁玉郎？」

李小雲道：「我是宮飛雲，當然不是丁玉郎了。」

她此刻雙手扶着南宮靖的身子，連面具都無暇揭下來。

孫小乙道：「宮大哥雙目緊閉好像負了重傷？」

祝小青道：「宮大哥和那老太婆打成平手，又沒輸給她，怎麼會負傷的？」

孫小乙道：「很可能是中了老太婆的暗算。」

只聽蘆葦叢中傳來一個少女聲音冷冷的說道：「他硬接老太婆一記『九陽摧心掌』，不快把他送下來，再延遲就來不及了。」

李小雲聽出此人說話的聲音，原來是在自己來船之上，這就喝道：「妳是什麼人？」

那女子聲音道：「除了我沒人可以救他，我已在船中恭候多時，你們還不快些下來，豈不就誤了他的傷勢嗎？」

李小雲只覺此人口音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誰來？這就雙手抱着南宮靖，足尖一點，凌空朝小船上飛去。

等她落到中艙，站穩身子，凝目看去，中艙一把小木椅上，坐着一個面蒙黑紗，身穿一襲潔白道裝的道姑，赫然竟是白衣庵的沈雪姑。

她一看到李小雲就急急的道：「快抱他過來。」

李小雲無暇多問，果然依言抱着南宮靖走到她面前。沈雪姑伸出一隻欺霜凌雪的右手一下握住南宮靖的右掌心。

這眞是如响斯應，南宮靖經她握住掌心，但覺心頭一陣陰涼，倏地睜開眼來，口中剛「噫」了一聲。

沈雪姑道：「你只是清醒，傷勢絲毫未好，快不可說話。」

一面朝李小雲道：「你也坐下來，抱着他不可動。」

李小雲抱着大哥，依言在她身旁坐下來。

沈雪姑又朝孫小乙，祝小青二人問道：「你們誰會解穴，去把船老大的穴道解了，要他立即開船。」

孫小乙道：「我會。」

祝小青道：「我也會。」

孫小乙已經雙肩一弓，搶着掠了過去，解開船老大的穴道，要他開船。船老大那敢違拗，緩緩退出小港，掉轉船頭，直向對岸馳去。

李小雲坐下之後才發現少了丁玉郎和胡叔達兩人，這就問道：「沈仙姑，本來留在船上的丁玉郎和胡叔達兩個人呢？」

沈仙姑道：「船上地方不大，不把兩人扔上岸去，能容得下這許多人嗎？」

祝小青道：「宮二哥，你現在可以把面具取下來吧？」

李小雲問道：「妳怎麼知道我戴了面具？」

果然伸手從面上揭下一張面具，收入懷中。

南宮靖有氣無力的道：「沈仙姑……在下……」

沈雪姑本來閉着雙目的人，忽然睜開眼來，冷冷的道：「叫你不可說話，快不要說話。」

又緩緩閉上眼睛，她雖然閉目坐着，但右手和南宮靖掌心互握，依然並沒有放手。

李小雲看得心頭暗暗生氣，但因大哥負了傷，不知如何救治？不好當面流露出來，忍不住問道：「沈仙姑，我大哥傷勢如何？」

沈雪姑又緩緩睜眼，說道：「你沒有看到貧道握着令兄的手嗎？趁這段時間，先行運功試試，看能不能把他受震的內腑先行復位，再求救治之道，你此時不可多說。」

說完又緩緩閉上了眼睛。

李小雲聽她說得這麼嚴重，而且她握住大哥的手，原來是在替大哥療傷，心頭暗暗感到慚愧，自己竟然對她這般多心，一時那裏還敢說話？

尤其她說大哥給老太婆「九陽摧心掌」震得內腑離位，不知她能不能使大哥震離的內腑恢復過來？雙手抱持着大哥身子，一雙眼睛却一霎不霎的盯在大哥臉上，只是大哥臉上易了容，他臉色如何，是瞧不出來的。

祝小青和孫小乙也各自瞪着雙目，瞧着這位白衣道姑和南宮靖兩人，誰也不敢開口，小船上登時靜了下來，只聽船頭鼓浪的聲音，一陣又一陣的敲打着。

不過半個時辰，小船已抵對岸，船老大停妥了船。

沈雪姑緩緩收回握着南宮靖的手，探懷取出一個青瓷小瓶，傾出兩顆藥丸，一顆納入南宮靖口中，一顆自己吞了，才抬頭說道：「我們上岸去吧！」

說完，當先站起，連足尖都沒點動，一個人白衣飄忽，凌空飛起。

李小雲雙手抱着南宮靖跟蹤躍起。接着祝小青，孫小乙也跟着登岸。

李小雲道：「沈仙姑，我大哥傷勢是不是好了？」

沈雪姑道：「被『九陽心摧掌』震傷內腑，那有這麼容易就治得好？」

李小雲急道：「那怎麼辦呢？」

沈雪姑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本來只要我行氣運功，讓令兄眞氣和我會合運行，至少可以把他受震離位的內腑恢復過來，那知……」

李小雲聽她口氣，似乎在船上這一回工夫，並沒有把大哥離位的內腑恢復過來，不由急急問道：「仙姑是說……」

沈雪姑沒待她說完，微微搖頭，說道：「那是貧道輕估了她，沒想到此人練的『九陽摧心掌』力之中，還隱藏着另一種旁門極厲害的火功，連貧道都着了她的道兒……」

李小雲聽得吃驚，說道：「妳也負了傷？」

沈雪姑道：「貧道先前一無所覺，直到在船上運氣之時，忽然發覺內腑隱隱如灼，當時並不在意，那知這燒灼之感，愈來愈甚，好像本來只有一小點灼傷之處，後來漸漸擴大了，貧道是從橫樑裏發出去的掌力，已是如此，令兄和她正面相對，想必比貧道還嚴重多了。」

孫小乙問道：「這老太婆使的究是什麼功夫，竟有這般厲害？」

沈雪姑只是微微搖了搖頭，道：「貧道也說不出來，所能感覺的，這是一種旁門左道厲害的火功，傷人之後，會逐漸發作……」

李小雲道：「我們那要……找什麼人去治療呢？」

「天下儘多庸醫，如何能治得好令兄的傷勢？」

沈雪姑沉吟了一下又道：「此事貧道自有主張。」

李小雲說道：「但仙姑不是也負了傷嗎？」

「不要緊。」沈雪姑道：「貧道替令兄治傷，同時也可以治療貧道的傷勢，目前最主要的還是要找一處沒有人驚擾的地方，才能替令兄療傷。」

李小雲「啊」了一聲道：「離這裏不遠，有一個漁村，只有五戶人家，我們找去的時候，五家漁民全巳遇害，那裏倒是十分隱僻的地方，只是離碧綠山莊太近了些……」

沈雪姑道：「方才貧道餵了令兄一顆冰雪丹，也只能暫時保持令兄內腑灼傷不致擴大，既然有這樣的地方，咱們目前已無選擇的時間，那就快些走吧！」

李小雲抱着南宮靖，說道：「那就快些走吧，大家快跟我來……」正待舉步！

沈雪姑忽然左手一攔，說道：「你快到貧道身後來。」

李小雲方自一楞！

沈雪姑冷笑一聲，道：「有人正在前面等着咱們，你們還是讓貧道走在前面的好。」

她越過了李小雲，白衣綽約的走在前面。

李小雲抱着南宮靖和祝小青、孫小乙跟在她後面，四人走了不過十來丈遠近，黑夜之中，果然看到前面不遠的一棵大樹底下，黑影幢幢站着一個人！

現在雙方相距已近，那人的面貌也隱約可以看清了，那是一個身上穿着長袍的老人，雖然時在黑夜，看不清他身上長袍是綠色還是黑色？但此人頦下有一把花白鬍子，是可以看得到了。

李小雲曾聽胡叔達說過，秦總管手下有兩個副總管，一個姓管，一個姓宓，宓副總管的個子稍高，那麼此人應該是姓宓了。

走過來的人既可看到宓副總管，他自然也可以看到走過來的四個人了，何況沈雪姑一身白衣，在黑夜之中，特別顯眼，因此他口中發出咯咯怪笑，說道：「諸位才來嗎？」

沈雪姑冷然道：「聽你口氣，好像是在等着咱們了？」

宓副總管沉笑道：「不是等四位，老夫難道是站在這裏看夜景不成？」

沈雪姑道：「你等咱們何事？」

宓副總管道：「你們潛入碧綠山莊，又能從碧綠山莊出來，足見高明，但老夫可以不管，那也不是老夫的事，但你們殺了老夫手下，奪取巡邏船，老夫巡江有責，自然不能放過你們。」

沈雪姑說道：「你錯了，咱們既沒有殺死你手下，而且也沒奪取你手下的巡邏船。」

宓副總管道：「但你們總是乘坐巡邏船渡過來的吧？未得老夫允准，老夫還是不能放過你們。」

沈雪姑冷笑道：「咱們從碧綠山莊出來，是你們老夫人同意的，你敢違抗你們老夫人的命令？」

宓副總管冷冷道：「老夫沒有看到老夫人放行的命令，你們只要跟老夫回去，如果是老夫人同意的，老夫絕不會難爲你們。」

沈雪姑冷然道：「你率同手下，此刻立即給我退去，我也絕不會難爲你們。」

李小雲聽她說出「你率同手下」這句話，不覺朝四周看去，這一看，心頭不禁暗暗吃驚！

原來在自己四周，不知何時，已被八個手持厚背扑刀的黑衣漢子遠遠的包圍住了。

自己和大哥來的時候，曾和胡叔達四個手下交過手，那四人武功已極爲可觀，如今這八人，却是宓副總管的手下，一身武功，自然更超過胡叔達的四個手下了。

不提她心中暗忖之事，却說宓副總管聽了沈雪姑的話，不覺豁然大笑道：「小丫頭好狂的口氣！」

沈雪姑突然從她蒙面黑紗中射出兩道森寒有如霜刃的目光，冷峻的道：「你找死！」

突然揮手一掌迎面拍了過去。一道鋒利如刀的掌風，嘶然有聲，劃空劈下。

宓副總管見多識廣，看到沈雪姑劈出來的掌風有異，心中暗暗一凜，忖道：「這丫頭使的竟是玄門『劈空刀』！」

身形一晃，便自閃開，左手向空一揮，沉喝道：「上！」

他喝聲甫出，四周八個黑衣漢子一聲不作，揮刀撲攻而上！

沈雪姑冷哼一聲，回頭朝身後三人說道：「你們只管站着，不用出手。」

話聲未落，八道人影挾着一片刀光，已從四面八方攻到。

這八個黑衣漢子均是久經訓練，刀沉勢快，這一下有如電閃雷劈，奇速無比。

沈雪姑身上並沒帶劍，她身法輕靈，只輕輕一轉，已從迎面劈來的兩柄刀中閃出，雙手突發，掌劈指戮，把從她左右攻到的兩人逼得後退了一步。

她白衣飄忽又是一個轉身，轉到另一個黑衣大漢身後，砰的一掌，擊中後心，那人連悶哼也來不及，一個人突然離地飛去，朝迎面攻來的同伴飛撲過去。

他同伴沒有看清撲來的人影，但撲攻他的人，當然是敵人無疑，攻出的扑刀自是不會收回，其實他又是看清了想收勢也來不及，但聽撲的一聲，扑刀已經扎入心腹，但他左肩也被飛撲過來的同伴扑刀砍中，此人中掌飛來，身不由己，手中劈出的扑刀却依然勢道極猛，刀光掠落，他同伴的一條左臂也隨着卸落。

沈雪姑一掌擊出，身形略側，避開從肩後劈來的一刀，右手乘勢五指一撮，抓住刀背，左手橫肘撞向此人胸肘，但聽喀喀兩聲，胸骨折斷，那人大叫一聲，往後撞飛出去。

沈雪姑右手抓住奪得的刀背，橫刀朝前架出，又是噹的一聲金鐵大震，一下架住了第八個黑衣大漢的刀勢，左手振腕一指，一縷指風，擊中心坎，兩人應指往後便倒。

這八人原是一窩蜂般圍攻上來的，他們從不同的方向縱身發招，容或稍有先後，但這所謂先後，也只是先後一瞬而已！

他們動作雖然快速無比，但沈雪姑却好整以暇，以逸待勞，看去她動作並不比他們快，實則乘隙抵暇，閃身發招，無不比八個黑衣大漢搶先了一步。看上去從容不迫，姿態優美，直如凌波仙子，飄飄欲仙！

這一段話，說來好像已有許多時光，其實只是八個大漢縱身掠出揮刀朝中間一湊的工夫，八個人在轉瞬之間，就兩死（一個被同伴扑刀扎入心腹，一個被沈雪姑指風擊中心坎）兩傷，（一個被同伴劈落左臂，一個被沈雪姑手肋撞斷肋骨）去了四個。

但這八人一身武功並非弱手，雖然一招之間，死傷了一半，剩下的四人竟然視若無覩，尤其他們身法極快，行動迅捷，一招落空，身形轉若陀螺，手中扑刀隨身帶轉，有如靈蛇一般又追劈過來。

宓副總管原先以爲有八人圍攻而上，已足可把對方四人制伏，那知不過轉眼之間，手下八個殺手竟然去了一半，心頭不禁大怒，口中沉哼一聲道：「你們去把那三個人拿下，這丫頭由老夫來！」

身形凌空飛撲過來，半空中響起嗆的一聲，長劍出鞘，一道矯若銀龍的劍光，朝沈雪姑當頭直射而來！

沈雪姑聽得大怒，左手一抬，把接來的一柄扑刀化作一道長虹朝一個黑衣大漢當心射去，身形一側，便自避開了宓副總管凌空一劍，口中嬌聲喝道：「看來我今晚眞要大開殺戒了！」

錚的一聲，從她大袖中飛出一縷青光，朝宓副總管劍上截去。

那四個黑衣大漢聽到他們副總管的喝聲，立即轉身，朝李小雲等三人撲了過去，其中一個，身形還未撲起，口中發出一聲慘嘷！一柄扑刀已經貫胸插入，仰跌下去。

宓副總管凌空一劍被沈雪姑避開，身子還未落地，耳中聽到又有一個手下發出慘號聲，也氣怒得七竅生烟，身形將落未落之際，雙足在空中一頓，右手奮力一振，長劍陡然爆出漫天流芒，宛如網罟般罩落！

沈雪姑手中是一支細長的軟劍，此時也隨手向上翻起，劍尖向空連點，但聽一陣密如連珠的「叮叮」輕響，宓副總管發出的一片流動劍芒，都被沈雪姑劍尖點了一下，悉數幻滅，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却說那三個黑衣漢子分別朝李小雲，祝小青揮刀撲攻過去。

李小雲雙手抱着南宮靖心頭大急，突聽耳響起南宮靖的聲音說道：「兄弟，不可慌張，快，右足向前斜跨半步。提腳跟，腳尖右轉，左足跟上，身向右轉，擧右足朝前踢出。」

他說得很快，李小雲雖覺對方撲身揮刀，迎面劈來，那有迎上去的道理？但此時無暇多想，只好照着大哥說的去做，她身法本極輕快，跨右足，上左足，身向右轉，右足跟着朝前踢出。

在她來說，只是隨着大哥的話做去，那知這一轉，就轉到了黑衣漢子的身後，踢的右足，原無目標，自然不會用上很大的力，但却正好踢正在黑衣大漢的左脚彎上。

那黑衣漢子揮刀攻到，對方人影忽然不見，心頭方自一楞，左脚彎上已被踢中，左脚往前一屈，幾乎跪了下去。

他究是久經大敵，急忙縱身前躍，霍地轉過身來，揮刀就砍。

要知使刀的人，不論你刀法如何精純，刀法尚猛，直來直往法竅相同，如要回轉，非用大掉身法不可。

李小雲踢出的一脚，居然命中，心頭不勝驚喜，這才知道大哥說的身法果然奇妙。

南宮靖却在此時又道：「妳動作要快，現在左足後退一步，右足跟着後退，向右斜跨出半步，身向左轉，再轉，右足疾向前跨一大步，右手拔劍，不用出鞘，用劍柄向右平撞過去，好，用力！」

他說得快，李小雲有了上次的經驗，做得同樣快速。

在她左足後退之際，對方黑衣漢子已揮刀攻到。李小雲右足一轉再轉，就轉到他身後左方，等右足朝前跨上一大步，就已站到黑衣漢子左首，相距還不到二尺。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李小雲左手抱住南宮靖身子，右手迅疾無儔的拔劍，用劍柄向右平撞出去。

這回大哥叫她「用力」，她自然咬着牙齒，用上了全力，長劍出鞘不過兩尺光景，就聽「撲」的一聲，劍柄不偏不欹撞在黑衣漢子的左肋「攢心穴」上。

要知「攢心穴」與心脈相通，傷則血迷心經。

李小雲這一記「授人以柄」，少說也用了八成力道，對方如何經受得住？黑衣漢子口中大叫一聲，脚下登登的連退了兩步，砰的一聲跌坐下去。

李小雲沒想到大哥教自己的步法，手法，竟有這般準法。

她得理不饒人，右手用力一放，長劍並未出鞘，嗒的一聲，便自返匣。

她右手急速抱起南宮靖，身向右閃，一下欺到黑衣漢子身後，一記「虎尾腿」，向後蹬出。

這一脚，不折不扣蹬上了黑衣漢子胸膛之上，口中發出一聲輕「呃」，人往後便倒了下去。

祝小青早就撤出短劍，黑衣漢子揮刀撲到。

她就身形閃動，避招進招，挺劍便刺，和她動手的黑衣漢子刀法如風，出手快而凌厲。

祝小青手揮短劍，使的是她們賣花門傳下來的一套「落花劍法」，施展開來劍光繽紛，人影像飄零的落花，忽東忽西，飄忽不定。

是以任你黑衣大漢刀法凌厲，每一刀帶着銳利勁風，如電閃雷劈，也休想沾得上她一點衣角，但對祝小青來說，要在對方勁猛的刀勢下避招進招，也是一件極爲吃力之事。

孫小乙使的是雙截棍，使出來的雖非整套棍法，但却是大雜膾，各門各派刀劍棍槍招式，只要能適合雙截棍使出的，可說應有盡有。

這是孫虔婆從各門各派的武術中剽竊來的，雖是散手，無一不是殺着，着實說得上兇猛無匹。

但孫小乙却是以輕功見長，一個人縱跳如飛，照說，以輕功見長的人，手上功夫，使的也必以小巧擅長，可是孫小乙一支雙截棍施展出來，却勢沉力猛，十分强勁。

這一來，他就像雷公劈木一般，雖在飛身縱撲，却似雷霆一擊。

這回和黑衣漢子動上了手，他一支雙截棍，棍影如山，滾滾不絕，和黑衣漢子的凌厲刀光，硬打硬接。毫不遜色，有時忽東忽西的攻勢，也會把黑衣漢子逼得後退不迭。

但若論武功和慓悍之氣，則兩個黑衣漢子的刀勢，又勝過祝小青、孫小乙武功甚多。

是以時間稍長，祝小青和孫小乙難免漸落下風。

祝小青爲人機警，心知時間不能和對方拖得太長，覷個空隙，口中嬌叱一聲：「你給姑娘躺下！」

右手長劍陡地一劍朝黑衣漢子面門直刺過去，左手揚處，打出兩支飛鏢！

那黑衣漢子怒笑一聲，扑刀橫劈，朝劍上磕來。

祝小青自然不願和他硬打硬砸，急忙抽劍後退。

黑衣漢子刀光一轉，噹噹兩聲，把打去的兩支飛鏢一齊磕飛出去。他磕飛飛鏢，祝小青趁機又疾退了兩步。

黑衣漢子豈肯甘休，雙足一點，縱身飛撲過來。

祝小青向後連退三步，就是要你縱身飛撲，你縱身撲起，豈非雙腳離地？一個人雙腳離地，就沒有躲閃的餘地，正是她暗器出手的最好機會了。

只聽祝小青一聲嬌叱，身形倏地一個輕旋，這一輕旋，就從她身上發出一蓬數十點寒星，問心釘，鐵蓮子，袖箭，飛刀，蝎尾針，一起出籠，把黑衣漢子當作了飛靶，瀟瀟洒洒，急如驟雨，從四面八方激射過去。

黑衣漢子凌空撲來，自然不易閃避，急切之間，把一柄扑刀舞起一片刀光，護住全身，迅快下落，但聽到一片細碎的叮叮輕響，較大的暗器，全被他磕落了，但細小的蝎尾針，却乘隙而入，全打到他脚上，身形落地，雙脚一軟，再也站立不穩，砰的一聲，跌倒在地上，一支飛鏢及時穿心射到，登時响起了兩聲悶哼和一聲慘號。

他一個人如何會發出兩聲悶哼，一聲慘號的呢？

原來在祝小青發出暗器的同時，也正是李小雲一記「虎尾腿」蹬中一個黑漢子胸口，往後跌倒，但邊上正好站着一個左臂被同伴砍斷的黑衣漢子，他眼看同伴倒下，李小雲就在他石側，這一機會豈可放過，咬緊牙關，虎吼一聲，右手扑刀突然朝李小雲後心劈去。

李小雲聽到身後吼聲，還沒來得及轉身，兩柄柳葉飛刀已經閃電射入黑衣漢子心窩，慘號聲中，往後仰倒下去。

另一聲悶哼，則是和孫小乙動手的黑衣漢子發出來的，他因孫小乙縱來縱去，不易得手，激得怒心逆頂，手揮扑刀，一味追殺。

孫小乙可也是鬼靈精，看到祝小青使出暗器，心中一動，有意把他引了過去，口中打起一個唿哨。

祝小青看他把黑衣漢子朝自己引來，隨手打出一把飛針。

黑夜之中，飛針體積細小，黑衣漢子自然不易看得清楚，直到身上一陣刺痛，才發覺着了人家的道，雙足已站立不穩。

孫小乙雙截棍一記「毒蛇入洞」，兜心戳到，黑衣漢子只悶哼了一聲，就已了事。

孫小乙棍勢一收，笑嘻嘻的道：「謝謝妳了。」

祝小青也收起長劍，舉手掠掠鬢髮，笑道：「這是黑夜帮了我們的忙，若是大白天，只怕沒有這麼容易就得手呢！」

現在只餘下一個宓副總管了。（另一個被沈雪姑撞斷肋骨，已無再戰之力）宓副總管功力深厚，一柄長劍使得揮洒如風，盤天匝地的劍光，矯若游龍，簡直無懈可擊。

沈雪姑吃虧在動手之前已經負了內傷，何況她總歸是女孩兒家，天賦較弱，這一陣工夫下來，已漸感不支，但兩支長劍攻拒之間，依然電光繚繞，難分敵我，這一情形除了動手的兩人，外人是無法看得出來的。

李小雲、祝小青、孫小乙三人都已停下手來，她們就算看出來了，也帮不上什麼忙。

南宮靖清醒之後，已由李小雲掺扶着他站立，這時口中發出一聲輕咦，說道：「沈仙姑只怕不是姓宓的對手！」

李小雲道：「那怎麼辦呢，他們劍法使得好快，我連看都看不清。」

祝小青道：「只要兩人身形分開一些，我就可以使暗器了。」

正說之間，沈雪姑的劍法已經漸見凌亂！劍光中，只聽沈雪姑冷冷的道：「你再不住手，那是不要命了？」

宓副總管發出咯咯的一聲怪笑，說道：「小丫頭，妳已是强弩之末，還敢口出大言，到底是老夫不要命，還是妳不要命了？」

說話之時，手中長劍突然一緊，一片劍光密集洒出。

沈雪姑被逼得後退了一步，口中嬌叱一聲：「找死！」

長劍前指，身形陡然凌空撲起，刹那間身劍合一，化作一道尋丈白光，匹練橫空，朝宓副總管當頭罩落，森寒劍氣，擴及一丈以外。

宓副總管正在加强劍上壓力，逼使沈雪姑落盡下風，怎知陡然間眼前白光如電，令人睜不開眼睛，心頭大感駭異，暗叫一聲：「馭劍術！」

急忙雙足一點，往後飛躍出去。

饒他見機得快，眼前劍光一閃，右肩驟凉，一條右臂連同長劍已被齊肩截斷，落到地上，宓副總管怪叫一聲，負劍掠空而去。

耀目劍光瞬即隱沒，沈雪姑也及時飄落，她雙足落地，竟然未能站立得穩，一個踉蹌，往前仆倒下去。

李小雲看得大吃一驚，急忙叫道：「沈仙姑怎麼了？祝姑娘，妳快去把她扶起來。」

祝小青立即掠到沈雪姑身邊，沈雪姑業巳昏了過去，祝小青用手掀起她面紗，只見她面如白紙，雙目緊閉，氣息極爲微弱，心頭一急，忙道：「宮二兄，沈仙姑昏過去了，怎麼辦呢？」

南宮靖道：「她先前已經負了內傷，剛才又勉强運氣發劍，才會脫力昏迷，目前最好找個地方歇息，她自會慢慢醒過來的。」

李小雲點頭道：「大哥說得是，祝姑娘，妳把她抱起來，我們必須立刻離開這裏。」

祝小青點點頭，雙手抄着沈雪姑身子，緩緩站起。

孫小乙俯身拾起沈雪姑的軟劍，因不知她劍鞘在那裏，只得一手提着。

李小雲道：「大哥，你傷負得很重，還是我抱着你走吧！」

南宮靖說道：「妳抱着我走路，方便

嗎？」

李小雲道：「這裏離那漁村不遠，不要緊的。」

南宮靖確實感到自己體力不支，只得點點頭道：「那就辛苦兄弟了。」

李小雲雙手抱起南宮靖，走在前面領路，祝小青抱着沈雪姑，孫小乙跟在兩人身後，一路急奔，差幸不過三數里路，就趕到漁村。

這裏一共只有三五家人家，每戶漁家，都有一段距離。

李小雲挑了最後的一家，因爲這戶漁家地勢較爲隱僻，是在一處汊港之間，前後都有幾棵高大的楊柳樹，幾乎把茅屋都遮掩住了。

他們推門而入，這戶漁家被殺害的屍體業巳不見，地上只留下幾灘黃色的水漬，也巳被泥土吸乾了，敢情有人用化骨丹化去的。

雖是茅舍，中間是一間堂屋，左右各有一間廂房，左廂是灶間，堂屋後面和右廂則有兩個房間。

李小雲和祝小青分別把南宮靖，沈雪姑放到兩間房的床上。

孫小乙自告奮勇，走到左廂灶間裏去燒水。

李小雲望着大哥，柔聲道：「大哥，你休息一回，我去看看沈仙姑。」

南宮靖點點頭，說道：「妳也辛苦了，怎麼不休息一回呢？」

李小雲秀眉微攢，說道：「這裏離碧綠山莊只有一水之隔，大哥和沈仙姑都負了極重內傷，方才聽沈雪姑的口氣，她好像有療傷之法，我丟看看她醒了沒有？」

南宮靖微微搖頭道：「即使沈仙姑有療傷之法，但她方才勉强運氣發劍，內力耗損過甚，只怕也無能爲力了。」

李小雲道：「她如果醒過來了，問問她如何療法，也好再想辦法……」

話未說完，只見祝小青在門口叫道：「宮二哥，你快來，沈雪仙姑來了呢！」

李小雲應道：「我來了。」

急忙奔了出去，跨進右廂，果見沈雪姑巳經清醒過來。

她蒙面黑紗也巳取下，一張鵝蛋臉上，淡掃蛾眉，微翹的鳳目，瑤鼻櫻唇，雖然臉色蒼白，還帶着倦容，却是我見猶憐，十分動人，看去不過二十二三歲。

她看到李小雲走入，就有氣無力的道：「宮施主，令兄如何了？」

她人剛清醒，就問起南宮靖來了，可見她如何關切他了。

李小雲說道：「大哥早就清醒了，只是內傷極重，沈仙姑，妳呢？妳覺得怎麼了？」

沈雪姑緩緩吁了口氣道：「只要令兄清醒了就好……」

李小雲看她這麼關心大哥，心中難免有些酸味，還沒開口。

沈雪姑蒼白的臉頰上不禁微微一紅，接着舒了口氣，又道：「只要令兄清醒了，貧道和令兄的傷勢，都有救了……」

李小雲喜道：「沈仙姑，妳說妳和大哥的傷勢都可以治得好了？」

「是的。」沈雪姑目光抬動，輕輕攢了一下眉道：「只是……」

底下的話還沒說完，突見孫小乙一下衝了進來，滿臉喜色，嚷着道：「宮二哥，小弟在灶下發現了一處地窖，裏面地方很大，如果眞有人來了，咱們只要往地窖中一躲，就沒人找得到咱們了。」

李小雲道：「這裏會有地窖？」

孫小乙哈了一聲說道：「下面不但有幾罈陳年酒，還有一隻大木箱，裏面藏了幾百吊銅錢呢！」

沈雪姑臉上不覺有了喜色，問道：「你是如何發現的？」

「我是不小心才發現的。」

孫小乙興奮的道：「我想宮大哥和沈仙姑都負了重傷，也許要喝水，所以打了一桶水，在灶下燒水，剩下的半桶水，一個不小心，被脚絆翻了，那水就是朝灶下流去，轉眼就流失了，地面上一點不剩，我覺得奇怪，還以爲灶下有洞，用手去摸，才發覺這座土灶下面，居然有一大方鐵板，用手一推，土灶竟是活動的，被我推開了數尺，下面出一個黑黝黝的地洞，我打着火摺子一照，原來洞底下還有用磚砌的梯級，下去一瞧，裏面竟有一間屋子大的地窖，正好可以給我們藏身之用，就急忙回上來告訴大家，宮大哥和沈仙姑身負重傷，在下面養傷最好也沒有了。」

沈雪姑點着頭道：「如此就好，貧道正愁沒有隱蔽的療傷地方……只是貧道和宮施主內傷都極爲沉重，只怕不是一兩天可以痊癒，我們有五個人，貧道和宮施主在療傷時間，不能進食，但你們三個沒有食物怎麽辦？」

李小雲問道：「沈仙姑，不知療傷要多少時間？」

沈雪姑道：「光是被『九陽摧心掌』震傷，大概需要七天時光，才能復元，但那老太婆却在『九陽摧心掌』中，還隱藏了一種極厲害的旁門火功，那就很難說了，不知要多少天才能够治療得好，最多就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行。」

她說到這裏，輕輕歎息一聲道：「我和令兄兩人之中，如果有一個沒有負傷的話，貧道就可以有把握了。」

「就算四十九天吧！」

孫小乙道：「這個不成問題，這戶人家米缸裏還有半缸白米，壁上掛了許多鹹魚，吃上一個月，絕無問題。」

李小雲說道：「還有幾戶漁家，也都沒有人了，他們的家中，也可能有吃的東西，只是這裏離碧落山莊只有一江之隔，他們的巡邏船，很可能經常會到這裏來搜索……」

孫小乙笑道：「宮二哥，這個你只管放心，白天你們都躲到地窖裏去，由小弟一個人留在上面，看到有人來了，只要往地窖裏一躲，保管他們不會發現的。」

祝小青笑說道：「飯也由你一個人做了？」

孫小乙聳聳肩，笑道：「做飯更沒有問題，家母時常外出，家裏只有小弟一個人，自己不燒飯做菜，豈不是早就要餓死了？」

李小雲說道：「那就這麽辦，你留在上面，有什麽風吹草動，也可以給我們示警。」

沈雪姑點頭道：「好，我們先下去看

看。」

孫小乙道：「我給大家帶路。」

於是就由孫小乙走在前面帶路，祝小青扶着沈雪姑，李小雲扶着南宮靖，一同來至左廂厨房。

孫小乙走近一座磚砌的土灶前面，伸出雙手，緩緩朝裏推去。土灶經他推動，果然緩緩移開，露出一個黑越越的大窟窿來。

孫小乙從身邊取出一個精巧火筒，喇的一聲，打着了，口中說道：「大家跟我下來。」首先舉步跨下。

火光一亮，大家才看清楚窟窿下面果然有一條石砌的階梯，往下而去。大家跟着下去，走了三四十級，才到盡頭，果然是一間十分寬敞的地窖。

孫小乙等大家走下之後，又同上去，雙手拉着鐵板下面一個大鐵環，使之恢復原狀，遮蓋住地窖入口，才同身走下，說道：「沈仙姑，宮大哥在這裏療傷，夠隱秘吧？」

沈雪姑點點頭道：「這地方很隱秘，很好。」

李小雲朝孫小乙招招手，道：「你過來。」

孫小乙道：「宮二哥有何吩咐？」

李小雲道：「你坐下來。」

孫小乙望着她道：「宮二哥，你有什麽事？」

李小雲道：「我叫你坐下來，你就坐下來好了。」

孫小乙道：「好，好，小弟遵命。」果然依然在地上盤膝坐下。

李小雲從他手中取過黃銅火筒隨手交給祝小青道：「這個由妳拿着。」

孫小乙疑惑的道：「你要做什麽？」

李小雲巳從懷中取出一隻紫銅扁盒，掀開蓋子，目光打量着孫小乙臉部，說道：「你要留在上面，就得改變容貌，別人才會不認識你。」

孫小乙哦道：「宮二哥原來還會易容術！」

李小雲催促道：「現在你不可再說話了。」

口中說着，就用指頭醮着顏色，在孫小乙臉上仔細的塗抹起來。

她雖然只是把易容藥物薄薄的塗了一層，但孫小乙臉上巳經漸漸的在變了。

本來俊秀的臉貌，現在正在逐漸顯得蒼老；而且還起了皺紋，眉毛也有四分之一變白了，等她在他嘴唇、下巴按上極短的花白鬍子，再替他把頭髮也染白了四分之一光景，孫小乙巳活脫脫的變成了一個小老頭。

李小雲道：「可以了，不過你暫時還不能說話。」

祝小青睜大眼睛，輕啊道：「宮二哥，你眞神乎其技！」

孫小乙霎着眼睛，不敢開口，但目光流露出詢問之色，好像在說：「宮二哥，你把我變成什麽樣的人了？」

李小雲朝他笑了笑，說道：「你不用問，我也要告訴你，這裏是漁村，我自然把你改扮成打魚的老頭，這一盞茶的時光，你不能說話，至少要等易容藥物完全乾了，才不會留下破綻，趁這段時間，我敎你改變口音的訣要，你要記住了，待回要好好練習，才能應用。」

一面把變音的訣要，詳細解說了一遍。問道：「你記住了嗎？」

孫小乙直點着頭。

李小雲道：「你現在可以說話了。」

孫小乙又問道：「我現在可以摸摸臉上嗎？」

李小雲道：「自然可以，現在就是用水洗也洗不掉了。」

孫小乙朝臉上一摸，嚷道：「我的天，我怎麽一臉都成了皺皮。」

李小雲道：「還有你的雙手，我差點忘了，快伸過來。」說着取出一瓶藥水，用棉花醮了些，在孫小乙雙手上輕輕塗了一遍。

孫小乙低頭看去，自己雙手在這頃刻之間，立時起了鷄皮般皺紋，不覺失聲道：「看來我臉上也是這樣了，是不是洗去易容藥物，就會復原？」

李小雲道：「放心，到不需要的時候，我自會替你洗去的，保證不會傷你的皮膚。」

孫小乙道：「現在我可以上去了？」

李小雲道：「變音，全靠你自己練熟才行，上去之後，要多加練習，大概有半個時辰就可以應用了。」

孫小乙點頭道：「我會去練的。」

正待舉步，沈雪姑叫道：「孫小兄弟，你過來。」

孫小乙說道：「沈仙姑又有什麽吩咐呢？」

沈雪姑道：「你武功只能應付普通江湖武士，遇上武功較高的人，就非吃虧不可，你一個人留在上面，沒有人可以支援你，全仗你自己隨機應變，當然以不露身份爲最好，萬一被人瞧出破綻，那就得先下手爲強，我傳你一招手法，即使遇上強過你甚多的人，都可以一招制敵……」

她內傷較重，說到這裏，巳微微感到有些氣喘，口氣略爲一停，目光朝李小雲，祝小青兩人一掠，說道：「你們兩個也過來！這一記手法，沒有名稱，原是家師從半張破殘不堪的手抄書頁上得來的，手法簡單，却十分管用，我說的簡單，只是看來十分簡單，練起來却不容易，你們要聽仔細了。」

她口中說着，嬌慵無力的舉起右手駢起食中指二指，一漾之間就向前劃了一個小圓圈，然後輕輕朝前點出。

一面說道：「手法就是這樣，現在你們聽我解釋這一招的使法了。」

手勢雖極簡單，但她却解釋了好一回工夫，才算解說清楚。

三人也都牢牢記在心裏。

沈雪姑又道：「你們聽我解說，心裏一定巳經覺得十分清楚，但若是練起來，却未必能够中規中矩，因爲這一記手法易學難精，你初練之時，不易純熟，等到練會，就會感覺另有發現，愈練就愈感到奥妙無窮，練到最後，以不拘形式，舉手就可以制敵，才算眞正練成了。」

祝小青問道：「沈仙姑，妳練純熟了沒有呢？」

沈雪姑微微搖頭道：「我如果練純熟了，還會和那姓宓的打得這麽久嗎？我聽

家師說過，光是這記手法，可以練上幾十年，練成功了，別的武功，都可以不必學了。」

李小雲道：「這一記手法，有這麽厲害？」

沈雪姑正容道：「我把這記手法傳給你們，是因爲我們身居險地，我和宮施主內腑都被『九陽摧心掌』等震傷，只此一種，巳是不易治療，何況那老太婆在『九陽摧心掌』之中，又隱藏了一種旁門極厲害的火功，治療此種內腑被灼傷的創傷，只怕非一朝一夕之事，如若有人恃強闖入，立時會走火入魔，十分危險，全仗你們三人護法，我想來想去，只有這一式手法容易學，而且學會了就可以應用，才傳給你們的，也希望你們學會了這記手法，以後多做些行俠仗義之事，所謂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才不辜負貧道相傳之情，就對得起貧道了。」

李小雲道：「沈仙姑說得極是，我們絕不會忘記的。」

祝小青和孫小乙也同聲說道：「沈仙姑只管放心，我們絕不會辜負妳的傳藝之德。」

沈仙姑頷首道：「如此就好。」一面朝孫小乙道：「你可以上去了，方才那一招手法，你上去之後要多多練習。」

孫小乙道：「在下知道。在下去把兩條棉被拿來，坐在地上就不會着涼了。」

說着匆匆上去，果然捧了兩條棉被下來，放在地上，一面朝祝小青道：「祝姑娘，這火筒就留在這裏好了，在下要上去了。」

他同上去之後，就隨手推上了土灶。

李小雲把兩條棉絮鋪在靠裏首角落的地上，說道：「祝姑娘，妳扶沈仙姑坐到棉絮上來。」

祝小青依言扶着沈雪姑走近棉絮，再扶着她坐下。

李小雲望着沈雪姑問道：「沈仙姑，現在可以療傷了吧？不知妳要怎麽療法？要不要 大哥抱過來呢？」

南宮靖巳有許久沒有說話，原來正在趺坐運功。

沈雪姑點點頭道：「好，你把他扶過來。」

李小雲附着南宮靖耳朶輕叫聲道：「大哥，你醒一醒，沈仙姑要給你療傷了，我扶你過去。」

南宮靖依然靜坐如故，恍如不聞。

李小雲又叫了一聲，見南宮靖還是不應。

李小雲說道：「那就由我抱你過去好了。」

雙手剛待抄去，只覺南宮靖身上如同火燒一般，甚是炙熱，不覺吃驚的道：「沈仙姑，大哥他身上炙熱如火，燒得很厲害……」

沈雪姑道：「令兄是純陽之體，中了『九陽摧心掌』，和滲雜的旁門火功，自然會五內如焚，方才只是服了我的冰雪丹，稍予抑制，不要緊，你就把他抱過來好了。」

李小雲依言抱起南宮靖，把他放到沈雪姑身邊的棉絮上。

沈雪姑又從身邊取出青瓷小瓶，傾了一顆藥丸，納入南宮靖口中，接着說道：「你點了令兄睡穴。」

李小雲依言伸手點了他的睡穴，一面問道：「沈仙姑，妳是不是馬上要給大哥治療了？」

沈雪姑輕輕歎了口氣道：「貧道方才拚着內傷，施展以氣馭劍，雖然斬了姓宓的一條手臂，但一點剩餘的內力，幾乎消耗殆盡，令兄傷勢又比貧道沉重得多，此時施展我師門療傷神功，實在萬分艱險，如果治療得好，令兄和貧道的傷勢，都可以得救，萬一治療不好，兩人均將走火入魔，終生成爲廢人，但此時此地，捨了此法，又別無善策……」

她話說得多了，又有些氣喘。

李小雲問道：「沈仙姑娘，妳要如何治療呢？」

沈雪姑納了口氣，又道：「貧道在運功治療之前，有幾句話要和你們說。」

李小雲道：「沈仙姑只管請說。」

沈雪姑目光一抬，望着李小雲道：「你臉上易了容對不？」

李小雲只好點頭道：「是的。」

沈雪姑又問道：「令兄呢？」

李小雲道：「他也易了容。」

沈雪姑道：「你們不是兄弟？」

李小雲只得又點了點頭。

沈雪姑才明白，道：「那麽你們也不姓宮了？」

李小雲道：「不瞞沈仙姑說，大哥他……就……」

沈雪姑問道：「他就是誰？」

李小雲道：「南宮靖。」

「南宮靖？」沈雪姑道：「他是旋風花？」

「不是的。」李小雲道：「大哥不是旋風花。」

沈雪姑沒有追問，只是望着她問道：「妳是誰呢？」

「我……」李小雲紅着臉道：「我叫李小雲。」

祝小青啊道：「妳原來是女的，妳是龍眠山莊擎天手的女兒。」

李小雲到了此時，只得把自己和南宮靖認識以及找上白衣庵去的經過，簡扼的說了一遍。

沈雪姑等她說完，微微頷首笑道：「我早就看出妳是女的了。」

祝小青却說道：「我怎麽沒有看出來呢？」

「貧道現在問清楚了。」沈雪姑鄭重的道：「妳們兩個從現在起，就不准再叫我沈仙姑了。」

李小雲望着她問道：「那麽我們叫妳什麽呢？」

沈雪姑微微一笑道：「其實我只是穿了道裝，家師並不准我出家，我們今晚在此相聚，可說生死與共，所以我要和妳們結爲姐妹，不知妳們意下如何？」

李小雲看她放着正事不辦，却要和自己兩人結爲姐妹，心中雖然焦急，但還是點着頭道：「小妹自然願意。」

祝小青接口道：「我們那要排排年紀才是。」

沈雪姑笑道：「不論妳們怎麽排，我總是妳們的大姐了。」（未完・十六）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少虎、丁小翠、常谷川三人來到曲家，在曲敬人夫婦靈前上香默哀磕三個响頭後，便卽向曲玉青了解情況，曲玉青告訴石少虎、曲敬人夫婦是用一輛馬車合裝在一副棺材中運回來的，而接運靈柩的五名莊丁已全遭毒手身亡，石少虎認爲這是殺人滅口，恰在此時，王師古來到，石少虎令王師古徹查此事眞相……在邯鄲，石少虎遇上一位與皇甫天華相似的紅衣少年，甚感奇怪，和他攀談間，發覺此人神智迷失，不知自己是何人，石少虎在徵得紅衣少年同意後，帶她到邯鄲的城隍廟去找萬花樓主尙小雲，尙小雲一陣端詳，說紅衣少年是扶桑的人……

公子失記憶

謝紅梅道：「放你的狗臭屁，還本金就不錯了，休想要利息。」

大漢道：「二百算是最低的，換了別人一定要五百。」

「好，姑奶奶就給你五百！」

啪！啪！啪！謝紅梅滿肚子的怨氣一下子全發洩出來，一口氣連打了大漢十幾個耳光子，大漢躲也躲不開，避也避不過，霎時口角淌血・吐出來三顆牙。

二百兩銀子，石少虎自然不會斤斤計較，但他不肯姑息養奸，沉聲說道：「朋友，石某再問你一遍，到底是多少？」

大漢吃了苦頭，可再也不敢嘴硬了：「是一千兩。」

「把字據拿出來。」

「是！是！」

付出銀票，撕毀字據，石少虎也沒再爲難他們，隨即步出賭場大門。

無名公子又巳不知去向。

石少虎道：「常兄，無名公子呢？」

常谷川左右一望，道：「不久前還在這裏，可能認爲咱們幫不上忙，走了。」

驗屍非正身

石少虎道：「麻煩你，請先去天香樓等着，小翠請來倩姑娘，見不到人一定很急，我去四處找找看。」

長島谷川頷首稱善而去。

石少虎甫行出丈許遠，發覺謝紅梅寸步不離的緊跟在自己身後，忙怔然道：「姑娘上那兒去？」

謝紅梅緊走兩步，與石少虎並肩而行，道：「主人上那兒，婢子就上那兒。」

「謝姑娘，開什麼玩笑，怎麼可以叫我主人？」

「奴婢是主人花一千兩銀子買下來的，當然要叫主人。」謝紅梅沒有一絲一毫玩笑的意味，正經八百的道：「從今以後，紅梅就是主人的人了，爲妻，爲妾，爲奴，下廚房，上床鋪，全憑主人的高興，奴婢絕無異議。」

一千兩銀子，買來一位武功高強，智謀百出，花不楞登的紅粉佳人，實在太便宜了，但石少虎却一點也不高興，凝視着

她，無比親切的道：「紅梅，我不許妳侮辱自己，妳永遠保有自由之身。」

「謝謝主人的寬厚，但債務未清之前，紅梅永遠是主人的奴婢。」

「言重了，區區之數，少虎不會放在心上，算是奉贈姑娘買花粉好了。」

「不，受人涓滴之惠，當報以湧泉，這筆債奴婢一定要還。」

「好吧，隨妳的便，什麼時候有錢，就什麼時候還好了。」

「但在債務未清以前，紅梅還是主人的奴婢。」

石少虎苦笑道：「姑娘要堅持如此，少虎也沒辦法，但請勿作踐自己，以免貽人笑柄。」

謝紅梅百恭百敬的道：「婢子自有分寸。」

在賭坊附近的街道上打了一個轉兒，始終沒再見到無名公子，因怕丁小翠、上官倩久等，便折往天香樓。

此刻，午飯早過，晚膳未到，天香樓內甚是冷清，上官倩、丁小翠未來，連常谷川也沒見他的人影。

石少虎甚感詫異，問一下店東，確知三人並未來過，因恐彼此陰錯陽差錯過見面的機會，自不便輕易離開，對謝紅梅道：「紅梅，妳餓不餓？」

打從石少虎叫她第一聲紅梅起，謝紅梅就有一種溫馨甜蜜的感受，深情欵欵的，但也是苦澀的，道：「奴婢今日一整天還沒有吃飯哩。」

石少虎馬上命店家送來佳餚美點，還陪着謝紅梅喝了兩杯，儼然一對情侶，那像是身份懸殊的主僕。

門外進來一位嬌客，是萬花樓主尚小雲，一眼就瞧見了他們二人，笑容可掬的道：「石公子，我道怎麼沒見丁姑娘，原來是另結新歡。」

石少虎連忙否認道：「尚樓主想到那裏去了，小翠因爲他往，這位謝姑娘我們才見過三四次面。」

尚小雲嬌艷的臉龐上，籠着一絲神秘的神采，笑說道：「男女間事，妙不可言，三四次巳經够多了，一見鍾情者比比皆是。」

謝紅梅怕少虎受窘，代爲答說道：「是姑娘誤會了，小女子只是我家主人的奴婢！」

尚小雲打量一下謝紅梅不甚高雅的衣著，「哦」了一聲。

這一聲哦，本意是一個野柳村姑，怎配得上世家子弟，但她涵養甚深，口德尤佳，未見諸言詞。

石少虎忙將話題岔開：「尚樓主來天香樓有事？」

「小妹是來吃飯的。」

「吃晚飯？」

「生意太忙，連午飯還沒吃哩。」

「是啊，姑娘神機妙算，自然應接不暇。」

「怎麼樣，一起吃吧，我請客。」

「謝了，石某剛用過點心，姑娘請自便。」

尚小雲落落大方，毫無忸怩之態，果然另坐一桌，叫了幾樣可口的菜式，當她飯畢付帳時，才曉得石少虎巳交代店家，記在他的帳上了。

萬花樓主嫣然一笑，道：「却之不恭，但盼日後小雲能有回請的榮幸。另外，本樓主還想問石公子一件事。」

「石某洗耳恭聽。」

「還記得萬花樓爲丁姑娘測字的事情吧？」

「記得，樓主說翠者碎也，羽卒乃亡，小翠姑娘在姻緣道上恐將有始無終，半途而廢。」

「公子相信？」

「在下不信！」

「此乃天意，也許會應在這位謝姑娘身上。」

石少虎以肯定的語氣，道：「這是不可能的事，石某與小翠相交甚深，矢志不渝！」

萬花樓主尚小雲笑笑，道：「信不信由你，小妹願拭目以待！」

香風四溢，笑意盎然，尚小雲如徐徐輕風，施施然而去。

謝紅梅目注她遠去的倩影，語頗俏皮的道：「主人，我看這個尚小雲對主人也挺有意思的。」

石少虎臉上一熱，說道：「紅梅，別胡說，在北京追求她的豪門子弟，車載斗量。」

「多有何用，要中意才成，正如尚小雲自己說的，男女間事，妙不可言。」

「好了，石某巳是『名花有主』，不可能情海生波。」

他一向嚴肅慣了，一句「名花有主」，引得謝紅梅格格笑起來。笑畢，抖弄一下自己的衣襟，道：「奴婢這樣的裝扮很寒傖，怕會給主人丟面子，想去住處換一件衣服，也免得尚姑娘再在心裏笑我，想向主人告個假。」

石少虎道：「告什麼假，乾脆去買幾件新的吧。」

給了她一百兩銀子，謝紅梅推辭了半天，才歡天喜地的離去。

× × ×

邯鄲街上，距離謝紅梅賭錢的那個賭坊不算太遠，丁小翠與上官倩正匆匆忙忙的行來。

一邊走，丁小翠還在一邊與上官倩解說遇見無名公子的詳細情形，上官倩顯得很振興，但也不免有幾許懷疑的神色流露出來。

「翠姐，妳這話可是眞的？」

「幹嘛要騙妳。」

「我知道妳不會騙我，小妹却沒有辦法相信天下會有第二個皇甫天華。」

「這個皇甫天華是從扶桑來，他是被人誆去的。」

「他們完全一模一樣？」

「嗯。」

「分不出誰假誰眞？」

「所以才請妳這個未婚妻去辨識。」

話甫出口，見無名公子正迎面行來，丁小翠精神一振，道：「來了，來了。」加快脚步迎上去。

無名公子不似邋遢青年，張三通那樣痴痴傻傻的，但感覺上多少還是有一點冷漠遲鈍，衝着丁小翠微微一笑，便擦身而過，沒有開口說話。

對上官倩連正眼也沒瞧一下。

上官倩却早已上上下下的將他瞧了個一清二楚。

她認爲，眼前的這位無名公子，的的確確是她的未婚夫皇甫天華。

但是，她沒有找他搭訕，仍在評頭論足，仔細觀察。

丁小翠已將無名公子攔下來，道：「我那幾位朋友沒跟公子一起來？」

無名公子道：「呃，那邊有人在打架，石公子正在排解。」

「萬花樓尙樓主可曾提供有價値的指點？」

「方士之言，純屬無稽，她說我乃扶桑之人，是帝王之身，叫在下回東方去。」無名公子道。

「公子自己覺得是否可信？」

「在下應是大明子民，倒覺得邯鄲這個地方似曾相識。」

多情公主神色一緊，丁小翠指着上官倩，道：「這位姑娘朋友可認得？」

無名公子聚精會神的凝視着上官倩，看的很仔細，想了很久後才慢吞吞的道：「好像有一點印象，又好像全然陌生。」

上官倩抓着他的雙手，左瞧瞧，右看看，親切而又熱誠的道：「我對你却一點也不生疏。」

無名公子的眸中射出希望的光芒，又提出他的老問題：「我是誰？」

上官倩道：「是天華，皇甫天華。」

丁小翠道：「假如他是皇甫天華，那麼，飛雲堡裏的那個皇甫天華又是誰？」

「這——」

「茲事體大，尤其關係到妳自己的終身大事，倩妹，妳能肯定嗎？」

「他們兩個面對面在一起，小妹相信可以分辨出誰是誰來。」

「好，那咱們馬上帶這位朋友上飛雲堡。」

「且慢，我想先帶他去見見家父。」

「也好，上官前輩應該可以提供一些更寶貴的意見。」

心意一決，當即轉往上官白雲投宿的客棧。路上，丁小翠和上官倩約定好，先不要告訴她父親事情的原委，一方面固然是想很客觀的看看別人的反應，另外就是丁小翠使了小心眼兒，鑑於圍繞在上官世家週遭的風風雨雨，也想藉此機會，探測一下上官白雲的機變權謀。

她倆故意叫無名公子走在最前面，進入客室後，二人也悶不吭聲、上官明、上官清看得目瞪口呆，上官白雲很快便發了火，道：「天華，不管你心裏邊是怎麼個想法，就算你把老夫當作是害死你爹的主謀者，看在跟長安兄的交情上，站在我是你未來的岳父的情份上，老夫今天非要好好的教訓你一頓不可，爾父新喪，墳上的土還沒有乾，你居然穿上大紅大綠的衣裳，這太不像話了，簡直忤逆不孝，人倫大變！」

上官白雲臉色發白，鬚眉怒張，胸部劇烈的喘跳着，揮着老拳，眞的要動手揍人。

丁小翠睹狀，發出一抹會心的微笑，上官倩急忙架空了父親的手，將始末訴說一遍，說道：「爹，事情就是這樣，你老人家能否分辨出他是不是眞正的皇甫天華嗎？」

上官白雲的看法，跟上官倩、丁小翠，以及石少虎的看法大致相同，認爲無名公子就是皇甫天華，若說皇甫天華只能是一個，一定要在無名公子與那一位皇甫天華當中選出一人來，否則上官白雲也不敢下斷言。

英雄所見略同，上官明、上官清的意見亦不相伯仲。

丁小翠道：「上官前輩，會不會是皇甫天華有一個雙胞胎的兄弟流落在外？」

上官白雲以肯定的語氣說道：「絕無此事，皇甫大嫂生產時，拙荊就在她的身旁。」

「那這位公子的相貌怎麼會和皇甫天華如此相像？」

「這就是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

「晚輩在想，帶無名公子上飛雲堡，讓他們面對面在一起，或許可以分出眞假來？」

「這恐怕不妥吧。」

「大伯的意思是——？」

「老夫直覺認爲，此事頗不單純，在這位公子的身份全然不明，又毫無其他準備前，貿然的去到飛雲堡，天華一定不快，不僅於事無補，說不定還會生出別的事端來。」

「唯今之計，該當如何？」

上官白雲沉吟一下，道：「最好能設法喚回這位公子的部份回憶，在查證他的眞實身份上多下一點工夫。」

上官倩靈機一動，對無名公子道：「公子對我好像有一點印象，對家父家兄他們是否也是一點模糊的影子？」

無名公子在他們父子三人的臉上掃視一陣，道：「記不起來了，好像有一丁點兒，又好像全然不識，不似對邯鄲街市那樣，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上官白雲聞言欣然色喜道：「好極了，倩兒，妳帶這位公子出去轉轉，最好是到你們以前常去的地方玩，順便多說些以前的事情給他聽，這樣舊地重遊，重溫舊夢，相信應該可以喚回一部份記憶來。」

丁小翠、上官倩認爲這是最佳的途徑，無名公子亦有此同感，三個人遂又結伴離開。

途中，丁小翠因怕石少虎担心，獨自一人去了天香樓。

× × ×

天香樓。

常谷川未至。

謝紅梅未返。

石少虎孤零零的一個人，正在品茗苦等。

終於等到了丁小翠，二人交換一下彼此的見聞，咸認上官白雲處置允當，讓上官倩領着無名公子遊山玩水，堪稱不二良藥。

不久，常谷川也從外面回來了，步履踉蹌，一身是血，雙臂及右大腿各有一處刀傷，面色青白，汗下如雨，顯得甚是疲憊。

石少虎、丁小翠大吃一驚，忙扶着他坐下來，二人一齊動手，洗淨傷口，敷上金創藥，並且服下兩粒石氏世家的丹丸，

石少虎始出言相詢，問道：「常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在下不是請常兄先回天香樓嗎？」

長島谷川長歎一聲，說道：「別提了，我還沒有回天香樓，就被人騙到城外去了。」

丁小翠道：「是那條綫上的？」

常谷川道：「從來沒見過，說石大俠臨時有急事，去了飛雲堡，叫小的火速趕去，那知，一出邯鄲城，便被一羣獐頭鼠目的陌生人給堵上了。」

石少虎面色沉重的道：「他們想幹什麼？」

「他們一開口就咬定小的是扶桑人，叫我滾回日息國去，否則，就要叫我像日息國的使者一樣，命喪黃泉。」

「怪事，天津安平客棧的事，朝廷一直密而不宣，這羣歹徒是如何得知的？」

「我想十九又是魔燈教的黨徒。」

「有道理，後來你們就幹上了？」

「是的，彼此一言不合，當即大打出手，幸好在下自知不敵，未敢逞強，一交手便思謀退路，稍後復承酒肉頭陀助了一臂力，總算撿回來一條命，如其不然，可能早已棄屍荒郊。」

言來驚心動魄，露出一副餘悸猶存的樣子。

丁小翠啐道：「這個臭和尚，這一輩子大概就做了這一件好事，不知道自在僧能否摸出他們的底來？」

長島谷川道：「不樂觀，自在僧由於功力深厚，交手未及十合，魔徒便四散奔逃。」

石少虎道：「常兄現在覺得怎麼樣，要不要緊？」

常谷川起來走動一下，道：「不要緊，已經好多了，只是一點皮肉之傷。」

丁小翠道：「我看你還是先回房去歇着吧，晚飯我們會交代小二送進去的。」

常谷川亦甚覺疲累，客房就在後院，跟二人招呼一聲，便兀自行去。

突聞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叱斥道：「死丫頭，少管別人的事，管管妳自己吧！」

話落人現，是丁小翠心目中的母大蟲，武當冷面俠女寒如冰。

丁小翠倒抽一口冷氣，强作笑臉道：「六師姐，妳怎麼也跑到邯鄲來了？」

冷面俠女寒如冰瞪了石少虎一眼，道：「七妹，妳不歡迎我來，是不是？」一開口就好像吃了炸藥。

「小妹那敢，歡迎之至。」

「哼，口是心非，我要是在邯鄲，就不允許妳住到天香樓來。」

「住在天香樓有什麼不好。」

「還說，一個黃花大閨女，跟男人住在一起，成何體統？」

「六姐，別說的那麼難聽好不好，我們又沒有怎麼樣，何況這是師父親口答應的。」

「死丫頭，師父的耳根子最軟，是妳花言巧語的結果。」

「六師姐，反正咱們明天就要回武當，小妹一大早就去玄武觀報到就是。」

「不行，現在就得跟我走。」

「幹嘛這樣急？」

「師父臨時改變主意，决定即刻起程，好加緊演練『七星劍陣』，以便對付萬聖教、魔燈教！」

事實如此，丁小翠有再多的理由，再大的不情願，也無可奈何，只好含淚揮手，告別情郎，乖乖的跟着冷面俠女寒如冰走。

石少虎起身相送：「六師姐，容少虎送兩位到玄武觀去。」

寒如冰手一甩，冷冷的說道：「不必了，我生平最討厭看到依依難捨的惡心塲面！」

走勢陡地加快，拉着丁小翠，一眨眼便消失在天香樓外。

石少虎搖搖頭，悵然若失，驀見眼前一亮，見有一位絕色佳人及時走進天香樓來。

一襲長衫，描金綉鳳，柳腰肥臀，曲綫玲瓏，壯碩的酥胸似奇峯突起，明眸皓齒，顧盼生姿，全身散發着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誰？

石少虎看花了眼，一時竟認她不出。

銀鈴似的聲音，舞者的風姿，盈盈下拜，吐字如蜜，道：「奴婢無狀，令主人久候！」

石少虎這才從夢中醒來，像破汚泥而出的蓮花，像蒙塵的白玉，比在石氏家深夜相見的那一次還要美，雍容華貴，國色天香，當朝的公主恐亦自歎弗如，那還有半絲半毫野柳村姑的痕跡。

傻呼呼的，石少虎一句話也說不上來，謝紅梅又在他面前滴溜溜的轉了個圈兒，擺了幾個姿勢，燕語鶯聲的道：「是不是奴婢什麼地方不妥當，惹主人生厭？」

石少虎自知失態，忙定一下心神，道：「沒有，很美，的確很美，跟仙女一樣的美。」

謝紅梅聞言高興不得了，手舞足蹈的道：「這樣奴婢就放心了，再也不必爲怕主人丟面子而煩惱。」

石少虎正容的說道：「紅梅，我們是朋友，從現在起，我不希望妳再以奴婢自居。」

謝紅梅却不以爲然：「不，債務未清前，紅梅永遠是主人的奴婢！」

有一個熟悉的聲音，扯開了大嗓門喊叫道：「石小子，這麼標緻的奴才，白天可以用，晚上也可以用，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你不要，我老人家要了。」

來人是酒肉頭陀自在僧、帶來一陣酒風，幾許酸臭味。

自在僧一向沒大沒小，口沒遮攔，石少虎肅容入座，還來不及開口，酒肉頭陀的屁股也還沒有坐熱，瞄了謝紅梅兩眼，又胡言亂語道：「哎呀呀，我道是王母娘娘不留神，有仙子逃到凡塵來，原來是我的美嬌娘，石小子，你的本事眞大，是用什麼法子弄到手的？」

石少虎尷尬的笑笑，道：「我們只是不期而遇。」

謝紅梅却毫無顧忌，嬌軀斜倚在石少虎肩上，據實說道：「是我家主人花大把的銀子買來的。」

自在僧瞪大了眼：「買的？有這種美事？石小子，轉讓給我老人家如何？」

石少虎笑笑，道：「只要謝姑娘願意

，在下沒意見。」

酒肉頭陀抓住了謝紅梅的柔荑小手，摩挲着，色瞇瞇的問道：「妳的意思怎麽樣？」

謝紅梅抽回玉手，寒臉道：「就怕你沒銀子。」

「多少？」

「白銀十萬両。」

酒肉頭陀道：「乖乖，這麽貴，可以買幾百頭牛。」

「嫌貴就別打歪主意。」

「石小子是在那兒買的？」

「賭坊！」

「哦，妳又翻船了？」

「少磨牙，沒銀子就閉上嘴！」

自在僧打開荷包，翻翻口袋，總共也不過二十來両碎銀子，搖頭晃腦的道：「太貴，太貴，我老人家可買不起。」

一頓，又語意深長的道：「石小子，有道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又說女人是禍水，飛來艷福誠非福，你可以要當心哪！」

聽得石少虎心頭一震，謝紅梅杏眼圓睜的道：「老禿驢，你想破壞我們主僕之間的關係？告訴你，再胡說八道，姑奶奶就敲着鑼，打着鼓，將你偷香油錢的醜事到處宣揚。」

這一手還眞靈，自在僧連說：「好好好，我服妳就是，服妳就是。」

石少虎言歸正傳：「老禪師，截殺常谷川的那一羣魔徒究竟是何來歷？」

酒肉頭陀自在僧不乾不淨的道：「奶奶的，這一羣兔崽子，精的像猴子，快的像兎子，老佛爺一上場就抱頭鼠竄，好不容易才捉到一個活的。」

「有活口就好辦，招了沒有？」

「沒放半個響屁。」

「可以用點方法。」

「用了，扭斷一條胳膊。」

「還是不肯招？」

「那小子咬舌自殺了，總共才問出一句話來。」

「請大師父明示。」

「是魔燈敎的徒衆。」

「可惡，魔燈敎神出鬼沒，處處施襲肆虐，却如幽靈魑魎，摸不到它的根，沒有一條完整的綫索。」

自在僧明亮的眸光一閃，道：「眼前正有一條綫索値得一探。」

「乞道其詳？」

「到皇甫長安墳上瞧瞧去。」

「到皇甫世伯墳上看什麽？」

「廢話，先去看一看，你小子就會明白！」

接着，又加了一句：「要去就快，晚了說不定就會錯過連場好戲！」

× × ×

邯鄲城外，一座青翠的小山下，有一道不太陡峭的長坡，兩旁蒼松環繞，前有清澈小河，風光明媚，景色秀麗，正是皇甫世家的祖墳所在。

一條林蔭大道，植有無數龍柏，石翁仲排列有緻，獅虎雄踞如生，高大的牌坊尤其宏偉壯觀，「祖德流芳」四個大字乃先皇帝的御筆，越發烘托出皇甫世家與衆不同的身份與地位。

皇甫長安的新墳就在東側，土還是濕的。

墓前成堆的錫箔殘渣，仍清楚可見。墳堆的後方，却傳出鋤頭圓鍬挖掘的聲音。

新土不斷的湧出，堆積的比墳堆還要高。

毫無疑問，是有人在刨皇甫長安的墳地。

挖掘的工作已接近尾聲，刨出一條長長的墓道，在外面，看不到是誰在幹這種斷子絕孫的缺德事。

深入墓穴內，馬上找到答案，掘墓的人赫然竟是譽滿天下，口碑載道，爲大家所景仰的上官世家。

上官白雲、上官明、上官清父子三人全都在塲。

動手的也是上官世家的人，墓穴已挖通，裝殮皇甫長安的那一口黑色柏木棺材就在眼前。

驀然，石少虎在上面怒喝道：「是什麽人這麽胆大妄爲，掘人墳墓？」雙足一提，不顧一切的跳下去。

「攔住他！」

下命令的人是上官白雲。

上官明、上官清兩昆仲如響斯應，雙雙電縱而出，甫離墓穴，還不曾看見石少虎的人影，便自發掌出招，在墓道土溝内佈下一道猛銳暗力。

石少虎好厲害，猛打「千斤墜」，手脚並用，「大力金剛掌」力收縮凝聚，像尖錐，似鐵杵，硬是將上官昆仲佈下的掌幕衝破，脚落實地。

看清了對手的面貌，石少虎更加惱恨，咬牙切齒的道：「你們爲什麽要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上官明道：「石世兄，請先退出去，等一下再解釋。」

石少虎火冒三千丈，斬釘截鐵的道：「我要你們現在就說。」

上官清道：「現在沒工夫，請退出去稍待。」

石少虎寸步不讓：「不行，少虎不能眼看着世伯的墳墓任人挖掘。」

上官明道：「石世兄，請冷靜，盼能置身事外。」

「辦不到，武林一家，石某不能不管的。」

「辦不到就會吃眼前虧。」

「你們想以多爲勝？」

「是情勢所迫。」

「好，咱們手底下見眞章。」

「接招！」

「看掌！」

話已說絕，惡戰立起，上官兄弟聯手合擊，猛銳絕倫，狹窄的墓道內砂飛石走，蔽日遮天，上官世家柳絮掌的威力發揮的淋漓盡緻。

石少虎眞不簡單，大敵當前，又是以一對二，自知取勝不易，力敵不成，改以智取，乍然暴退丈許，待上官昆仲追至時，猛一式「鯉躍龍門」，掠頂而過，待上官兄弟回頭追趕時，石少虎已先一步搶進墓穴。

墓穴的通道已完全清理好，裏面甚是寬敞潔淨，皇甫長安的壽材端放在一方大理石基座上，對面是已去世多年的皇甫夫

人的靈寢。

上官白雲就立在皇甫長安壽材一側，正準備開棺。

「不要動！」

石少虎大喝一聲，跨步而上。

「站住！」

上官白雲面色凝重，發掌強阻。

上官兄弟已至，就在少虎身後，隨時都有慘遭夾擊的危險。

石少虎生性剛強，毫不退縮，怒極而吼道：「世伯，你讓小侄失望透了，這樣你們上官世家會遭到天譴的。」

上官白雲技深若海，將石少虎阻在丈外進不得，急聲說道：「賢侄稍安勿躁，少待老夫自會還你一個公道。」

石少虎不答應，語氣剛硬不屈：「我現在就要知道，你們殺人不算，還掘人墳墓，毀人棺木，這是有損陰德的惡毒行爲，少虎但有一口氣在，絕不坐視，縱然一命嗚呼也要管到底！」

說話中，不停發掌猛攻，上官白雲不得不發招阻截，揭棺的事遂告中斷，道：「賢侄別亂猜，長安兄之死，確非上官世家所爲。」

「可是，掘他墳墓，欲毀他棺木的人却是你，難道不是？」

「老夫出此下策，確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哼，任何罪惡的後面，都有一套自以爲是的理由。」

「這絕對不是罪惡，老夫自認俯仰無愧。」

「你們這種行爲還不是罪惡？三歲孩童也騙不了。」

「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正大光明。」

「目的何在？」

上官白雲引吭歎息一聲，道：「好吧，賢侄既然如此執着　老夫就先說給你聽聽也無妨。」

「我在聽，但少虎有句醜話先說在前面，誰也不許動皇甫世伯的棺材，誰要是敢妄動，我就跟誰拚，不計生死！」

「第一：這件事，應該從皇甫兄頭一次遭襲說起，以長安老兒的修爲，就算是一等一的好手，順利得手的機會也微乎其微。」

石少虎道：「當時我也在皇甫世家，長安世伯是因爲喝醉了酒，才賜人以可乘之機。」

「老夫相信世侄所言非虛，皇甫長安也是他自己本人，但有一點賢侄可曾想過，長安兄酒醉，接着便有人偷襲，不覺得太巧嗎？」

「你懷疑有內奸？」

「這件事老夫一直在苦思，連皇甫老兒酒醉之事，也可能是出於別人的陰謀安排。」

「第二？」

「苗人傑、張三通第二次施襲時，我們皆有目共睹，皇甫兄面目全非，眞假莫辨。」

「這是事實，當時我也分辨不清，也沒細看。」

「問題就在這裏，老夫心急神亂，未加詳察，不然，早在北京時就可以看出一點蛛絲馬跡了。」

「你認爲其中有詐？」

「只是存疑，惜無實據。」

「沒有實據的事，就作不得準。」

「第三：自始至終，愚叔覺得天華的神態太反常，不像是一個父親垂危的兒子，更不像是一個親爹亡故的孝子，飛揚跋扈，汲汲於羅織我們上官世家的罪責，毫無眞實悲戚的內涵。」

「各人性格不同，反應亦異，這一點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

「第四，是賢侄自己經歷的事，理當知之甚稔。」

「你是指藍衫劍客曲敬人夫婦的馬車、棺材離奇失踪的事？」

「問題的核心是，那個神秘人物到底是誰？」

從頭至尾，上官白雲心平氣和，所言絲絲入扣，俱在道理之中，石少虎滿腹的怒火稍戢，稱呼也改了，不再稱「你」，說道：「對了，世伯，小侄唐山之行，空手而返，曲家押棺的人遭人滅口，一具棺材裏殮着曲前輩夫婦二人，這一樁公案已死無對證，無從查考，不知世伯可有發現麽？」

「沒有，屈武逃之夭夭，再無踪影，不過，苦思數日，却另有收獲。」

「什麽收獲？」

「愚叔覺得那個神秘人物的外型很像一個人。」

「誰？」

「皇甫長安！」

話如晴天霹靂，石少虎的呼吸爲之一窒。

「有把握嗎？」

「匆匆一瞥，又有白布裹着，任何人也難下斷語。」

「茲事體大，沒有十足的把握，最好還是擱在心裏邊。」

「第五：就是無名公子。」

「無名公子跟掘墓的事情又有什麽相干？」

「關係太大了，可以說是關鍵中的關鍵，核心中的核心。」

「請世伯明示。」

「且先不要在無名公子和皇甫天華，這兩個人爲何如此酷似，背景來歷如何，這些惱人的問題上費思量，應該落實在現實的層面上，皇甫長安只有一個兒子，他們兩個有一個是眞的皇甫天華，一個是冒牌貨。」

「對，這一點小侄完全同意。」

「而這個冒牌貨，還不一定是無名公子。」

「這種可能所不能說絕對沒有。」

「少虎世侄，我們姑且假定，皇甫天華是個冒照貨，無名公子才是眞正的皇甫天華，那麽，以上的疑問是否可以一一迎刄而解？」

石少虎驚悟道：「可不是嗎，皇甫天華果眞是個冒牌貨，故意將皇甫世伯灌醉，然後再安排張三通等人來偷襲，可是一箭雙鵰的絕妙好計。」

上官明道：「不用說，皇甫天華那些反常的舉措也得到註解。」

上官清道：「同時也可以理解到，曲

家馬車，棺材，遺體的謎團，壓根兒就是皇甫天華和王師古一手導演的。」

石少虎皺着眉頭說：「我還是覺得疑雲重重，皇甫天華既是假冒的，乾脆將皇甫世伯害死最是乾淨俐落，爲何還要加演京津道上的那一齣醜劇。」

上官白雲道：「愚叔同意世侄的說法，此事的確令人深感困惑，有待事實驗證，但如那神秘人物並非皇甫長安，他們又何須如此大費周折？」

「於是便想到開棺驗屍。」

「不錯，倘若棺材裏裝的不是皇甫長安，這個皇甫長安，幾乎可以肯定是假冒的。」

「世伯有這個想法，何不在下葬前動手？」

「老夫一直猶疑不定，直到無名公子出現，才豁然貫通．臨時決定，一來時間匆促，二來賢侄可能不表同意，故未事先知會。」

石少虎一臉嚴肅的道：「我現在也不同意！」

上官明楞了一下，道：「說了半天，石世兄還在反對？」

石少虎義正詞嚴的道：「人死入土爲安，掘人墳墓，有失君子厚道，希望上官世伯能收回成命。」

上官白雲道：「賢侄所言固是，但不開棺驗屍，如何知曉皇甫長安的生死，又如何知曉皇甫天華的眞僞？」

「可以另闢蹊徑，皇甫天華、無名公子，那個神秘人物，只要在這三個人的身上，下得功夫够深，一樣可以得出相同的結果來。」

「曠日持久，老夫是怕造成無可彌補的遺恨。」

「一旦張揚開去，可知對上官世家造成多大的傷害。」

「爲了上官世家的清白，爲了皇甫世家的安危，不計後果，並願承担一切，老夫心意已決，請世侄勿再多言，這一口棺材非打開不可！」

× × ×

狼人領着一羣野狼，在邯鄲城外到處亂竄。

尚小雲的生意一直很好，人來人往，應接不暇。

酒肉頭陀自在僧已經不在天香樓。

謝紅梅也不曉得什麼時候不見了。

張百愚已帶着武當弟子踏上歸途。

上時倩則與無名公子正徜徉於邯鄲街頭。

二人東轉轉，西逛逛，專找一些上官倩往昔曾與皇甫繾天華兩情綣，留連忘返的所在玩，雖然未能喚回無名公子多少記憶，但他跟上官倩談的甚是投機，有如多年老友一般，已不似先前那樣冷漠。

逛着逛着，逛出城來，飛雲堡高大雄偉的堡門已遙遙在望，無名公子突然停下脚步，駐足而觀。

上官倩忽有所悟，道：「公子，瞧清楚一點，可曾見過這一座堡門？」

搜腦煎腸，想了好一陣工夫，無名公子終於從記憶底最深處，拾回了一點影子，道：「好像見過。」

「比邯鄲的街景，是否深刻一些？」

「嗯，是深刻一些。」

「要不要靠近一點瞧瞧？」

「好啊！」

無名公子興緻頗高，上官倩甚感欣慰，二人手牽着手向飛雲堡的方向行去。

約莫行出一里多地，正走在一道長坡上，瞥見下面有一個人，滿頭大汗，氣喘如牛，氣急敗壞的撲向飛雲堡。

此人似是有十萬火急的急事，去勢極快，一忽兒工夫便見他進了飛雲堡。

也不過才一盞熱茶的時候，飛雲堡堡門大開，湧出大隊人馬，箭也似的，從另一條大路飛奔而去。

由於距離稍遠，上官倩看不清出去的是那些人，也由於她離開的時候，上官白雲尚未決定刨皇甫長安的墳，否則，她一定會心驚肉跳，緊張萬分。

飛雲堡係依山而建，距離漸近，看得更清楚，夕陽西照下，一片燦爛，益增其秀麗壯觀。

無名公子顯得甚是興奮，彷若投林歸鳥，脚步不由自主的加快了一些。

上官倩看在眼裏，柔聲相詢：「似曾相識？」

無名公子的答覆更上一層樓：「好像來過。」

上官倩聞言大喜：「確定一下，來過沒有？」

無名公子歎息一聲：「好像來過，又好像只是眼熟，無法確定。」

此刻距堡門也不過二三十丈遠，堡內的雕樑畫棟，亭台樓閣，也多少看到一些，上官倩道：「往裏面瞧，看有無公子熟悉的地方？」

無名公子瞅了一會兒，道：「倩姑娘，我想進去看一看。」

不管上官倩的意見如何，兀自向前行去。

上官白雲的意思，本不願無名公子貿然進入飛雲堡，怕的是引起皇甫天華的惱怒，旁生枝節，如今無名公子自己要去，上官倩却不便阻擋，只能好言相勸道：「公子若進去，皇甫世家的少主人就會鬧出雙包案，說不定會掀起軒然大波，盼能三思。」

無名公子雖然顯想有些遲鈍冷漠，性子却相當執着堅毅：「道要的是我要查清楚我自己是誰，管不了什麼雙包風波。」

邁開大步，挺着胸膛向前走。

萬般無奈，上官倩只好跟着他走進飛雲堡。

「少主人好！」

「少堡主好！」

守門人，或者見到無名公子的其他人，皆執禮甚恭，拱手問候。

但也有不少張惶失錯，行爲怪異者。

上官倩曾是飛雲堡的常客，亦將是皇甫世家未來的女主人，對這兒的一草一木，可謂瞭如指掌，通過廣闊的庭院，來到一座獨立的，建築的甚是精巧雅緻，紅磚綠瓦，白石爲柱的小紅樓前。

這小紅樓是皇甫天華起居、讀書、練功的地方．上官倩在此不知留下多少甜蜜的回憶．想到未婚夫現在對自己無情無義的嘴臉，禁不住一陣心酸飛上眉梢。

無名公子却興緻勃勃，摸摸這個，看

看那個，像是一個很小就離家，又倦遊而返的孩子，對每一樣東西都感到新奇，想從上面拾回久遠的記憶。

上官倩道：「別急，慢慢看，慢慢想，確會來過的地方一定可以記得起來。」

無名公子在門前石階上跳上跳下，甚是輕快靈巧，自得其樂，忽然抓住上官倩的雙手，道：「我確定，曾來過這裏，走過這石階。」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不會太久。」

「來過多少次？」

「一次，或者許多次。」

「好，慢慢想，想起多少來算多少，慢慢會愈積愈多。」

「我想到裏面去瞧瞧。」

「好，那裏熟悉就看那裏。」

二人携手登階，同去推小紅樓的門。

刷！金光一閃，寒氣襲人，斜刺裏冒出來一把劍，將二人的去路封死。

劍是握在王師古手上，而帶煞氣，語冷如冰：「上官姑娘，雖說三大世家，情誼敦睦，經常來來去去，像這樣登堂入室，恐怕不太妥當吧？」

上官倩心中有氣，力持平靜的道：「王總管，天華的這一棟小紅樓，我又不是第一次來，世伯在的時候，沒聽說過還需要得到什麼人的許可。」

王師古乾咳一聲，道：「此一時，彼一時，現在的情形不同了。」

「現在有什麼不同？」

「老爺死的不明不白，我們不能不防着點。」

「你還認爲我們上官世家有嫌疑？」

「老夫沒有這樣說。」

「哼，諒你也不敢！」

王師古的一雙鷹眼，一直在打量無名公子，臉色陰沉沉的，看不出任何喜怒之情，這時話鋒一轉，又補充了一句：「何況還帶着一個來路不明的外人。」

上官倩一怔神，道：「王總管不認識這位公子？」

「不認識！」

「奇怪，全邯鄲的人幾乎全認得他，怎麼唯獨王總管不識？」

「他是誰？」

「大家一致公認他是皇甫天華。」

「胡扯！」

「我自己也是這樣認爲．王總管覺得不像。」

「不像！」

「倩兒和天華乃是竹馬青梅，不信自己會看走眼。」

「老夫打從少爺呱呱墜地起，親眼看着他長大成人，比姑娘更瞭解。」

「那這位公子的容貌，怎麼會和天華一模一樣。」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別人刻意喬裝易容製造出來的。」

上官倩道：「我不跟你抬槓，請天華出來說話。」

「我們少爺不在。」

「到那兒去了？」

「不清楚。」

「什麼時候回來？」

「不一定，老夫也要出門，姑娘請回吧！」

王師古好囂張，竟敢對未來的女主人下逐客令，上官倩思慮再三，曾眼見大隊人馬出堡而去，心知此言非虛．也賴得跟他斤斤計較．立與無名公子退出飛雲堡。

接着，王師古也匆匆離開，還特別交代守門人道：「未得少主許可，任何人皆不得擅入，違者一概格殺勿論！」

× × ×

墓穴內，上官白雲話一說完，雙掌已按住棺蓋。

上官明、上官清兄弟暗中提聚了一掌眞力，看那情勢，只要石少虎有阻止的意圖，兩兄弟就會立刻出手動武幹起來。

幾名上官世家的高手同樣在蓄勢以待，氣氛緊張的令人窒息。

石少虎的態度已有轉變，沒再阻止上官白雲掀棺蓋。

但也沒有參予他自己不表贊同的事，兀自放步離去。

咔嚓！上官白雲功力深厚，棺蓋已應聲揭開。

上官白雲定目一看，臉色大變，脫口驚呼道：「賢侄快來看。」

石少虎止步回首：「是空棺？」

「那倒不是。」

「是誰？」

「一看便知。」

棺材已經打開了，上官白雲一臉驚詫，禁不住強烈好奇心的驅使，石少虎最後還是來到棺旁。

棺材裏直挺挺的躺着一個人，是皇甫長安，沒錯。

「世伯，適才的議論全部推翻了。」

「沒有．這不是皇甫長安。」

「怎麼會．明擺着——」

「賢侄再仔細一點。」

石少虎細一審視，果然發現面皮表面有皺縮的現象，輕易的便取下一張人皮面具來。

面具下面的人當然不是皇甫長安，石少虎一眼就認出來了，是青龍鎭死在十惡婆淫功之下的，皇甫世家的那個車把式。

上官明、上官清等人早已攏上來，大家相視失色，一臉駭異。

石少虎急聲道：「快將墓道封起來，此事只可暗採，不宜明查。」

上官白雲另有他自己的主張：「此事必須言講當面，公諸於世，不然一定會有人說是老夫栽贓誣陷！」

立對上官昆仲道：「你們去把皇甫天華叫來，儘可能多請幾位武林同道——」

話未完，脚未動，墓穴之外已亂作一團。

「掘人墳墓，罪大惡極，簡直死有餘辜。」

「僞善行惡，欺世盜名，這就是上官世家的嘴臉！」

「殺了他們！」

「活埋了他們！」

「要快！」

「快！」

七嘴八舌，爭相一罵爲快，也弄不清是誰說的。

七手八脚，大家一起來，浮土像洪水般瀉下來。

（未完・九）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其川在大廳上既爲自己祝壽，趁黑白二道濟濟一堂，便召開選舉武林盟主，想獨手遮天，以爲定可坐上盟主之位，却未料到千毒谷谷主紀千里反對，經過搏鬥，紀千里被桃花女用「桃花金蠶蠱」蠱毒制住，想走走不了，此時白骨神君從外面走入，說出史其川的陰謀，將他困在後山石窟中，來道賀的衆豪俠早已得到賈老二的通知，待白骨神君露面時，證明人質早已安全運送出洪澤湖，大家一齊站起來，採取一致行動，雖然衆人都知道中了桃花女的蠱毒，一定要由她解毒，不過要試一試史其川是否另有埋伏，聽候賈老二的指點行動……

叛變反盟會　順利施擒拿

賈老二又攢着眉，惶恐的道：「回神君，你……你神君是知道的，屬下只是一個沒有班底的光幹總管，沒事的時候，好像很神氣，眞正有事了，屬下就一個人也指揮不動了，因爲他們各有各的老闆，譬如方才幾個迎賓和千毒谷主動手的時候，屬下就暗示四位堂主派幾個人上去，支援張猛龍，曹飛虎他們，但都充耳不聞，沒有一個人理屬下的，屬下也只好當作沒說了。」

史其川輕哼了聲，轉臉朝黑面龍王賀天錫道：「賀帮主沒跟他們交代，鳳尾帮的人，都劃歸賈總管調度指揮嗎？」

黑面龍王賀天錫慌忙抱拳道：「在下早就交代過他們了。」

青鳥堂堂主范贊臣大笑道：「史其川，咱們早就不是鳳尾帮的人了，所以賀帮主支使不了咱們，賈總管也支使不了咱們了。」

賈老二說道：「神君，你現在聽到了吧？」

史加川聽得奇道：「范贊臣，你不是鳳尾帮的人，那是被什麼人收買了？」

范贊臣大笑道：「俺老子幾時是范贊臣了？」

他明明是靑鳥堂主范贊臣，却說他不是范贊臣，大家聽得方自一奇！

只見范贊臣話聲一落，雙手朝臉上一陣拭抹，笑道：「史其川你看清楚了，老夫乃柏長青是也。」

鐵猴子柏長青，乃是丐帮八大長老之首。

在這一瞬間，朱雀堂主李長慶也雙手拭抹着臉孔，大聲笑道：「老子張友泉是也。」

接着站在兩位堂主左右的八名武士，也紛紛以手拭面，露出了本來面目，那是王痲子，汪長壽，吳有福，邵長根，左瘤子和三名丐帮副長老級的高手。

「都是丐帮朋友，」賈老二聳聳肩道：「你們怎不早說？」

史其川嘿然冷笑，朝站在右首壁下的

白鶴堂主羅武，玄鳥堂主盛世賢兩人問道：「你們呢？是不是丐帮的人？」

羅武道：「不是。」

盛世賢道：「但咱們也不是鳳尾帮的人。」

「哈哈，這個老夫早就看出來了，」史其川似是毫不在意的道：「到了此時，諸位似乎已不用再隱瞞身份了吧？」

兩人果然同時用雙手抹去臉上易容藥物，羅武笑道：「在下白元浩。」

盛世賢道：「在下白元亮。」

他們身旁的八名武士也在這一瞬間各自拭去臉上易的容，爲首一人道：「在下白元輝。」

史其川目中神芒微閃，嘿然道：「你們果然有備而來！」

倏地轉過身去，朝賈老二道：「你呢？又是什麼人？」

這句話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賈老二也不防他有此一問，慌忙連連拱手道：「神君怎應懷疑起屬下來了？」

史其川赫然笑道：「除了你，還有什麼人能安排得如此妥貼的？老夫不喜掩掩藏藏的人，說，你究是何人？」

「這叫小老兒怎麼說呢？小老兒眞的是賈老二……」賈老二正在張大了口結結巴巴說話的時候，忽然左手抬處，大拇指和食指向空一撮，尖聲道：「不得了，這是桃花金蠶蠱吧，桃花娘娘，妳這是要小老兒的老命了！」他兩個手指之間果然撮住了一條金黃色的小蠶，還在蠕蠕地掙動着！

這一手就看得全場的人心裏暗暗喝彩，試想連千毒谷主紀千里那樣身手的人，都一無所覺，在說話之時，囫圇吞了下去，賈老二居然兩個指頭就把桃花金蠶蠱撮在手裏，這份眼力，手法！豈非勝過千毒谷主甚多？

「好手法！」連史其川都不得不佩服賈老二的手法神速，頷首道：「你眞是賈老二。」

「神君過獎！」賈老二聳着肩，笑嘻嘻的道：「如假包換。」一面左手揚了揚，朝桃花女笑道：「神君夫人一定養了不少金蠶！嘻嘻，這條小的送給小老兒帶回去養着玩吧！」把手中金蠶往懷裏塞去。

桃花女心中暗自好笑，金蠶蠱天下奇毒，你放在懷裏，豈不自己找死？但却嬌笑道：「你要就留着吧！」

賈老二道：「那就多謝了。」

史其川沉聲道：「賈老二，老夫要知道的是你眞正的姓名來歷。」

「小老兒就是叫賈老二。」賈老二收起了笑容，一本正經的道：「是雲龍山莊的總管，哦，看來小老兒辦事不力，神君一定會免去小老兒大會總管的職務，小老兒也只好向神君抱歉，鞠躬下台了。」說完，果然朝史其川弓着身鞠了一躬，正待退了下去。

他這副滑稽模樣，不由看得在場的人差點笑出聲來。

「慢着，」史其川喝道：「你把杜耀庭怎麼了？」

「哦，哦！」賈老二忽然陪着笑道：「不瞞史神君說，杜老哥害得小老兒好慘，他造了二三十丈深的一口枯井，把小老兒灌醉了丟下去，幸虧那天小老兒喝得爛醉如泥，連骨頭都軟了，所以摔下去並沒摔傷，整整睡了三天，才學着壁虎爬上去，嘻嘻，後來小老兒使了點小手法，把杜老哥弄去，也依樣葫蘆把他摔了下去，現在他還留在那口枯井裏……」

杜耀庭追隨史其川多年，聽說被他摔下枯井，心頭焉得不怒，沉喝一聲：「你眞該死！」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這一掌絲毫不聞半點風聲，只像是裝了個樣兒，但他怒極而發的一掌，豈會如此便宜？只是沒人看出他使的是什麼掌功而已！

「啊！乖乖。」賈老二雙手抱頭，「之」字形的閃了兩閃！一下就閃到了白骨神君的身後，才吁着氣道：「小老兒總算逃過了一刦，唉，史神君，你眞也下得了毒手，這幾天小老兒忙得昏頭轉向，也總替你這個大會做了不少事兒，你竟然使出『天魔搜魂掌』來，豈不太絕情了？」

大家經他這一嚷，才知史其川這一掌使的竟是昔年魔教中最厲害的「天魔搜魂掌」，據說這種掌功，無聲無形，但只要經掌風透身而過，內腑全摧，除了練成佛門金剛禪功和道家護身眞氣的人，無人能夠抗拒！

奇怪的是史其川既是崑崙派名宿，何以會這種旁門歹毒功夫？

史其川看他躲到白骨神君後面，不覺怒笑道：「賈老二，就算你躲到天皇老子的身後也沒用的。」

賈老二探出頭來，嘻的笑道：「有用得很，至少小老兒已逃過你史神君的一掌了。」

白骨神君凜然道：「史其川，你說咱們這筆帳該如何算法了？」

史其川仰臉笑道：「你老哥覺得非算不可，那麼江湖上自有成規，所謂勝者爲强，咱們只有放手一搏了。」

「不錯，咱們正該放手一搏！」白骨神君點點頭，道：「史其川，你可以出手了。」

史其川目空四海，江湖各大門派都不在他眼中（他書房裏就放着專破各大門派拳劍的武功秘笈），惟有對這位盛名久著的白骨神君，心中不無顧忌，聞言略退半步。緩緩吸了口氣，目光凝注，雙手一拱，說道：「白老哥請！」

白骨神君右手大袖突然朝前揮起，沉聲道：「請！」

兩人這一拱，一拂，業已較上了內力，但這不過是雙方試探性的較勁，意在掂掂對方的斤量而已。

兩股無形內勁乍然一接，雙方都感到對方內力之强，果然不在自己之下，這一點雖然早在雙方意料之中，經此一記試探，才可證實，正因如此，誰也不敢輕估了誰。

不，史其川心頭不禁暗暗微笑，對方人數雖多，但餘子碌碌，均不足懼，只有白骨神君是自己唯一的勁敵，只有一個勁敵，自己豈不是可以放心了，想到這裏，不覺仰天長笑一聲道：「普天之下，大概也只有白神君可以稱得上是史某的勁敵，只可惜僅憑白神君一人，豈不是孤掌難鳴嗎？」

白骨神君聽得心中一動，急忙回頭看去，只見藍啓天，杜浩然等一干人在這一瞬間，一個個臉色紅得如塗臙脂，就地瞑目趺坐運功，此一情形，一看就知是桃花金蠶蠱發作了。

衆人之中只有徐少華服過離火、癸靈二丹，練的又是崑崙「太清心法」，諸毒不侵，史琬是史其川的女兒，沒中蠱毒。

此外只有賈老二，梁子丹（任副總管）、藍玉鳳（扮管事辛有恒）、任青山（扮管事李興），以及方才扮鳳尾帮青鳥，朱雀，白鶴，玄鳥四堂堂主的丐帮八大長老和白元輝，白元浩，白元亮等人沒中蠱毒。（連白元規、白少游父子此刻也和衆人一樣，蠱毒發作了。）

賈老二雖然不幹大會「總管」了，但他好像又有了新的任務，那是各大門派對抗史其川的「總管」。

這個職務，並沒有人封他，而是他自告奮勇，忙着指揮這個，指揮那個，白骨門和丐帮的人，對他都唯命是從。現在巳把所有沒中蠱毒的人集合起來，在大廳左首圍成一圈，負責保護蠱毒發作，正在運功抵抗的人。

以上情形只是白骨神君回頭一瞥間的事，不由怒哼道：「白骨門屹立江湖巳有百年之久，什麼陣仗沒有見識過，他們這些人雖然中了蠱毒，你沒看到丐帮諸位長老並未中毒嗎？和白骨門聯手，老夫還想不出天下有什麼人能勝得過咱們的？」

「哈哈！」史其川大笑道：「白神君馬上可以看到了。」

就在此時，果見從大門外疾快的走進一批人來。

爲首一個是中等身材，瘦削臉的青袍人，正是總領司徒望，他一臉陰鷙神色，看去十分深沉，身後緊隨着十六個青色勁裝漢子，個個身手矯捷，分明是久經訓練的一支勁旅！

司徒望進入大門，就大聲的說道：「廳上各位來賓聽着，只要不附和敵黨的人，仍然是咱們的來賓，此時就請退出大廳去。」

他此話一出，所有來賓席（原先的來賓席，此時大家都巳離座，早就亂了）的來賓，立時爭先恐後，紛紛退了出去。

貴賓席上的九宮雙劍舒元和，孟卓然好像低聲商量了幾句，也及時站起，隨着衆人身後退出大廳。

偌大一座大廳，登時顯得敵我分明，司徒望等衆人出去之後，就轉身朝大廳左首圍成一圈，困守一隅的白骨門和丐帮長老等人指了指，喝道：「過去把那些擾亂會場的叛徒拏下去，誰敢頑抗，只管格殺勿論。」

他這一指，本來就站在廳上的八名迎賓（張猛龍，曹飛虎等八人），和跟在他身後進來的十六名青色勁裝漢子，立即各自亮出兵刃，一陣刷刷清响之後，就朝大廳左首逼去。

大戰瞬將展開，但在大戰之前，先讓作者約略的把敵我形勢，先作簡單說明。

這座大廳，本是鳳尾帮的「聚義廳」，足可放得下一百張八仙桌，如今一干來賓退出去之後，廳上只剩下幾十個人（敵我雙方），大廳就顯得更寬廣了。

萬仙娘（桃花女）依然風情萬千的端坐在上首長案後面，她身後伺立着秦妙香和四個手持宮燈的宮裝少女。

史其川則站在長案前約三丈光景的大廳中間，和白骨神君相距一丈來遠，他身後不遠站着一排四名黃衣侍女，手中捧着鐵如意，玉拂等物。

大廳入門處，是張猛龍、曹飛虎等八名迎賓，如今又從門外進來了總領司徒望率領的十六名青衣勁裝漢子，這是史其川這邊在廳內的人數。

白骨神君和史其川相對峙，站在大廳中間，左首，因各大門派的人都中了桃花金蠶蠱，正在逐漸發作，只好退到大廳左首，以免腹背受敵，各自席地坐下，運功抗毒。

沒有中蠱毒的只有徐少華、史琬、賈老二、梁子丹、藍玉鳳、丐帮八大長老柏長青，張友泉，任青山，王痲子，汪長壽，邵長根，吳有福，左瘤子，和三名副長老，白骨門白元輝，白元浩，白元亮，飛瓊，和七名中年劍手，一共才二十八人。

這時司徒望抬手之間就下了總攻擊令，張猛龍等八名迎賓和十六名青衣漢子合在一起，合計二十四人朝左首撲攻過來。

賈老二在司徒望率同十六名青衣漢子進入大廳之時，就和丐帮鐵猴子柏長青，白骨門白元輝等人暗中商量好了——

由白元亮率同白骨門七名中年劍手，柏長青率同丐帮七位長老，三名副長老，（合計十九人）排列在最前面，迎擊攻來的敵人，但以守爲主。白元輝、白元浩、徐少華三人負責支援各處人手，由史琬、藍玉鳳、飛瓊、梁子丹四人，負責照料正在趺坐運功抗毒的人。

白元亮不覺問道：「大家都分配了任務，賈總管你呢？」

「嘻嘻！」賈老二晃着腦袋，笑道：「他們這些人，雖然久經訓練，但有諸位出手，巳經足夠了，小老兒暫時還沒事可做，方才託副總管（梁子丹）弄來了一罈酒來，就藏在壁角落裏，我想先喝上幾口壯壯胆……」

白元亮道：「哦，你這總管倒是好做得很，別人去大打出手你却無事可做，要喝上幾口，這樣的總管，兄弟也會當。」

「你當不成的。」賈老二壓低聲音道：「小老兒也不知道有沒有把握呢！」

白元亮聽得一怔，問道：「你去做什麼？」

「白老弟待回自會知道。」賈老二低聲道：「快上去，他們巳經發動了。」

幾句話的工夫，對方由張猛龍、曹飛虎爲首的二十四人，手持刀劍，奔殺過來！柏長青、白元亮也各自率人迎了上去，刹那之間，但聽刀劍擊撞之聲，連續响起，人影、刀光，交滙成一片，雙方很快就交上手了。

賈老二聳起肩膀，走近左首離大門不遠的角落裏，捧出一罈陳年花雕，打開封口的泥蓋，用口吹了吹，再解開包住罈口的蓋葉，蹲下身子，雙手捧起酒罈，凑着嘴唇，咕咕的連喝了幾口，剛停得一停，吁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道：「唉，眞過癮！」

突覺手中酒罈被人撥了開去，差點脫手捧落，急忙雙手一沉，牢牢捧住，一面埋怨的道：「小老兒喝上幾口，只是想壯壯胆的，這時候也輪不到小老兒上塲，幹麼……」

目光抬處，不由大吃一驚，急忙站了起來，陪笑道：「原……來是總領……」

站在他面前的正是總領司徒望，瘦削臉上似笑非笑的望着賈老二，冷森的道：「賈老二，你沒想到我會找上你吧？」

「總……領……你老請……請稍待。」賈老二心頭一慌，急忙捧起酒罈，直起脖子，拚命的狂喝。

司徒望冷笑一聲，揮手一掌朝酒罈上拍去。以他的功力，不需要用什麼力道，就可以把酒罈擊成粉碎，那知手掌擊在酒罈上，發出「澎」的一聲，酒罈只是隨着手掌擊去的方向歪了一下！

賈老二趕忙放下酒罈，用左手抱在懷裏，一面說道：「現在也差不多了。」接着抬頭問道：「司徒總領可知小老兒剛才請你稍待，是爲了什麼？」

司徒望冷聲道：「老夫沒時間和你說廢話，老夫找你，就是因爲你假冒杜耀庭，擾亂會場，就非死不可，老夫是取你命來的。」隨着話聲，抬手一掌朝賈老二當胸直劈過來。

「慢點！慢點！」賈老二口中喊着，左手急忙把酒罈移向胸口，又是「澎」的一聲，正好接住了司徒望劈來的一掌，被震後退了一步，一面尖聲說道：「小老兒告訴你一個秘密，我方才叫你稍待，就是爲了先要喝上幾口，小老兒早就算定你老小子不會放過我的，我自己知道很可能不是你的對手，但喝上幾口，肚子裏有了酒，不但可以壯胆，也挨得起打，好把你引過來，他們那邊就可以少一個强敵。」

司徒望目光烱烱如電，直盯着賈老二，心中巳經知道這個裝瘋賣儍的賈老二，並不易與，自己第一掌，雖然並未用力，但要擊碎一個酒罈，還是輕而易舉的，却沒把酒罈擊破，第二掌出手極快，少說也用了六成力道，別說一個酒罈，就是有酒罈大的石塊，挨上自己這一掌，也可以擊得四分五裂，但依然沒把酒罈擊破。

就憑這一點，可見這賈老二內功之純，豈非還在自己之上？司徒望不由得望着賈老二，微微發怔！

賈老二看他沒有說話，又笑嘻嘻的道：「喂，我說司徒老小子，你若是要向小老兒出手，儘可光明正大的向小老兒挑戰，別儘拍我酒罈了，老實說，這罈酒用處可大呢，小老兒不但靠它壯胆，還要靠它濃郁的酒氣袪除蠱毒哩，待會料理了你，還得去向桃花娘子索取解藥，替大家解蠱，萬一被你一掌擊碎了，小老兒就無法去找桃花娘子了。」

司徒望乃是史其川的同門師弟，一身武功，睥睨江湖，又把誰放在眼裏來了？聽他說出料理了自己，再去找桃花女，這話豈非把自己說得一文不值，很快就可以解決？聞言不覺怒笑一聲道：「賈老二，你口氣不小，司徒望若是這般容易就被你料理，還叫司徒望嗎？」

「好說，好說！」賈老二聳聳肩，嘻的笑道：「你沒看見小老兒捧着酒罈，蹲在這裏，是在等誰？你是史神君的一條得力臂膀，所以不得不先把你料理了；好讓史神君失去一個有力帮手，小老兒這也是不得巳……」

司徒望眞被他氣破了胆，沒待他說完，口中大喝一聲：「那你就來試試看？」身形疾欺而上，左手握拳，呼的一聲朝賈老二迎面直擊過去。

這一拳，他巳使出八成力道，而且人隨聲上，拳隨人發，快速巳極！「砰」！他明明覷準了賈老二發的拳，而且目光一直注意着賈老二，自己拳頭離賈老二鼻樑快到三尺光景，賈老二還沒有動，但等拳頭擊中，不知怎的依然擊在酒罈肚上，還震得自己拳頭隱隱生痛。

賈老二尖聲嚷道：「你一定要擊破小老兒的酒罈子才稱心？小老兒就把酒罈子送給你了！」話聲入耳，明明站在對面的賈老二忽然輕輕一閃，就不知去向。

司徒望豈是等閒人物，立時警覺不對，急忙一個旋身向後轉去，就在此時，突覺後心像被千斤巨石重重的撞了一下，這一下，直撞得兩眼發黑，心頭狂震，身不由己的朝前衝出去了兩步。差幸他功力深厚，强自提氣，借着前衝之力，一個迴旋，轉了過去。

只見賈老二站在原處，雙手捧着酒罈，咕咕的喝了幾口，嘻的笑道：「看！你向小老兒酒罈連打了兩掌一拳，你却連酒罈回敬你一下都經受不起，小老兒本來還把你司徒總領看成史神君的得力臂膀，如此看來，那是小老兒太高估你了，你既非史神君的得力帮手，那就饒了你吧，小老兒也不想再料理你了，你走吧！」說着，揮了揮手，就捧起酒罈，直着脖子自顧自咕咕的喝起酒來！

司徒望被他這幾句話簡直氣瘋了心，口中大喝一聲，奮起雙拳，直撲過去！

這回他雙拳疾若擂鼓，記記如撞岩巨鎚，人還未到，七八團拳風，巳像流星鎚一般連接着撞到！

賈老二縮着頭道：「看來你和小老兒玩眞的了！」

他左手抄起酒罈，忽左忽右的耍了起來，但聽接連發出七八聲「澎」「澎」大响，他居然用酒罈接下了司徒望七八記拳風！

司徒望也在此時欺近，左手又是「澎」的一掌擊在酒罈上，右手疾出，使了一記擒拿手法，勾屈五指一把抓住了賈老二抱着酒罈的左手脈腕，獰笑道：「賈老二，你現在還有何說？」

賈老二右手一抄，趕忙接過左手抱着的酒罈，聳聳肩，嘻的笑道：「小老兒本來就不想多說。」

司徒望道：「你連遺言都沒有嗎？」

「什麼？」賈老二瞪起一雙鼠目，一霎不霎的道：「你說小老兒會死？」

司徒望陰沉的說道：「難道你還想活命？」

「我的天！」賈老二右手緊抱酒罈，忽然嘻的笑道：「你老小子眞會車大炮，講到擒拿手法，小老兒師父雖然只傳了小老兒半招，但比起你老小子的手法，可高明多了，你老小子只不過抓住小老兒的手腕而巳，小老兒這樣就會死在你老小子的手裏，那不是天大的笑話？」

「你不服氣？」司徒望左掌直豎，疾向賈老二當胸劈去。

賈老二反手把酒罈擋在胸前，又是「澎」的一聲，接住了司徒望的掌勢，一面叫道：「小老兒已經說過，你別再拍我酒罈了。」

司徒望氣極，右手五指用力，加强內勁，直逼過去。

「好，好，老小子，你只管抓緊好了！」賈老二忽然哦道：「哦，小老兒忘了一句話！」

司徒望森冷的道：「你說！」

賈老二笑嘻嘻的道：「也沒別的，小老兒只是提醒你一句，要你看清楚了！」

司徒望道：「看什麼？」

賈老二嘻的笑道：「自然要你看小老兒使的半招擒拿手法了！」口中說着，被司徒望鐵爪似的五指緊扣着的左手，忽然朝前一轉，五個手指一下翻了起來，一把扣住了司徒望的脈門，笑道：「怎麼樣？小老兒這一手還不賴吧？」

這一下當眞大出司徒望意料之外，他簡直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一直自認精擅擒拿手法，居然會被賈老二輕而易舉的反扣住自己脈門，心頭一驚，右手運勁一掙，左手迅疾一拳直擊賈老二面門，右足同時飛起，朝賈老二小腹直蹬出去。

這三下同時使出，當眞疾若風雷，凌厲無匹，賈老二左手死也不放，右手一抬，依然用酒罈擋住了頭面，「砰」的一聲，司徒望左拳結結實實擊在酒罈上。賈老二雖用酒罈擋在頭面，却沒防到司徒望的右足蹬向小腹，因此在一拳擊上酒罈，發出「砰」聲的同時，又是「蓬」的一聲，這一脚，却結結實實的蹬在賈老二小腹之上！

照說司徒望這一脚用上了十成力道，至少也得把賈老二一個人蹬出去一丈來遠，但賈老二只「啊」了一聲，嘻的笑道：「還好，小老兒方才說過，喝上幾口，肚裏有了酒，不但可以壯胆，也挨得起打，現在你相信了？小老兒肚裏若是沒有酒的話，你這一脚，豈不早就送了老命？」

司徒望既沒掙脫對方扣着自己脈門的手，又沒把賈老二蹬出去，心頭自然又驚，又怒、又急，口中發出一聲虎吼般的大喝，左手連揮，忽掌、忽指、忽拳，向賈老二展開一輪急攻。

賈老二尖聲叫道：「好啊，你把摧心掌，天魔指、五陰透骨拳都使出來了。」

他口中說着，右手却也十分忙碌，抄着酒罈，忽東忽西、忽上忽下，擋個不停，反正不管你使掌、使指、使拳，他都用酒罈子來接，兩人之間，登時响起一陣砰砰澎澎之聲！

再說張猛龍、曹飛虎等八人，乃是司徒望親手訓練的第一批，也可以說是他率領的三百名精銳武士中的骨幹，身份、武功都比其他武士爲高。他們八人也可以說是司徒望的助教，担任訓練武士的工作。

司徒望替史其川訓練了三百名精銳武士，與稱「無敵營」。他們精擅拳劍擒拿之外，還練成了十三破（專門破江湖十三個門派的武功），若果由他們去對付江湖任何一個門派的話，那眞如風掃落葉，可以所向無敵。

此時由張猛龍、曹飛虎爲首的二十四名武士撲向左首，丐帮八名長老，三名副長老和白元亮率同白骨門七名劍手早就佈陣以待，雙方一經接觸，激戰乍發，刀劍齊出，戰況十分激烈。

要知丐帮這八大長老，乃是帮中精英，就算在武林中，也是一流的，另外三名副長老，也是精選的高手。

至於白元亮率領的七名劍手，乃是白元規的八名衛士，因限於人數，只能進來七個，他們都是白元規一手調教的，武功之高，極不在丐帮八大長老之下。

因此這一戰，劍掌拳棍，各展所長，當眞棋逢敵手，普通江湖上極難遇上這樣激烈的場面。

對方雖有二十四人撲攻上來，但圍成一個半圓形的丐帮和白骨門的人，正好佔了地形上的守勢，撲上來的二十四人，限於地形，人手一多，反而擁擠得施展不開，眞正能和丐帮、白骨門動手的，還是只有十九個人，等於捉對厮殺，多出來的五個人，只好退後一步，作爲候補了。

由於雙方功力悉敵，沒有一個人能佔得先機，就是白元亮也只和張猛龍打成平手。丐帮八位長老揮起打狗棒，佈成一片密集棒影，僅能把對方攻勢擋住。三名副長老功力較淺，還稍稍落了下風，差幸是和八位長老同時禦敵，還可以扯得過去。

白骨神君和史其川兩人，此時也早已動上了手。這兩人，可說是當今之世的兩位頂尖高手，他們雖然已動上手，但看去却乏味得很。

因爲兩人都有數十年修爲的深厚內功，可說已臻爐火純青之境，出手之間，也不像一般江湖人發出掌來勁風如濤，勢道猛惡凌厲，他們發掌出招，根本不聞絲毫風聲，但無形內力却强過猛惡凌厲的掌風百倍。

尤其兩人發招之際，才到中途、往往因被對方識破而變招，所以兩人動手，並沒有一記完整的招式，你使到一半就變招，我也使到一半趕緊變招。

這一來，兩人雖在動手，却只是對面凝立，雙手互作比劃，如此而已，但兩人却目不暇霎，全神貫注的注視着對方，十分認眞，誰也不敢掉以輕心！

史其川方才和千毒谷主動手，還能從容應付，綽有餘裕，但此時却面色嚴肅，絲毫不敢怠慢，白骨神君更是雙睛烱烱，鬚髮戟張，而且臉上已隱見汗水。

那是因爲白骨門的劍掌，史其川都已有了破法（徐少華等人上白骨門去，史琬就破了白元浩的劍法），他在沒和史其川動手以前，雖已知道，但究未親眼所見，此時和史其川動手之後，才發現白骨門的武功，果然處處受制於人，心頭更是又驚又怒，此刻能和史其川打成平手，全仗他（白骨神君）數十年修爲，隨機應變，才得支持不敗，雖然如此，但比起史其川來，應該說是稍落下風了。

賈老二用酒罈連接了司徒望又拳又掌，還夾擊着指風的十幾下急攻之後，尖聲叫道：「喂，老小子，你有完沒有，小老兒還要找桃花娘子去要解藥呢，沒時間和你這樣纏夾不清。」

他用右臂把酒罈夾在腋下，騰出半條

手臂，五指一探，不知怎的，司徒望左手腕就像自己送上去的一般，一下又被他抓住了脈門，口中嘻的笑道：「好了，好了，你老小子總算被小老兒逮住了，咱們走吧！」

要知賈老二偷偷掩到離廳門不遠的左首壁角來喝酒，已是在白骨門和丐帮長老們所佈成的一圈陣形之外了。

此時賈老二口中說出：「咱們走吧」，就雙脚一頓，雙手五指緊抓着司徒望雙手脈門，帶着司徒望一起縱身而起，越過正在刀光劍影激戰方殷的衆人頭頂，落到圍成一圈的陣勢之中，尖聲叫道：「喂，喂，少莊主，小老兒騰不出手來，你快替我點他背後穴道，把他制住了，就可減少許多廕煩、」

司徒望雙手脈腕被扣，被賈老二冷不防帶着他飛越過來，心頭自是急怒交併，心想：「你可以帶着我飛進來，我自然也可以帶着你飛出去。」

心念迅速一轉，沒待賈老二說完，也急忙雙脚一頓，準備帶着賈老二縱身飛起，那知頓脚之後，才發現賈老二一個身子竟然重逾千鈞，自己那想把他帶着縱身飛起？當下吸了口氣，用出十二成力道，依然如蜻蜓撼石柱，一動也沒動。

賈老二望着他笑嘻嘻的道：「老小子，你省省力氣吧！」

徐少華一下閃到司徒望身後，手起指落，連點了他三處穴道。

史琬急忙閃了過來，忙問道：「賈老二，你拿住了司徒師叔，你要怎樣處置他呢？」

賈老二道：「他不是妳師叔。」

史琬一怔道：「他怎麼會不是我師叔呢？」

賈老二聳聳肩道：「小老兒說他不是，他就不是，小姑奶奶，妳別多問，待會自然就會明白。」

史琬氣道：「賈老二，你什麼都要賣關子……」

賈老二忙道：「不是小老兒賣關子，實在是說來話長，小老兒這時候沒空，妳看，這許多人中了桃花金蠶蠱，小老兒這就要找去桃花娘子要解藥，今天都要把牌攤開來，妳就是不問，待囘也會明白的。」話聲一落，轉身就走。

史琬叫道：「賈老二……」

徐少華道：「琬妹，他不會騙妳的，妳就不用問他了。」

史琬問道：「大哥，賈老二是不是都告訴你了？」

徐少華道：「沒有，我是聽師父說的，今天很可能發生意外之事，要我們務必保持冷靜，我想賈老二一定已經告訴師父了。」

「死賈老二！」史琬氣憤的道：「咦，他人呢？」

徐少華囘頭一瞧，說道：「他眞的朝桃花女要解藥去了。」

史琬披披嘴道：「妖婦會給他嗎？」

賈老二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聳着雙肩走近長案，嘻開嘴朝桃花女陪着笑道：「神君夫人，小老兒雖然已經交卸了大會總管，但小老兒現在又担任了各大門派的總管，特地來向神君夫人打商量的。」

桃花女輕唔一聲，含笑道：「賈總管轉變的好快，不當大會總管，馬上又當上了反大會的總管了，你來和我打什麼商量的呢？」

「嘻嘻，其實也沒什麼，在妳神君夫人來說，只是舉手之勞而已！」賈老二湊上一步，諂笑道：「那些各大門派的人，都中了夫人妳的桃花金蠶蠱，已經够頭痛，何況夫人又加了料，添上一味桃花瘴，更可使人求生不易，求死更難……」

桃花女眼波一飄，格的笑出聲來，說道：「賈總管知道的果然不少！」

「小老兒是猜的。」賈老二得意的笑了笑，又道：「這兩種東西，大概普天之下，除了神君夫人，沒有第二個人會有解藥的了？」

桃花女點着頭道：「賈總管，你眞了不起，又給你猜對了。」

「那裏，那裏？」賈老二謙遜的躬躬腰，又道：「所以小老兒來向神君夫人打個商量，這些人沒有解藥，就會支撑不下去，他們支撑不下去，小老兒這個總管又要跨台了，所以……所以……」

他好像難以啓嘴，說了兩句「所以」，就望着桃花女笑嘻嘻的只是躬着身。

桃花女格的笑道：「你是要跟我討取解藥來的？」

「是，是！」賈老二沒命的點着頭，說道：「神君夫人說對了，小老兒就是這個意思，只是不好意思開口而已！」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桃花女笑得顫動得嬌柔的身軀，問道：「你認爲我會給你解藥嗎？」

賈老二忙道：「小老兒想來，小老兒既然跟妳開口了，神君夫人一定會賞小老兒臉的。」

「哦！」桃花女奇道：「這話怎麼說呢？萬一我不賞你賈總管的臉呢？」

賈老二笑嘻嘻的說道：「小老兒是跟神君夫人打商量來的，說出來就會傷感情了！」

「不會的。」桃花女柔聲道：「你就是說的不對，我也不會怪你的。」

賈老二望着她道：「神君夫人一定要小老兒說，小老兒就只好說了。」

他囘身指指左首圍成一圈的各大門派，低聲道：「小老兒從小跟師父學藝，學了幾十年，除了喝酒之外，什麼也沒學會，師父他老人家看我笨得彎不轉，不像是塊材料，一怒之下，從此說什麼也不肯再敎，所以小老兒跟了師父大半輩子，只學了半招擒拿手法，方才就是靠那半招擒拿手法，把司徒總領拿下了，小老兒心裏在想，桃花金蠶蠱解藥，一定是在妳神君夫人身上，小老兒只會半招擒拿手法，不一定能把神君夫人拿住，所以先來跟神君夫人打個商量，夫人若是不肯的話，小老兒說不得只好冒險一試，只要把夫人拿住了，解藥也就可以到手了。」

桃花女聽得不禁一怔，她一直注意的是史其川和白骨神君這一對的動手情形，沒去注意大廳左首，四十個人激戰正酣，刀光劍影，看得人眼花撩亂，何況這些人對大局又並無多大影响，自然忽略了。

她做夢也想不到一向被史神君誇稱左右手，統率三百名無敵營的司徒望，會輕

而易舉的被賈老二擒住，心頭雖然暗暗震驚，但嬌艷如花的臉上，却絲毫不露，淡淡一笑道：「這麽說來，賈總管也想把我拿下了？」

「不，不！」賈老二連連搖手，陪笑道：「小老兒只是說，神君夫人如肯把解藥交給小老兒，小老兒只會半招擒拿手法，就不用獻醜了。」

「不！」桃花女嬌笑道：「賈總管只會半招擒拿手法，就把司徒總領拿下了，想來這半招擒拿手法一定厲害非凡，我本來很想賣你這個面子，把解藥交給你的，但聽了賈總管的話，心裏着實覺得好奇，非瞧瞧你的半招擒拿手法不可，你使出來給我瞧瞧吧！」

賈老二當然知道桃花女絕不會交出解藥來的，一面諂笑道：「神君夫人一定要小老兒使嗎？」

桃花女格格的笑道：「你只要把我擒住了，我自會把解藥交給你。」

賈老二道：「小老兒這可是奉妳神君夫人之命出手的了！」

桃花女不信他能在一招之間就擒得住自己，一面點着頭笑道：「好吧，你可以出手了。」

賈老二緩緩伸出右手，嘻的笑道：「神君夫人看清楚了，這不是擒住了嗎？」五指一翻，果然一下就扣住了桃花女的左手脈腕。

桃花女幾乎連看都沒看清楚，手腕就已被賈老二一把扣住，這下當眞看得她心頭驀然震動，但她被扣的左手，並沒急於掙脫，也沒絲毫運勁，任由賈老二扣着，只是平靜的笑了笑，說道：「賈總管這半招擒拿手法，眞是神乎其技，我想拜你爲師，不知賈總管肯教我嗎？」

賈老二左手一攤，陪笑道：「神君夫人可否把解藥交給小老兒？」

桃花女格的笑出聲來，說道：「你會半招擒拿手法，就可以把我擒住，我也可以要她們把你賈總管拿下了。」話聲甫出，右手大袖突然迎面揮出。

這一瞬間，但見四名手提宮燈的宮裝少女，倏然一合，四盞宮燈，同時出手，分別撞上賈老二身前身後四處大穴，左手揚處，四方桃紅紗巾也一齊朝他頭面上蓋落。

這一動作，當眞快得無以復加，賈老二連說話的時間都沒有，就咕咚的栽倒地上。

徐少華一直注意着賈老二，瞥見他頭面被蓋上四條桃紅紗巾，就跌坐下去，分明是中了迷魂香一類迷藥，急忙朝史琬低聲說道：「賈總管被迷香迷翻了，我去救他……」

話聲未落，突聽耳邊響起賈老二「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你別過來，小老兒沒事，只是這賊婆娘身上並沒解藥，小老兒在這裏待上一回，就是想弄清楚解藥究竟在那裏？弄到解藥，就會回來。」

賈老二被迷翻了，而且還被撞上四處大穴，扣着桃花女的右手自然也鬆開了。

桃花女看着他冷冷一笑道：「憑你這點能耐，也態來跟我桃花仙娘討取解藥？」一面回頭朝秦妙香道：「妙香，妳把金蠶蠱解藥交給我。」

秦妙香答應一聲，從懷中取出一個黃玉小瓶，雙手奉上。桃花女接過，就揣入自己懷中，然後回到高背椅上坐了下來。

賈老二依然昏迷不醒，已由四名宮裝少女挾持着拖到高背椅後，讓他靠壁坐在地上。

就在此時，桃花女忽然感到有人在自己腰上摸了一把，不覺轉過身去，喝道：「什麽人？」

站在她邊上的秦妙香忙道：「沒有人呀！」

桃花女問道：「賈老二呢？」

秦妙香說道：「他靠壁坐着，還沒醒呢！」

桃花女道：「這就奇了！」

她忍不住回頭看去，賈老二果然雙目緊閉，靠壁坐在地上，一動沒動，他邊上站着四名宮女，根本沒有別的人影？但方才明明有人在自己腰上摸了一把，決不會錯！

要知她究是多年老江湖，絕不認爲方才有人摸自己腰上，只是一時的錯覺，回過身來，忍不住伸手朝懷中摸去，這一摸，登時發現剛才要秦妙香交給自己的黃玉小瓶，業已不翼而飛，心頭不禁一怔，虎的站起身來，朝秦妙香喝道：「妙香，妳可曾看到有什麽人走近爲師身邊嗎？」

秦妙香生似沒有聽見，不言不動，站立如故。

桃花娘子心知不對，定睛瞧去，秦妙香分明是被人點了穴道，急忙伸手在她身上拍了兩掌。

秦妙香口中「啊」了一聲，眨動眼睛，問道：「仙娘……」

桃花女不待她說完，急着問道：「妳是被什麽人制住的？快說！」

秦妙香吃驚的道：「弟子沒有看到什麽人？」

桃花女問道：「方才妳還和爲師說話，怎麽轉眼之間，就會被人點了穴道？」

「沒有呀！」秦妙香道：「方才弟子並沒和仙娘說話呀！」

「妳沒和爲師說話？」桃花女道：「妳再仔細想想！」

「眞的沒有。」秦妙香道：「弟子根本不知道被人制住了穴道，還是仙娘給弟子解開穴道，才知道的，弟子根本沒和仙娘說過話。」

「啊呵！」坐在地上賈老二忽然打了個呵欠，睜開眼來，口中咦了一聲，就站起身道：「小老兒怎麽會在這裏打盹的？哦！」

他突然好似想起來了，急急朝左首連退了兩步，吃驚的道：「是了，小老兒是中了神君夫人的一記迷香飛袖，把小老兒迷倒的！」

桃花女瞥見賈老二不解自醒，不禁怒聲道：「賈老二，原來是你假裝被迷，偷取我的解藥，你還想走嗎？」

賈老二又退後了兩步（向左退後），連連搖手道：「這是天大的寃枉，小老兒剛醒過來，妳總看到了，小老兒要是偷了妳的解藥，還不早就偷偷的溜了，還等到現在嗎？」

桃花女喝道：「你給我站住！」

賈老二不但沒有站住，又往後退出了

兩步，嘻的笑道：「小老兒才不上妳的當哩，妳……妳神君夫人只要一揮大袖，小老兒又不知道要昏迷多少時間，妳既然不肯把解藥交給小老兒，小老兒還留在這裏做什麽？」

他怕桃花女追過去，是以不敢轉身就跑，只是一邊說話，一邊後退。

桃花女冷笑道：「你走得了嗎？」

賈老二聳聳肩，涎笑道：「說實在，神君夫人，妳一生氣，鐵青着臉，沒有笑的時候好看，咦，史神君他……」他忽然伸手朝大廳中間指了指，睜大雙目，作出驚異之狀！

桃花女聽他說「史神君」，忍不住回頭看去，史其川還是在和白骨神君纏鬥之中，並無多大變化，心知上當，急忙轉過臉來，只見賈老二趁自己這一分神，轉身就跑，差不多已奔出兩丈來遠，心頭一怒，忍不住冷笑一聲，右手抬處，凌空一掌直劈過去，同時也雙足一點，飛身追撲過去。

賈老二拔腿就逃，但差不多剛趕出兩丈多遠，就聽到身後風聲颯然，一道澈骨寒風，朝後心湧撞過來，快要壓到身上，他心頭一急，慌忙倏地轉過身來，叫道：「小老兒看來只有和妳硬拚了！」雙掌翻起，迎着推出。

這一掌，他果然存心硬拚，兩股掌力乍接，發出蓬然一聲大震，賈老二一個人被震得離地飛起，倒撞出去，他口中尖叫一聲：「我命休矣！」

手舞足蹈，平空飛出數丈，翻着觔斗，飛過正在交手的雙方頭頂，朝丐帮和白骨門圍成半圈的陣勢中跌落下去。

桃花女追撲過去的人也在半空中像被人重重的推了一把，同樣被震得倒飛回去，落到地上，幾乎還站立不住，又後退了兩步，才被秦妙香扶住，問道：「仙娘，妳沒事吧？」

桃花女站定下來，略爲吸了口氣，覺得身上並無不適，一面怒聲道：「死賈老二，他居然借我掌力，趁勢逃過去了，我絕不會放過他的！」

話雖如此，她心裏可明白，賈老二既不怕蠱毒，又不懼迷香，如論內力，也在她之上，大概除了史神君，沒有人能制得住他了。

賈老二手舞足蹈，跌了個「元寶翹」，背脊着地，砰的一聲摔落地上，看得徐少華、史琬兩人吃了一驚，急忙奔近過去，史琬問道：「賈老二，你要不要緊？」

賈老二落到地上，又骨碌翻了一個觔斗，就站立起來，嘻的笑道：「妳看小老兒有沒有事？」

史琬氣道：「好哇，你敢騙我！」

「小老兒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騙妳這位小姑奶奶！」賈老二縮着頭，傻傻一笑，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黃玉小瓶，一下塞到史琬手中說道：「這就是桃花金蠶蠱的解藥，快去給蠱毒發作的人服用，每人一小匙，放在舌上，讓它慢慢化去。」

史琬伸手接過，喜道：「你眞把解藥弄來了！」拿着玉瓶，匆匆走去。

賈老二道：「少莊主，現在該你去辦事了。」

徐少華道：「我去做什麽呢？」

賈老二伸手朝陣外一指，說道：「外面這些人，該讓他們休息休息了，少莊主只要把他們逐個叫過來，由白三莊主出手就好了。」

白元浩聽他說到自己，舉步走來，問道：「賈總管，有什麽事嗎？」

「嘻嘻，是有一點小事要白三莊主帮忙。」賈老二湊近過去，說道：「對方這二十四個人，咱們總得設法把他們拿下才是，所以小老兒想了個法子，就是由少莊主把他們一個個叫過來，請你三莊主從旁協助，每人給他們一指，三莊主擧手之勞，一定可以辦得到的了。」

白元浩點頭道：「只要他們肯過來，那就沒有問題。」

「少莊主叫他們過來，他們一定會過來的。」賈老二立即催道：「說做就做，事不宜遲，兩位快點辦事吧！」

白元亮和丐帮八大長老等人，和對方張猛龍等十九人，捉對厮殺了已經有一頓飯的工夫，雙方依然旗鼓相當各不相讓。

白元浩道：「徐老弟，咱們出去。」

徐少華還沒回答，賈老二在旁道：「不用出去，少莊主會把他們一個個叫進來的，三莊主只要站在這裏就可以了。」一面朝徐少華道：「少莊主，可以開始了，你只要招招手，他們就會跳進來了。」

這是示意徐少華施展「縱鶴擒龍功」了。

徐少華自然知道他的心意，點頭道：「我試試！」

這是因爲有丐帮和白骨門的人圍成了半圈陣勢，對方的人是遠在陣勢之外，和徐少華立身之處，沒有三丈，也有兩丈七八距離，徐少華怕自己功力無法達到如此遠的距離。

賈老二聳着肩道：「少莊主只管放心，沒問題的。」

徐少華站正身子，緩緩吸氣，右手突然朝前高擧，朝正在和白元亮助手的張猛龍招了下手，喝道：「過來。」

這一招手，已經運起了「縱鶴擒龍神功」中的「擒龍手」。張猛龍果然如响斯應，正在動手的人突然被一股極強吸力憑空吸起，「嘶」的一聲從白元亮頭上飛越而過，朝白元浩面前落下（這是徐少華手掌一放，才落到白元浩面前的）。

這下直把和他動手的白元亮不明就裏，嚇了一大跳。白元浩眼看張猛龍果然被徐少華招了下來，就招進來少了而且正好落到自己面前，那還怠慢，振腕一指點了出去。

張猛龍縱有一身不弱的武功，但他在毫無防範之下，被人凌空吸了過去，身形堪堪落地，就被一縷指風擊中要穴，別說還手，根本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已被制住了經穴。

白元浩笑道：「徐老弟果然神功蓋世，兄弟總算開了眼界了！」

徐少華道：「三莊主誇獎……」

「別說客套話了！」賈老二催道：「少莊主，咱們時間寶貴，快，再來一個！」

徐少華功運右手，又朝曹飛虎伸手招去，曹飛虎一個人也呼的一聲凌空飛落到白元浩面前，白元浩又是一指點了他的穴道。

（未完・卅七）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長孫無忌、練青霞被困在燒窰內，嚴拾生和纖纖、盈盈趕到，正在設法如何搶救，突然來了一條人影，正是齊飛，向纖纖手中奪過寶劍，將燒窰大門的堵塞鐵柱揮劍削斬，弄出一條通道將二人救出，連同被困在窰內的大漢和瓷匠也一並救出，合衆人之力，先將諸葛胆亂刀亂劍剁爲肉醬，那邊銀甲人被長孫無忌和盈盈擊斃，會同練青霞一口氣將金甲人也擊斃，至於齊飛突然轉來將長孫無忌和衆人解救，據說是補償他們三河口的損失，另方面協助長孫無忌完成任務才履行爲玉嬌嬌殉愛，雖是無稽之談，亦有裨益，然後轉向莊院找燕十三……

莊院有陷阱　追踪到石牢

燕十三道：「結果你沒有。」

歐陽天聽道：「只因爲我突然省覺，做一個絕世的瓷匠並沒有什麽了不起。」

「你要稱霸江湖？」

「做一個江湖霸主實在有意思得多。」歐陽天聽的語聲逐漸高起來。「那個時候我剛好對江湖發生興趣。」

「所以你轉而習武？」

「然後我突然發覺習武天份固然要緊，師承時間也不能忽視，要找一個好師父固然不容易，年輕的時候根基打得不好也一樣有很大的影响，算下來，憑武功稱霸江湖是絕沒有可能成功的了。」

「所以你轉向其他途徑打主意？」

「不錯，譬如藥物，所需要的只是聰明經驗，體力根基並無影响。」

「這個經驗可不是容易得來。」

「我頭腦靈活，舉一反三，兼且又過目不忘，就是這一點便已經足够。」

「毒氣就是你弄出來的，你就是他們的頭兒？」

「好像一個我這樣的聰明人，又怎會受命於人？」歐陽天聽大笑，這笑聲經由大甕

迴盪湧出，令人聽來份外覺得恐怖，也難免魄動心驚。

燕十三也有恐怖的感覺，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你已經完全成功了。」

歐陽天聽道：「其間也經過多次失敗，因而喪生的人命難以估計，幸而每一次我都控制得恰到好處，事先又經已找來足够的人手。」

燕十三冷笑道：「你好像沒有將那些無辜的百姓計算在內。」

歐陽天聽若無其事的回答：「做大事難免有些犧牲，自己的手下也難以兼顧，又怎能够兼顧那許多。」

燕十三說道：「他們連死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與你的手下又怎可以相提並論？」

歐陽天聽打了一個「哈哈」。「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好一句無毒不丈夫。」燕十三慨歎。

歐陽天聽接道：「那些人跟你難道又有什麽關係？」

「沒有，一些關係也沒有。」

「你插手這件事，難道有什麽好處？」

「也沒有，你我是兩種人，你當然不知道也不會明白。」

歐陽天聽又笑了。「我也曾考慮想做一個俠客，就是始終想不透，做俠客有什麽好處。」

燕十三淡然道：「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就因爲一點虛名，你連命也可以不要，終于在江湖上奔波？」歐陽天聽笑問。

「你既然想不透又何必再談這些？」

「對——」歐陽天聽笑接。「你們能够找到這裏來，可見亦是聰明人，據說聰明人都不會做傻事。」

「我只知道我們已經找到這裏來。」

「沒有妥協的餘地？」歐陽天聽笑問。

「這種話不是你說的。」

「我只是可惜一個你這樣的人才。」歐陽天聽大笑。「你若是歸順我，將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受用不了。」

燕十三道：「我實在懷疑你是否一個江湖人？」

「不錯我是一個江湖人，雖然我不常在江湖上走動，對江湖上的事情還是熟悉的。」

歐陽天聽大笑。「我只是懷疑是否有眞的不怕死的人。」

燕十三道：「現在已不是懷疑的時候。」

歐陽天聽放聲大笑。「你完全不怕我以毒氣對付你？」

「毒氣的厲害相信你還沒有我們的淸楚。」

「你不是要告訴我你們已經找到破解的方法，所以放胆闖進來。」

「已經闖進來了。」燕十三不置是否，攻心爲上。

歐陽天聽又笑。「聽你這句話我已經知道你們還沒有破解的方法，諸葛胆總算及時毀滅唐門，你們得到的只是海鹽一條綫索而已。」

「已經足够。」燕十三冷笑。「所以我們能够找到這裏來。」

「你們來的人也只是有限。」

燕十三笑接。「你手下能用的人也不多。」

「這是我深感遺憾的一件事。」歐陽天聽歎息。「好像諸葛胆那樣有遠見的人並不多。」

燕十三道，「所以我們來的人雖然有限，也已經足够。」

歐陽天聽失笑：「他們雖然没有你們的武功高強，但有我的仔細安排，足以應付有餘。」

燕十三道：「到底怎樣，很快便有答案。」

歐陽天聽道：「我甚至現在可以告訴你，只要他們進入燒窖，便會被毒氣毒殺死。」

燕十三道：「你若是還有毒氣，在三河口他們也不會這麽狼狽。」

歐陽天聽道：「不錯這兒的燒窖才弄好不久，但經驗在前，只有海鹽運到，便能够開始煉製毒氣，可惜你們並未能够在海鹽運到同時趕到來。」

燕十三忽然一笑。「這些話你應該跟進入燒窖的人說的。」

歐陽天聽亦笑了。「對，跟你說什麽也没有用，你現在已經自身難保，又如何能够兼顧別人？」

燕十三說道：「我只是知道他們已經進入燒窖，已經來不及阻止，只有聽天由命。」

歐陽天聽笑問：「你相信命運。」

「相信。」燕十三語氣保持鎮定。「我們的運氣也一向不錯，所以結果他們一定會平安無事。」

歐陽天聽大笑。「那我這一次煉製的毒氣根本就不是毒氣了。」

燕十三道：「你若是有這麽大的信心，根本就不用跟我多說什麽。」

歐陽天聽道：「我平日說話的機會並不多，値得我跟你說這麽多話的人也不多的。」

燕十三道：「這樣說我還要多謝你這樣瞧得起我呢。」

歐陽天聽道：「你胆子也的確大，我以爲你會先出去看看的。」

燕十三道：「你是要告訴我，進來容易，要出去可就没有這麽簡單了。」

歐陽天聽道：「你若是出去，最低限度我也有一個發動機關的藉口。」

燕十三道：「我以爲你喜歡怎樣便怎樣做，好像你這種人，是無須徵求別人同意的。」

「只是這有什麽樂趣？」歐陽天聽又歎了一口氣，與之同時，一陣軋軋聲响，大堂進口一道鐵柵落下。

燕十三没有理會，只因爲他知道身形怎樣快也不可能在鐵柵落下之前掠出去。

歐陽天聽接又歎了一口氣，道：「你應該有些反應的，這最低限度我也有些樂趣。」

燕十三道：「這還不簡單，只要你從大甕中站起來，我多少一定有些反應。」

「對，一個正常人絕對不會這樣坐在一個大甕內。」歐陽天聽說着藏身的那個大甕突然轉動起來。

燕十三盯穩了那個大甕，可是那個大甕除了轉動之外，並没有其他變化。

那只是片刻，石壇的四周突然有烟霧浮湧起來，迅速擴散開去。

燕十三看在眼内，心頭不由一寒，歐陽天聽即時道：「我現在倒要看看你的運氣了。」

「這是毒氣。」燕十三不覺問。

「你以爲是什麽？」歐陽天聽大笑。

「能够與煉製毒氣的聰明人死在一起，亦未嘗不是一件樂事。」燕十三居然還笑得出來。

歐陽天聽道：「你以爲我是一個這麽笨的人，又爲什麽我要與你同歸於盡？」

燕十三道：「連唐門這麽久也未能够找到適當的解藥，我不以爲你能够。」

「天下用毒之精莫過於唐門，但也要明白毒性才能够找到化解藥方，我對於這個毒性却是瞭如指掌。」

燕十三大笑，與之同時撲前，歐陽天聽亦大笑。「我以爲你找地方想辦法逃命的。」

燕十三道：「若非這地方已有如銅牆鐵壁，你又怎會這麽鎭定？」

歐陽天聽道：「那你是要在毒發之前先殺我的了。」

「固所願也。」燕十三身形一快，凌空撲向那個大甕。

大甕仍然在轉動，突然離開石壇倒飛出去，落在後面的牆壁前面，着地無聲。

燕十三身形與之同時一變，仍然撲向那個大甕，他還未撲到，那個大甕已一轉，轉進了濃烟中。

大堂這時候已烟霧迷漫，燕十三身形移動同時，烟霧亦被帶動向他湧捲過來。

他没有閉上呼吸，身形施展至極限，只有希望在倒下之前將甕中的歐陽天聽撲殺。

毒氣的厲害他又怎會不清楚，能够生存的時間實在有限，若是就這樣毒發倒下，他實在難以甘心。

那個大甕轉動得出奇地快，繞着石壇左轉右彎，以燕十三身形的靈活，竟然追之不及。

烟霧與他身形急動同時撲面湧來，他已經有一種痲木的感覺，身形更迅急。

大甕繼續在轉動，燕十三幾次眼看便手到拿來，可是到手接近又落空。

一而再，再而三，然後燕十三突然發覺大甕竟然是依照九宮八卦的方位轉動，脫口一聲長嘯，身形一停，脚步再展開，已踩着九宮八卦的步法迫近去。

大甕卽時在歐陽天聽的一陣大笑聲中轉到石壇的另一面，再一翻，凌空上了壇，回到原來的位置。

燕十三没有追，身形一頓，突然亦大笑起來。

歐陽天聽笑接。「好聽明的俠客。」

燕十三道：「彼此——」

「烟霧中大甕轉動，你竟然能够分辨得出是依八卦九宮方位，對奇門遁甲多少也應該花過一番苦功。」

「若非以爲那是毒烟，早已經分辨出來。」

「不是毒烟是什麽？」

「毒烟的厲害我既然清楚，又怎會不清楚絕没有可能吸入後毫無感覺，到現在仍然能够這樣子活躍？」燕十三哈哈大笑不絕。

歐陽天聽反問。「你若是毫無感覺又怎會這樣瘋狂向大甕撲擊？」

燕十三一怔。「你這是攻心。」

歐陽天聽道：「可惜遇上的是一個你這樣的對手。」

燕十三道：「現在我才放心。」

「燒窖内却的確在煉製毒氣，而且在你們的人進入之後，毒氣便會洩出。」

燕十三笑容一歛。「我仍然相信他們一樣能够平安無事。」

「你經已在担心。」歐陽天聽大笑。「若是這也聽不出來，也枉你在大甕内這許多時間了。」

燕十三道：「可惜担心也没用，目前我唯一的辦法還是先殺你，再闖出去。」

歐陽天聽說道：「這的確是唯一的辦法。」

燕十三暴喝，身形暴長，離弦箭矢也似直射向那個大甕。

「波」的一聲，那個大甕突然爆裂，青藍色的水花暴濺迸射，一個青藍色的人當中穿出，半空中魚也似擺動，落在一條懸掛着的繩子上，也竟然懸在那兒。

燕十三反應也算敏銳，身形及時倒翻了開去，没有被那種青藍色的水花濺在身上。

一股奇怪的氣味却隨即飄送進燕十三的鼻子，燕十三很自然的閉住了呼吸，目光往地上一掃，便落在那個青藍色的人面上。

那個人竟然是歐陽天聽，藏在大甕内的也就只有他一個人，可是看在眼內，燕十三還是有一種那是兩個人的感覺。

歐陽天聽說的是人話，眼前那個青藍色的人給燕十三的却不是人的感覺，不錯他已經考慮到歐陽天聽那樣子藏身大甕中一定有原因，亦考慮到歐陽天聽現身一定會令他很意外，但竟然是那樣子的一個人，還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歐陽天聽一身衣衫濕透，但身子掛在繩子上，濕透的衣衫便明顯的迅速變乾，顏色却没有轉變。

他的肌膚也是，始終呈現出一種令人心寒的青藍色，完全不像是人的肌膚。

除了那種令人心寒的青藍色，他的肌膚還滿是皺紋，也因而根本看不出他的年紀。

就連他的一雙眼睛也散發着青藍色的光芒，穩穩的盯着燕十三。

「歐陽天聽？」燕十三不由脫口這樣問。

「看來我還是高估你了。」歐陽天聽放聲大笑，那種笑容也是異常恐怖。

燕十三歎了一口氣。「突然看見你不嚇一跳的人相信要找一個也難。」

歐陽天聽笑應。「我不是已說過要做大事難免要有此犧牲？」

燕十三道：「包括你在内？」

歐陽天聽道：「我當然也不例外。」

燕十三目光再落在地上，恍然道：「原來是這回事。」

濺落在地上那種青藍色的水花，竟有如水銀瀉地一般，這時候赫然已點滴無存，也不知是全都滲進地下還是已在地上乾透。

歐陽天聽笑問：「你眞的明白？」

燕十三道：「若是我推測沒有錯誤，你是因爲煉製那種毒氣，長久與毒藥接觸，亦沾染了毒氣，不能不將自己浸在盛載解毒藥物的大甕中。」

「不錯是這樣。」歐陽天聽並没有否認。

燕十三接道：「這種藥物似乎只能够帮助你暫時解除毒性發作的痛苦，並未能够將毒性完全消除，所以你只有浸在大甕裏過日子。」

歐陽天聽有些奇怪地問：「你還知道什麽？」

燕十三說道：「一個人長久浸在藥物中並不是一件好事，若是我没有看錯，你的筋骨也大受影响，不能够像常人一樣行動。」

「還有呢？」歐陽天聽接問。

「這所以大堂必須懸掛着這許多繩子來帮助你走動，你的日子其實不好過。」

歐陽天聽搖頭。「你又不是我，又怎會知道其中的樂趣？」

「我只知道一個能够過着正常生活的人，怎也比不能够過着正常生活的人幸福得多。」

歐陽天聽道：「這是一般人的思想，我奇怪你竟然也是這樣想。」

燕十三笑笑。「你是在欺騙自己。」

歐陽天聽搖頭。「開始的時候不錯我也有些後悔，但很快便没有。」

燕十三道：「那是因爲你明白不能不接受現實。」

歐陽天聽道：「好像我這種聰明人當然也很快便想到辦法克服一切困難，現在坐在大甕中在我來說已經是一種享受。」

「我相信。」燕十三又笑笑。「一個堅強的人發現不能不接受命運安排，便會樂於接受。」

「毒氣的成功當然也是一樣刺激。」

燕十三搖頭。「嚴格來說，毒氣仍然未算得成功。」

「暫時來說，不錯必須依賴地形，還要受風向影响，但只要大量生產，根本就不是問題。」

「問題只是能否大量生產？」燕十三吁了一口氣。「暫時來說，你還未能够做到。」

歐陽天聽没有作聲，只是笑笑，燕十三接道：「你大概也没有考慮到竟然會有人找到這裏來。」

「否則我應該留着一個毒氣球，那麽任何陷阱都會變得更完美。」歐陽天聽盯着燕十三。「我其實已經留下了，只是判斷錯誤，以爲對付唐門更要緊。」

燕十三沉吟道：「我們到唐門去並非

是爲了對付你，只希望唐門能夠解救一個吸入了毒氣性命垂危的朋友。」

「你却也不能不承認對唐門仍存有另一個希望。」

燕十三只有承認，歐陽天聽笑接道：「現在你應該替你的朋友算賬了。」

燕十三目光一轉。「以你的聰明，必定早已有所安排，否則也不會有這許多話說。」

歐陽天聽道：「我說的已經不是秘密，以爲是秘密的，你都已猜到。」

燕十三沉聲道：「無論你怎樣安排，我還是要盡力一試。」

「否則你就不是燕十三了。」歐陽天聽大笑聲中身子離開了那條繩子，凌空飛撲向燕十三，人未到，一道閃亮的寒光已奪袖而出，飛射向燕十三的咽喉。

那是一條錐子也似的軟劍，長逾丈三，一擊不中便倒飛而回，回捲進歐陽天聽手臂上縛着的一條金屬管子內。

他的身子與之同時已換了三條繩子，仍然是貼着繩子，懸掛在半空中。

燕十三避開一劍，身形立即拔起來，在地上看來那些繩子倒不覺得怎樣，一竄進懸掛在半空的繩子中，不由他生出一種眼花繚亂的感覺。

錐子也似的劍即時飛射過來，他半空中倒翻，很自然的探手便抓向旁邊的一條繩子，還未抓上去突然又縮回，一個身子不由下墮。

那刹那他已經發現那些繩子當中暗藏着藍汪汪的尖刺，那些尖刺應該就是淬上了毒藥，給刺中固然廝煩，這樣墮下來却只是狼狽。

以燕十三的身手，身形當然立即便穩定下來，歐陽天聽的身子同時離開了那條繩子，飛掠向另一條繩子，錐子也似的劍緊接射向燕十三。

他所以能夠懸掛在那些繩子上，顯然就因爲繩子上的尖刺，雖然那些尖刺已淬上毒藥，對他來說却是一些作用也沒用，連那種毒氣他也能夠禁受得住，能夠將他毒害的毒藥當然已不多。

有了那些毒刺，那些繩子當然只有他才能夠存身，這種情形下自然佔盡上風。

燕十三仗着反應敏銳，身形輕捷，歐陽天聽的劍要殺他也不容易，繩子雖然到處都是，但繩子下仍然有大量空間，足夠他的身形施展。

這座大堂原就是歐陽天聽接見手下的地方，不錯考慮到有天有敵人會闖進來，但爲了自己的尊嚴，總不能夠讓手下連站立的地方也沒有。

歐陽天聽完全明白這座大堂的弱點，一看燕十三的身手其實已心中有數，只是花了一番心血佈置的地方，仍然要一試才甘心。

他的攻勢綿綿不絕展開，身子穿梭在那些繩子間，繩子亦不住的飄動，擾人眼目，燕十三却是不爲所惑，始終沒有被那柄錐子也似的長劍射中。

歐陽天聽那片刻也不知刺出了多少劍，到他的劍停下，一個身子在繩子間穿梭更急。

燕十三以爲他是要發動另一種攻勢，那知道他的身子穿梭着突然倒飛了回去，落在那座石壇上。

燕十三一怔，身形亦向石壇迫去，他當然明白，若非另有安排，歐陽天聽是絕不會放棄繩陣有利的條件，轉向石壇去。

歐陽天聽身形落下便是盤膝而坐，雙手亦落在石壇上，看樣子彷彿若不是這樣便連坐也坐不來。

燕十三一面迫近一面道：「看來你中的那種毒非獨要你長期浸在大甕的藥物中，連你的骨骼也已被弄得軟弱。」

歐陽天聽道：「所以我要依賴那些繩子才能夠施展身手。」

燕十三道：「若是在平地你非獨施展身手，連站起來也大成問題。」

「這原是一個秘密，可惜你雖然知道這個秘密，却已沒有機會送出去。」

燕十三搖頭。「你若是繼續留在繩陣中，我也未必想不到對付你的辦法，何況你已然回到石壇上？」

歐陽天聽大笑。「我以爲燕十三是一個怎樣的聰明人，原來不外如是。」

燕十三亦笑了。「你回到石壇上當然另有安排，否則又怎會放棄已佔上絕對優勢的繩陣？」

歐陽天聽道：「可惜以你的性格，就是明知道陷阱當前，還是要闖一闖的。」

燕十三道：「要看是怎樣的陷阱。」

歐陽天聽道：「既然是陷阱又如何看得出來？」

語聲甫落，一股烟霧便從石壇的四周湧出來，迅速將那個石壇裹着。

燕十三輕嘯一聲，身形凌空，居高臨下看得清楚，石壇的正中赫然正往下沉去，歐陽天聽也就坐在那正中，發出一陣陰森的笑聲。

燕十三當機立斷，身形一轉，天馬行空般跨向那座石壇，烟霧迎着他的身形一散，他立即當中穿過，往下疾撲了下去。

錐子也似的劍迎面突然射來，他偏身一閃，劍一縮而回，與劍光消失同時，歐陽天聽亦在石壇上消失。

燕十三清楚看見歐陽天聽一旁滾開，滾進了一片碧綠的光芒中，他沒有跟着這樣動，身形落在石壇上，也就隨着那座石壇往下沉去。

石壇下沉的勢子很慢，燕十三耳聽八方，眼觀四面，看見那一片碧綠的光芒是來自周圍的琉璃燈，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可是到那些琉璃燈轉動，碧綠的光芒閃射，還是不由得驚訝起來。

那些琉璃燈怎能夠轉動他完全看不出來，而閃射的碧綠光芒非獨令他的眼睛不舒服，甚至有眩惑的感覺。

他沒有追查那些琉璃燈怎能夠轉動，一心在提防歐陽天聽的襲擊。

石壇的下面是一個地牢，不大寬闊，却是建築得非常奇怪，四面牆壁一個個圓洞，看似雜亂無章，但細看清楚，赫然是按照九宮八卦排列。

四面牆壁便是四個九宮八卦陣，每一個的方位分佈都不同，燕十三雖然對奇門遁甲方面頗有認識，仍然不免有迷亂的感覺。

那個下沉的石壇這時候亦已停止，接而回向上升，燕十三沒有選擇的餘地，跳下石壇。

地牢的地面赫然亦是一個個圓洞，下望也不知有多深，燕十三落在圓洞與圓洞之間的地面，一顆心不由自主的寒起來。

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置身這種環境，他雖然不清楚，亦不難想像得到這個地方歐陽天聽必然花了一番心血，縱然不是一個厲害的機關埋伏，在對付敵人必然有一定的幫助作用。

那座石壇很快便升回原位，將地牢完全封閉，整座地牢在一片閃射的碧綠光芒中份外覺得陰森恐怖。

「燕十三——」歐陽天聽的語聲就在這時候傳來，也份外顯得陰森恐怖。

這樣的一個地牢當然不可能迴聲激盪，但歐陽天聽的語聲到底由那一個圓洞傳出來，以燕十三聽覺的敏銳一樣分辨不出來。

「歐陽天聽，我已經下來了。」燕十三隨即應一聲。

歐陽天聽大笑。「這只是要證明你這個燕十三是眞正的燕十三，並非冒名頂替的。」

燕十三亦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歐陽天聽道：「你當然看出這是一個陷阱，對我絕對有利，對你却是百害而無一利。」

「不管怎樣，能夠弄出一個這樣的地方，可見得你的確是一個天才。」

歐陽天聽又大笑道：「這又算得了什麽。」

燕十三傾耳細聽，仍然聽不出歐陽天聽正確的藏身地方，歐陽天聽竟似已明白他的心意，笑接：「沒用的，這些圓洞的後面完全相通，我可以隨時移動位置。」

燕十三這一次聽得出歐陽天聽是在證明他的說話，語聲傳出來的位置明顯地在移動。

歐陽天聽隨又道：「告訴你也不怕，我是按照九宮八卦的方位移動，可是這座石牢內一共有五個九宮八卦陣，每一個的排列起點都不同，我經已熟練，你縱然對奇門遁甲方面很有認識，亦未必能夠同時應付五個九宮八卦陣的不同變化。」

燕十三嘆了一口氣。「你是瘋子，這種佈置已接近瘋狂。」

歐陽天聽道。「我只是盡所能令自己安全。」

燕十三道。「絕無疑問你是一個很小心的人，雖然有毒氣那麽厲害的武器，仍然考慮到有一天被敵人追到這裏來。」

歐陽天聽道。「小心一些總是好的，若非有這座石牢，只憑一個繩陣，時間差不多，你一定會有破解的方法。」

燕十三道。「平日有空你是必就在這些圓洞中穿來插去，以至純熟。」

歐陽天聽道。「這未嘗不是一種打發時間的辦法。」

「也是你最後的一重防衞。」

「好像這種問題，你以爲我會不會回答？」

「你已經回答了。」燕十三微笑。「若是到現在我仍然摸不透你的心態，我已經失敗了一半。」

歐陽天聽靜了片刻，才道：「好像你這種聰明人並不多，可惜你一定要跟我作對。」

燕十三道：「好像你這種聰明人更少有，若是你的野心也小一些，對任何一個人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對我可是一件壞事了。」歐陽天聽大笑。「一個像我這樣的聰明人若不做些驚天動地的事情，又如何對得起自己？」

燕十三道：「你若是沒有這個野心，便沒有毒氣的出現，你也不會首當其衝，身受其害，若是我沒有看錯，你連站也站不穩。」

歐陽天聽又沉默下去，燕十三接說道：「所以你必須依賴那些繩子才能夠在半空中移動，劍也必須依賴機簧發射，相信你自己也明白，筋骨已沒有可能恢復正常了。」

「這有什麽要緊？？」歐陽天聽突然又大笑起來。「我縱然不健全，但一樣能夠支配健全的人，要他們爲我賣命。」

燕十三說道：「你難道沒有想過以你的聰明若是轉向正途，一樣會有很大的成就。」

「有，只是我發覺那非獨一些趣味也沒有，到頭來還是不免俯首聽命於人。」

「我不明白。」

「你甚至也許連好人不長命這句話也沒有聽過。」

燕十三一怔，歐陽天聽笑接。「想一想你怎會變成一個江湖人，怎會浪跡天涯，到處爲家？」

燕十三沉默了下去，歐陽天聽接又道：「你以抱打不平來度日，以你的聰明武功，若是一如你所說，又何須如此？」一頓隨又問：「你還有什麽話要說？」

「沒有了。」燕十三笑得有些落寞。「你現在可以動手了。」

歐陽天聽道：「我也很明白你們這種所謂俠客的心情，結束生命對你們來說有時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燕十三道：「看你的本領了。」

語聲甫落，他已有陰風陣陣的感覺，事實他的衣衫也是在舞動，這風他却不知道從何而來。

每一個圓洞彷彿都有風吹出來，他知道不是幻覺，也明白是歐陽天聽在發動什麽，雖然不清楚，對這個人的聰明才智不能不佩服。

然後他突然感覺一股尖針也似的寒氣從背後襲來，回頭一看，便瞥見歐陽天聽從一個圓洞冒出了半身，錐子也似的長劍緊接射出。

與回頭同時，燕十三亦避開了那一劍，反應與目光幾乎同樣迅速。

歐陽天聽一劍刺空，身子便縮回，燕十三身形亦迅速撲至，那裏還有歐陽天聽的踪影。

他沒有追進那個圓洞內，圓洞只容許一個人臥伏着進出，若是進擊，既然不清楚圓洞內的情形，那樣臥伏着身手難以施展得開，歐陽天聽若是突然襲擊，根本難以閃避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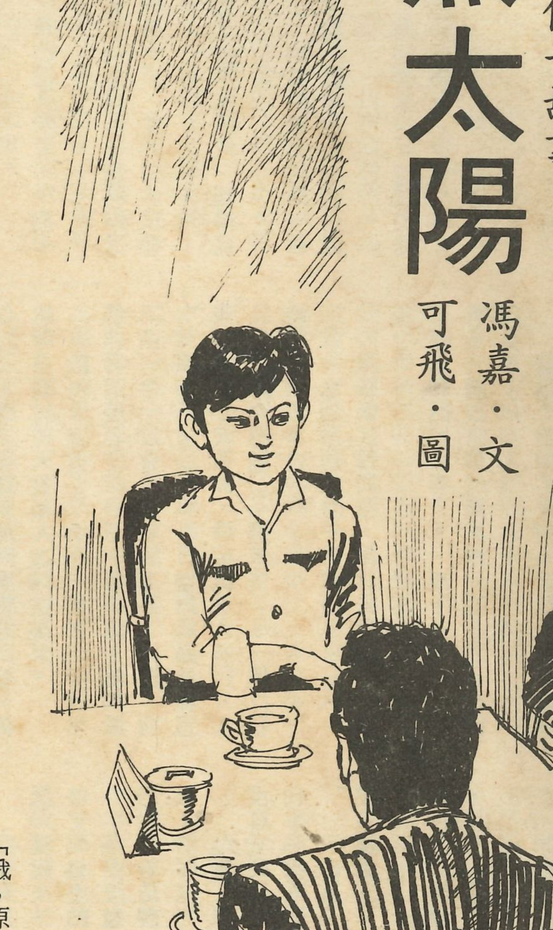
圓洞內彷彿有風在流動，燕十三却不能肯定是歐陽天聽身形移動帶動氣流，還是根本就有某種設置使氣流流動，擾人耳目。

（未完・十八）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太陽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來到松鶴的空手道館中，在他學生面前揭發他以前所做過的壞事，松鶴大怒，和司馬洛動手打架，但他不是司馬洛的對手，終於屈服了，松鶴把他的學生遣走了，便和司馬洛交談，司馬洛要他說出本田的下落松鶴不說，司馬又動手揍他一頓，松鶴抵受不了，只好答應司馬洛，並要司馬洛和他一起到房中看一件東西，誰知他一進房就拔劍剖腹自殺，司馬洛無法從他口中問出甚麼，在房中也搜不出甚麼來，忽然發現一女子要出門，他把她抓住，原來她叫馬新心，是松鶴的學生，在她的協助下，司馬洛在保險箱中找到一張太陽旗子……

太陽魔星　燒毀油輪

司馬洛堅决地搖頭：「不行！」

馬新心嫵媚地揑着他的手：「不要這樣無情吧。」

「我是爲了你好，不是無情。」司馬洛說。

馬新心固執地咬着牙：「我一定死跟着你！你不讓我跟你走，我就自己跟着你走！」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我要擺脫你就容易了，你跑得不夠快，而且，你總要睡覺的，你一睡着，我就溜走。」

「你的心腸眞硬，司馬洛！」馬新心說。

「我現在是在工作，不是玩遊戲。」

司馬洛說：「我沒有空和你玩！」

「但我帮過你忙！」馬新心撒嬌地。

「我很多謝你，」司馬洛說：「但可惜你爸爸是個有錢人，所以我用錢報答你也不行了。」

「給我一天吧！」馬新心說。

「甚麼？」

「明天才走吧！」馬新心說追：「陪我玩一天，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聽你說話，我要聽你講你的故事，我要把你的故事寫在我的小說裏，我需要一些眞實的資料。」

「小說？」

「我正在寫一本小說。」馬新心說。

「哦，原來是一位女作家。」

馬新心有點慚愧地把頭低了下去。「我也不能算是，這只是第一次嘗試，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願意出版，我只是什麼都試試做。」

×　　×　　×

「于是，你在你未婚妻死了之後，就沒有再找別的女人了？」馬新心說。

司馬洛聳聳肩：「有，很多，很好的女人，但是我沒有再去想結婚和訂婚的事了，我找別的女人，只是——只是過性生活。」

他們是在一家夜總會裏，已經是深夜了，燈光很暗，音樂抒情而緩慢，台柱歌手已經走了，只有鋼琴和拍子，而鋼琴師自己在低聲地唱着，唱得不太好，但是很有感情，那是因爲他自己願意唱的，他的工作不需要他唱，只要彈鋼琴，但是他想唱，所以他就唱了，司馬洛覺得他唱得更好，當你不想熱鬧，當你討厭吵鬧，當你想低聲說話時，你就會覺得這樣的氣氛更好。

司馬洛告訴了馬新心他的故事，還是老故事：他是一個孤兒，少年時代在馬戲班渡過，後來他有錢的生父找回了他，他找到了一個他認爲比一切女人都好的女人，就和她訂了婚，準備和她結婚，但是，這個女人却死了，無辜地牽涉進了一件販毒案之中，被黑社會殺死滅口，于是他以後的司馬洛，就把對抗罪惡作爲終生事業，既然罪惡和他作對，他也要和罪惡作對，這個老故事雖然時刻在他的腦中，他却不常告訴別人，當他相信這個人懂得同情他時，他就會說出來。

很奇怪，馬新心雖然是一個年紀那麼輕的姑娘，她却懂得同情他的，她還替他滴了幾點淚。

「那個鋼琴師。」司馬洛說：「他一定是個孤獨的人！」他伸手一指。

「像你？」

「是的，像我。」司馬洛說：「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孤獨。」

「但是今夜你不孤獨了，」馬新心說：「至少，你現在不孤獨，有我和你在一起。」

「多謝你。」司馬洛用手輕輕揑着他的下頷，說：「你眞是一個乖女孩，新心，想不到你是那麼乖——」

馬新心揮手把侍者召來：「我要找酒喝，替我拿一瓶白蘭地來！」

「你不能再喝，你會醉——」

「我不會醉的。」新心說：「信不信由你，我的酒量很好，許多男人想把我灌醉，結果都只是灌醉了自己，你的故事使我想喝酒，我要爲你喝。」

當酒來的時候，他們大家都喝，結果是把一瓶酒喝光了，司馬洛有很好的酒量，而馬新心呢，正如她自己所說，她的酒量是很好的，但兩個人都不免有點醉意了，講起話來，舌頭都稍爲發硬，有點含糊不清的。

司馬洛揑揑她的下頷。「你一定累了，我還是送你回家去吧！」

×　　×　　×

她住在一間很小的單人寓所裏，在一層大廈的一個角落裏，一房一廳，但露台是朝着公園的，她一進門就脫下了鞋子，光着脚走到露台的門口，司馬洛在她的後面，說：「晚安！」但是他並沒有走。

「不要走！」她拉着他，向下面一指，「你知道現在，在公園的樹下正有多少人在做愛嗎？」

「我年輕時也幹過這一套。」司馬洛說：「做愛是件可愛的事情，尤其當你和一個能夠與你在心靈上溝通的人一起！」

很自然地，馬新心轉過來，投進了他的懷中。

以後的三十分鐘，就是在溫馨中渡過的。

第一分鐘，他們的四片嘴唇接在一起，第二分鐘，司馬洛的手就隔着乳罩，輕揉着她的胸部，相信她的乳頭一定在乳罩的下面挺起來了。

然後，他就從容地替她脫去了上面那件牛仔褸，又解開了她的襯衣的鈕子，一面解開，一面就在吻她的乳頭，她把頭仰起了，享受地承着他的吻。

然後，那條緊身的牛仔褲也解下了，一方面，她也在他的身上做同樣的動作，因此當她解脫了一切時，他也是一樣了，他們仍然站着，兩具身體緊緊地貼着，他的吻又再從嘴唇開始，直到了腹部。

他蹲了下來，繼續而下。

她捧着他的下頷，止住他再吻下去，她說：「忙了一整天，氣味一定不大好，我看我應該去洗一個澡。」

「不，我覺得很好聞，這才是人的氣味。」司馬洛說：「如果認爲香水好聞，爲甚麼不去抱着一瓶香水去做愛呢？」

于是他眞正地，深深地聞她。

然後她就躺了下來，就在地毡上，濶濕地，大大地張了開來，迎接他，她是那麼緊凑，他要很慢很慢地前進，很久很久之後，他們才完全貼住了。這時她却按着他：「不要動！」

「你痛嗎？」他溫柔地停住。

「不，我快樂得像要上天堂了。」她說：「我只是想問問你，你那位未婚妻，你和她做過愛嗎？」

「只有三次，」司馬洛說：「但她可愛極了。」

「怎樣可愛呢？」

「我形容不出來。」

「我想你告訴我，因爲，我想照着她那樣做，她做的我也做。」馬新心說，「我想給你最大的快樂。」

「謝謝你，」司馬洛感激地說：「但是用不着了，只要你做你就行。」

「我——是不大動的。」

「不要緊，你就是你。」

「好吧！」她說着閉上了眼睛。

於是，他開始了，她果然是不大動的，只是在高峯的時候叫了起來，在滿天花雨的絢爛之中，他們一起享受了至樂的甜杯。

後來，在快要睡着時，她幽幽地，夢囈般地說：「司馬洛，不能讓我跟你一起去嗎？」

「不能！」司馬洛說：「你得答應我！不要跟我去。」

「好吧！」她嘆了一口氣。

然後他們就一起睡着了，就在露台前面那地毡上，當他再張開眼睛時，他發覺天已經亮了，她仍然睡得很熟。

他這還是第一次看清楚她的身體，而，那是一具如此美麗的身體。

五分鐘內，他只是坐在那裏，怔怔在看着，如果不是怕把她弄醒，他會伸手去碰的，然後，他就起來，離開了那裏。

沒有道別，只是用她的唇膏在她的化粧鏡上畫了一個唇形，當她醒過來時，她就會知道，這個是代表一個吻。

一個很可愛的女人，希望以後再來，仍然可以找到她。但他也希望找不到她，他希望她會找到一個能使她不再孤獨的男人。

×　　×　　×

司馬洛的手中拿着一根細細的鋼綫，在黑暗中，他把那根鋼綫輕輕地插進了匙孔中，探索着，好像一個盲人，在探索着匙孔裏的結構和組織，最後，他輕輕一扭，那把鎖裏面就發出了輕微的「格」一聲，彈了開來。

好像魔術一樣，但，假如你對於鎖的結構和原理是有研究的話，那你却是隨時可以做得到這一件魔術的。

司馬洛對鎖就有研究，他對鎖的研究，是遠在他在加入了組織之前就開始，但是在進入了S組之後，則受到了進一步的訓練，差不多每一方面他都接受訓練的，有甚麼新欵槍械上市，他馬上就有資料及機會研究，有新的鎖上市，也是一樣。

製造鎖的廠家，一天到晚研究新法使一度門不被無匙之人打開，在S組裏面，却有專門研究如何把這些新法加以破壞。

司馬洛所探索的這把鎖並不是新欵的

，已經是好幾年之前的東西了，打開得很容易。

他推開了門，踏入了門內的黑暗中，一點也不恐懼，由於門外給用這樣一隻鎖反鎖着，這似乎就是表示，屋中是沒有人在着的了，如果屋中有人，門又怎能夠反鎖起來呢？

他關上了門，就從衣袋裏取出一隻小電筒來，向四面照射一下，一入門之處就是一座演武廳了，地上還舖了草席，而大廳正中的橫樑上有一隻匾寫着：「長谷熊本空手道館」，筆氣是怪異的，看來有點像是出自一個小孩子的手筆，這是因爲，那是日本書法，日本書法，雖然寫的同是方塊字，味道却是與中國書法不同的。

「媽的，」司馬洛喃喃地咒罵着，「這個沒胆的小子。」

不錯，這裏就是司馬洛下一個要找的日本人——長谷熊本。也是一位空手道教師，只可惜，當司馬洛來到的時候，長谷熊本已經不在了，他已經把館門關上了，不知所踪，他的武館門口貼着一張紙，告訴他的學生們他有急事回日本一趟，武館暫時解散，當他回來時，他會個別通知他們的。

哼，回日本個屁，長谷熊本連通知學生們也來不及，他顯然是走得很忽忙的，而他之所以走得這樣忽忙，當然就是爲了逃避司馬洛了。他預知司馬洛會來，這一點並不算是意外，事實上，司馬洛也並沒有打算把自己的行踪守秘密，他預算本田會派人來制止他，而他的目的也正是如此，他預算本田會派人來制止他麻煩那些教空手道的人，這樣，他就可以把這些本田派來的人捉住，也許可以從他們的口中問出一些甚麼口供來，如果本田不派人來，他就去繼續麻煩那些教空手道的。那些人之中，一定有一個可以告訴他甚麼的。

總之，司馬洛來找長谷的時候，他預算了長谷會在等着他，也許糾黨打他一頓，也許，英雄一點，就單獨和他决雌雄，却沒有想到，長谷就是這樣失踪了。

司馬洛只好在晚間再到這裏來，用他的特殊「百合匙」開了鎖，進入了長谷的武館。長谷的人不在，也許，他留下來的東西，是可以向司馬洛透露一點兒資料的吧？

司馬洛發覺，長谷這一間空手道館，格式大致上是和松鶴那一間一樣的，也是一座寬大的演武廳，住處則在一條走廊裏面，而走廊的口頭也是有着一隻劍架，上面放着長長短短的東洋劍。不同的只是地點。長谷這一間空手道館是在海邊的。一間單層的屋子，屋前就是一片白的沙灘。也許這片沙灘乃是一種天然的場所，特別適合教功夫之用，學生們可以在這沙上摔跌跌！打觔斗，更勝過用草席了。

司馬洛用電筒照着路，走進了走廊。首先照照睡房裏面沒有人，佈置得很簡單，但收拾得很乾淨，井井有條的。松鶴和長谷之間，就是有着這麼大的分別，顯然長谷是一個整齊得多的人。

有了馬新心上一次的教訓，司馬洛在進入睡房之前，首先去照過了廚房和浴室，看清楚了裏面都是沒有人的，然後，他進入了睡房。

在這裏，他也搜不出甚麼來。長谷的房中書籍很多，大部份都是有關空手道及其他武術的研究書籍。長谷顯然對武技的研究，是不遺餘力的。

除了這些之外，如果有甚麼有價值的文件的話，都已給長谷帶走了的。司馬洛在這間房間裏，也找不出一隻暗藏的保險箱來。

他怔怔地坐在床上，現在怎辦呢？東西找不到，人又找不到，放棄長谷嗎？

桌上的書籍叠得那麼齊整，書又是那麼多，使人覺得長谷也許會是一個有點書卷氣的人，也許會是一個好人，也許會比松鶴好得多的。但司馬洛却並無如此的想法，因爲他知道，長谷是比松鶴還要可怕的，松鶴不過是個老粗，長谷却是陰沉的。當他出手時，他總是與那些功力比他低得多的低手爲敵，換句話說，他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的。也許，他今日之失踪，也就是因爲，他不想打無把握之仗吧？除此之外，長谷是一個虐待狂，當你讓他佔了上風的時候，你可就慘了，精神虐待，肉體虐待，都會一齊來的，長谷就是喜歡虐待別人的。

在那床邊上坐着，忽然之間，無緣無故地，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直豎了起來，也許不是無緣無故，而是那輕微的聲音，加上了一種危險的預感。

那細微的聲音，就是來自一處門鍵的。司馬洛也知道，就是來自大門口的門鍵。因爲當他開門進來時，他也曾經聽到過那度大門發出了「吱」一聲的響聲。

上次在松鶴的空手道館裏的那一幕戲又重演了。這一次，外面是誰呢？又是一個像馬新心那麼美麗的女孩子嗎？他希望是的，但也知道不會是的。

他悄悄地從床邊站了起來，走到門口，踏出了門外的走廊中。

這時他就可以看見了，外面的演武廳中果然有人。不是美麗的女孩子，而是四個如狼似虎的青年人。打扮相當新潮，都是穿着大花的襯衣和喇叭脚牛仔褲，很普通的打扮，然而，他們在普通之中却有一種特別的質素，一個與衆別不同地方，司馬洛一時也說不出，那是怎樣的一個不同之處。

這四個人，分佈成一個平行梯形站在那裏。

司馬洛微笑：「你們來報名的嗎？」

「你。」站在最前頭的一個伸手向他一指，「你偷進這裏來幹甚麼？」

這時，一聽口音，司馬洛就明白這個人是有甚麼特異之處了，這幾個人，是日本人，日本人雖然外表和中國人差不多，但在神情態度方面，總有有點分別的。

司馬洛很高興，此刻，他對日本人是歡迎的，由於日本人必然是與長谷有關。

「哦，閣下就是長谷師傅了？」司馬洛問着，却明知他並不是的。

「我不是，」那人說：「我們是長谷的朋友，我再問你一次，你在這裏幹甚麼的？」

「哦，」司馬洛微笑，「我是來看相算命的。」

四個人都震了一震，迅速用他們的日本語「嘰哩呱啦」地交談了幾句，司馬洛

却是聽得懂的，他們是在說：「就是那個人！」這意思大概是，他們知道他就是那個搗亂武館的人。

「我看你們氣色都很好，」司馬洛微笑着，「你們都是樂於助人的好人，因此，我相信你們一定願意告訴我，長谷現在是在那裏？」

「告訴了你，你也不能去找他的，」那人說：「因爲，我們就要在這裏打死你的！」

「哦，原來是暗藏凶相，眞對不起！」司馬洛仍然微笑着，「燈光太暗，我一時沒有看出來，不過，你們今天的氣色却是不利打架的，如果打架，必敗無疑。」

那四個人都一齊地用日本語咒罵了起來，那些咒罵，還是辱及司馬洛的母親的，司馬洛沒有回罵，他只是記在帳上，他會用拳頭歸還的。

「很好，」司馬洛說：「你們一定要打就打吧！一對一，還是一齊上來？」

這四個人顯然認爲這不是講甚麼武士道的時候了，他們一齊上來。

兩隻拳頭分前後兩個方向擊向司馬洛的身上，司馬洛冷冷一笑，一旋身避過了後面的一拳，右臂挺直地一揮，把前面的一拳震開了，然後右脚向後一提，側身撑出去，「蓬」的一聲，第一個揮拳的人就給撑中了胸部，而踉蹌地退開。

另外兩個這時也來到了，其中一個一拳向司馬洛當胸插了過來，司馬洛略一側身，這隻手掌就從他的腋下穿了過去，他的手臂再一夾下去，就把這條手臂夾緊，而緊跟着身子一旋，這個人便像一隻風車似的，打着轉跌了開去。

最後一人閃到了司馬洛的面前，兩隻手一執執住了司馬洛的衣襟，一條腿伸到了司馬洛的後面，撞向司馬洛的膝後，準備司馬洛的膝一軟，就把他摔開，這不是空手道，而是柔道了，但是司馬洛的鷄尾派功夫，却可以說得是面面俱圓的，他可以柔制剛，也同樣可以以剛制柔。

這個人的動作，他是完全了解的，因此當那人的腿還未撞到他的腿後時，司馬洛已經把脚一提，脚狠狠地向後面一撑，這樣，當那人的腿撞到來時，他就不是撞中司馬洛的腿後，而是撞中了司馬洛堅硬的鞋跟。

鞋跟在他的腿骨上一撞，痛得他整個人軟了下來，司馬洛一旋身，手肘向他當胸一撞，蓬！他就像斷了綫的風箏一般飛開了。

四個人，不過幾秒鐘之內，就給司馬洛打得七零八落。

不行！他們的本領，是不足以打死司馬洛的。

四個人散在四個角落，一時都只是呆在那裏，不敢再過來了。司馬洛冷笑道：「是不是，我老早說你們不適宜打架了，我的相法是最靈驗的，尤其是打架方面，如果不靈，我就打到靈爲止。」

四個人又用日本語叫喊着交談了幾句，然後，他們就亮出了武器來。

其中一個手中的是一把一呎半長的短劍，寒光閃閃的，其餘三個，則都是拿着支兩呎長的鉛水管。

相當有威脅力的武器，但是及不上一把槍，司馬洛只要拔出一把槍來，他們就都要站住了，但，司馬洛並不打算拔槍，拔出了槍來，那是太沒有趣味了！而且，他也不想錯手殺死他們任何一個。他要他們每一人都活着。

因此，他小心地站在那裏等着。

「打死他！」

「送他下地獄！」

四個人又圍了上來，武器齊舉，但他們是有快有慢的，司馬洛就向最慢的那一個撲前去，於是同時就避開了最先到達的一個。

一根鉛水管「呼」的一聲在耳邊揮過了，司馬洛手一伸，已經托住了最慢那一個的手腕，使這根高舉着的鉛水管擊不下來，同時另一隻手，就在這人那暴露的肚皮上擊了兩拳。

但是，當他正要把這人摔開的時候，腦後風响，另一根鉛水管又向他的後腦擊下來了，司馬洛只好放棄了手中那個人，一旋身閃到右邊。

然而右邊刀光一閃，那把鋒利的短劍，正朝他的腹部正刺過來，司馬洛狼狽地連忙一轉身閃開，這樣，他就再來不及完全閃過另一根擊下來的鉛水管了，他只能把手臂斜斜地一伸上去擋架。

那根鉛水管沿着他的手臂滑下，在他的肩部多肉的地方擊了一下，彈開了，司馬洛感到了那劇烈的震動，以及那强烈的疼痛，而他的人，也不由自主地退了兩步，也許他是太輕敵了，在一個走動空位不足的地方和四個人困鬥，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這一退，退到了牆邊，而他就用背在牆壁上抵着，四個人重整陣容，以新月形的陣勢向他再圍過來。

「殺死他！」

「別讓他逃！」

司馬洛向旁邊一竄，竄到了那兵器架，在架上抓起了一把最重的東洋劍，他雖然想做英雄，但却無意做一個死或重傷的英雄，需要武器的時候他就去找武器，而這把東洋劍，就是一件好武器。

當長劍出鞘，寒光一閃，那幾個人都窒住了，一時不敢再撲上前來，司馬洛也正好趁這機會把兵器抓了起來，向窗口一扔，嘩啦一聲，那架子連同架上那些東洋劍，都撞破了窗子的玻璃，而飛出了窗外，司馬洛不想他們也應用同樣的武器！

那四個日本人，是明顯地着慌起來了，他們用日本語嘰嘰格格地談着，仍然以爲司馬洛是聽不懂的，司馬洛聽得出，其中一人認爲形勢不妙，也許他們應該溜了。但是另一個人說不行，他們既然是來帮朋友一個忙的，就應該帮到底。

帮朋友一個忙，那麼這些是長谷熊本的朋友了。

司馬洛一隻手舉着那寒光閃閃的長劍，堅硬的劍套，則打橫執在前面，擺出了一個美妙的姿勢，一面冷冷地說：「怎麼樣了，朋友？如果你們不想打，大家坐下來談談，就更好了。」

但是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剛才每人捱了司馬洛一記，他們就引爲奇恥大辱，沒有可能再坐下來談的，他們非要把司馬洛打死不可。

「宰掉這個狗養的！」一聲喝令，四個人又揮動了手中的武器，圍了過來。

司馬洛得意地微笑着，他的手中有劍，情形可是完全不同了的，只見他的劍光一圈，就在最先到達的那人的手臂上搬過，那人驚叫一聲，舉起了的鉛水管也沒有擊下來，就連忙退後。

因爲，他的衣袖巳經給劃破了，他不知道這只是司馬洛手下留情，他還以爲，這只是他的運氣好而巳，但下一次呢？下一次，他的運氣可能沒有那麼好了，再來一劍，說不定，司馬洛會把他整條手臂也劈下來。

而司馬洛也不給他時間多想了，司馬洛的長劍一揮動，架開了另一根擊過來的鉛水管，把那人的虎口震得發痲，而在同一時間，他另一隻手中的那隻劍鞘，就向第一人的肚子上一戳。

那人「喔」的一聲，痛得不由自主地彎腰低頭，而司馬洛的劍鞘一圈，就在他的後腦上擊了下去！

那人的眼睛呆凝住了，然後乏力地慢慢向前仆倒。

司馬洛跨過了他的身子，跳前一步，避過了一根鉛水管，轉身，橫撇一劍，那個拿刀的人正在挺刀向他進襲，給他的劍這樣一撇，也只好退後閃避了。

另一個使用鉛水管的，巳經繞到司馬洛的背後，鉛水管舉了起來，要向他擊下去。

司馬洛甚至沒有轉身，只是「霍」的一聲把劍鞘在手中倒提，向後斜斜地一戳上去。托！不偏不倚，那劍鞘的圓圓鈍鈍的末端，正好戳中了那人的鼻子，那人殺豬般呱呱大叫，連手中的鉛水管也丟掉了，在地上蹲了下來，掩着血如泉湧的鼻子。

司馬洛這才轉身，劍鞘又向他的頭頂上敲了下去。

卜，那人放開了鼻子，也軟軟地仆倒，暈了過去。

兩個使用鉛水管的人巳經倒下了。現在，四個日本人就只剩下了兩個，一個使用鉛水管，一個是用刀的。

不過，這二個人雖然手中也有着武器，却是巳經無心戀戰了。

「我們走吧！」他們幾乎是一齊地用日本語說。

由於司馬洛是聽得懂的，所以他的反應也夠快，一個箭步，他巳竄到大門口的前面，攔在那裏，又是擺出了那美妙的姿勢，長劍舉了起來，劍鞘橫在前面。

那長劍仍然是寒光閃閃的，上面並沒有一點血漬，但唯其如此，更顯得司馬洛的可怕，一個使劍使到能夠只割衣服而不傷皮膚的人，他的武功，可以說是巳經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了。

「別走，」司馬洛吃吃笑，「我給你們一個機會也把我殺掉嘛。」

那兩個人望望尾後，屋子是沒有後門的，他又望望窗口，玻璃雖然破了，但窗框周圍還留着參差的碎玻璃，除非他們是一隻鳥，就可以飛出去。

他們不來向司馬洛進攻，司馬洛却是巳經等得不耐煩之至了的，他一跳向前，喝了一聲，手中的劍閃電般揮動了，一劍向那用刀的一個頸間掃了過去，那人慌忙地一低頭，劍在頭上「呼」一聲經過，劈了一個空，但想到自己可能在前一秒鐘巳經身首異處，這個人，就嚇得幾乎暈死過去。

司馬洛的第二劍，他是閃得較爲困難了，這一劍，却是向他的胯下直刺過來的，他連忙躍起，那劍「刷」的刺穿了他的褲襠，刺進了牆壁。

這人跳起了，是一定落下來的，他就是向這把劍騎了下來，而且，他魂飛魄散地發覺，那劍鋒利的一邊向上，他直騎下去，而這劍是刺穩在牆上的，他可能要給在胯下割開成兩半了。但他是不能抵抗地心吸力的，因此他只能做他唯一能做的事，那就是把雙腳盡量伸直，只用腳尖着地，而不讓腳跟與地面接觸。

也不知道是司馬洛把高度算得夠準確，抑或是他的運氣夠好了，他這着地，就剛好逃避了解剖之災，那劍鋒剛好傷不了他，然而，他胯下的肌肉，却是貼着了劍身的，可以感覺到那冰冷。

現在，這個人有一個很大的困難，那就是，他必須像跳芭蕾舞一般立着，如果他企圖以腳跟着地，身子就會降低幾吋，而那把劍就會把他的胯下割開幾吋深了。用腳尖站立着，他不方便走動。無從走開，亦不能跨過那把劍而脫身。他要向前仆出去亦是不行，那把劍是傾斜的，劍柄比刺入牆壁之處高了一點，如果他向前仆出去，那他是上天堂上得快了。

他只這樣呆在那裏，他並不是騎虎難下，而是騎劍難下了。

他餘下的一個同伴，巳經不理會朋友的死活了，當司馬洛把注意力集中在朋友的身上的，他就乘機向門口溜去，要逃之大吉。

司馬洛冷笑了一聲，放棄了那把劍，把身子蹲得很低，劍鞘伸了出去，一連兩個大轉身，他的身子轉，伸出在外面的劍鞘便是以一個三百六十度角的大圓圈橫掃了。

轉到第二圈，劍鞘就剛好掃中了那人的腳踝。

卜，那人的腳一軟，便仆了下來，司馬洛的劍鞘在他的後腦上一擊，這個人便也暈了過去。

司馬洛回到那個騎劍人的面前，那人仍然狼狽地騎着劍，下不來，司馬洛哈哈地笑起來：「日本人，本田總是喜歡用日本人，也應該派些高手來呀！日本人之中，又不是沒有一流的殺手，你這幾個膿包根本殺不了甚麼人，碰上了我，算你們好運了，我勸你們以後還是另找職業吧！」

「我們不是職業殺手。」那人可憐地說。

「這話也不難相信，」司馬洛說：「是誰派你們來的？」

「沒有人派我們來的。」那人說。

司馬洛冷笑：「隨便說謊好了，看你支持得多久，你的腳累了時，你就要坐下去，那時候，起碼你的子孫根會一分爲二了！」

「請——請你把劍拿開吧，」那人哀求着，「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

「我們先好好地談了，才把劍拿開吧

，」司馬洛把兩手交抱在胸前，「我認爲，這對你的誠意是會有帮助的，現在告訴我，是誰派你們來的？」

「沒有人派我們來的。」那人又說。

「沒有人派你們來，你們怎會在這裏？」司馬洛厲聲喝道。

「我們是長谷的朋友！」那人說：「我們是來替長谷出一口氣！」

「出一口氣？」

「我們認爲逃走不是辦法，」那人說：「我們是好朋友，昨日，長谷認爲你來找他，他就匆匆地逃走，我們說不怕，有我們支持，但長谷不接受，他只是要走，我們覺得這太豈有此理了，我們日本人都是有武士道精神的，我們決不會夾着尾巴逃走……」

司馬洛忍不住笑：「對呀，剛才你也並沒有企圖逃走，你是力戰到底的。」

「總之，」那人說：「我們決定爲他出一口氣，就到這裏等着，你來了——」

司馬洛很失望，這人的故事極可能是眞的，他們的身手，他們的土頭土腦，都不像是職業打手，長谷既然決定逃避，就不會留下打手來等他，就是留下來，也不會留下這樣幾個膿包。

「長谷逃到了那裏？」司馬洛問。

「天哪！」那人哀叫着，「我支持不住了，請你把劍拿開。」

「你先告訴我眞相吧！」司馬洛說：「長谷逃到了那裏？」

「我們不知道，他自己不肯說出來，也許是到外埠去了，他不肯說，他只是說，他會再回來的，而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會再和我們聯絡。」

「也許，他是去了找本田！」司馬洛說。

「誰？」

「本田！」

「一個日本人嗎？但我不認識這名字——天哪，請你把劍拿開，我支持不住，我支持不住——」他哭了起來。

他的褲襠巳給鮮血染紅了，證明他的確支持不下去，他會愈騎愈低的，司馬洛微笑，把劍拔掉了，那人鬆了一口氣，在地上蹲了下來。

「現在，」司馬洛說：「關于本田那件事——」

「我們不認識甚麼本田！」

「長谷沒有跟你們提起過？」

「沒有！但如果是長谷認識的日本人，我們也應該認識的，你會不會是找錯了人呢？」

「你認識了長谷多久？」司馬洛問。

「大約一年吧。」那人說。

「在這裏認識的？」司馬洛又問。

「是的。」那人點頭。

司馬洛搖頭嘆了一口氣。說道：「那怪不得你們不認識本田了，你們大概也不知道長谷是甚麼人！」

「長谷是個好人呀！」那人說。

「嗯，好人！」司馬洛冷笑，「大概連他自己的母親也羞於說這個話，如果她還活着的話！」

「你一定有所誤會了，」那人仍然力爭，「我們所認識的長谷——」

「別告訴我長谷是甚麼人！」司馬洛喝道：「我知道的，現在，再告訴我吧，長谷還有些甚麼朋友？有誰會知道他是到了那裏去？」

「我看只有我們了，」那人說：「我們不知道，相信也不會有人知道！」

「女人呢？」

「長谷沒有女人。」

「對了，」司馬洛說：「長谷對女人不感興趣的。」他看着那人，感到有如老鼠拉龜，無從入手。

這人顯然不是本田派來的，他原是希望本田會派些人來企圖制止他之類，但是不，本田一定只是通令他那些手下們躲起來，避開，如果是這樣，很可能名單上其他教空手道的日本人，也是巳經躲了起來的。

「長谷在這裏，究竟是攪甚麼鬼？」司馬洛作最後的嘗試。

「他是在這裏教空手道的，」那人說：「你不知道嗎？」

「嗯，對了，教空手道！」司馬洛沒好氣地說：「好了，我相信你的故事，但，你仍然有可能是說謊的，所以我要試試！我要叫醒你的一個同伴，問他同樣的問題，假如他的答案和你不同，你知道會發生甚麼嗎？」

「如果不同，那是他在說謊了！」那人慌張地叫了起來，「我是巳經把眞相告訴了你的。」

司馬洛命令他到浴室裏去找一桶冷水來，把他的一個同伴潑醒了，然後就向這人提出同樣的問題，這人倒是並不固執的，他並不拒絕回答這些問題，而他的答案，也是和前一個人一樣的。

證明了是眞話，這反而使司馬洛感到失望，因爲，這些眞話，對於他是毫無用處的。

「你和長谷究竟有甚麼過不去呢？」第一人問。

司馬洛對他露出了一個狡猾的微笑：「你想知道，是不是？」

「也許，有甚麼誤會，我可以爲你們攪清楚的。」那人說道。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你這個人，倒有一點值得一讚的，那就是，很夠朋友！」接着，他手中那隻劍鞘，就迅速地揮動了，「卜」一聲擊中了這人的額角，彈開了，再彈過去，擊中了另一個人的額角，這兩個人，就這樣兩眼翻着倒了下來，一動也不動了，他們巳經暈去了。

司馬洛站了起來，看着他們，低聲罵道：「傻瓜！」然後把劍鞘丟下了，那把長劍一甩，却脫手擲飛上天花板，刺在那裏。

他就這樣離開了。

× × ×

那是一座繁忙的海港，海事一大早就十分忙碌，由早上一直忙到晚上，入黑了之後，工作才稍爲鬆弛下來。現在，時間雖然不早了，但是，太陽仍在天上，仍然有着相當强勁的光熱射下來。

海港事務處的夜班當值主任放下了電話，又瞇起了眼睛向太陽一瞧，希望它快點下山隱退，這樣，他就可以比較清靜下來了。

他有多些時間可以欣賞對面那個美麗

女職員的綫條特別優美的小腿。天，她難道不知道自己是那麼美麗嗎，總是穿着那麼短的迷你裙，又從來不穿絲襪，好在他們這裏管的不過是船隻的來往，而不是飛機及汽車那麼快速的交通工具，否則就難免要頻頻出事了。

這位主任知道，也有其他的職員在注意她的腿子，因此在一星期之前他就下了命令，把她的位子搬動，搬到一個特殊的角落去，這個角落，別的職員是無法再看到她的腿子了，而他呢，却是可以欣賞得更爲徹底的。

這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他說。

現在，他勉强地把眼睛從她的小腿上移開了，望到海上，他們這寫字間是好像碉堡一般高高在上的，圓型，和機塲的指揮塔差不多，牆壁全部是玻璃，可以俯瞰整個海港的。

他又看見了那艘碍眼的美國油輪，停在海港中心。

「媽的，媽的，」他用拳頭敲着桌子，「爲甚麼還不開走，載滿易燃物品的船，應該停在荒凉的地方，爲了安全起見，難道這一點常識都沒有嗎？」

那個美麗的女職員抬頭對他微笑：「一艘美國船，美國人總是特別難攪的，他們勢力大，常常都可以不守規矩。」

「我不是在壓迫他們！」那位主任呻吟着，「我是爲了安全起見。」

「爲什麼你不跟他們的船長說？」

「我已經說過三次！」主任呻吟着，「總是敷衍，好，好，好，馬上就走，但是說來說去都不走，如果出了甚麼事情，那他是非負責不可的。」

「會出甚麼事呢？」那女人把裙子拉好一點，他忙把眼光拉開了，乾咳一聲。

「這很難講的。」他說：「意外就是意外，所謂意外者，即料想不到的事情是也。」

她忽然微笑，伸起一個手指頭向他抬一抬，說道：「你過來一趟好嗎？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的。」

那主任走了過去，滿懷希望的，她把咀唇湊到他的耳邊，噴着香氣，說道：「我是剛剛想告訴你，如果你繼續留心我的腿的話，你就會先出事，你也許會着火焚燒。」

他的臉紅得像個萍果。

「所以，」她又說：「明天搬搬位子好不好？讓我的腿朝着牆壁，這樣我就用不着一天到晚拉裙子了。」

這，在他看來，當然是一種天大的浪費，不過却也不由得他不答應的。他只好點起頭來：「好吧！好吧！我……想想辦法。」

電話又响了，她接聽，說道：「海港事務處……請問是那一位找他……哦……請你等一等！」她抬頭對他說：「是找你的。」

他想接過聽筒，她却掛回了，說：「你到你自己的位子去接吧。」

他回到自己的位子去接聽，那邊有一把相當含糊的聲音說：「我想報告一宗意外！」

「什麼意外？」

「你望出窗外，就可以看見這艘美國的油輪，是不是？」那把聲音說。

他把頭抬了起來，但不是望出窗外，而是望望周圍，似乎打電話的人是在一個看到他的地方的，是在那裏？也許不是在看到他的地方吧，也許，那個人只是熟悉這裏的情形而已。

「那艘油輪怎麼樣了？」

「它要起火焚燒了！」那把聲音說。

頸背上一凉：「你怎知道？」

「因爲我要把它燒掉。」那聲音說。

「你——不是神經有問題吧？」

「你以爲我是神經病嗎？」那聲音哈哈大笑着：「讓我告訴你一點資料吧！」

他說着，果然就唸出一連串的資料，包括船長、大副，二副及三副的名字，這船所屬的公司，船的噸位，排水量等等，連聽電話的主任也沒有知道得那麼多，但他知道，這些資料都是正確無誤的。「現在你知道，我不是神經漢了吧？」

「你——究竟是誰？」

「我？」那把聲音，又哈哈大笑起來了，「我就是太陽魔星！我的父親就是太陽！」這一刹那間，他透露了一點日本口音。

「太陽魔星，你要把這船燒掉？」

「是的。」那聲音說：「太陽是我的父親，太陽給我力量。」這句話，又說得像一個瘋漢了。

「爲什麼？爲什麼要把它燒掉了？」

「不爲什麼，我只是喜歡把它燒掉！」那聲音說：「記得上次蘭音城那間公司的董事會議發生的那一塲怪火嗎？那就是我放的。」

他記得的，當他看到了那段新聞時他還大笑了一塲，不過現在，他却沒有心情笑了。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那女職員也察覺到，正關心地看着他，他忙招招手叫她過來，用鉛筆在拍紙簿上寫道：「通知警方，查這個電話的來源！」

她是一個能幹的女人，她點點頭，去照辦了。

那把聲音又說：「我給你半個鐘頭，你通知油輪上的人撤離，通知附近的船隻離開，我不想傷害人命，我只是想把這船燒掉，由現在開始，半個鐘頭——」

「等一等！」

「半個鐘頭，那即是說，正正六點半起火，一秒鐘也不會遲！」

「等一等！」

但對方已經收了綫。

「究竟是怎麼回事？」那女職員已經打好了電話，回頭問道。

那主任臉如死灰地呆了一會，才說：「我們得趕快了，有很多工作做。」

他首先打了一個電話，向警方報告了此事，然後他叫他手下的職員們通知附近的船隻離開，當他這樣做着的時候，他就打電話與那艘油輛的船長聯絡。

「你在開玩笑！」那船長吼道：「一個神經漢打來的電話，你也好相信？」

「他也許是個神經漢，」那主任說：「但他不像是開玩笑，起碼他對你的船知道得那麼多。」

「沒有人能把我的船燒掉的。」船長說：「我這裏有着完善的保安設備！」

「你姑且相信他一次，先把人員撤離

吧，如果眞的燒起來……」

「不，」船長在電話裏吼道：「我不會撤離的，我告訴你他在玩什麼把戲吧，他是想我們都離開船上，他就可以上來放火了，我們留在船上，他們是不能够幹什麼的。」

「這句話倒也有點道理的，那麼，你打算怎樣？」

「我們檢查清楚吧，」船長說：「我們會加强守衛，但是我們不會撤離。」

「這是你的船，」主任無可奈何地說：「你認爲應該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好了。」

「對了，」船長說：「這是我的船，我懂得怎樣處理的了！」

「總之，我已經通知了你。」主任把電話放下了。

以後的二十分鐘之內，他也帮忙着通知其他的船隻避開。海上是更忙一點點。在陸上的人，却是很難察覺到有什麼不對的。

觀察力較强的人，也許會察覺到，那艘油輪附近的海面上，忽然空了下來，但也只是如此而已，沒有其他明顯的跡象。

在最後的五分鐘內，這間寫字間裏的人，全部都擠到了窗旁去，神經質地看着那艘油輪，幾乎連眼皮也不肯眨一眨，就是那美麗女職員的小腿，也沒有這樣大的吸引力的。

最後一分鐘，電話又響了，主任連忙抓起聽筒，那邊傳來的，又是那個「太陽魔星」的聲音。

「你知道那船長犯了甚麼錯誤嗎？」那人哈哈大笑着問道。

「甚——麼？」

「第一個錯誤就是不肯撤離，」那人說：「第二個錯誤，也就是最嚴重的錯誤，那就是不把船開走，如果開走了，也許我就燒不成了！不過，現在已經太遲了，看着它吧！」

主任好像受了催眠似的，又轉身望出窗外，看着那艘油輪。

「還有二十秒」那聲音在電話說：「……還有十秒、九秒……八……七……」

他倒數下去。

這十秒鐘，也許是這位主任一生中最緊張的十秒鐘了，他自己的人，也像是快要爆炸似的。

「……三……二……一……」

那人的時間，也算認眞準確，當他倒數完畢，那艘油輪，也就眞的起火了，火是在船尾起的。忽然之間，船尾開始冒烟，那表面上的油漆焦黃起來。然後，是那些油漆首先着火，化成黑烟而升華去了，再跟着，那船尾的鋼板，就變成了紅色，是那種熔掉了的紅色。

安妮那部車的一幕，又在這裏翻版了，就像一艘船的船尾是給塞進了熔爐之中，那金屬受不住高熱，便開始熔化了。

「看！」

「那是什麼？」

寫字間裏的人，都緊張得手舞足蹈起來，眼看悲劇就要發生，但是却是愛莫能助的。

火舌升了起來了。

油輪的表面上是有人在巡邏的，在接到了警告之後，他們是已經加强戒備了，他們現在也已經發現了異狀，便連忙出動救火隊。

有人用化學的泡沫噴向起火處，但是沒有用，那燒紅了的金屬發着高熱，要熄滅的不是火，而是使那金屬發紅起來的原因。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沒有人知道。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一艘普通的輪船上，還可以拖延下去，把情形控制，然而，這是一艘油輪，船上裝滿了惹火的石油，而且，石油是高度惹火之物，不一定在火舌直接觸及，而是即使接觸到了較高的熱力，也會燃燒和爆炸的。

爆炸就在近船尾之處發生了。

好像一隻巨型打火機似的，甲板上忽然噴出了一支巨大的白熱火焰，站在附近的兩個人，也像是兩隻小螞蟻似的，走上了天上去。

這之後，爆炸就一連串地發生了。

根本就無法控制，船上許多個地方發生爆炸，火把黃昏的天空照成橙色。

船上仍然生還的人企圖跳水逃生，但是沒有用，那些石油漏出來，沿着水面散開，成爲一片火海，把他們都吞了進去，船上的人，沒有一個能逃生的。

滅火輪是早已在附近準備着的，但現緣也是束手無策，它們的當前要務不是要去滅船上的火，而是如何使那燃燒着的油不繼續擴散。如果不加制止，這些油可能伸展到很遠，也會把火帶到很遠，甚至蔓延到岸上去，也不出奇的。

更多的滅火輪已開到，在油輪周圍的海面噴下防火泡沫，以防止那些燃油的擴張。

船上繼續發生爆炸，船的本身是已完了。

岸邊上也不知道從何處來了這許多人，好像蟻羣似的在那裏看熱鬧，每一隻眼睛都是圓睜着的，每一張嘴巴，也都是大大地張着的。

海港辦事處裏的人也是一樣，他們都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臉給火光映照成橙色，他們的手，緊緊地執住手邊的東西，桌子的邊緣，鋼筆，椅背……

電話又响了，主任抓起聽筒，裏面又傳來太陽魔星的哈哈笑聲：「怎麼樣，是不是？我早說過的，現在燒起來了！」

「你這狗養的，你這——」在爆炸聲中，那主任用盡了他所懂得的，以及他以前也不知道自己懂得的骯髒惡毒字眼咒罵着，直到罵到聲嘶力竭，字眼也用盡了，才知道對方是已經收了綫……

× × ×

大約距離這海港辦事處二千呎，另一座對着海的大廈，天台上，另一件事又正在發生。

這座大廈的管理員是一個孔武有力的印度人，在他的樓下崗位，他也看到了海上出了事，但是由於角度關係，也由於那海邊站了太多的人，他無法看清楚海面上的情形，於是他乘升降機到天台上去。

一座二十層高的朝海大廈，天台上當然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海面上的情形了。

（未完・三）

鐵胆傲骨

看鏡謀奪寶　驗匕証兇徒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施展秘笈中的「鬼使神差」，一招想不到會將勾魂手擊得魂遊太虛，成個癱直，飛鯨郎君與蝕骨居士此刻亦似驚破了胆，呆呆的楞住，石中堅決定要把他們三人全部擊斃，以了却他們師叔所托之遺言，一掌「反掌折枝」拍向蝕骨居士，用他們潛鯨島的鎮島之寶絕招擊向飛鯨郎君，二人都跟着勾魂手去了，然後向一座墳地寫着潛鯨島第十代弟子——梅骨羽士新墓啓首致拜，完成他的遺言。又遇到六陽神、血手眞人，二人奪回失去太極寶鏡，正想離去，被天柱谷主屠龍書生帶領手下截住，正在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又來了天山三老向屠龍書生索回神秘客的七首，石中堅大意取出亮相，被三老奪去……

石中堅大喝一聲，身子一旋，右手閃電般擊出一招，立時泛起一股無匹的掌力，直朝「天山三老」老大身上迫至。

「天山三老」老大的武學果眞已達爐火純青地步，他早料到石中堅會驟然出手，他身懸空中，猛提一口眞元之氣，身子倏然又往上升了一尺來高。

頓聞「嘎」的一聲勁氣之響，一股疾勁狂飆的掌力，由他脚下掃過，就在同時，他又往下一沉，迅速地又飄落在原先的位置，盤膝坐着。

這一手功力，端的是千古罕見，看得在場之人，無不驚嘆不已。

石中堅把這支七首，看的就如同第二生命一樣重要，他雖然知道是「天山三老」老大奪了過去，但，他也不由甚爲暴怒，他沉聲問道：「在下向以長輩之禮對待三位，而現在三位却有失身份了。」

老大手握着那支七首，端詳了一陣，自言自語的說道：「沒有錯，就是這支七首！」

言畢，他一抖手，把那七首朝石中堅甩去，口裏說道：「娃兒，拿去吧！」

石中堅右手一抄，抓住了那飛來的七首，很快地又置於懷中，倏然，只聽老大厲聲喝道：「孽徒，你此刻尚有何話可說，『鬼劍客』可是你下的毒手！」

石中堅一聽「鬼劍客」三字，心頭一震，臉上殺機滿佈，忽地口中一聲怪笑揚起，他大聲吼道：「屠龍書生，你這邪惡的東西，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祭日，還不拿命來！」

語音一落，身形倏忽一閃，左掌斜擊，帶出無數光芒，銳風勁厲，排氣成渦，剛猛無儔，捲湧向「屠龍書生」。

他這一出手，疾如電閃雷奔，「天山三老」不由臉上一變，齊聲喝道：「娃兒，住手！」

石中堅怒氣正盛，而且仇人就在眼前，豈肯輕易加以放過，他不理不睬，奮力出手，猛攻過去。

「屠龍書生」見石中堅驟然出手，他陰森森地魅笑一聲，不閃不躲，雙臂在身側圈起一輪弧影，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已疾湧而出。

石中堅驀覺一股巨大潛力，衝過自己勁氣，重如山岳般推壓上來，他冷哼一聲，左掌擊勢倏縮，猛地又震出。

「呼！」地一聲勁響。

驀然——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一片浩然輝耀之光，有如宇宙罡風，加速排蕩湧捲過去——

「轟然！」一聲巨響，兩股勁氣互相接觸。

迴旋成風，勁力激蕩如山崩地裂，懾人已極。

接着——一聲悶哼傳出，石中堅只覺心胸一陣劇痛，身子不由自主的退了三步，始拿樁站穩。

「屠龍書生」一掌震退了石中堅後，哈哈一笑，道：「告訴你，你尚不是我的對手，你還不信？」一語甫住，他又仰首發出「哈哈！……」一陣震耳的怪笑，顯出他內心的得意。

石中堅聞聲，氣得渾身發抖，大喝一聲，雙肩微晃，就待撲身攻去。

驀在此時——「天山三老」的老三冷冷一哼，道：「千面客老兒既然來了，何不光明正大的現身出來，難道你這一大把年齡了，還想跟人捉迷藏嗎？」

「嗎」字尾音方收，只見一條人影，快若星墬丸瀉，飄身來到場中，果然正是武林三客之一的「千面客」。

石中堅見現身之一是「千面客」，不由內心大喜，低喊一聲，恭聲道：「老前輩！」

一語既畢，他一個縱身，躍至「千面客」身側站住。

「千面客」側身望了石中堅一眼，很關切地問道：「娃兒，你近來可好？」

石中堅滿眼呈現出感激的目光，喃喃答道：「謝謝老前輩的關心，晚輩近來很好！」

「天山三老」的老二斜眼瞟了「千面客」和石中堅兩人一眼，冷冷道：「好了！好了！看你們兩人這股子酸勁！」

「千面客」仰面哈哈一聲大笑，道：「怎麼，你老的怪脾氣又發了！……」

話說至此，他略微一頓，又說道：「你們天山三老，和在下打的賭，現在怎麼說？」

這時，老三接着又說道：「和你老打的賭，我們三個人絕不會賴的，你等着瞧吧……」

他忽然厲聲對「屠龍書生」問道：「你這孽徒，可知道我們『天山三老』和『千面客』打的什麼賭嗎？」

「屠龍書生　在「千面客」現身之後，臉上就變了色，他心中暗暗的忖道：「若『千面客』老兒參與這件事　那就難辦了。」

此刻——他聽老三問他話，不由心中微微一震，道：「你們四個打的賭，可是爲了我？」

老三聞言，哼聲道：「你還算很聰明，我們打的賭，正是爲了你。」

「屠龍書生」朗聲問道：「不知是打了什麼樣的賭？」

老三雙目一睜，沉聲道：「是要你頸上那顆腦袋！」

「九頭梟」等人，屢聞「天山三老」以「小子」兩字，加在他們谷主「屠龍書生」的頭上，已是怒不可遏，此刻又聽要「屠龍書生」的腦袋，更是大怒，不由重重地一哼，喝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對我們谷主如此無禮。」

其實，他又何嘗不知道面前的三個老人是聞名黑白道上的「天山三老」哩！但，一種自卑感，却油然由心底發出，使自己意志控制不住。

此時，他這一句話，却激怒了「天山三老」，只聞老三怒道：「怎麼，你這小輩，是不是想死？」

「九頭梟」在江湖上，也是頂尖高手之一，明知武功不是「天山三老」的對手，但是這口氣却忍不下，於是暴喝道：「大爺一條命在此，有本領不妨來取！」說着話，他緩緩朝前移進，顯然，他是想和「天山三老」力拚一下。

老三見他這副神情，覺得甚爲好笑，冷哼一聲，道：「來來來，讓我們對折幾招試試！」

一時之間，空氣充滿了無比的緊張，只要一方出掌，立刻兩方就要開始火併！

「屠龍書生」見狀，不由暗暗忖道：「眼下情勢，對自己這方很不利，不如暫且容忍一下……」心忖間，低聲喝道：「九頭梟，不可造次！」

九頭梟聞言，臉上尷尬之色，溢於言表，雙目中暴射出憤怒之光，瞪了「天山三老」三人一眼，緩緩退了回去。

老三毫不給人一點面子，他怪笑一聲，譏諷地說道：「喂，九頭梟，你懂不懂什麼叫做『好馬不吃回頭草』，老子都準備好了，你爲什麼不快出手呢！」

他這副怪樣，老二看不順眼了，厲聲喝道：「老三，你跟他吵什麼勁？」

老三嘻嘻笑道：「對，我跟他吵算那門子呢？……」

他說到此，又轉頭對着「屠龍書生」說道：「我們話已說定了，你準備好了沒有？」

石中堅聞聲，急道：「慢着，他是我的仇人，請你們三位不要參與這件事！」

他這話一出，「天山三老」同時一楞，齊聲道：「那怎麼行。」

石中堅喝道：「那有什麼不行，反正都是要他的命，『屠龍書生』你受死吧！接招！」

一語甫出，他以着眩人眼目的絕快速度，直迫至「屠龍書生」面前，突然五指箕張，一股極巨掌力，如排山倒海般，向「屠龍書生」疾壓過去。

「九頭梟」一股怒火，不停地在他胸中燃熾着，實在無處發洩，他目見石中堅朝「屠龍書生」撲擊過來，暴喝一聲，縱身躍截過去，凝聚的眞氣，隨着石中堅躍來之勢，已倏忽發了出去——

頓時，一片洶濤的掌風，彷若一片深沉的網幕，呼嘯迎了過去。

但，「九頭梟」的掌勁，一碰到石中堅發出的掌風，却有如投入綿綿的勁氣中，宛如泥牛入海，消逝得無影無踪。

石中堅在掌力發出後，驀見「九頭梟」出手攔截，他冷冷一笑，手臂一拂，揮出一股極大潛力，反向「九頭梟」壓了過去。

同時，他一聲斷喝道：「九頭梟你找死！」

「九頭梟」在一觸到石中堅綿綿勁氣後，立刻警覺到，這是一種無上的氣功，他想收回自己發出的勁氣躍退時，已來不及了，只覺一股反彈之力，浪翻波湧般直逼過來。

「九頭梟」心知，如再勉強運功接招，內腑必被震傷，立刻暴斃，只得在百忙中，猛一沉丹田眞氣，功散四肢，雙臂平伸，硬把向前疾衝的身軀收住。

那知這股反彈擊來的力道，却有若大海中的層層波浪，「九頭梟」立刻感到呼吸困難，眼看便要血脈暴裂斃亡——

「屠龍書生」見狀，眉頭一蹙，倏然雙掌微圈，一股巨大的內勁，已如江河倒勁，滔滔而出，超越異常猛威的勁力，已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捲而到，分自極怪異的角度，在狹窄的空間疾出……

「九頭梟」在「屠龍書生」出手相救之下，緩了一口氣，身軀猛地躍退出去，心中暗暗叫道：「好險！好險！」

石中堅雙眸中泛起兇煞之光，不聲不響，雙手如電，急向「屠龍書生」展開狂風暴雨般的攻勢——

招式淩厲，手辣無比——「千面客」一旁見狀，也不由給楞住，他實料不到石中堅此時會有此等深厚勇猛的功力，他不由暗暗爲已死的「鬼劍客」慶幸，能夠收了天賦異禀的石中堅這樣好的徒弟。

「屠龍書生」武功在當今江湖道上，已算數一數二的了，運掌出腿，如雲捲電閃，勁力四溢，在空中呼嘯激盪。

攻勢之凌厲，宛若江河決堤，兇狠已極。

瞬間，兩方已交上了十招，打得極端慘厲，只使風雲變色，日月無光。

但見掌影翻飛，四周充塞着雙方驟然擊出的勁氣，排空呼嘯着。

這一場力鬥，眞是駭人聽聞，身手之妙，使人難以置信。

驀地——石中堅左手扣指，疾速一彈，踏的一聲勁響，一縷銳利的指風，雷奔電閃，陡然襲擊「屠龍書生」的「闕鳩」穴。

「屠龍書生」此刻內心的驚駭，却是難以言之，要毀去石中堅的意志，更爲堅強，他見石中堅一股驟來的勁風，疾速奔來。

他倏地身形驟閃，袍袖微微一拂，一道剛猛無儔的勁氣，帶着絲絲聲響，把石中堅發出的指風，化於無形。

「屠龍書生」消去石中堅的指風後，右手一擺，倏然一伸一縮，一招「白蛇吐信」直朝石中堅面門掩去。

招式之更換，奇速無比，端的奧妙絕倫，毒辣至極。

石中堅劍眉微豎，身形有如狂濤般，呼聲旋轉起來。

片刻間，他自己身側四周捲起了一團無形的掌勁，堪堪把「屠龍書生」擊來的掌力消去。

就在此時，他右手忽由極其怪異的角度穿出，直朝「屠龍書生」背後拍去。

此招，實是奧妙無窮，使人難以應付。他在身形急速旋轉中，不但把對方襲向自己的氣形化去，而且還忙中偷閒，揮掌出擊。

一招包含了三個玄妙的式子，簡直是一氣呵成。

「屠龍書生」那雙火炬般的電眸，射出一股極難言喻之光，雙掌舞起漫天掌影，在狹窄的空間，已若蛛網般交織而出。

「絲！絲！絲！」一連串聲響揚起，石中堅發出的掌力，完全被消失。

石中堅這下子才知道「屠龍書生」的厲害，他已知自己功力確實略遜對方一着，但一股報仇的意念，在胸中驅使着他，使他神智變得暈亂，此刻，在他腦海裏，盡是泛現着：仇、殺兩字。

他暴喝一聲，兩掌倏忽一彈一震。只聞呼呼二股尖銳的勁風，已如洶浪般，滾滾迫出。

那異乎尋常的強猛勁力，已挾着驚濤駭浪之勢，滔滔而至。

「屠龍書生」雖然心驚石中堅的功力深厚，但還是要比他差上一點，他不由胆子一壯，一見來勢，陰惻惻地一笑，兩腿一錯，左掌驟然急翻而去。

立時一股疾勁狂飆的勁氣，隨着他的單掌翻出之勢，湧上而出，迴氣成渦，嘯音如雷，宛若山崩地裂，江河決堤，迎向石中堅擊來的掌力掠去。

雙方發出的掌勢，威力奇大，足使日月無光。

「轟然」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石中堅突然被一股無形潛力，逼得倒退了三步，臉上頓時變了顏色。

這一下，使石中堅吃驚不小，他自己剛才已運聚了十成功力，居然仍被震得把持不住身子，心駭之下，挾雜着無比的暴怒。

而「屠龍書生」也心駭不小，他萬未想到石中堅的功力竟達到與自己差不多的地步，心中暗自忖道：「這娃兒眞是一個魔星，要是讓他再學會了『太極寶鏡』內的武功那還得了，對！對！應該趁此機會把他除去才對！」心念既畢，驀聞「錚」地一聲龍吟聲響傳起——

石中堅反手已由懷中撤出了「鬼劍」，只見他手腕一彈震，頓時激蕩起萬點攝人的光芒，森森劍氣，帶着絲絲風聲，端地駭人已極。

「屠龍書生」暗地一震，不由脫口怪叫道：「鬼劍！」

就在「劍」字尾音猶未歇之那一刹那間——

倏然——「嗖！」的一聲衣袖飄風聲音，一條人影，以着眩人眼目的奇快速度，由石中堅側身掠過。

驀聞「哼」的一聲輕響，石中堅手中的「鬼劍」已被來人奪去。

這手法，快的眞是千古罕見！所有在場之人，沒有一個不爲來人的身法驚得楞住，同時循聲望去，但那還是那人的身影，這不由使衆人暗暗叫怪。

「千面客」雙肩微晃，縱落石中堅身側，抬頭一望，使他大吃一驚！

只見石中堅此時，星目圓睜，呆若木鷄地站在當地，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顯然，已被適才那人巧妙的點了穴道。

「千面客」抬手朝石中堅背心拍去，但毫無反應，石中堅依然是原先的樣子。

這不由使得武林三客之一的「千面客」甚感爲難，他猜不透來人是用什麼手法點了石中堅的穴道。

而使人驚心的是，「千面客」竟不知如何解釋！他不由仰首望着天空，思索着這人到底是誰？

他這舉動，在場之人此時已全落於眼中，每人心裏，自然瞭解這是怎麽一回事，但，都沒有開口相問。

一時之間，四周空氣，顯得異常寧靜，就是一片落葉飄在地上也會「錚然」有聲！

在這種氣氛之下，約莫過了半盞茶工夫——

驀地裏——一聲怪笑，冲破了此萬籟俱寂的空間，一個陰冷的聲音道：「千面客，你就是武功再高，怕也解不開我這獨門的點穴手法……」話說至此，倏地又發出一聲震耳心驚的怪聲，震得在場之人，均感心神一蕩。

由此怪笑聲中，衆人均清晰此人的功力已逾化境，達到深不可測的地步。

「千面客」略微一定神，朗聲問道：「閣下是何方高士？何不現身一見。」

那陰冷的聲音又再度傳出，道：「千面客，你也眞糊塗，就是你不認得我的『陰陽梅柳點穴手法』，也該聽出我的聲音啊！」一語甫住，又是一陣直衝雲霄的怪笑，綿綿揚起。

「千面客」低頭一陣沉思，倏然憶起一個人，不由臉色驟變，忖道：「怎麽，他這老傢伙也會突然到江湖上走動了。」

思忖間，他又朗聲地說道：「五十年一別，閣下武功一途，似又進步了很多，但……」

他話猶未說完，那人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你也少在我頭上戴高帽子了！」

「千面客」見對方久久不現身出來，不由怒道：「我且問你，你把這娃兒的劍拿去幹什麽呢？」

那人性子眞是喜怒無常，他此時也喝道：「千面客，我就知道你會問這個，還是少廢話，你且站開，先讓我爲這娃兒解了穴吧！不然……」

「千面客」急道：「不然什麽？」

那人冷冷答道：「不然三個時辰之後，他就要血脈凝聚而亡，『千面客』你還不讓開！」

喝聲中，只聞「嗖！」的一聲破風響聲，一粒指尖大的小石子，打在石中堅的右脚跟上。

頓聞石中堅「嗯」的一聲，張口吐出一口濃痰，醒了過來。

石中堅一醒過來，大喝一聲，叫道：「那個人拿了我的鬼劍？」

他雙目射發出駭人的光芒，環顧着四周在場之人，像是在尋找着兇手。

那隱在暗處的人，冷冷一哼，道：「娃兒，『鬼劍』三日之後，定當奉還，『千面客』老兒，再見！」

語音方歇，人已遠去，其身法之快，實在驚人。

石中堅何等聰慧，他由那人簡短的一句話，已知道了是怎麽回事了，他大喝一聲，身形一晃，直朝發聲之處追去。

但，那還有人影，他胸中一股怒火，又告燃起，臉上殺機隱現，目光一掃正在微笑的「屠龍書生」，突然暴叫道：「屠龍書生，你少得意，小爺就是沒有『鬼劍』在手，也不見得就斃不了你，看招吧！」身隨聲起，他右掌一揚，一招「怒打秦檜」，幾在同時，右掌一翻一吐，劈出一招「龍鬚捲栓」直朝「屠龍書生」攻去！

他這挾怒所發的兩招，力能開天裂石，懾人至極。

頓聞「呼！呼！」風聲，一道道的勁氣，若排山倒海之勢，帶起四周氣流迴旋不已，一湧而迫向「屠龍書生」上中下三盤。

端的是剛猛無儔，奧妙已極！「屠龍書生」也在此片刻間，想起了那奪走「鬼劍」之人，他不由心駭不已，但也同時欣喜萬分。就在他欣喜之際，驀聞石中堅一陣喝叫，他立時警覺，但石中堅的兩股無匹威猛的勁力已堪堪迫至他的身前。

他大駭之下，正待閃身躍退，但已來不及，眼看他就立眞時斃命於石中堅的「怒打秦檜」。「龍鬚捲栓」兩招之下。

驀在此刻——緊張的氣氛中，突揚起一聲蒼古，慘厲，陰森的怪嘯——

一條藍色人影，宛如天馬行空，電閃飄落「屠龍書生」面前，闊大的袍袖奮力向外一拂，一股極大的潛力，滔滔而出。

「波！波！波！」一陣氣流聲響，石中堅發出的掌力，完全被來人拂出的潛力消失的無影無踪。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在場之人，無不震驚，同時抬頭望去——

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的藍衫老人，滿臉肅然地凝立在「屠龍書生」面前。

這人的到來，在場之人除了石中堅之外，均認得此藍衫老人是誰，沒有一個不因爲此人的突然來臨而感到萬分的吃驚。

而「天柱谷」那方面的人，在此人到來之後，個個均顯得甚爲恭敬，只聞「屠龍書生」喃喃地說道：「徒兒不知師父到來……」

藍衫老人未等他說完，單手一擺，沉聲喝道：「罷了！東西到手了沒有？」

「屠龍書生」在稱藍衫老人爲師父之後，「天山三老」聞言，心中大怒，只聽老三冷冷說道：「我說嗎，這孽徒怎會離我們而去，原來是找了一個比我們強的人做師父啦！」

藍衫老人雙目一睜，暴射出一股駭人的眸煞，恨聲道：「天山三老，你們要知道別人怕你們，我可不怕你們！」

老三由鼻孔裏重重一哼，冷寒地說道：「誰說你『蒼穹子』怕我們了。」

原來此藍衫老子是和關外「玄機子」共被江湖稱爲武林二子的「蒼穹子」，此人性情最是冷酷，臉上從未顯過笑容，是位於正邪之間的人物。

「蒼穹子」年齡已在九十開外，早在七十年前就聞名黑白道上，據說此人最恨收錄徒弟，不知他又爲了什麽，而破例收了「屠龍書生」。

「蒼穹子」嘿嘿一聲，冷冷道：「那你們三位要待怎樣？」

他話說的狂妄到了極點，似乎在場之人，均沒有放在他的眼裏。

「天山三老」被激得怒氣塡胸，只聞老大冷冷道：「你這句話，是不是有意思想和我們三位試上幾招？」

「千面客」見狀，忙道：「蒼穹子，別來無恙，還認識老夫『千面客』嗎？」

他所以如此問，也是因爲不願「天山三老」和「蒼穹子」鬧的太僵，以免到時不能收勢。

「蒼穹子」聞言，心中對「千面客」也不敢過分輕視，於是道：「豈敢，豈敢，老夫怎會把你老忘記！」說話時，面部表情尷尬至極。

「千面客」微微一笑，問道：「蒼穹子，你一向隱居山中，不知是什麽風把你吹來此地？」

「蒼穹子」聞言，心中一震，答道：「聽說武林夢寐難求的『太極寶鏡』出現於此地，故老夫想來見識見識……」

他話說至此，倏然想起一事，問道：「千面客，你可也是爲此而來？」

「千面客」隨口答道：「不錯，老夫也是爲此而來。」

「蒼穹子」臉色一變，忽然冷冷問「屠龍書生」，道：「你可知那東西現在何處？」

「屠龍書生」用手一指石中堅，道：「在他身上。」

此話一出，「天山三老」和「千面客」等人，均感內心一震，「千面客」轉首望了石中堅一眼，雙目中射出異常的光芒，雖不說，似乎在問：「娃兒，是在你的身上嗎？」

石中堅自然會意，他微微一笑，點了點頭，表示同答了「千面客」欲問的話。

「蒼穹子」厲聲叱道：「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

說話間，雙目凝神注視了石中堅一下，不由暗自心驚，忖道：「好一個骨奇神清的娃兒，眞可稱得上是仙露明珠，人間龍鳳。」

思忖既畢，緩緩問：「娃兒，那『太極寶鏡』可在你的身上？可不可以拿出來讓我見識見識？」他一改冷峻的態度，對石中堅說話和靄至極，倒使衆人覺得奇怪，不由得都睜大了雙目望着他。

石中堅也爲這突然的轉變給楞住，他驚懼參半，不知「蒼穹子」意欲如何？是凶是吉還很難預料。

他沉吟了半晌，於是答道：「『太極寶鏡』此時確實在我的身上，你要見識不難，只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蒼穹子」急切問道：「什麼條件，娃兒你快說！」

石中堅淡淡一笑，說道：「條件很簡單，當我拿出『太極寶鏡』時，只要你和你的手下，不要出手搶奪就行，你能辦到嗎？」

「蒼子穹」臉上立時掠過陰沉沉地詭笑，道：「娃兒，你放心，老夫偌大年紀，豈會用此等手段在一個晚輩手中搶奪東西。」

驀在此刻——忽聞十丈之外傳來冷冷聲音，道：「石少俠，人心難測，你不要上了人家的當。」

石中堅星目流轉，疾速瞥掃過去，只見一男一女，均身着黑衫，不知何時，已凝立在此處破廟門口。

就在石中堅轉頭瞥掃過去的一剎那，「蒼穹子」一晃雙肩，身形已疾若閃電般，直朝石中堅撲擊過去——「千面客」見狀，臉色驟變，沉聲道：「蒼穹子老兄，慢着。」

他右掌極迅速詭異的擊出一掌，如排山倒海的勁氣，呼聲如雷，迴旋四溢，如電閃般，盤捲向「蒼穹子」。

「蒼穹子」內心志在必得那「太極寶鏡」，那顧「千面客」喝聲，目見掌勢捲至，他身軀一閃，雙掌一翻，拍出一股冷寒刺骨的勁氣，若如江河倒瀉，慢捲洶湧地直迎向「千面客」襲來勁氣。

兩方均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高士，這驟然出手的一掌，功力何等深厚。

「轟！」地一聲暴響，迴旋勁氣猛蕩中——

「千面客」與「蒼穹子」均雙雙向後退了半步，各自驚異雙方的功力。

石中堅一轉過頭來，星目凝注「蒼穹子」的臉上，冷冷說道：「閣下此等行徑，還是去對付小孩子吧！」

這一句不軟不硬的譏諷之言，「蒼穹子」不由感到臉孔一熱，雙目煞光電射而出，他老羞成怒地一聲喝道：「娃兒，這『太極寶鏡』老夫志在必得，你還不趕快奉上！」

一語甫住，倏地他口中響起一陰森森的嘿嘿怪笑，聲音尖銳刺耳，有若冰窟中吹出來的一陣寒風。

接着——只見他兩手一揚，石中堅頓感兩股幽寒的冷風，挾着微微的嘯音，襲向身來。

石中堅星目怒火暴射，大喝一聲，就待出掌硬接——

突然，凝立在廟門口的一人，仰首清嘯一聲，身形宛如星墜丸瀉，其快絕倫地飄身而來，舉手揮出一身無形勁氣，以雷霆萬鈞之勢，逼向「蒼穹子」所發出的二股寒風，同時，喝道：「石少俠快退，這是『冰魄玄陰掌』。」

喝聲一落，他人已來到石中堅身側，左手隨勢一帶，石中堅整個身子不由自主地朝後退閃了一丈之遠。

而就在此一瞬間，陡聞——「波！波！波！」一陣氣泡聲響，雙方所發的勁氣，已烟消雲散。

驀聞「蒼穹子」陰冷地喝道：「你是誰，竟能破去我的『冰魄玄陰掌』？」

那人冷冷一哼，道：「量你也不會曉得，在下乃『太陰居士』也！」

「太陰居士」這四個字，聽在衆人耳裏，均感十分陌生，他們再怎麽也想不起江湖道上有這樣一個人。

「蒼穹子」陰氣森森地一聲寒笑，道：「原來是武功上一個不知名之士，不過憑閣下現在的武功，已可當得上江湖一等一的高手了。」

「太陰居士」冷哼一聲，道：「閣下堂堂『武林二子』之一，竟對一個後生晚輩下此毒手，以後傳揚開去，還能在江湖上走動嗎？」

他就如同長輩教訓晚輩一樣，語音聲色俱厲，根本不顧「蒼穹子」受得了受不了。

「蒼穹子」見他對自己認識，不由疑惑不定，猜不透此人到底是誰，看樣子，這人似乎對江湖上的事情，知道得甚爲詳細。

石中堅在「太陰居士」出現之後，就注意到了他的聲音，他感到是那麼熟悉，但就是想不起在何處聽過。

此刻，他大步走到「太陰居士」面前，欠身說道：「多謝老前輩救命之恩。」

一面說着，一面就要欠身作拜，「太陰居士」雙手衣袖一拂，一道無形的勁氣，托住石中堅的身子，忙道：「我年齡比你大不了多少，怎担當得起老前輩這個稱呼，至於救命之恩，更談不上了，這只不過是我輩中人應具有的……」

話說至此，他微微對石中堅笑了笑，石中堅這才看清他是個眉清目秀的中年人，雙眼神光外露，顯示出他內功的精湛。

此刻——倏又聽「太陰居士」說道：「對了，我倒忘了，我倒忘了，門口那人叫你過去一下……」

話猶未了，只聽遠處一個陰冷的聲音，喝道：「太家快追，那兩人就在前面的破廟裏。」

在場之人聞聲，均各自心頭一震，舉目循聲望去，只見十數條人影，快捷無比的直朝這方向奔來。

「太陰居士」臉色一變，急道：「石少俠，快，快過去。」

石中堅不知爲了什麽，但仍依言朝廟門口那人奔去。

不消兩個縱身，他已來到了廟門口，只見一個身材苗條的黑衫少女倩身凝立在那裏，臉上一副冷漠的神情，似把這塵世間的一切，看得很是淡薄。

石中堅吃了一驚，瞪着雙目，望着那少女，他只覺得這熟悉的身形，他是在某一地方看到過，他不由開口問道：「姑娘，是妳在找我嗎？」

那少女聞聲，別過臉來，淡淡地一笑，那冷漠的神情，立時消失的無影無踪，石中堅又是一楞，只覺此黑衫少女，美得宛如天女下凡，細嫩的皮膚上，就在此片刻間泛起一陣絢爛絕麗的青春光彩，貝齒微露，端的風華絕世，秀逸出塵。

石中堅生平不喜女色，但也看的怦然心跳，暗自讚道：「好一個天生佳麗，絕代尤物……」

那少女也聽到了遠處傳來的喝話，他側臉循聲望了一眼，冷冷一哼，那絢爛絕麗的青春光彩，立時掩去，又恢復了原先那副冷漠的神情。

石中堅看在眼裏，暗暗驚道：「此女性情好生古怪，就在此一瞬間，改換了兩種臉色。」

他正在驚異之時，那奔來的十數條人影中已有一人高聲叫道：「看你們兩人再逃到那裏去呢？」說話的聲音已愈來愈近，足證來人均是武林中一流高手。

那黑衫少女倏地伸手入懷，取出一個鐵盒遞給石中堅，柔聲說道：「石少俠，你趕忙把這東西收下，明日夜晚三更時分仍在此處等我，你立刻退身到裏面去。」

石中堅接過鐵盒，遲疑了一陣，依言把鐵盒置於懷中，但却沒有移動半步。

黑衫少女見他沒有離去，急道：「你怎麽還不走。」

石中堅低聲問道：「在下尚不知道姑娘的芳名，可否賜告？」

黑衫少女粉面一紅，呈現出一副嬌羞之態，極是可愛，只聽她銀鈴似的聲音，道：「你現在不要問，明天我會告訴你的，你趕忙退進去吧。」

石中堅又看了她一眼，轉身緩緩朝廟中走去。

就在他轉身緩緩走去時，那黑衫少女輕嘆一聲，低聲自語道：「他一定不會認出我的……」

驀在此時——那十數條人影，已來到了廟門前，停身站住，只聽裏面一人喝道：「太陰女，妳還不快交出那把『太極金鎖』。」他喝聲甚高，以至廟內衆人均聽的很清楚，頓聞「嘿！嘿！嘿！」一連數聲，「天柱谷」的人全部縱了出來。

而「千面客」這些人，也飄身落在「太陰女」身側，恰好成了兩個陣勢。

這一下，倒使那後來的十數條人影，吃了一驚，他們紛紛朝「太陰女」這方打量了一番，不由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他們想：「千面客和『天山三老』要是參與這事，那要奪得『太極金鎖』可是難上加難了。」

但一種人類本能的貪求之念，佔滿了他們的心胸，他們沒有考慮到生死，他們只是打算如何才能搶到那「太極金鎖」。

「千面客」把這種情形看在眼內，不由暗自搖頭，擧目朝衆人望去，也自霍然一楞，暗道：「想不到一個『太極金鎖』竟招來了這些江湖一等高手，而且還有那些自稱光明正大的九大門派人物，倒眞也是一場武林盛會。」

倏地——衆人之間，一人縱聲冷笑，臉色一沉，喝道：「太陰女，在下想討教一番。」

說話之人正是江湖成名人物鐵掌汪言，他在說話間，欺身三步，功運雙臂，準備突施辣手。

「太陰居堅」倏然喝道：「少廢話，你有種就再進一步看看。」

鐵掌汪言在江湖上名氣也不小，被人如此奚落，那不氣極，暴聲喝道：「我就再進一步，看你將大爺怎樣？」話落，他果眞直朝前邁了一步。

「太陰居士」冷冷一笑，道：「看不出你還是一個有骨氣的男子啊！」

倏然，就在他語音尚未歇之際，鐵掌汪言冷笑聲中，身形驟閃，欺身搶進，一掌遞出。

招出如電，聲勢凌厲，端的是懾人至極。

「太陰居士」沉聲喝道：「你給我滾回去吧。」

「吧！」字尾音方收，他右掌一揚，拍出一股尖銳的絲絲勁氣，疾如閃電，猛然擊向鐵掌汪言身上五處要穴。

鐵掌汪言目見「太陰居士」不躲不閃，揚手拍出一掌，頓覺縷縷勁氣，直穿過自己發出的掌風，直襲向身上要害。

這一下，不由心懍，他大叫一聲，猛吸小腹，硬把擊出的掌力收回，同時，雙足一點，向旁閃了開去，饒是如此，也覺身上一陣火辣的生痛，難以抵拒。

「太陰居士」冷冷一笑，喝道：「你還算識貨，這一下，就讓你看看我如何處治你吧！」

一語甫出，雙臂在身側迅捷地圈起一輪弧影，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滾滾迫向鐵掌汪言胸前。

鐵掌汪言被「太陰居士」一掌迫得朝旁閃避，此刻身形尚未站穩，而「太陰居士」的一掌已然攻至。

此速度簡直快得就如同殞星掠空，一閃即至。

頓聞一聲懾人心魄的慘嗥響起——

鐵掌汪言被「太陰居士」一掌震得飛出去二丈之遠，「砰然」一聲，摔倒在地，已一命嗚呼了！衆人心裏同時一楞！鐵掌汪言在江湖上聲譽極高，如今在出手的第一招，就斃命在對方手下，衆人怎不爲之心驚呢？

「太陰居士」冷冷一笑，叱道：「那個還敢欺身撲進，鐵掌汪言即是最好的例子。」

話聲一落，他轉首低聲喝道：「我們走。」

走字一出，他右手一抓石中堅左臂，直朝衆人羣中奔去。

「太陰女」臉上仍然是一副冷漠的表情，只見她雙肩一陣晃動，縱至石中堅右側，護駕着朝前飛去。

「千面客」當然看得清楚他們兩人如此做是爲了什麽，他回頭對「天山三老」低聲說道：「走，我們護送他離開此地。」說完話，當先縱身躍去，緊隨着石中堅

的身後。

「天山三老」在「千面客」說完話後，雙雙拾起手杖，齊聲道：「走！」

三人手杖同時一點地，彷如青烟一般，直追「千面客」身後而去。

他們三人身法之快，毫不遜於雙腿俱全的武林高手。

他們這七個人一走，倒使「蒼穹子」這些人感到意外，一時之間，想不出用何方法來阻止。

而那十數人也由於「鐵掌汪言」的慘死，而驚得楞住，在石中堅縱至他們身前時，他們下意識地閃身讓開了一條道路。

這情形看在「屠龍書生」眼裏，吃驚不小，他原先在這十數人來到之後，有着一個如意的算盤。

那就是讓這些人先拚一陣，以消耗對方的功力，然後自己再出手，到那時，「太極金鎖」與「太極寶鏡」都不難落於自己之手。

但，事情往往出乎人意料之外。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針對着「太極寶鏡」這武林中人夢寐難以求得的珍奇寶物而來，而此刻眼見被石中堅奪去。

而石中堅又是與自己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一旦，「太極寶鏡」內所載的武學被他完全學了去，那自己豈不等着任人宰割嗎？

他愈想愈覺不對，心裏急得如同熱鍋螞蟻，倏然，他想起了一個法子，心下一喜，高聲叫道：「快追，寶物豈能被他們獨佔。」

這一句話，聽上去甚是平淡無奇，沒有什麽玄奇之處，任何人都會說的。

但，「屠龍書生」此時一說，却生了很大的效果，只見那十數個人就如同着了魔一樣，齊聲叫道：「對，像此等寶物，豈能讓他們獨佔，大家追啊！」

話聲中，衆人紛紛展開身形，電閃追去。

「屠龍書生」果然不愧為一極陰險的人物，他在瞬息間，已摸透了衆人的心理，故他一喝叫，衆人立時驚醒，吶喊撲前去！

而他却沒有移動半步，他得意地一笑，隔了半晌，於是道：「師父，我們遠遠跟着他們，不跟他們直接發生衝突，等到他們精疲力竭時，我們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猛攻他們一陣，到那時，那兩件寶物就非我們莫屬了。」

「蒼穹子」當年就是因為「屠龍書生」智慧超人，才破例收錄他為徒弟，此刻聽他出了這一詭計，大為讚賞，點頭說道：「好，就這麽辦！」

說完話，他當先踱去，「屠龍書生」那敢怠慢，回頭喝道：「走！」

一行八人，均慢步直朝衆人奔行的方向走去。

就在他們走出三丈開外不久後，驀地裏——

廟內閃出一條青色人影，朝「天柱谷」中的八人陰森森地一聲冷笑，倏然一晃身形，又消失無踪。

此人是誰？行動竟如此神秘，而且身形又快得如同電閃，像「蒼穹子」這樣武功高強的人都沒有察覺得出來，可想而知，此人的一身武學，已高到了何種程度。

這却按下不表，再言衆人被「屠龍書生」一言提醒，紛紛朝石中堅等七人追去，石中堅他們一撥人不知為何奔走的速度均很慢。

而這些追襲之人均是武林上成名已久的人物，身法自然不慢，況且他們每人心中都有一個目標，那就是二寶物。

約莫一盞熱茶的工夫——

他們已趕上了石中堅他們，只聽一人厲聲喝道：「太陰女，見者有份，妳難道想獨吞嗎？」

「太陰女」循聲望去，只見發話之人，正是江湖上極端暴戾跋扈「怒江二怪」的老大——水裏鮫魯昆。

「太陰女」一見到他那副尊容，就想作嘔，此刻魯昆就在離她身側一尺之處，她不由大怒，高聲叱道：「你想死了是不是？」

她話聲方落，驀然，二怪水裏蛇廖承暴喝一聲，縱身欺進，反手一伸，閃電般抓向「太陰女」的手腕脈門。

他這驟然出招，倒出乎「太陰女」意料之外。

驀在此刻，「天山三老」的老二暴喝一聲，叱道：「鼠輩敢爾！」

挾着喝話聲中，他一掄右手杖，帶起一團呼嘯的尖銳勁風，迅若電閃雷奔，直朝「水裏蛇」廖承掃去。

他這一杖，出得奇快無比，但見掌影閃處，已經掃至『水裏蛇』廖承身前三寸之處。

水裏蛇廖承滿以為他驟出的一抓，必定能擒住「太陰女」的手腕脈門，豈知道就在他快要得手之際——

突覺一股冷風襲向身來，他不由心中大怒，不得不先求自保，趕忙一晃身形，倒退了四步，才堪堪閃過了一杖之擊。

水裏鮫魯昆見拜弟被逼得倒退了四步，不由大怒，大吼一聲，揚手一掌，挾着洶湧般的勁氣，直朝「天山三老」老二撲去。

「天山三老」的老二目見來勢，兩眼暴射出憤怒的光芒，厲聲喝道：「這是你自己找死！」

語音一落，他右手杖快捷地交於左手，然後，手腕一翻，倏然一彈一吐，勁風急捲疾擊，宛若迅雷驟發，威不可當，一派霸道剛猛氣流，足以懾人心魂。

頓聞水裏鮫魯昆「悶哼」一聲，胸前如遭巨鎚一擊，氣血湧動，馬步不穩，直摔出一丈之遠，「哇」的一聲，張口吐出一口鮮血，當場暈死過去。

「天山三老」老二在水裏鮫魯昆倒地之後，口中發出一聲懾人心魂的長笑，顯示他內心是何等的激動。

就在水裏鮫魯昆被「天山三老」老二一掌震暈了過去之後，驀聞一聲慘厲慘叫，「水裏蛇」廖承腦血飛濺三尺，已中了「太陰女」的一掌。

原來水裏蛇廖承見拜兄水裏鮫魯昆，揮掌撲向「天山三老」老二之際，他也暴喝一聲，撲向「太陰女」。

「太陰女」見他再來攻來，冷哼一聲，玉掌揮動，一道匹練似的勁氣，已若江河倒瀉，滔滔而出。

雙方來勢之疾勁，無與倫比。

水裏蛇廖承突然獰笑一下，擊出的掌勢，倏地收回，向後躍去，伸手入懷，正想拿起東西之際——

驀然，水裏鮫的一聲悶哼傳來，他心頭一震，舉目望去。

但就在他舉目望去的一瞬息間，「太陰女」嬌聲喝道：「還不給我躺下。」

話落，左手一揚，遙遙擊出一掌，直朝水裏蛇廖承頭部拍去。

水裏蛇廖承那裏料到會有這一着，在他警覺之時，已來不及了，口中頓時發出一聲臨死的慘叫，就一命嗚呼了！

「怒江二怪」的一死一傷，只在眨眼之間，快得使人難以置信。

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太陰居士」目光中射出一道凜寒的煞光，朗聲道：「大家是否還有意思加以攔截！」

語畢，他哈哈一陣狂笑，笑聲如風迴旋，震人耳鼓之外，另有一種粗獷懾人的氣度。

衆人俱是當今武林譽隆望重，不可一世的絕頂高手，他們都被這種超凡的武學震住，每個人的臉孔，都因過度的驚異，顯得有些微微扭曲。

這沉默與緊張，緩緩的籠罩着四周，每人的心裏，都感到空前未有的緊張、恐怖。

倏地，一聲「阿彌陀佛」低沉的佛號，打破這恐怖的沉寂。

人羣中走出了一個衣衫寬大的灰衣老僧，身後緊緊跟隨着兩個年紀較輕的和尚，均是身穿黃衫。

灰衣老僧雙目射出兩道冷電般的眼神，望了「太陰居士」一眼，又轉身對「太陰女」低沉地說道：「姑娘武功蓋世，貧僧靜修，極為敬仰，不過……」

他話猶未了，太陰女冷冷問道：「不過我的手段太辣了是嗎？」

灰衣老僧靜修聞言，臉上微現慍色，淡淡答道：「不錯，女檀越的手段是太過辣了點！……」

他話說至此，略微一頓，又接道：「貧僧乃出家之人，本不應該參與此事，不過奉掌門師兄之命，前來準備用『太極金鎖』數日，用完之後，定當親自奉還，絕沒有貪求之念……」

一直沒有出聲的石中堅，他被人護駕着，心中感到甚不是味，暗自忖道：「我堂堂一個男子漢，又沒有殘廢，為何要人如此護駕，雖然這兩件珍奇寶物在我身上，但我也不一定不能獨自衝出去。」

「看看這些人，個個均是充滿着貪求之念，留在此江湖也是廢物，不如在此刻，一舉把他們超度算了。」

他有此心念，於是決定暫時不離開此地，要大肆屠殺一番。直到這些邪惡的人，流盡了他們的鮮血為止。

由此可知石中堅的殺孽是多麽的重。

此刻他驀聞靜修僧人，說出這一番話，倏地仰首呵呵一陣怪笑，道：「你們這些自以為堂堂正正的名門正派，其實都是些沽名釣譽，假仁假義之輩，今日你們這些聚集的高手，無非是想要以衆凌寡，強奪『太極金鎖』，還說什麽借用，眞是欺人之言，哈哈……」

衆人聞言，雙目中均暴射出無比的怒光，齊朝石中堅逼去，眼見羣情沸騰，慘烈搏鬥一觸即發。

「千面客」等人，也被他這激昂的一番話，給震得楞住，「太陰女」一斂平素冷漠之情，側面含情脈脈地注視着石中堅，心中暗自忖道：「他實在是個性情古怪的人……」

石中堅此刻心情異常激動，他朗聲說道：「現在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你們一個個到鬼門關去報到！」語氣中充滿着肅殺的意味，聽的衆人同時一凜！

靜修僧人高宣一聲：「阿彌陀佛」，低沉的語音，道：「小檀越，好重的殺孽啊！」

說完話，他不由喟然長嘆了一聲，石中堅斜眼一瞥靜修僧人，冷冷問道：「大師，你向以『慈悲』兩字，化解浩大的血刦，現在你認為用什麽方法，才能消去這塲浩刦？」

靜修僧人兩道白眉一陣掀動，雙目一閉，沒有作聲。

石中堅哈哈一陣震耳心驚的狂笑，道：「大師你答不出來吧！我却有一最簡便的方法，不知大師可否願意一聽？」

靜修僧人雙目一睜，兩道冷電的神光，一閃而出，張口問道：「貧僧願聞小檀越有何高明的方法？」

石中堅答道：「那就是一個『殺』字，殺盡天下邪惡之徒。」

他這一句話，說的聲色俱厲，尤其那個「殺」字，聽在衆人耳裏，都不由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

此時，站在靜修僧人身後的兩個黃衫小和尚，一聽石中堅此等藐視衆人，那裏還能忍下胸中怒火，雙雙暴喝一聲，舉掌拍出——

只聞「呼呼……」風響，兩道剛猛無儔的勁氣，宛若冰山崩裂，電馳星掣的奔向石中堅的胸前。

這兩個小和尚，年齡均是二十上下，但却是少林派掌門人的得意徒弟，平時在少林寺中，就跋扈至極，沒有那一個敢找他們霉氣。

一個法號喚作慈圓另一個喚作慈海。

他們兩人因智慧超人一等，甚得掌門人歡心，故傾囊傳授，所以他們雖然年紀尚小，但功力已很深厚。他們這一出手，威勢也非同小可，一股股強猛的勁風，挾着排山倒海之勢，一湧而出。

招式迅捷，凌厲無匹。

石中堅冷冷一笑，身形倏忽一閃，如鬼魅般，已轉到慈圓的右側。

他這一移動步子，看得「太陰女」一楞，柔聲喝道：「石少俠，不要意氣用事，走啊！」

石中堅哈哈一笑，道：「我非要殺盡他們才走。」

語畢，他腳下又倏忽一閃，轉至慈海左側，右手五指箕張，一指「五嶽擒龍」，直朝慈海胸前抓去。

慈圓適才一招落空，暴喝一聲，身子一擰，迅速至極，人已橫閃開去，手腕倏忽一圈。泛起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直劈向石中堅腰際。

（未完・廿四）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文雪心對江玉南又另眼接待，尤其是他儀表洒脫，面目英俊，談吐文雅，說話得體，如有磁力，女子都會被他吸着了，文雪心亦非冰心，怎不令她不動心，尤其是她想征服中原武林的雄心，需要物識中原高手襄助，見他可配爲代理人，便許以登上中原盟主之位，是不是誘惑？更以色相誘惑，以身相許，卽日合巹配爲夫婦，宴請二、三教主；男方是金長久、田榮、高泰爲代表，三人頗覺驚奇，估計江玉南另有打算，退出後，井望天、伍明珠匆匆來找，說少林、武當帶人來協助，帶去和明月大師、金貝子相見，驚動魔教幽靈艷女四人……

孤注用毒計　部署攻神府

明月大師和白衣女子，雙方就這樣硬接硬打的一連拚了十幾招。

明月大師震動了。

那白衣女子，竟然有着若無其事的樣子。

明月大師在少林寺中，向以掌力雄渾見稱，一個年輕女子，能和他連拚掌指，實在叫人難信。

搏鬥間，又是幾聲慘叫，兩個白衣女子，又在室外出現。

長髮披垂，身着白衣，看上去和第一個白衣女子大致一樣。

金貝子低聲道：「金塘主，這些女子，形如鬼魔，可是魔教中人。」

金長久道：「是。」

金貝子道：「一共有多少？」

金長久道：「就在下所知，一共有四個，目下已經出現了三個。」

金貝子道：「看上去，她們形如鬼魔，但究竟是人是鬼？」

金長久道：「似乎在人鬼之間，道長，她們更厲害的是四人合手。」

這時，明月大師已和白衣女子打得難解難分，雙手奇招迭送，搏殺兇厲。

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道：「道長，看來，魔教已經知道你們到此的事了。」

只聽一聲冷笑，傳了過來，道：「不錯，我們早已知道。」

白玲陡然出現在門外。

她穿着一身黑衣，當門而立。

金長久道：「二教主。」

白玲道：「金塘主，原來你是用的緩兵之計，一面和我們虛與委蛇，一面招請了大批人手到此。」

金長久道：「二教主，這中間有點誤會。」

白玲道：「誤會？什麼誤會？」

金長久道：「咱們到此不久，也非早爲預謀。」

白玲望望金貝子突然發出一聲怪嘯，和明月大師正在動手的白衣女子，忽然收掌而退。

明月大師吁一口氣，望望白玲，道：「這一位是？」

金長久道：「魔教的二教主。」

明月大師哦了一聲，道：「金塘主，可是早和她們約好了。」

金長久道：「這可好，我金某人是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了。」

金貝子低聲道：「大師不要誤會，剛才，那位二教主也這麼指責過金塘主。」

白玲望望明月大師道：「你是少林寺中人？」

明月大師道：「天下禪林寺院很多，老衲爲什麼一定是來自少林？」

白玲道：「天下的禪院雖然很多，但會武功的卻不多。」

明月大師淡淡一笑，說道：「不論老衲來自何處，但老衲是中原武林一脈，決不允許貴教中的人，在中原武林一道上橫行。」

白玲道：「很豪壯的口氣，不過，這卻無法使我們擺平。」

明月大師道：「所以，老衲帶了一些人手來此。」

白玲笑一笑，道：「大和尚，就憑你們眼下這一點實力麼？」

明月大師道：「老衲不過是千萬個武林同道之一，這一點力量，也是千百股力量之一。」

白玲冷冷說道：「今天你們這一股實力，只怕已經很難保存了。」

突然回手一揮，道：「上！」

列立在她身後的四艷，突然向前跨出一步，然後向廳中衝去。

金長久心中明白，如若四艷聯手，威力何啻增强十倍。

明月大師低聲對金貝子道：「道兄，率領你的人先走一步如何？」

金貝子道：「大師呢？」

明月大師道：「我要留下來和他們對抗。」

這時，四個白衣女子已然行入了廳中，完成了合圍之勢。

只要白玲一聲令下，四人能在極快中攻上。

金貝子歎息一聲，道：「大師，貧道會是出賣朋友的人麼？咱們既在一起，生死同命。」

明月大師道：「你這是何苦呢？」

金貝子說道：「大師，貧道和這些屬下，受命來此之時，都已經抱定了不能成功，便要戰死的決心，目下，既然和魔教中人已經接上了手，正好和他們放手一戰了。」

明月大師道：「好，道兄豪氣干雲，貧僧也只有捨命奉陪了。」

回顧了金長久一眼，道：「金施主和井二堡主準備如何？」

金長久道：「咱們只有兩個人，動不動手，似乎都無補大局。」

明月大師道：「金塘主的意思，是坐山觀虎鬥，不捲入這個漩渦之中了？」

金長久冷冷說道：「大師一定要我們出手麼？」

井望天深恐兩人鬧的不可開交，急急接着道：「大師、金兄，不要吵，有話好說。」

金長久道：「大師，你們覺着非我們兩個人出手不可，我們就出手吧！」

井望天道：「金兄，這件事，咱們暫時還不能動手。」

明月大師哈哈一笑道：「好啊，兩位既如此說，我們只好自行拒敵了。」

白玲冷笑一笑，道：「金塘主，井二堡主，你們既然不願捲入這個漩渦，那就請出去吧。」

金長久搖搖頭，道：「白姑娘，我們並沒有投入貴教，所以，用不着聽妳白姑娘的令諭。」

白玲臉色一變，道：「金塘主，你這是什麼意思？」

金長久道：「我們不幫明月大師出手，但也不能聽妳之命。」

白玲略一沉吟，笑道：「好，讓你見識一下魔教中的殺手威力也好。」

口中發出兩聲低沉的嘯聲，右手一揮，道：「上！」

四個白衣女子疾撲而上。

她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的角度，所以，出手之後，組成了一個很嚴密的合擊之勢。

明月大師口唸佛號，雙手齊出，用出了少林七十二種絕技之一的大力金剛掌。

雄渾的掌力，擋住了兩個白衣女的攻勢。

四兩黑衣人，由暗影中飛奔而出，接替下明月大師。

金長久按了按腰中的軟刀扣把，低聲道：「井兄，如是少林、武當中人，難以抵拒這四個女殺手時，咱們是不是需出手相助？」

井望天道：「這個，這個，到時間再說吧！」

就是兩人交談幾句話的工夫，場中已然分出了勝負。

四個黑衣人被抓下了頭上的包頭黑巾，露出了光光的腦袋。

這些黑衣人，竟是少林寺的和尚。

四個黑衣人露出了眞正的身份，也同時喪失了他們的生命。

看不到身上的傷痕，但都已經閉上了雙目。

敢情，四個人竟已身死。

井望天呆了一呆，道：「金兄，她們怎麼樣殺死了四個少林高僧？」

金長久說道：「老實說，我也看不清楚。」

井望天道：「金兄，這件事，咱們應該幫幫忙，是麼？」

金長久苦笑一下，道：「井兄可是認爲咱們能夠幫上忙？」

井望天道：「不管咱們能不能幫上忙，但咱們總要盡一點心力，是麼？」

金長久道：「對，咱們應該盡一點心力，可是，咱們沒有這份能力。」

井望天道：「那要如何是好？」

金長久道：「只能勸一勸，不要明月大師出手。」

事實上，已經無法勸得明月大師了，因爲，明月大師已經出手。

金長久輕輕歎一口氣，接道：「井兄，來不及了。」

井望天高聲勸阻，說道：「大師不可

出手。」

明月大師道：「老衲不出手，誰替少林寺的弟子報仇？」

井望天道：「大師，問題是你報不了仇。」

明月大師冷冷說道：「就算老衲報不了仇，也要求得心安。」

井望天道：「大師，這是何苦呢？」

金貝子突然拔出了長劍，道：「大師，請退後一步，貧道領敎一下這四位姑娘的厲害。」

白玲冷笑一聲，道：「金貝子，我不想把你們趕盡殺絕，我希望適可而止，不要逼我……」

金貝子接道：「已經出了人命，現在放手還來得及麽？」

白玲道：「來得及。」

金貝子道：「妳能使他們復活？」

白玲道：「不能，不過，可以使你們少死幾個。」

金貝子彈劍大笑，道：「貧道還不信她們眞能殺得了我。」

白玲道：「金長久，你都看到了，我已盡了力。」

金長久回顧了金貝子一眼，道：「道長，在下覺着，此情此景，不妨忍耐一些爲好。」

金貝子道：「少林弟子已死亡數人，這筆血債，難道就不聞不問了？」

金長久低聲道：「道長有把握替他們報仇麽？」

金貝子道：「貧道相信，本門的五行劍陣，足可以對抗她們的詭異武功。」

金長久道：「道長，這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道長三思。」

金貝子長劍一揮，道：「擺陣。」

暗影中立刻湧出了四個灰衣人。

原來，少林和武當弟子，都已經改扮，掩去了本來面目。

白玲微微一笑，道：「金塘主，武當派的五行劍陣，聽說和少林寺的羅漢陣齊名，是你們中原武林道上的有名劍陣。」

金長久道：「不錯！」

白玲道：「你已經勸過他了，盡了心意。」

金長久呆了一呆，暗道：這女人，忽然對我如此賞臉，不知用心何在？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唉！在下無能阻止，也只好放手不管了。」

這時，金貝子已帶動五行劍陣，五支劍閃爍起一片寒芒，攻向四女。

一場凌厲的搏殺激烈展開。

五行劍陣，果然是具有着相當大的威力。

但見四個白衣少女，完全陷入了一片劍光之中。

金長久心中暗道：看來，這五行劍陣的威力，倒是眞能克制四個魔女。

心念轉動之間，耳際間却響起了一聲慘叫。

金長久轉頭望去，就算他這種久經戰陣的人物，也不禁看得一呆。

原來，一個武當弟子手中的長劍，刺入了一白衣女子的左肩窩處，由前肩直透後肩。

但那白衣女子一隻右手，纖纖五指，却插入了那執劍人的臉上。

金貝子大喝一聲，突然一劍刺了過來，斬向那白衣女子的右臂。

却不料，另一個白衣女子忽地由一側衝來，一抬右手，竟然揑住了金貝子手中的長劍。

五行劍陣，一人受傷。整個劍勢受了影響，已無法阻止四個白衣魔女的詭異攻勢。

但聞連聲的慘叫響起，三個武當弟子，先後倒了下去。

那位一劍刺入白衣魔女肩胛的武當弟子，也倒了下去。

但那中劍的白衣魔女並未倒下。

她的傷處也不見有鮮血湧出，只在白衣上有一片微紅的血痕。

明月大師運集了功力，正準備衝上去，却被金長久伸手攔住。

井望天的臉色都變了，他一生中見過不少激烈的搏鬥，但從未見過如此激烈的搏殺。

武當派的五行劍陣，在江湖上大有名氣，却在不大工夫中，毀在了四個白衣魔女的手裏。

這實在太可怕了。

金長久拱拱手，道：「二教主，聽在下一言如何？」

武當派的五行劍陣，在武林中，是十分有名的劍陣，幾乎和少林的羅漢陣齊名，頃刻而毀，明月大師心中也明白，自己拚命一戰，勝機極微，他一人之力，絕對強不過五行劍陣。

但眼下的形勢，又使他不能不出手。

金長久一攔，他借機停了下來。

白玲望望明月大師、金貝子，笑一笑，道：「金塘主有什麽話說？」

金長久道：「少林、武當，兩派中人，都已經有了很大的傷亡。」

白玲道：「我知道，我的四個殺手，也有人受了傷。」

金長久道：「姑娘，今夜就算妳殺盡了在場之人，對你們爭雄江湖的霸業，亦無多大的帮助。」

白玲道：「哦！」

金長久道：「所以，在下請姑娘手下留情。」

白玲笑一笑，道：「金塘主的意思是，讓我放了他們。」

金長久道：「不知道二敎主是否肯賞臉？」

白玲道：「可以，不過，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二敎主要他們答應一件事。」

金長久道：「請說。」

白玲道：「要他們從此不再和魔敎爲敵。」

金長久道：「在下可以勸勸他們。」

白玲口中發出一聲低嘯，四個白衣魔女應聲而退。

片刻之間，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見。

金貝子還劍入鞘，望望地上的屍體，仰天長歎，道：「她們根本不是人，而是超出了人體極限的魔鬼，看來，中原武林難逃過這一大刦了。」

明月大師道：「很慚愧，但咱們已盡了心力。」

金長久緩緩說道：「兩位說說看，咱們應該如何？」

明月大師道：「咱們已無能爲力，照剛才的看法，咱們就算是不怕死，也無法力挽狂瀾。」

金貝子道：「大師的意思是，咱們就此罷手了？」

明月大師沉吟了一陣，道：「想不出什麽特別的辦法，老衲想先回少林寺去，和掌門人及幾位長老商量一下。」

金貝子道：「好吧！貧過也暫時回武當山去。」

望天嘆息一聲說道：「大師、道長，伍家堡現有的實力，似乎是已不足和魔敎對抗，兩位這帶人一走，那就更不足爲敵了。」

金貝子接問道：「二堡主，你的意思是？——」

井望天道：「諸位再想想看，我們有什麽辦法能够對抗呢？」

金貝子道：「二堡主心目中是不是有了想法？」

井望天道：「如若少林、武當兩大門派，都無法抗拒魔敎，放眼武林，只有雲頂神府中人可以和魔敎對抗了。」

明月大師道：「不容易，雲頂神府中人，近年來一直很少在江湖上出現，江湖上各大門派，和他們都無來往，除非他們志願捲入漩渦，否則很難請他們出來。」

井望天口齒啓動，欲言又止，回頭望望金長久。

顯然，他在徵求金長久的意見，看看是否應該說出江玉南的事情。

金長久輕輕歎息一聲，說道：「大師，在下覺着，對抗魔敎之法，並非全無良策。」

明月大師道：「金塘主，你有什麽辦法？」

金長久道：「使他們自相殘殺。」

明月大師道：「辦法不錯，但這個可能麽？」

金長久道：「事在人爲，我們已有了一個安排，不過，目下還無法決定。」

明月大師道：「哦！」

金長久道：「所以，在下希望大師和道長，能暫時留在附近。」

明月大師道：「金塘主，準備要咱們作什麽？」

金長久道：「目下，在下還無法仔細奉告，不過，兩三天內，在下一定有一個回覆……」

放抵了聲音，接道：「那時，可能還要借重大師和道長的力量。」

明月大師沉吟了一陣，道：「好！老衲留下。」

金貝子點點頭道：「貧道也可以等候三天。」

金長久道：「大師、道長，你們還有多少實力？」

明月大師歎息一聲，道：「老衲帶來了十八位高手，除了十位未來的之外，有八位跟着我一起來，但他們現在有多少傷亡，還不清楚，約略算起來，總還有十三四人。」

金貝子道：「武當門下弟子，連貧道算上，大概有九個人。」

金長久道：「好！這一股力量不算小，運用得當，會發生很大的力量，現在開始，要委屈大師和道長一下了。」

明月大師道：「可以，至少，我們還有隱藏的能力。」

金長久和明月大師等約好了連絡之法，才和井望天告辭而去。

兩個人一路上，一直很留心四周的景物，他們確定了無人跟踪後，井望天才低聲的說道：「金兄，你留下他們的用心何在？」

金長久低聲說道：「井兄，白玲和文雪心，是魔敎中大敎主三敎主，兩個人爲了爭奪魔敎中的控制權，正展開一場生死之鬥，雙方面似乎是都在爭取江玉南的帮忙。」

井望天點點頭，道：「嗯！江玉南眞有那麽大的力量麽？」

金長久道：「我想，不是他一個人的力量，她們要爭取的，可能是雲頂神府的人，但不知這個人對神府有多大的影響力量。」

井望天道：「金老，你看這一場鬥爭中他們那一個勝利。」

金長久道：「不管那一個勝利，對我們都沒有太多的好處。」

井望天說道：「那我們應該如何對付呢？」

金長久道：「我想過了，不論他們雙方那一個人勝了，對我們都沒有好處。」

井望天說道：「那我們什麽人都不帮了？」

金長久道：「不！要帮一個人，我們必須使他們鬥得兩敗俱傷才行。」

井望天道：「到時間，我們全力攻向那獲勝的人。」

金長久道：「除非雲頂神府中人大批下山，我們只有這一個機會，挽救中原武林同道。」

井望天道：「所以，雖然付出的代價很大，但也值得一試。」

金長久微微一笑，道：「井兄，我有一個感覺。」

井望天問道：「什麽感覺。」

金長久道：「很快樂，一個人作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時，所得到的快樂，不是一個沒有作過這種事的人所能想像。」

井望天楞楞的望着金長久。

金長久笑一笑，道：「我一品刀金某人，這大半輩子中，一直在爲自己的理想奮鬥，但我却從未爲別人想過，我建立七刀塘，把天下當時七個用刀高手，連聚在一處，我們之間，本都是經過了一番搏殺的人，但却聯手合作，我對這件事很得意，七刀結合，自成了一股很強大的實力，我們廣收弟子，及江湖同道，使七刀塘的威勢日壯，不瞞你井兄說，表面上，七刀塘過的平民生活，經營的正當買賣，事實上，我們還是脫不了盜匪的本質，找到適當的機會，還是作一票買賣，但我們一直很隱密的進行，江湖上知道這件事的倒還不多。」

井望天道：「其實，七刀塘在江湖上的聲譽並不太好。」

金長久道：「這個，我知道，但七刀塘的實力很強大，心中雖有不滿，但眞正敢找上七刀塘的，却是少之又少。」

井望天道：「金老，這一場江湖紛擾，還是爲了捉一條奇鱔所引起。」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井兄，那只是一個起頭罷了，這些事情早已在江湖上發展形成，我如不捉那一條奇鱔，也許不會把我牽入其中，這些時日之中，我一直很懊惱，很痛恨，自己怎麼會如此捲入了這一場紛爭之中，可是現在，……」

井望天道：「現在，怎麼樣了？」

金長久接說道：「現在，我忽然覺到一種快樂，一種從未有過的快樂，唉！老實說，這數十年來我出生入死，經歷了不少凶險之事，從來沒有想到，把生死之事看得透澈，只要能挽救江湖上危亡大局，就算我個人死了，也是一件含笑九泉的事情。」

井望天呆了一呆道：「金老想得如此透澈，實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金長久道：「所以，我心中會有着一種很充實的快樂。」

井望天道：「金老，你想到了辦法沒有，我們應該如何？」

金長久道：「你是說，對付魔教？」

井望天道：「對！」

金長久沉吟一陣，說道：「在下倒是想到了一些辦法，但是否行得通，還難預料。」

井望天道：「你的意思是——」

金長久道：「咱先回去和伍姑娘商量一下。」

井望天道：「和明珠商量？」

金長久道：「對！她是個關鍵人物，她肯帮忙，咱們才有成功的機會。」

井望天道：「金老，你是不是要他用毒？」

金長久笑一笑，道：「手段也許不太光明，但爲整個中原武林，值得一試，井兄，我們的機會不多，但並非全然絕望，我們無法用武功對抗魔教，只有用毒試一試。」

井望天沒有回答，他心中還在暗作盤算，他沒有一品刀在江湖上的兇名聲望，但如說動腦筋，要陰施詐，他自信不會輸給金長久。

他想到了用毒的後果，那是乾坤一擲的豪賭，賭贏了，成名露臉；賭輸了，那將是一個很可怕的悲慘局面，整個伍家堡，那將陷入一片悲慘的殺戳之中。

金長久微微一笑，道：「井兄，你在想什麼？」

井望天道：「我在想，我們的機會有多大。」

金長久道：「井兄，不論有多大的機會，只要有機都會應該試一試。」

井望天道：「試試？」

金長久道：「對！很值得一試。」

井望天道：「金兄，這件事，我不能作主，回去之後，咱們先和明珠商量一下，然後，還得和伍堡主商量一下。」

金長久道：「好，不論跟誰商量，我想這件事，他們都會答應。」

井望天道：「金老，至少咱們該和明珠商量一下，看她有幾分把握。」

金長久道：「對！這個得和伍姑娘商量一下了。」

回到了伍家堡之後，井望天、金長久來不及和高泰，田榮見面，一直去見伍明珠。

伍明珠神情很冷漠，對金長久的來訪，並無歡迎之意。

輕輕吁一口氣，伍明珠緩緩說道：「深更半夜的，金塘主來此，有何用心？」

金長久道：「姑娘對用毒一道，進步了多少。」

伍明珠說道：「還是不多，只有幾種手法。」

金長久笑一笑，道：「姑娘，在下和井二堡主請了武當的金貝子道長，和少林的明月大師。」

伍明珠道：「他們說些什麼？」

金長久道：「這裏的詳細經過，我想請井二堡主給姑娘說明一下。」

伍明珠道：「二叔，你說說看，怎麼回事？」

井望天說明了詳細經過，並說出了金長久的計劃。

伍明珠道：「金老醒悟了？」

金長久道：「一個人的警醒，似乎是只在那一刻的覺悟，現在，我感覺到自己完全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回首前塵，盡屬恨事。」

伍明珠輕輕歎息了一聲，說道：「金老能如此大悟人生，晚輩也只有據實奉告了。」

金長久微微一笑，道：「姑娘，老朽現在確有着一種奇異的感覺，我不會再怕死，也不會只爲自己打算，我心中有着一種非常明朗的感覺，大概這就是朝悟道：夕死可矣的感覺。」

伍明珠道：「金老，我看過了全部的毒經，本來，我是不該看的。」

金長久接道：「我知道，姑娘，是小叫化他們求妳看的。」

伍明珠道：「至少，我還未得金老的完全同意。」

金長久說道：「老朽現在是完全同意了。」

伍明珠笑一笑，道：「這本書不能看，看過一頁，你就會忍不住要看第二頁，看完一篇，你就會忍不住要看第二篇，直到完全看完這一本書才能停得下來。」

金長久道：「姑娘，我這一把年紀了，就算我看了毒經，只怕也沒有辦法記得住，你們年輕人，倒是應該看一看這個寶典了。」

伍明珠笑一笑，說道：「金老，你眞的……？」

金長久接道：「明珠姑娘，老朽現在只想知道，妳的用毒手段如何？」

伍明珠道：「我一直在很用心的學，可是我笨了一些，學會的還不太多。」

金長久說道：「哦！那要快些去學會啊！」

伍明珠道：「我在很用心的學。」

井望天道：「金老，這一點你放心，我這位姪女，武功上的成就，我不敢說，但讀書的聰明，却是很少有人及得，她能夠過目不忘。」

伍明珠笑一笑，道：「二叔，別這麼誇我……」

金長久接道：「姑娘，妳現在能不能在不知不覺間，使別人中毒。」

伍明珠道：「那叫作無聲傳毒，在毒經第五篇中，如是有那種藥物，我也許可以辦到。」

金長久道：「藥物很難求麼？」

伍明珠道：「有原料，就可以配。」

金長久道：「姑娘，原料是不是很容易弄到？」

伍明珠道：「不太難。」

金長久道：「現在，我們有沒有？」

伍明珠道：「沒有。」

金長久道：「幾天能夠配製出來？」

伍明珠道：「十天。」

金長久道：「好，那就快些配製，能搶快一天就搶快一天。」

伍明珠幽幽一笑，道：「金老，這必須要江少俠同意才行。」

金長久道：「這個，在下自會安排，不勞姑娘費心，只要姑娘盡快配製藥物就是。」

伍明珠口唇啓動，欲言又止。

金長久告辭退出，如若他臨去時，能回顧伍明珠一眼，以他豐富的江湖經驗，必可看到一些內情，可惜，他沒有回頭去看一眼，就匆匆而去了。

井望天瞧到了，但他沒有多問，伍明珠既然忍下去了，自己又何必多此一舉？

金長久回到了住宿之處，發覺一切都還保持原樣，魔教中人，並未進襲。

和魔教劃地爲界之後，金長久就担負起了指揮大部份武林同道的責任。

除了伍家堡中原有的堡丁之外，凡投入伍家堡中人，都劃歸金長久管制，和調動。

第二天，天色巳亮，金長久就找來了高泰、田榮，說明了昨夜的經過。

高泰皺皺眉頭，道：「這麼說來，就算閻五搬來了各門派的高手仍然是無補於事。」

高泰輕輕吁一口氣，又道：「金老是否巳有制敵良策。」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這需要一段時間，而且，要江玉南的配合。」

田榮道：「我去請他過來。」

金長久搖搖頭，道：「不可魯莽，咱們要在不動聲色中進行，江玉南應該自己會過來看咱們。」

高泰道：「那要到中午之後，」

金長久道：「等一下無妨，等到他回來之後，咱們再作計較。」

高泰輕輕吁一口氣，道：「金老，什麼事，不能先和我們說說麼？」

金長久道：「這只是我一個奇想，三十六計中，也沒有這麼一計。」

高泰道：「那才能出奇制勝。」

金長久道：「能不能行得通，關鍵還在江玉南的身上，所以，等他來了之後，咱們再作商量。」

中午過後，江玉南果然趕了過來。

高泰引他進入密室，低聲說道：「江兄，那位大教主可有什麼行動。」

江玉南道：「沒有，她一直和我討論神府的事。」

金長久道：「她是不是對神府有些顧慮？」

江玉南道：「是！」

金長久道：「江少兄，見過那位二敎主，白玲姑娘沒有？」

江玉南道：「沒有。」

金長久道：「昨夜中發生的事，江少俠也不知道了。」

江玉南道：「不知道。」

金長久點點頭，說出了詳細經過。

江玉南道：「有這等事，不過，今天午時之前，那位大敎主，還不會知道這件事。」

金長久道：「江少兄，你到這裏來，那位大敎主知道麼？」

江玉南道：「她應該知道。」

金長久道：「有沒有什麼吩咐？」

江玉南道：「有！她要我瞭解一下你們的眞實情形。」

金長久道：「眞實的情形，她的意思是？——」

江玉南道：「眞實的情形，就是要我瞭解你們是不是眞心的歸服魔敎。」

金長久道：「江少兄，她還交待你些什麼？」

江玉南道：「這方面，她沒有交待什麼。」

金長久笑一笑，道：「她總不能聽你幾句話就行了。」

江玉南道：「金老，對我們是否眞的歸服，她好像並不放在心上。」

金長久道：「哦！這麼說來，我們在她的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地位。」

江玉南道：「我的看法是如此，她現在唯一顧忌的，就是雲頂神府中人……」

高泰接道：「她是否知道，你來自雲頂神府？」

江玉南道：「知道。」

金長久說道：「所以，她才會對你很好。」

江玉南點點頭。

金長久道：「江少兄，眼下有一件最爲重要的事，必須要弄清楚。」

江玉南道：「什麼事？」

金長久道：「大敎主，和那位二敎主，是不是眞的鬧得勢不兩立？」

江玉南道：「好像是眞的。」

金長久道：「這麼說來，我只有一個選擇了。」

江玉南說道：「金老，白玲不能太相信，文雪心更不可相信，咱們必須要自己想法子，就目下情勢而言，鬥力巳非其敵了。」

金長久笑一笑，道：「人貴自知，聽說魔教有三位敎主，大敎主二敎主，都是女的，兩個漂亮的大姑娘，那麼三敎主也不會是男子漢了？」

江玉南點點頭，說道：「也是一位女的。」

金長久笑一笑，說道：「莽莽江湖，萬里神州，竟然被幾個小妞，鬧得地翻天覆，老弟，她們的武功很高明，魔教的手法，確也有過人之處，但她們能夠征服中原武林，絕對不是因爲她們的武功高，魔教的手法，確也有過人之處，魔敎的武功雖高，但她們沒有辦法征服中原武林的反擊。」

高泰道：「金老的意思，可是說，她們不是用武功征服中原武林。」

金長久道：「武功，只是一部份力量

，她們爭取中原武林最大的力量，是智慧，也許可能是陰謀，所以，咱們要以牙還牙。」

田榮道：「金老似是已經想出了一個辦法？」

金長久道：「我倒有一番計劃，只不知能否行得。」

他仔細的說明了自己計劃。

那確是一個很惡毒的設計。

江玉南沉吟不語。

田榮吁一口氣，道：「金老，這雖然有些不太光明，但就目下的情形而言，似乎是唯一的辦法了。」

江玉南說道：「雲頂神府中，發生了一件很大的變故，別要希望他們能眞的帮助……」

高泰呆了一呆，道：「你說是發生了什麼變故？」

江玉南道：「很悲慘的自相火併，神府中人十死八九。」

田榮道：「爲什麼？」

江玉南道：「表面上看去是爲了權勢和女人，當時，我也有些想不明白，但我聽到文雪心的述說之後，我明白了，魔敎中人，早巳滲入了雲頂神府，只不過，他們的人也都死了，這消息，沒有別人洩漏出來。」

金長久道：「江少俠……」

江玉南接說道：「我下山的用心，就是要找出這件事的眞象，現在，我都明白了。」

金長久道：「這麼說來，雲頂神府巳經毀滅了？」

江玉南道：「不會毀滅，神府後山的人，都是苦修者，他們本來不肯捲入江湖恩怨的，但目下情形太緊急，他們自不能坐視不管，所以，也只好出手一次了。」

金長久道：「這眞是很意外的事，在下的計劃……」

江玉南接道：「你的計劃，沒有影響，你本來不是要眞的神府中人。」

金長久道：「好！我們一切都要在隱密中進行，不可洩漏風聲，這些約定，諸位也要記好，一旦有誤，很可能會前功盡棄。」

江玉南道：「這七天之中，我們也要盡量的保持平靜，諸位要嚴厲約束，不可和魔敎中人衝突。」

第七天，中午時分。

江玉南和文雪心巳經研商好了對付神府的策略。

文雪心說出了雲頂神府之內，早巳潛伏着魔敎的內應，江玉南和文雪心、白玲要親自率領一批魔敎中的高手，趕往雲頂神府，裏應外合。

他們約定了明天出發。

這些時日中，白玲和江玉南也見過幾次面，但都有文雪心在塲。

極具權威的大敎主，使得白玲不得不一直表現出絕對的謹愼、小心。

江玉南也樂得裝迷糊。

這就是白玲內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知江玉南爲什麼不肯下手。

伍家堡中，已然聚集了更多的魔敎中人，而且都是好手。

金長久、井望天約束了雲集在伍家堡的羣豪，忍受下一切的羞辱。

彼此都有着別的打算，所以，倒保住了一個平安無事的局面。

文雪心準備了一點豐盛的酒席，正在和白玲、江玉南餐敍。

明天，魔敎的行動就要開始，進軍雲頂神府。

高泰很惶急的衝了進來。

文雪心的兩個從婢，却把高泰攔阻在大廳門外。

文雪心放下手中的筷子，低聲道：「江郎，你的朋友。」

江玉南點點頭，高聲道：「放他進來。」

兩個婢女放進了高泰。

高泰滿臉焦急的行了進來道：「江兄，有痲煩！」

江玉南道：「什麼事？」

高泰道：「神府中人，結合了武當、少林高手，巳到了伍家堡二十里外。」

江玉南霍然站了起來，道：「神府中人？」

高泰道：「對，神府中人和武當，少林中人結合在一起了。」

文雪心很沉着，笑一笑，道：「你們在那裏聽到了消息。」

高泰道：「伍家堡中，經常有人在外面探索情況，及時回報。」

文雪心笑一笑，道：「我們魔敎中也派出的有人。」

高泰道：「怎麼，貴敎耳目如此靈敏，怎麼還未得到消息？」

文雪心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這麼說來，你們伍家堡的耳目，倒是比我們還要靈通一些了。」

高泰道：「這個，我們倒是不敢說了，不過，目下情形，確然如此。」

文雪心道：「他們有多少？」

她冷靜、細心，高泰的心中大大的一震。

幸好事先有了詳密的計劃，否則，必會露出馬脚。

高泰稍一沉吟，道：「多少人，倒是不很清楚，但約略估算，總在三四十個以上。」

文雪心點點頭，道：「和你們聯絡了什麼？」

高泰道：「目下還沒有，不過，井二堡主說，他們很可能會派人來。」

文雪心笑一笑，道：「你們準備如何應付？」

高泰道：「目下，我們還沒有拿定主意，所以，才來和貴敎商量。」

文雪心道：「好！江郎，你們研商一下。」

江玉南道：「唉！還有什麼好商量的，我目前的處境，只有一個辦法。」

文雪心道：「什麼辦法？」

江玉南道：「他們不會放過我，我如不能挺身一戰，只有被殺一途。」

文雪心道：「哦！江郎，有我在此，怎麼要他們殺了你？」

江玉南道：「那只有放手一戰了。」

文雪心又說道：「江郎，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你這些朋友，他們的態度如何？」

江玉南道：「他們？——」

文雪心接道：「對！他們是否敢和神府中人對抗？」

江玉南道：「妳的意思是……？」

文雪心接道：「要他們說個明白。」

高泰道：「姑娘，我們現在的態度，難道，還不夠明白麼？」

文雪心道：「不夠，高泰，有些事要用事實表現出來。」

高泰道：「怎麼表現呢？」

文雪心說道：「去告訴金長久和井望天二人，把你們的精銳人手集合起來，先和來此的神府、少林、武當的人手，對抗一陣。」

高泰道：「打前鋒？」

文雪心道：「不錯，雖然會有一些傷亡，可是表現了你們的誠意。」

江玉南道：「這個不行。」

文雪心笑一笑，道：「江郎，爲什麼呢？」

江玉南道：「少林、武當的實力，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們絕對不是神府中劍手之敵，要他們出手，豈不是白白送死麼？」

文雪心嫣然一笑，道：「江郎，中原武林道上，有這麼多的人，死一些，算得什麼呢？」

她笑得嬌艷動人，但如此草菅人命的事，由她口中說出來，却是那麼輕鬆，不帶一點火藥味。

似乎是這種事，在她內心之中，全無負担，視同應該。

高泰心頭震動了一下，道：「文姑娘，小叫化一來報訊，二來，也想請敎大敎主一件事。」

文心道：「哦！你請說。」

高泰道：「我們在大敎主的心目中，究竟是什麼個身份？」

文雪心道：「如若你們是眞心投入魔敎，我自然十分歡迎，但你們的人數太多，所以，我想選一些可爲我用的人留下來，其餘的人，要他們在這一次對抗中拚掉，不知高兄的意下如何？」

高泰只覺一股寒意，由背脊上直冒下來，但表面上却盡量保持着平靜，只說道：「大敎主說的也是，但不知要留下那些人？」

文雪心道：「這個，我看要高兄和江郎決定了，你們不妨研商一下。」

江玉南道：「只怕時間巳經不允許我們研商了。」

文雪心道：「爲什麼？」

江玉南道：「他們很快就會迫近伍家堡來。」

文雪心道：「不用急……」

只聽一個銀鈴般聲音，傳了進來，道：「小妹白玲，有事求見大敎主。」

文雪心道：「二妹請進。」

白玲快步而入，道：「大敎主，有一批來歷不明的人手，正接近伍家堡。」

文雪心笑一笑，道：「二妹呀！妳怎麼不去查個明白，來的是什麼人呀？」

白玲道：「小妹巳派人去了，先來向大敎主稟報一聲。」

文雪心回顧了白玲一眼道：「二妹，這消息，人家早來告訴我了。」

白玲立刻垂手肅立，說道：「小妹慚愧。」

文雪心笑一笑，道：「其實，這也不能怪妳，這地方，咱們沒有他們熟。」

白玲道：「大姐敎訓的是。」

她們雖是姐妹相稱，但白玲對文雪心的敬畏，實巳到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境界。

文雪心揮揮手，道：「二妹，妳下去，調集人手，萬一來人想對伍家堡不利時，咱們就助他們一臂之力。」

白玲道：「小妹遵命。」

轉身疾步而去。

高泰回顧了白玲一眼，道：「大敎主，現在相信了？」

文雪心道：「一開始，我就相信你們的話。」

高泰道：「大敎主，在下告退了。」

文雪心道：「往那裏去？」

高泰道：「貴敎都巳準備迎敵，我們也準備一下。」

文雪心道：「高泰，你們是準備單獨迎戰呢？還是要和我們合作？」

高泰說道：「自然是和貴敎合作的最好。」

文雪心道：「可以，把你們的人手集合起來，頓飯工夫之後，我們在堡內廣塲見面。」

高泰道：「怎麼？大敎主準備要親自出手了？」

文雪心道：「你們中原武林高手，我會過不少，但却從來沒有見識過雲頂神府中人的武功，我也該去見識一下。」

高泰道：「好！在下告退。」

文雪心道：「慢着，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高泰回過身子，說道：「請大敎主吩咐。」

文雪心道：「第一，不許藏私，要把你們最強的人手集中。」

高泰說道：「武當、少林中人，都非弱者，再加上神府劍手，自然要集中高手了。」

文雪心道：「爲了號令統一，你們要聽從本敎的指揮。」

高泰道：「這個自然 不過……」

文雪心道：「不過什麼？」

高泰道：「公平，公正，才能使人口服心服。」

文雪心笑一笑，道：「高兄，你和江玉南是很好的朋友，我當然不會希望使你們受到什麼傷亡，不過，我覺着，這一塲搏殺中，難免會有一些傷亡，所以，這件事，你們應在心理上有些準備。」

高泰道：「準備什麼？」

文雪心笑一笑，道：「準備犧牲，最好，你們自己也作一個安排。」

高泰道：「大敎主的意思，可是想要我們自己找一部份人，作爲犧牲？」

文雪心道：「不錯，高兄不覺着伍家堡中的人太多了？」

高泰道：「大敎主，我們不怕犧牲，但要他們覺着犧牲是應該的。」

文雪心輕輕歎息一聲，道：「沒有人喜歡死亡，但又有些人非死不可，所以要靠能活下來的人爲他們安排。」

高泰道：「那些是能活下來的人？」

文雪心笑一笑，道：「你、我、江玉南，都是能活下來的人，有一些入，是死是活，就要靠他們的運氣了，但有些人，却是非死不可。」

高泰道：「唉！姑娘，雙方對陣搏殺，對手的強弱，是生死的重要關鍵，我想，這中間應該有幾分運氣。」

文雪心道：「高兄，我們要人定勝天，使武功低的人，增强武功，使貪生怕死的人，變得勇往直前。」

高泰道：「有這樣的可能麼？」

文雪心道：「絕對可能，問題是看什麼人處理了。」

高泰道：「大敎主能處理麼？」

文雪心道：「能！而且，放眼當今之世，有此能力的人，實在不多。」

高泰道：「哦！」

文雪心道：「但我有，所以，對這些問題，你不要發愁，我會爲你代籌。」

高泰道：「可是給他們一種藥物？」

文雪心道：「這是辦法之一。」

高泰道：「還有別的辦法？」

文雪心道：「有，用金針過穴之法，使他們忘去痛苦，忘了自己。」

高泰聽得心頭火起，暗道：「這女人當眞是惡毒的很。」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如若他們不肯服下藥物，那又如何？總不能捏住他的鼻子灌下去。」

文雪心道：「那是一種白色藥丸，捏碎成粉，無色無味，其實，用不着一定要告訴他們。」

高泰呆了一呆道：「可以放在食物之中？」

文雪心道：「對！可以放在食物中，他們可以不吃藥，但總不能不吃飯。」

高泰說道：「大敎主，聽說，魔敎之中，有很多的奇術，可以使人受到誘惑，爲我們拚命，不知是否可以用用奇術？」

文雪心笑一笑，道：「用不着，那是情非得已時才可以施展。」

高泰道：「哦！大敎主既如此說，小叫化也不便多問了。」

文雪心高興道：「這才是身爲從屬之道。」

高泰道：「屬下告退。」

文雪心道：「別忙，你的藥物還未帶走。」

伸手取出一個瓷瓶，接道：「這瓶中的白色粉末，毒性極強，一鍋飯，或是一鍋湯，只是放少許毒粉進去，就可以了，無色無味，任何人只要吃進去放了毒粉的飯菜，他就得受咱們的控制了。」

高泰道：「午時已過，恐怕要在晚飯時刻，才可以施用了。」

文雪心道：「放在茶水中也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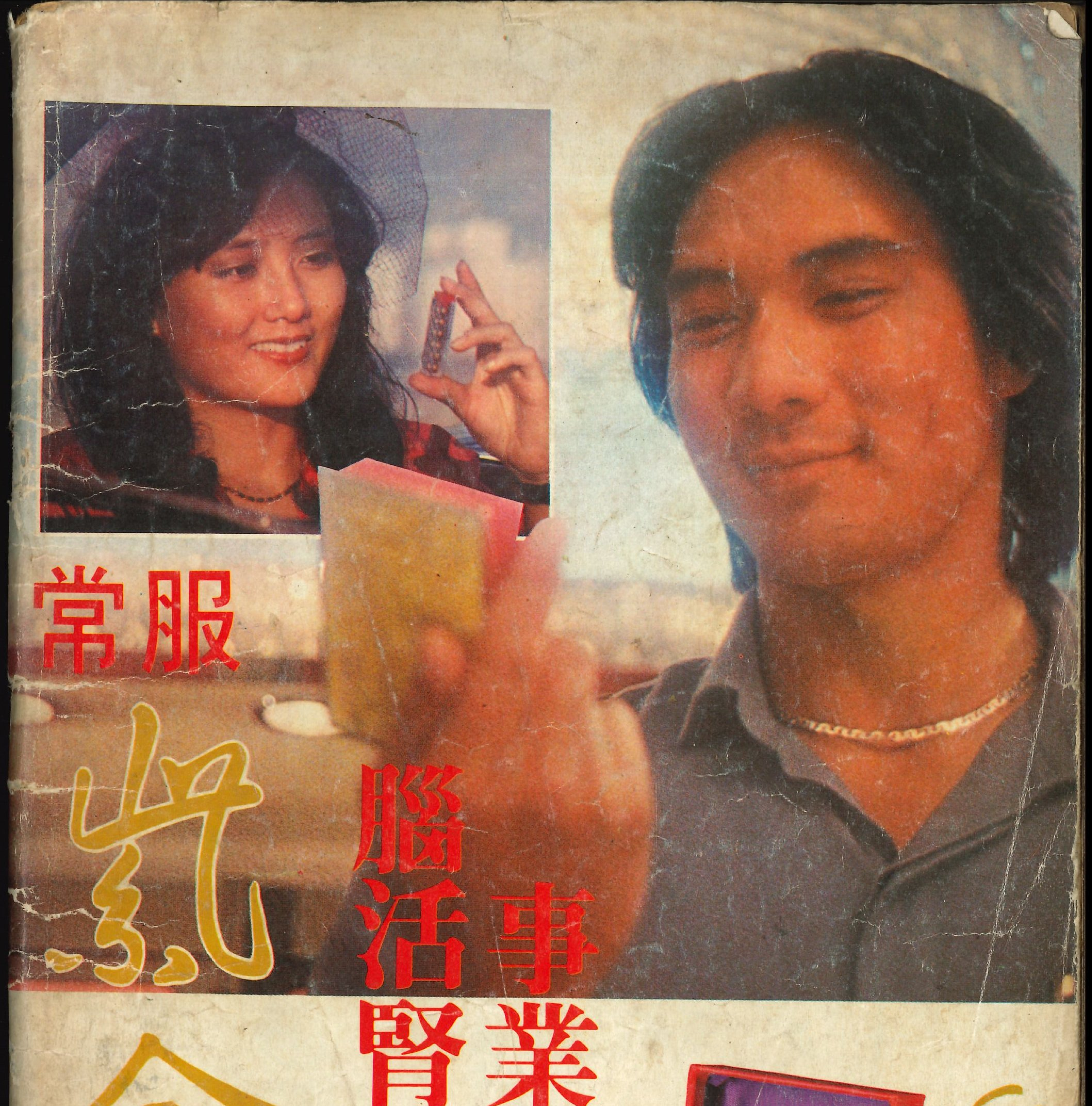
高泰道：「那不好，萬一有些人中了毒，有些未中毒，那可如何是好？」

文雪心道：「好吧！那就等到晚飯時再用。」

高泰回身行了兩步，重又行了回來道：「大敎主，有沒有例外的人？」

文雪心笑一笑，道：「例外的人，什麼意思，我不太明白。」

（未完・39）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